

左舜生選輯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 下冊

七 中法兵事本末

羅惇齋

余編庚子國變記，極推李鴻章議約之功，繼編中日戰記，於鴻章深致貶詞，茲更編中法兵事本末，責鴻章尤嚴。蓋自海通以來，當外交之衝者，實惟鴻章，鴻章於庚子之役，折衝八國，終媾大和，功不可揜。而甲午甲申兩役，外交之巨謬，竟以弱中國而迄於亡，則邦人所言之痛心者也。大夫君子，甯忘前車之覆哉。著者志。

光緒七年，英人要求通商雲南，諭雲貴總督劉長佑議復，長佑復陳通商不便，議遂寢。是歲秋九月，長佑以法人志圖越南，以窺滇粵，上疏略云：『越南爲滇粵之唇齒，國外之藩籬，法國垂涎越南已久，開市西貢，據其要害。同治十一年，復通賊將黃崇英，規取越南東京，思渡洪江以侵諒山，又欲割越南廣西邊界地六百里，爲駐兵之所。臣前任廣西巡撫，即命師往援，法人不悅，訐告通商衙門，謂臣包藏禍心，有意敗盟，賴毅皇帝察臣愚忠，乃得出助勤之師，內外夾擊越南，招用劉永福以折法

將沙曾之鋒，廣西兩軍，分擊賊黨，覆其巢穴，殲其渠魁，故法人寢謀，不敢遽吞越南者，將逾一紀。然法人終在必得越南，以窺滇粵之險，而通楚蜀之路。入秋以來，增加越南水師，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柬埔寨人感法恩德，願以六百萬口獻地歸附，越南危如累卵，勢必不支。同治三年，法軍僅鳴砲示威，西三省已入於法，今復奪其東京，卽不圖滅富春，已無能自立。法人志吞全越，既得之後，必請立領事於蒙自等處，以攘鑛山金錫之利，現已時有法人闖入滇境，以覘形勢。儻法覆越南，逆回必導之內寇，逞其反噬之志，臣受任邊防，密邇外寇，不敢聞而不告。奏入，不報。十月，駐英法使臣曾紀澤，以越事迭與法廷辨詰，福建巡撫丁日昌，亦疏法越事，備告總署，總署以聞，諭令與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商辦法，并諭沿邊沿江沿海督撫密爲籌辦。光緒八年二月，法人以兵艦由西貢駛至海陽，將攻取東京，直督張樹聲以聞，諭滇督相機因應。三月，移曾國荃督兩廣，法人攻越南東京，破之，張樹聲令滇粵防軍守於城外，以勤辦土匪爲名，藉圖進步，并令廣東兵艦出洋，遙爲聲援。五月，命滇督劉長佑遣道員沈壽榕帶兵出境，與廣西官軍連絡聲勢，保護越南，旋召劉長佑入覲，以

岑毓英署滇督。長佑奏法人破東京後，每日增兵，懸萬金購劉永福，十萬金取保勝州。劉永福屢請越廷決戰，廣西提督防軍統領黃桂蘭屯諒山，永福自保勝赴越之山西，與總督黃佐炎籌禦敵，經諒山謁桂蘭，言方分兵赴北甯助守，保勝有所部嚴防，法人當不得逞，惟兵力不足，丐天朝援助。劉永福者，廣西上思州人，咸豐間，粵西亂，永福率三百人出鎮南關，時粵人何均昌據保勝，永福逐而去之，遂據保勝，所部皆黑旗，號黑旗軍。同治十二年，法人破河內，法將安鄴勾結賊首黃崇英，謀占全越。黃崇英擁衆數萬，號黃旗，勢張甚。越南使諭永福歸誠，永福率所部越宣光大嶺，繞馳河內，一戰而斬安鄴，越命議和。三大臣適至，法人囚之舟中，督師黃佐炎亟檄永福罷兵，旋就和，而授永福三宣副提督。黃崇英餘黨，爲廣西提督馮子材所滅，永福屢自備饟械勦匪，黃佐炎不上聞，越臣亦多忌之，永福積怨於佐炎。佐炎爲越南駙馬，大學士，督師，督撫均受節制，若清初之年羹堯也。馮子材爲廣西提督時，佐炎以事來見，子材坐將臺，令以三跪九叩見，佐炎銜之次骨。越難已深，國王阮福時憤極決戰，責令佐炎督永福出師，六調不至，法軍忌永福，故越王始終思用之。時法人佔

東京後，焚而去，以兵艦東下海陽，分駛廣南西貢，劉長佑奏謂：『山西有失，則法人西入三江口，不獨保勝無障蔽，而滇省自河底江以下，皆須步步設防，非滇粵併力以圖，不足以救越國之殘局，非水陸並進，不足以阻法人之貪謀。』廷諭長佑密爲布置。長佑命藩司唐炯，率舊部屯保勝，曾國荃至粵，命提督黃得勝統兵防欽州，提督吳全美率兵輪八艘防北海，廣西防軍提督黃桂蘭，道員趙沃，相繼出關。法人要中國會議越事，諭滇粵籌畫備議。法使寶海至天津，命北洋大臣會商越南通商分界事宜。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請赴越南招撫劉永福，中旨發雲南交岑毓英差遣。景崧乃假道越南入滇，先至粵謁曾國荃，甚韙其議，資之入越，見永福爲陳三策：上策言越爲法逼，亡在旦夕，誠因保勝傳檄而定諸省，請命中國，假以名號，事成則王，此上策也。次則提全師擊河內，驅法人，中國必能助饜，此中策也。如坐守保勝，事敗而投中國，恐不受，此下策也。永福曰：微力不足當上策，中策勉爲之。三月，法軍破南定，諭廣西布政使徐延旭出關，會商黃桂蘭趙沃籌防。李鴻章丁憂，奪情回北洋大臣任，鴻章懇辭，至是命鴻章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粵滇桂三省防軍，均歸節制。鴻章

奏擬赴上海暫駐，統籌全局。法使臣寶海商界事，久不協，奉調回國，以參贊謝滿祿代理。劉永福與法人戰於河內之紙橋，大破法軍，陣斬法將李威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營効用，併陳永福戰蹟。朝旨促李鴻章回北洋大臣任，並詢法使脫利古至滬狀，令鴻章定期會議。脫利古詢鴻章中國是否助越，鴻章仍以邊界勦匪爲詞。法國新簡使臣德理就任，法兵攻克順化，迫越南議約。鴻章與法使議不就，法兵聲言犯粵，廣東戒嚴。總署致法使書，言越南久列藩封，歷經中國用兵勦匪，力爲保護，今法人侵陵無已，豈能受此蔑視，倘竟侵我軍駐地，惟有開仗，不能坐視。朝旨令徐延旭飭劉永福相機規復河內，法軍如犯北甯，卽令接戰。命滇督增兵防邊，唐炯迅赴前敵備戰，并濟永福軍餉，旋命岑毓英出關督師。法兵破越之山西省，將犯瓊州，以彭玉麟爲欽差大臣，督粵師。彭玉麟奏：「法人逼越南立約，欲中國不預紅河南界之地，及許在雲南蒙自縣通商，顯係圖我滇疆，冀專五金之利，不特滇粵邊境不能解嚴，卽廣東天津，亦須嚴備，彼以虛聲，我以實應，疲於奔命，必至財力俱窮。據候補道王之春言，有鄭官應者，幼從海舶，徧歷越南，暹羅，暹王粵人

鄭姓，其掌兵政者，皆粵人，與官應談法越戰事，皆引爲切膚之痛，伊國與越之西貢毗連，嘗欲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由暹羅潛師以襲西貢，先覆法酋之老巢，又英國屬地曰新嘉坡極富庶，粵人居此者十餘萬，擬懸重賞，密約兩處壯士，俟暹國兵到時，舉兵內應，先奪其兵船，焚其軍火，此二端較有把握，擬密飭鄭官應潛往結約，該國素稱忠順，鄉誼素敦，倘另出奇軍，西貢必可潛師而得，擬再派王之春改裝易服，同往密籌，屆時密催在越各軍，同時并舉，西貢失，則河內海防無根，法人皆可驅除，越南可保。』奏入。諭言：『暹羅國勢本弱，自新嘉坡孟加拉等，爲英所據，受其挾制，朝貢不通，豈能更出偏師，自挑強敵？鄭官應雖與其國君臣，有鄉人之誼，恐難以口舌游說，趣令興師。且西貢新嘉坡，皆貿易之場，商賈者流，必無固志，懸賞募勇，需款尤鉅，亦慮接濟難籌。法人於西貢經營二十餘年，根柢甚固，中國無堅輪巨砲，未能渡海出師，擣其巢穴。即使暹羅出力，而無援兵以繼其後，法人回救，勢必不支，況英法迹雖相忌，實則相資，彼見暹羅助我用兵，則猜刻之心益萌，併吞之計益急，恐西貢未能集事，而越南先已危亡，該尙書所奏，多采近人魏源成說，移其所以制英者轉

而圖法，兵事百變，未可徇臆度之空談，啟無窮之邊釁，倘機事不密，先傳播新聞紙中，爲害尤鉅，該尙書所稱言易行難者，諒亦見及於此。』越南王阮福時薨，無子，以堂弟嗣立，法人乘越新喪，以兵輪至富春，攻順化海口占之，入據都城。越嗣君不賢，在位一月，輔政阮說，啟太妃廢之，改立阮福昇，至是乞降於法，與立約二十七條，其第一條，卽言中國不得干預越事。此外政權利權，均歸法人，越王諭諸將退兵，重在逐劉團也。滇撫唐炯屢促永福退兵，永福欲退保勝，黑旗軍士皆扼腕憤痛，副將黃守忠言，言公退保勝，請以全軍付末將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歸末將，永福乃不復言退。徐延旭奏言：『越人倉卒議和，有謂因故君未葬，權顧目前者，有謂因廢立之嫌，廷臣植黨搆禍者。迭接越臣黃佐炎等鈔寄和約，越誠無以保社稷，中國又何以固藩籬？越臣輒以俟葬故君，卽須翻案爲詞，請無撤兵，劉永福仍駐守山西，法人擬添兵往攻，越王阮福昇嗣位，具稟告哀，并懇准其遣使航海詣闕乞封，越國人心渙散，能否自立，尙未可知。』并將法越和約二十七款，及越臣黃佐炎來稟，錄送樞府。大學士左宗棠出爲兩江總督，嚴備長江防務，粵督張樹聲自請出關，得旨命帶兵

輪赴富春，樹聲奏廣東無鉅艦可出大洋，乃不果行。左宗棠請飭前藩司王德榜募勇赴桂邊扼紮，得旨歸徐延旭節制。十一月，法人破興安省，拘巡撫布政按察，至河內槍斃之，進攻山西，破之，劉團潰，永福退守興化城。雲軍統領總兵丁槐來撫潰師。十一月，越嗣王阮福昇暴卒，或云畏法偪自裁，或云奸黨進毒，國人立前王阮福時第三繼子爲王，輔政。阮說之子也。徐延旭奏報山西失守，北寧斷無他虞，廷旨責其夸張。光緒十年正月，江督左宗棠以病乞免，命裕祿署江督。李鴻章奏：『越南山西之戰，滇軍與劉永福所部，憑城固守，殺傷相當，卒致退舍，非鏖戰之不力，實器械之未精，近年北洋所購新式槍，皆精堅適用，淮練各軍，皆改習洋操，而滇粵閩浙防軍器械缺乏，操法尙未講求，臣已分購德美新式槍砲，咨商滇粵閩浙各督撫，先令分撥之數，照原價領撥，各省誠能嚴督練習，庶折衝制勝，稍有把握。』得旨報可。唐景崧在保勝，上樞府書言：『滇桂兩軍偶通文報，爲日甚遲，聲勢實不易聯絡。越南半載之內，三易嗣君，臣庶皇皇，類於無主，欲培其根本以靖亂源，莫如遣師直入順化，扶翼其君，俾政令得所，以定人心而清匪黨，則敵醜自必稍戢，軍事庶易措手。若不

爲藩服計，則北圻沿邊各省，我不妨直取，以免坐失外人，否則首鼠兩端，未有不歸於敗者也。」劉永福謁岑毓英於家喻關，毓英極優禮之，編其軍爲十二營，法軍將攻北寧，毓英遣景崧率永福全軍赴援，桂軍黃桂蘭趙沃方守北寧，山西之圍，桂蘭等坐視不救，永福憾之深，景崧力解之，乃赴援，景崧勸桂蘭離城擇隘而守，桂蘭不從。二月，法兵攻扶良，總兵陳得貴乞援，北寧援師至，扶良已潰，法兵進逼北寧，黃桂蘭趙沃敗奔太原，劉永福坐視不救，延旭老病，其下多所欺蔽，與趙沃有舊，偏信之，趙沃庸懦，其將黨敏宣作奸欺肆，以蔽延旭，敵犯北寧，敏宣先遁，陳得貴爲前廣西提督馮子材舊部，驍勇善戰，子材曾劾延旭，延旭怨之，并怨得貴，及北寧陷，乃奏戮之，敏宣亦正法，延旭方寸亂，調度失宜，有旨革職留任。三月，命湖南巡撫潘鼎新辦廣西關外軍務，接統徐延旭軍，黃桂蘭懼罪仰藥死。時樞臣屢被劾，孝欽后亦極不憚於恭親王，乃降旨言：「恭親王奕訢等始尙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爲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謂其簞盞不飭，或謂其昧於知人，本朝家法綦嚴，若謂

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若仍不改圖，專務姑息，何以副列聖之貽謀，將來皇帝親政，又安能臻諸上理？若竟照彈章一一宣示，卽不能復議親貴，亦不能曲全耆舊，是豈朝廷寬大之政所忍爲？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鋆，入直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係多病，一係年老，茲特錄其前勞，全其末路，奕訢着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全俸，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寶鋆着原品休致，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內廷當差有年，祇爲囿於才識，遂致辦事竭蹶，兵部尚書景廉，祇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均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工部尚書翁同龢，甫直樞廷，適當多事，惟旣別無建白，亦有應得之咎，着加恩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以示區別。』命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閩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均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孫毓汶，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故事召見樞臣，皆全班進，亦間有首輔獨對者，是日獨召領班章京入見，御前擬諭旨以上，硃書授之以出，前此所未有也。三月，諭言：『徐延旭株守諒山，僅令提督黃桂蘭，道員趙沃，駐守北甯，該提督等

遇敵先潰，殊堪痛恨。徐延旭革職拿問。黃桂蘭趙沃潰敗情形，交潘鼎新查辦。以王德榜署廣西提督，德榜辭不拜。唐炯未奉諭旨，率行回省，不顧邊事，以致山西失守。唐炯革職拿問，以張凱嵩爲雲南巡撫，奕劻管理總理各國衙門事務，諭江督曾國荃嚴備江防。北甯敗後，延旭以唐景崧護軍，收集敗殘，申明約束。延旭謂景崧曰：『吾誤信黃趙，致事敗至此，悔不早用君。』把總石中玉，謁延旭於諒山，痛數北甯將帥之誤。延旭曰：『汝胡不早言？』中玉曰：『吾數請謁，而左右拒我，何言耶？』中玉寓延旭行館側，嘗延旭左右弄權蒙蔽，達旦不休。延旭從容呼曰：『石中玉，怒何太盛耶？休矣，吾知之矣。』醇親王奕譞奉太后命，會同商辦軍機處要政，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蓋隱若首輔，以天子父不令入直也。宗室國子監祭酒盛昱奏言：『醇親王自光緒建元以後，分地綦崇，不當嬰以世事，當日已自請開去一切差使，今奉入贊樞廷之旨，綜繁曠之處，則悔尤易集，操進退之柄，則怨讟易生。嘉慶四年，以軍機處事煩，暫令成親王永瑄入直，後以國家定制未符，仍令退出，誠以親王爵秩較崇，有功而賞，賞無可加，有罪而罰，罰所不忍，恭親王參贊密勿，本屬權宜，況醇親

王又非恭親王之比，請收回成命。」左庶子錫鈞言：「若令醇親王入直內廷，聖心有所未安，若令樞臣就邸會商，國體亦有未協，以尊親之極，處嫌疑之處，反諸初衷，未能相副。」御史趙爾巽言：「樞臣恃有商辦之名，遇事便於諉卸，設有貽誤，廷臣論列，莫得主名，醇親王謀國之苦衷，與引嫌之初志，亦不能自白。」奉懿旨言：「垂簾以來，揆度時勢，不能不用親藩，進參機務，此不得已之深衷，當爲在廷諸臣所共諒，此次諭令醇親王奕譞與諸軍機大臣會商，本爲軍機處辦理要政而言，并非尋常諸事，概令與聞，奕譞已一再堅辭，當經曲加獎勵，並諭俟皇帝親政，再降諭旨，始暫時奉命軍機政事，樞臣亦不能諉卸。」王德榜力辭廣西提督，遂以唐仁廉署法軍近據興化，粵稅司美人德璀琳告李鴻章，願居間議和，鴻章以聞，命鴻章妥籌辦理。又諭言：「李鴻章屢被參劾，畏葸因循，不能振作，朝廷格外優容，未加譴責，兩年來法越構衅，任事諸臣，一再延誤，挽救已遲，若李鴻章再如前在上海之遷延觀望，坐失事機，自問當得何罪？此次務當竭誠籌辦，如辦理不善，不特該大臣罪無可寬，即前此總理衙門王大臣，亦一併治罪。」法人以兵艦八艘窺廈門，命沿海邊防，力

籌守禦。朝廷以將帥多撓敗，思用宿將。前湖南提督鮑超引病在籍，命川督丁寶楨存問，并察其能否出膺重任。前直隸提督劉銘傳亦引病在籍，命直督李鴻章促召來京。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法人將來必索劉永福，請飭李鴻章、岑毓英、顧全大局，加意保全。諭鴻章等先事籌計。前大學士左宗棠奏：目疾稍愈，朝旨促其來京。法艦窺上海、吳淞口，江督曾國荃命提督李成謀、李朝斌嚴防。命通政司、通政使吳大澂會辦北洋事宜，內閣學士陳寶琛會辦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均專摺奏事。是時大澂等好談兵事，佩綸、寶琛尤以彈劾大臣著風節，與張之洞、寶廷、鄧承脩、劉恩溥好論時政，陳得失，一時有清流黨之目。孝欽后亦紓懷聽從，以海疆多故，同時有會辦之命，蓋欲試其才也。是時李鴻章與法、總兵福祿諾議和，條欵將就緒，諭滇、桂防軍，候旨進止。鴻章旋以和約五款入告，其一，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並有他人侵犯，均應保護。其二，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實據，不虞侵佔，中國約明將北圻防營撤回邊界，并於法越所有已定與未定各條約，均置不理。其三，法國不向中國索償兵費，中國亦應許以毗連北

圻之邊界，法越貨物，聽其運銷。其四，法國將來與越改約，決不插入傷中國體面語，並將以前與越所立約，關礙東京者，全行銷廢。其五，兩全權簽押三月後，另訂細款。朝旨報可，予鴻章全權畫押。鴻章奏言：「自光緒七年以來，曾紀澤與法外部總署暨臣與寶海、脫利古等，往復辨論，案卷盈帙，均無成議，愈變愈壞，迨山西北寧失陷，法燄大張，越南臣民，望風降順，事勢已無可爲，和局幾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請言和，刪改越南條約，雖不明認爲我屬邦，但不加入違悖語意，越南豈敢藉詞背畔。通商一節，諭旨不准深入雲南內地，既云北圻邊界，則不准入內地明矣。兵費宜拒一節，該國本欲訛索兵費六百萬磅，經馬建忠等，歷與駁斥，今約內載明，不復索償，尙屬恭順得體。中國許以北圻邊界運銷貨物，足爲中法和好互讓之據。至劉永福黑旗一軍，從前乘法兵單寡之時，屢殲法將，法人恨之，必欲報復。上年曾紀澤迭與法外部商議，由中國設法解散，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銳，傷亡甚多，已受大創，今春劉永福增募四千人，援北寧，亦不戰而潰，其禦大敵何怯也。華人專採虛聲，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無能。此次福祿諾絕未提及，我自不便

深論，將來另派使臣，若議及此，當令滇桂疆臣，酌定安置之法。惟目下和議已成，法人必無翻覆，法兵必漸減撤，滇桂邊防各軍，亦宜及早整頓。聞劉永福所部冗雜騷擾，與越民爲仇，實爲邊境後患，擬請旨密飭滇桂嚴明約束，酌加淘汰，妥善安置，則保全多矣。』鴻章始終主和，而士論皆主戰，彈劾鴻章無虛日。法越構釁，絲延三年，致法占越南，和戰仍無定見。鴻章堅持和議，而法約已明認越南歸法保護，尙飾言不傷中國體面，越南不敢藉詞背畔，當時外交，皆以推宕粉飾，致喪主權，多此類也。岑毓英以興化萬難駐師，轉饜不繼，退守邊境，毀興化城樓而去。劉永福軍退駐保勝。其時電報未通，奏摺往返，須五十餘日。滇桂軍隊相距遠，常月餘不通問，而每事必候旨進止。毓英既退館司，中旨切責粵督張樹聲，請展辦廣州至龍州電線，關外始通電報。樹聲以病乞休，命山西巡撫張之洞署粵督。法總兵福祿諾臨行，言派隊巡察越境，及驅逐劉團，鴻章不以聞，疊旨申斥。法使以簡明條約，法文與漢文不符相詰，朝旨責鴻章辦理含混，責成竭力籌備，爲自贖之地，輿論均集矢鴻章，指爲通夷，致比諸秦檜，賈似道，朝廷亦屢切責之，然舍鴻章外，更無練習外事者，故洋務仍

一倚鴻章。當同治九年，天津戕教，焚法國領事館。法人要挾甚奢，英美助其迫挾，曾國藩爲直督，置天津知府知縣重典，戮戕教十六人以謝法人，朝野大詬國藩，呼爲賣國賊。湘人擯國藩，欲除其籍，通商大臣崇厚，密請免國藩，以鴻章代之。鴻章受任時，普法之戰起，法人倉皇自救，天津教案，遂漸銷滅，時論以鴻章外交之能，百倍國藩，朝廷遂倚之。洋務必以付鴻章，總署諸臣，無習外事者。鴻章亦益自負，外事始終託鴻章，前後三十餘年。然法越之役，及與日本公同保護朝鮮之約，皆貽無窮之害，當定約時，鴻章固自謂甚當也。法使借端廢約，朝旨令關外軍嚴防，若彼竟來撲犯，當與之接仗。命岑毓英諭劉永福率所部來歸。潘鼎新奏法兵分路圖犯谷松屯、梅二處，桂軍械缺糧乏，恐不可恃，諭責其節卸。鴻章仍欲始終維持和議，詔予議約全權，便宜行事。續命錫珍、廖壽恆、陳寶琛、吳大澂，會同鴻章妥籌法約。當時朝廷不知全權爲代表君主，既率意與鴻章，又續派錫珍等會同議約。時清議既皆擊鴻章，朝臣皆不敢附鴻章，議益相左矣。法軍欲巡視諒山，抵觀音橋，桂軍止之，令勿入，法將語無狀，乃互擊，大勝之。奏入，諭進規北寧，川督丁寶楨奏鮑超病愈，諭率五營赴滇。

助防。並令提督黃少春，率五營赴滇南關外助戰。并照會法使，責其先行開礮，應認償款。并令告法外部，止法兵。諭各軍如彼不來犯，不必前進。法使續請議和，諭前敵桂軍調回諒山，滇軍回保勝，不得輕開釁。左宗棠病愈，以大學士入爲軍機大臣，法將孤拔欲以兵艦擾海疆，諭沿海疆臣嚴備迎擊。法使巴德逗留上海，不肯赴津，乃改派曾國荃全權大臣，陳寶琛會辦，派邵友濂劉麟祥，隨同辦理。諭言：「兵費郵款，萬不能允。越南須照舊封貢，劉永福一軍，如彼提及，須由我措置，分界應於關外空地，作爲甌脫，雲南通商，應在保勝，不得逾直，百抽五，現在福州馬尾有警，如已開仗，曾國荃等無庸赴滬。」六月，法將孤拔，以兵艦八艘窺閩海，欲踞地爲質，挾中國議約，何璟，張佩綸，以聞。諭粵浙酌撥師船協助。法艦至臺灣之基隆，購煤，臺撫劉銘傳拒之，遽攻基隆礮台，曾國荃陳寶琛等與法使議約於上海，國荃許給撫卹費五十萬，奉旨申斥。并言陳寶琛向來遇事敢言，亦隨聲附和，殊負委任，并傳旨申斥。寶琛與國荃論事不合，國荃恆輕之，寶琛亦力詆國荃，自申斥後，愈齟齬矣。美使居間調停和約，諭國荃等候之。粵督張之洞，請飭南北洋各派兵船，合力援閩，諭南北洋商

定。彭玉麟請飭彭楚漢、程文炳，率兵赴閩助防。滬中議約，久不就，諭言曾國荃電送巴德諾照會，無理已甚，不必再議，惟有一意主戰。著曾國荃、陳寶琛，卽回江寧辦防。許景澄同往助理，劉麟祥隨同辦事，并婉謝美國。又諭岑毓英令劉永福先行進兵，迅圖規復北圻、岑毓英、潘鼎新關內各軍，陸續進發，以法人失和，布告各國。李鴻章以戰事起，慮招商局輪船或淪於敵，因命道員馬建忠，以招商局產歸美國，旗昌洋行認售，由律師担文保證，候戰事定，原價收回，爲言官所劾，朝旨責鴻章。鴻章言：「各國通例，本國商船，改換他國旗幟，須在兩國未開衅之前，黑海之戰，俄商皆懸德美旗，有二艘換旗於戰事三日，前，遂爲法人所奪，復有二艘易旗於戰前，暗立售回之據，亦爲英國所奪，非實在轉售他國，必不能保護，此萬國通行之公例。馬建忠知法事，將行決裂，毅然定議，將來收回關鍵，惟担文是問，不容稍有反覆，法人疑招商局輪船，並非實售與美，尙思乘間攫拿，故未便入告，求默鑒而曲原之。」

七月，法國公使謝滿祿下旗出京。鮑超以兵少，不願出關，命招集舊部赴前敵。法兵攻破基隆礮臺，總兵曹志忠、提督章高元等戰却之。朝廷忠倚劉團擊法軍，乃

賞劉永福記名提督，以連絡劉團爲唐景崧功，賞景崧五品卿銜，以總署乏才，命李鴻章令道員馬建忠入見，諭旨宣告法人罪狀，言：「越南爲我封貢之國，二百餘年，載在典冊，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先據南圻各省，旋又進據河內，戮其人民，利其土地，奪其賦稅，越南閭閻苟安，私與立約，並未奏聞，挽回無及，越亦有罪也，是以姑與包涵，不加詰問。光緒八年冬間，法使寶海在天津，與李鴻章議約三條，當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妥籌，法人又撤使翻覆，我存寬大，彼益驕貪。越之山西北寧等省，爲我軍駐紮之地，清查越匪，保護屬藩，與法國絕不相涉，本年二月間，法兵竟來撲犯，當經降旨宣示，正擬派員進取，力爲鎮撫，忽據該國總兵福祿諾，先向中國議和，其時該國因埃及之事，汲汲可危，中國明知其勢處迫逼，本可峻詞拒絕，而仍示以大度，許其行成，特命李鴻章與議簡明條約五款，互相畫押，諒山保勝等軍，應照議於定約三月後調回，迭經諭飭各防軍扼紮原處，不准輕動開釁，帶兵各官，奉令維謹，乃該國不遵定約，忽於閏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邊爲名，在諒山地方，直撲防營，先行開釁轟擊，我軍始與接仗，互有殺傷，法人違背條約，無端開釁，傷我官兵，

本應以干戈從事，因念訂約通好，二十餘年，亦不必因此盡棄前盟，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法使，往返照會，情喻理曉，至再至三。閏五月二十四日，復明降諭旨，照約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實屬仁至義盡。如果法人稍知禮義，自當翻然改圖，乃竟始終怙過，飾詞抵賴，橫索無名兵費，恣意挾，輒於六月十五日，佔據臺北基隆山礮臺，經劉銘傳迎勦獲勝。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領事照會開戰，而法兵已自馬尾先期攻擊，傷壞兵商各船，轟壞船廠，雖經官軍焚燬法船二隻，擊壞雷艇一隻，並陣斃法國兵官，尙未大加懲創。該國專行詭計，反覆無常，先啟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用特揭其無理情節，布告天下。』時總署大臣至十餘人，奕劻，福錕，崑岡，閻敬銘，徐用儀，錫珍，許庚身，周德潤，陳蘭彬，周家楣，吳廷芬，張蔭桓，獨陳蘭彬曾使美國，而才識庸闇，餘皆不達外事者也。張蔭桓以道員入爲太常寺卿，精敏號知外務，以最後輩，務攬權，爲同列所忌，又非出身科舉，士論恆卑之。御史孔憲穀，乃撫其致上海道私函，爲洩漏秘密，劾之，諭退出總署。太后亦以總署大臣，多不勝任，乃並罷周家楣，吳廷芬，崑岡，周德潤，陳蘭彬，皆緣蔭桓被

劾而起，朝列乃益恨蔭桓矣。漕督楊昌濬赴閩督師。潘鼎新以越南瘴重，方暑艱于進攻，請俟秋後出師。諭言劉永福一軍，久居越南能耐瘴，令先進。御史吳峒以法國交涉事劾總署諸臣，尤痛詆閻敬銘。時敬銘以精刻得太后歡，屢降旨辨敬銘，斥吳峒。左宗棠在樞府，怙功偏執，同列苦之，以閩省軍務，出爲欽差大臣，以將軍穆圖善、漕督楊昌濬、充幫辦學士，張佩綸充會辦，兼船政大臣，召詹事何如璋還京，命宗棠駐兵於閩浙之處，主調度。法艦攻毀江蘇之長門礮台，將攻吳淞口，曾國荃嚴備之。張佩綸奏：『法提督孤拔，以兵輪入馬尾，窺伺船廠。閏五月二十八日，臣親率黃超、羣兩營，駐防馬尾，其時法船僅五艘，我船揚武及兩盞船，共三艘，尋何如璋將振威、伏波調回，張之洞亦以飛雲、濟安來援，我軍聲勢略壯。法乃增大兵輪二號，魚雷二號，入口相逼。臣屢請先發，請互援，不得，勉以藝新、福星兩小船，及艇船商船，雜而牽制。及至六月二十以前，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堅。六月二十以後，彼合口內，外常有十二三艘，出入便活，而我軍則止於兵船礮船兩號，臣以爲憂。密調諸將，以兵不厭詐，水戰尤爭呼吸，欲仍行先發之計。而諸將枕戈待旦，多者四十餘日，少亦

二三十日，均而日枯槁，憔悴可憐，加以英美來船，與法銜尾，奇謀秘策，不可復施，臣知不敵。顧求援無門，退後無路，惟與諸將以忠義相激勸而已。前月二十八日，及本月初一日之電報可覆按也。當六月下旬，美提督晤何如璋，以調處告，稅務司賈雅格，函告督臣，又有英提督英領事欲調處之說。其辭甚甘，其事則嚴。臣亦知其意，而無如與國牽制何。初一二日，大雨如注，風勢猛烈，初二日子夜，初三日黎明，臣以手書飭諸管駕，相機合力，有初三日風定，法必妄動之語。未刻，而法人礮聲作矣。臣一面飭陸軍整隊，並以小礮登山，爲水師相應，一面與何如璋，各升山巔觀戰。緣是日法以潮大風順，於口外驟入一大船，發礮爲號，猛攻我軍，我船本約以各輪萃攻其上，游各船，而以艇船商船夾攻其下游各船。法大船入，則以六艘截振威飛雲濟安於下，而以五大輪一魚雷船合攻揚武。比臣至山，則揚武已爲敵魚雷所碎，法船方圍攻福星，該管駕陳英轉捩甚靈，放礮亦捷，酣戰不退，兩蠱船用礮助擊，相持至一時之久，一大船中礮退駛，他船亦皆桅斜枝洞，奈大小過懸，衆寡不敵，未幾而該船及兩蠱船，相繼沈燬，伏波藝新，亦各中礮駛上中歧，則我上流之船已沒，其下流之

船，法以雙桅三筒鳥波鐵船爲最大，振威爲其所擠，立斷爲兩，飛濟二輪還礮之聲，猶相應答，法駛一魚雷船近之，則驟爲我台上一礮所中，立沒於水，而鳥波亦爲我礮攢擊，火藥艙立時焚沒，飛濟兩艘，卽帶火流下，則高騰雲已爲礮擊中而死。我所餘之艇哨各船，及所製雷船，與木牌引火之具，以潮力牴牾，逆激不能上，皆爲法乘勝轟擊都盡，併泊近廠河之商船亦焚。計法焚一輪，壞一輪，沈一雷船，我則七兵輪，兩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燼。惟餘伏波藝新兩輪，少受傷損，卽行駛回。此次法人譎計百出，和戰無常，彼可橫行，我多顧慮，彼能約從，我少近援，一月之久，彼稔知我鄰疆畛域，士卒孤疲，輒乘雨後潮急，彼船得勢，違例猝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各船軍士，用命致死，猶能鏖戰兩時，死者灰燼，存者焦傷，臣目擊情形，實爲酸痛。臣甫到閩，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敵，材不足以治軍，妄思以少勝多，露廠小船，圖當大敵，卒至寇增援斷，久頓兵疲，軍情瞬息萬變，臣旣制於洋例，不能先發以踐言；復狃於陸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實屬咎無可辭，惟有仰懇將臣革職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惶悚之忱，以謝士卒死綏之慘，至連日洋商及我軍傳說，或云法燬六船，或云孤拔受傷已

死，或曰烏波管駕已死，或云法焚溺三百人，要之我軍既已大折，彼亦應稍有死傷，傳聞異辭，卽確亦不足信，惟此奏就臣所目見，參以各軍稟報，不敢有一字捏飾，一語含糊，再蹈奏報不實之罪。』何如璋亦奏：『內海各師船，被法艦隔林礮掃盡，輪船被燬九艘，與佩綸奏略同。諭言：『此次因議和之際，未便阻擊，致法人得遂狡謀，各營將士，倉猝抵禦，猶能殄敵，並傷其統帥，其同心效命之忱，實堪嘉憫。』提督黃超羣等，賞賚有差，閩督何璟，閩撫張兆棟，下吏嚴議，以學士張佩綸措置無方，意氣用事，奪三品卿銜，下吏議將軍穆圖善，功過相抵，免議。命許庚身入樞府，鴻臚鄧承修入總署。八月，李鴻章拜大學士。諭言：聞廣東督撫出示曉諭沿海居民，忠義報效，令在海面將法船帶水淺攔，食置毒物等語，并新嘉坡檳榔嶼等處華人，一併備及，此等告示，在內地張貼，措詞轉失正大，新加坡等處，既非屬地，恐輾轉訛傳，反生事端，彭玉麟、張之洞等，均傳旨申飭。諭關外軍逼西貢，以緩攻臺之兵，命劉永福迅攻太原北甯，永福意不欲行，諭岑毓英促之。馬江之戰，張佩綸漫無布置，倉卒敗斃，閩人恨之深。李鴻章力持和議，屢戒佩綸勿輕啟釁，閩督何璟，自以書生不諳兵事，屢

請解職，朝令楊昌濬代之，旋命大學士左宗棠督閩師，皆未至軍，事皆主於佩綸。佩綸實不知兵，而意氣極盛，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皆曲意事之。佩綸狃於鴻章之議，謂和約日夕成，戒軍士勿妄戰，聽法船入閩口，及法艦大集，船政大臣何如璋，仍嚴諭各艦，不得妄動，及法人遽發礮，各艦燈焉，閩人切齒於佩綸如璋，并詆如璋通款於敵。及佩綸飾詞入告，皆大憤，編脩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奏，言「臣等於馬江敗後，迭接閩信，皆言張佩綸何如璋，聞警逃竄，竊以挫敗情形，衆目昭著，朝廷明見萬里，諒諸臣不敢再有捏飾，是以未敢率行上聞。讀八月初一日諭旨，方審該大臣前後奏報，種種虛捏，功罪顛倒，乖謬支離，與臣等所接閩信，判若歧異，不得不披瀝上陳。初一日，法人遞戰書於揚武管駕張成，張成達之何如璋，秘不發。初二日，各國領事商人均下船，衆知必戰，入請亟備，張佩綸斥之出，軍火靳不發，嗣洋教習法人邁達，告學生魏瀚，明日開仗，魏瀚畏張佩綸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見法船升火，起旋，始馳告，而法已照會未刻開戰。張佩綸怖，遣魏瀚向孤拔乞緩，以詰朝爲請，比登敵舟，而礮聲已發，戰船猶未啟旋裝藥，敵發巨礮七，福星，振威，福勝，建勝，殊死戰，船相繼

碎，餘船放火自焚。是役也，燬輪船九，龍槽船十餘，小船無數，伏波藝新二艘，均逃回自鑿沈。林浦陸勇盡潰，而法船僅沈魚雷一艘。此初三日大敗之情形也。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砲聲，卽從船局後山潛逃。是日大雷雨，張佩綸跌而奔，中途有親兵曳之行，抵鼓山麓，鄉人拒不納，匿禪寺下院，距船廠二十餘里。次日，抵鼓山之彭田鄉，適有廷寄到，督撫覓張佩綸不得，遣弁四探，報者賞錢一千，遂得之。何如璋奔快安施氏祠，鄉人焚祠逐之，寅夜投洋行宿焉，晨入城，棲兩廣會館，市人又逐之，後踉蹌出，就張佩綸於彭田鄉。張佩綸恐敵蹤跡及之，給何如璋出廠，自駐彭田鄉。累日偵知敵出攻長門，將謀竄出，始回。此張佩綸何如璋狼狽出奔之情形也。何璟，張兆棟，平日狃於和議，於海防毫無布置。藩司沈葆楨，尤以戰事爲非，凡屬防餉，輒拒不發款，兵無主帥，饒無專責，議者固知閩事之必敗也。所恃爲長城者，以張佩綸平日侈談兵事，中外戰局伊始，身膺特簡，臨事必有把握，及閱閩信，陳其種種謬戾情形，則喪師辱國之罪，張佩綸實爲魁首，何如璋次之。何以言之？朝廷以督撫不知兵，簡張佩綸偕劉銘傳往，劉銘傳渡臺，卽封煤廠，逐法人。張佩綸出都，卽聞其意頗怏怏，到閩

後，一味驕倨，督撫畏其氣燄，事之維謹，排日上謁，直如衙參，竟未籌及防務。至法船駛入馬尾，倉卒乃以入告，張得勝緝得引港奸民，請辦，張佩綸竟置不理，衆益駭然。而張佩綸尙侈然自大，漫不經心，水陸各軍，紛紜號召，迨各將請戰，又以奉旨禁勿先發爲詞，臣等不知各口各擊之諭，何日電發，不應初三日以前，尙未到閩。即使未到，而諭旨禁其先發，非併輪船起旋，管駕請軍火而悉禁之也，一概不允，衆有以知張佩綸之心矣。身爲將帥，足未登於輪船，聚十一艘於馬江，環以自衛，各輪船管駕，疊陳連艦之非，張佩綸斥之。入白開戰之信，張佩綸又斥之。事急而乞緩師於敵，如國體何？開砲而先狂竄，如軍令何？中岐卽馬尾，彭田卽鼓山後麓，張佩綸自諱其走，欲混爲一，如地勢迴隔，何敵攻馬尾，張佩綸於是日始竄彭田，而冒稱力守船廠，如不能掞閩人耳目何？且何如璋實匿戰書，張佩綸與之同處，知耶不知耶？臣等不能爲張佩綸解也。臣聞張佩綸敗匿彭田，以請旨逮問爲詞，實則置身事外，證於外間風聞，張佩綸所恃爲奧援之人，私電函致，有閩船可燼，閩廠可燬，豐潤學士必不可死之語。（按此語暗指李鴻章）是則張佩綸早存不死之心，無怪乎調度乖謬，聞

戰脫逃，肆無忌憚如此也。何如璋實督船政，且夕謀遁，棄廠擅走，已有罪矣，而謀匿戰書，意尤叵測。復於六月一日，將船政局存銀二十六萬，藉名採辦，私行兌粵，羣議其盜國帑，言非無因。張佩綸素以搏擊爲名，何如璋荒謬至此，并無一疏之劾，謂非狼狽相依，朋謀罔上，所不敢信。若不嚴予懲辦，何以謝死事二千餘人，何以儆沿海七省之將帥，何以服唐炯徐延旭之心，何以塞泰西挪揄之口，請密派公正大臣，如彭玉麟等，馳往查辦，澈底根究，自可得其罪狀。』得旨派左宗棠、楊昌濬、查辦、滇督、岑毓英自請赴前敵，已革滇撫唐炯，檻送至京，下刑部獄，嚴訊。吏議張兆棟、何如璋皆褫職。諭：『此次法人肆意要挾，先開兵釁，中國屢予優容，已屬仁至義盡。現在戰局已成，儻再有以賠償等詞進者，卽交刑部治罪。』法人攻蘇元春關外之軍，元春擊沈法艦一艘，斃法酋一人，連戰屢捷，奏入，獎元春孤軍當勁敵，賞賚有差。王德榜久無功，朝旨切責，提督方友升、總兵周壽昌與法軍戰於郎甲，教民導法軍襲入，友升等大敗。劉永福、命黃守忠、吳鳳典進規宣光，法船擾臺南，澎湖危甚，劉銘傳乞援於北洋，李鴻章以北洋艦小，不足當巨艦，無從赴援。人告諭旨，但勉銘傳固守，不能

救也。以劉銘傳爲臺灣巡撫。左宗棠議援臺，派南洋兵輪五艘，北洋兵輪五艘，會於滬上，命楊岳斌統之入閩，爲援臺之師。曾國荃電告鴻章，言南洋兵艦脆弱，不能當巨艦，鴻章以聞，朝旨言：『臺灣信息不通，情形萬緊，曾國荃意存漠視，不遵諭旨，可恨已極，着交部嚴加議處，卽着妥派兵輪，與李鴻章派出之兵輪，迅赴福建，交楊昌濬調遣。該大臣等倘再遷延，致誤戎機，自問當得何罪。』左宗棠、楊岳斌，迅速赴閩，無稍遲延。』國荃旋革職留任。法兵攻基隆，踞之，旋攻滬尾，提督孫開華、章高元、劉朝祐，候其登岸擊之，斃法酋一人，奪其旗。劉銘傳以聞，賞賚有差。初，法人之攻臺灣，劉銘傳自守基隆，孫開華守滬尾，八月十三日，法攻基隆，銘傳戰却之，滬尾警急，銘傳以滬尾爲基隆後路，離府城三十里，僅恃一線之口，藉商船以通聲問，軍裝盡在府城，如滬尾有失，則前軍不戰而潰，府城必危，乃移師專守滬尾，遂勝法軍。時論以基隆之失，歸咎於營務處知府李彤恩，三次飛書乞銘傳棄基隆而保滬尾。朝旨力敦促諸帥，逐基隆法軍，左宗棠乃奏：『法軍不過四五千，我兵之駐基隆、滬尾者數且盈萬，劉銘傳係老於軍旅之人，何至一失基隆，遂困守臺北，日久無所設施。』後詳加

訪詢，始知基隆之戰，劉銘傳已獲勝，因知府李彤恩，以孫開華諸軍爲不可戰，三次告急，銘傳乃拔隊往援，基隆遂不可復問。其實滬尾之戰，仍孫開華諸營之功。知府陳星聚，屢請攻基隆，劉銘傳謝之。獅球嶺法兵，不過三百，曹克忠所部八九營，因劉銘傳有不許孟浪進兵之語，不敢仰攻臺北。諸將領多願往攻基隆，劉銘傳坐守臺北，不圖進取。恭譯電旨，劉銘傳仍應激勵兵勇收復基隆，不得懦弱株守，致敵滋擾。臣思劉銘傳之懦弱株守，或一時任用非人，連籌未協所致。李彤恩虛詞惑衆，致基隆久陷，厥惟罪魁，請旨卽行革職，遞解回籍，不准逗留臺灣，以肅軍政。『諭楊岳斌迅速赴閩援臺，李彤恩先行革職，交楊岳斌查辦。』劉銘傳以左宗棠未加詳察，遽劾李彤恩，亦上疏抗辯言：『基隆、滬尾，駐軍四千餘人，左宗棠疏稱數且盈萬，不知何所見聞？基隆疫作，將士病其六七，不能成軍，八月十三日之戰，九營僅選一千二百人，尙有扶病應敵者。當孤拔未來之先，屢接警雷，滬尾兵單，礮台尙未完工，無險可扼，危險不待言。臣先函致孫開華，李彤恩如敵犯滬尾，臣卽撥基隆之守來援。及法船犯滬尾，迭接孫開華、李彤恩、劉朝祐先後來信，俱稱法船直犯口門，升旗開礮。臣

與孫開華等，早有成約，無用李彤恩虛詞搖惑。左宗棠前據劉璈稟報，稱孫開華所部，並淮軍士勇三路迎戰，獲勝。此次又奏孫開華數營戰勝，不獨於臺事未加訪察，即奏報中亦自相矛盾。臺北知府陳星聚，每見必請攻基隆，其人年近七旬，不諳軍務，經詳細告以不能進兵之故，該府隨言隨忘，復稟請進攻。臣手批百餘言，告以不能遽進之道，該府復慫恿曹志忠進攻，並有危言激之。曹志忠一時憤急，遂有九月十四日之挫。陳星聚妄聽謠言，謂基隆法兵病死將盡，故日催進攻，自十五日以後，始自言不諳軍事，不再妄言。基隆近海口，敵船入口，即不復可守，我之所恃者山險，敵之所恃者器利，彼來攻我，我得其長，我往攻彼，彼得其長，且敵營據山傍海，兵船往泊其下，若不能逐其兵輪出口，縱窮陸軍之力，攻亦徒攻，克猶不克。臣治軍十餘年，於戰守機宜，稍有閱歷，惟事之求實，不務鋪張粉飾，若空言大話，縱可欺罔於一時，能不遺笑於中外，臣實耻之。』旋經楊岳斌奏覆，李彤恩第知滬尾兵單，不知孫開華諸將之足恃；第知臺北爲重，不知基隆一失，難以速收，未免貽誤戎機。其次飛書告急，實由未爛軍旅，臨事倉皇，與虛詞搖惑者有別，請照原擬革職回籍，不

准逗留臺灣，追其餘罪。是時朝廷方倚銘傳，又不欲正左宗棠之誤，楊岳斌遂以囑圖之詞覆奏。張佩綸既敗，閩人攻之急，亟欲離閩，請鴻章代乞還京，不許。鴻章命德國水師總兵武百齡，偕林泰曾、鄧世昌，率快船援臺。八月，提督蘇元春與法軍戰於陸岸縣，總兵陳嘉，副將蘇元瑞，戰甚力，敗之，賞賚有差。曾國荃遵旨派南洋快船五艘，會武百齡援臺，內閣學士周德潤奏官軍進取越南，宜以正兵牽制河內之師，別用奇兵由車里趨老撾，直走哀牢，以暗襲順化，募用滇邊土人，必能得力，得旨交滇督詳察籌辦。當時朝士以談兵爲能，每戰事起，恒交章論兵事，朝廷亦不專倚閩外，得封章付將帥籌議，或徑采行之，蓋士夫慕曾左之功名，恒思因事自効，或空言以博時名，朝廷亦喜用書生，故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吳大澂，皆同時並出也。是時朝鮮內亂，提督吳兆有，率同知袁世凱等，統兵入王宮，代平其亂，朝命吳大澂偕慶裕、續昌往籌善後，命李鴻章調回援臺之兵輪，隨丁汝昌赴朝鮮，別遣吳安康帶船入閩。劉銘傳以軍餼不繼，請就地開捐實官助餼，許之。與德國訂購軍械，並商借美款。徐延旭檻送至京，下獄嚴訊。法兵久佔基隆，嚴諭劉銘傳迅圖攻拔，銘傳奏法增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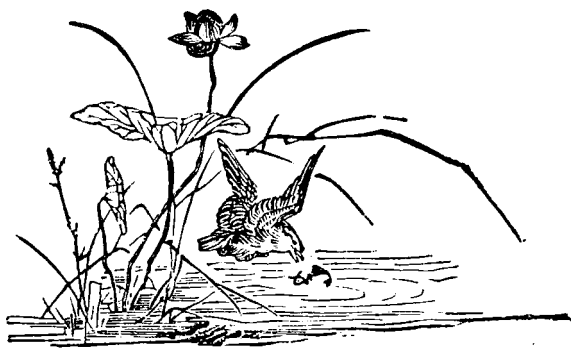
集基滬，乞援兵，朝命楊岳斌、程文炳馳救。彭玉麟、張之洞，以粵防饜紉，請暫弛闡姓賭博之禁，徵饜濟軍，報可。蘇元春、陳嘉與法軍戰於紙作社，陣斬法兵官四人。先是詔士民上書言事，知縣王文超，奏江南防務疏懈，從九品李昌振，奏劉錦棠、金順、張曜等，侵蝕軍饜，朝廷畏擾，乃除士民言事之例，罪李昌振。吏議唐炯、徐延旭，斬監候命秋後處決。李鴻章、左宗棠，於唐炯罪名未定之先，輒以人才廢棄可惜，奏請錄用。丁寶楨、臚舉唐炯從前戰蹟，代爲乞恩，均分別議處。張之洞保薦徐延旭，文武兼資，實屬失當，姑念在粵，頗著勤勞，從寬察議。陳寶琛、張佩綸，力舉唐炯、徐延旭，堪任軍事，貽誤非輕。陳寶琛、嚴加議處，張佩綸於馬尾一役，尤屬調度乖方，卽行革職，來京聽候查辦。前軍機大臣恭親王、寶璽、李鴻藻、景廉等，亦昧於知人，業於本年三月，降旨懲儆，從寬免議。廣東以購械商借英款，報可。左宗棠、楊昌濬，查辦張佩綸棄師潛逃，何如璋乘危盜帑案，爲之辯護，僅請交部議處。得旨佩綸如璋從重戍邊，左宗棠、楊昌濬，夙負人望，乃意存袒護，蹈此惡習，均傳旨申斥。張之洞以援臺兵艦不能達臺，遙泊無益，請調粵防海，付李鴻章、左宗棠議。浙撫劉秉璋，又請將兵船調回南洋。

不許。諭鴻章仍飭赴臺。十一月，王德榜軍大敗於豐谷。蘇元春軍不往援，唐景崧與劉永福、丁槐軍攻宣光，力戰大捷，優詔獎之。法兵攻谷松，王德榜怨蘇軍不救，以致豐谷之敗，亦不往援。蘇軍敗退威埔，諒山戒嚴。馮子材幫辦廣西軍務。十二月，法軍攻諒山，據之。潘鼎新等退駐南關，龍州大震。唐景崧、劉永福、丁槐攻宣光，月餘不能拔。諒山失守，岑毓英、慮景軍等斷後援，令勿拚孤注，景崧不可。馮子材與法軍戰於文淵，互有殺傷。法兵攻鎮南關，轟毀關門而去。提督楊玉科戰歿。鼎新退駐海村，朝命戴罪立功。元春退駐幕府。王德榜自負湘中宿將，與督師不洽，屢催援不至。鼎新劾之落職，所部歸元春轄之。鼎新意氣自用，與諸將不和，而獨袒蘇軍，故蘇軍雖敗，朝議不及。法軍攻劉永福於宣光，永福軍潰。唐景崧等退駐牧馬，欽廉防急。彭玉麟請調馮子材軍防粵，朝旨令鼎新議。鼎新素不協於子材，乃命子材行。子材以關外防緊，不肯退。玉麟乃令專顧桂防。潘鼎新師久無功，褫職。以李秉衡護理廣西巡撫。蘇元春督辦廣西軍務。馮子材自以老將，久爲督辦，元春新進，乃踞己上，恒悒悒。法兵既毀鎮南關，逃軍難民蔽江而下，廣西全省大震。子材至，乃力爲安輯。子材久駐

粵西，素有威惠，桂越民懷之，人心始定。乃築長牆扼守，命王孝祺屯其後，爲犄角。法兵揚言某日犯關，子材逆料其必先期至，乃決先發制敵，鼎新止之。子材力爭，乃率王孝祺軍，夜犯敵壘，殺敵甚多。法起諒山之衆，撲鎮南關。子材誓衆曰：「法再入關，吾有何面目見粵人，必死拒之。」士氣皆奮。法攻長牆急，砲極猛烈。子材使諸統將屹立，遇退後者，皆刃之。自開壁，率兩子直犯敵軍。諸軍以子材年七十，奮身陷敵，皆感奮殊死戰。王孝祺、陳嘉，率部將潘瀛、張春發等，隨其後。王德榜軍側至，夾擊之。斃法兵極衆，鏖戰兩日，法軍大敗，潰遁。子材率兵攻文淵，法軍棄城走。諸軍三路攻諒山，孝祺德榜戰尤力，連戰皆克，遂破郎甲。王孝祺進軍貫門關，盡復昔年所駐邊界。越氏立忠義五大團，二萬餘人，皆建馮軍旗幟。關外肅清，自海通以來，中國與外國戰，惟是役大捷。斃法兵官數十，法軍受鉅創，全國震駭，皆子材之功也。子材從張國樑軍於江南，久著戰功。國樑歿，子材統其餘衆，治軍四十餘年，嚴明愛士卒，自廣西提督辭職，老於家。張之洞至粵，禮起之，率粵軍防邊，建此殊績，亦之洞知人之效也。法提督孤拔以兵船窺浙之鎮海，提督歐陽利見，扼北岸砲臺，率吳安康三船拒之，澄慶

馭遠兩兵輪，爲法艦所逼，駛入象山之三門灣，法船封圍港口，轟擊之，二船沈焉。利見轟傷，孤拔坐船，船退出口，屢以魚雷突入，皆被擊退。法船併力猛進，復沈其一。法艦遂遁。事後，知法將孤拔，於是役斃焉。法兵六千犯臨洮府，復分兩隊，一北趨珂嶺，安平，一南趨緬旺，猛羅。滇督岑毓英，命岑毓寶、李應珍等，扼北路，王文山扼南路，而自率軍當中路，皆有斬獲。法軍遂合趨臨洮府，滇軍拒戰，南北路迴軍夾攻之，陣斬法將五人。法軍大潰，奪獲器械無算。法兵艦窺臺灣之澎湖，據之。諒山既大捷，法人乃介英人赫德，在天津，向鴻章求和，言彼此撤兵，不索兵費。鴻章既始終持和議，天津約成，鴻章曾奏言：法人必無翻覆，及法人毀約開戰，鴻章負重謗。今法人來求和，鴻章亟欲護前約，乃奏言：澎湖既失，臺灣必不可保，當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要求，朝廷遽納其議，立命停戰。臨洮之戰，乃在停戰後，電諭未達前也。鴻章遽請籤約，令諸軍皆退還邊界，將士皆扼腕憤痛，不肯退兵。彭玉麟、張之洞屢電力爭撤兵，朝旨以津約斷難失信，嚴諭遵旨辦理。又電鴻章分諭各督撫統將言：『桂軍甫復諒山，法兵即據澎湖，馮子材等若不乘勝回師，不惟全局敗壞，且恐

孤軍深入，戰事一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終非我有，而全臺隸我版圖，援斷饑絕，一失難復，彼時和戰兩難，更將何以爲計，此時旣已得勝，何可不圖收束，著該督分電各營，如有電信不到之處，卽發急遞，飛達，如期停戰撤兵，不得違誤，致生他變。」當時關外饒道大通，士氣激昂，法軍已大挫，法國至兩罷其外部，乘勝而逐法軍於越南，困臺之師，自當速退，而朝臣習於苟安，又偏信鴻章之言，倉卒而成和議，雖關外大捷，而仍失越南，灰士心而長敵焰，皆苟且誤之也。自諒山一役後，中國不復有此榮譽矣。日本以朝鮮亂事遣伊藤博文來津議，要求懲治吳兆有、袁世凱等，鴻章拒之，而與訂彼此派兵互相知照，若共同保護之約，日後朝鮮之失，已伏於此。是歲鴻章所訂兩約，蓋並失越南、朝鮮矣。法人要逐劉永福於越南，張之洞乃擬令永福駐思欽，永福堅不肯行，唐景崧危詞脅之，朝旨嚴切，乃勉歸於粵，授總兵，而馮子材奉督廉欽邊防之命，約旣成，越南歸法國保護，而法人交還基隆、澎湖，各還其俘，海疆解嚴，滇越通商焉。



八 中日兵事本末

羅惇融

甲午兵事，以丹徒姚君錫光所著東方兵事紀略爲最詳盡，而筆墨頗病冗碎，余既略有異聞，更就當時在軍中者考證焉，乃取姚略變易簡括之，遂成斯編。著者志。

朝鮮自前明隸中國藩服，脩職貢甚謹，與日本並國於東海。明萬歷間，日本豐臣秀吉大舉入朝鮮，覆其八道，朝鮮幾亡，明竭中國兵力，不足救之，會秀吉死，兵遽罷，八道復入於朝鮮。滿清入主中夏，鄭芝龍據臺灣，唐王魯王，憑海隅以謀恢復，疊乞援日本，皆拒之。自康乾以來，商舶東趨日益衆，日本乃設奉行三員於長崎，以領華商。道咸後，中國既與泰西互市，立約開諸口岸，尙未與日本互市也。同治元年，日本長崎奉行，遣其屬附荷蘭船載貨達上海，因荷蘭領事言於上海道吳煦，請依西洋無約諸小國例，專至上海貿易，并設領事官，照料完稅，不敢請立約，通商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許之，聞於朝，是爲日本互市之始。三年，因英國領事巴夏禮，請許其商

民自報吾海關完稅。七年，英國領事代請，許其商民至內地，給護照驗行，皆其大將軍德川時事也。

明治三年，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謁直督李鴻章於天津，請依泰西諸國例立約，總署僅許通商而拒立約，前光力請於鴻章，卒許之。十年，其大藏卿伊達宗城來議約，前光爲之副，與鴻章議於天津，定通商條約三十三款。而禁運貨入內地，與西約蓋殊焉。十一年，前光復來求改約，鴻章却之。是冬復遣外務卿副島種臣爲全權大臣，要改約，遂允之。十二年四月改約成，互換於天津。先是琉球船遇颶漂抵臺灣，死於生番者五十四人，日本商民四，亦漂至遇禍，種臣既成約於天津，入都呈國書，命前光至總署，言生番事。總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答之曰：「番民皆化外，猶貴國之蝦夷，不服王化，亦萬國所時有也。」前光曰：「生番殺人，貴國舍而不治，敵國將問罪於生番，以盟好故，使某來告。」昶熙曰：「生番既我之化外，伐與不伐，惟貴國自裁之。」前光歸報，日本遂有征臺灣之役。同治十三年三月，日本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征臺灣生番，先命廈門領事致書廈門道，呈閩浙總督李鶴年，言：「去

年副島大使，得請於貴國，今將興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若貴國聲教所暨，則毫不敢犯。』鶴年復書拒之，不聽。蓋自聞昶熙等答前光言，知中國不足畏矣。日軍薄社寮澳登陸，熟番迎降。熟番於生番，世讐也。導擊生番，敗之，進焚村落，深入至牡丹社，生番伏叢莽間，時起狙擊，日兵不敢進，從道退守龜山，建都督府，闢荒蕪屯田，爲久駐計。閩督聞於朝，詔海疆戒嚴，徵發旁午，命船政大臣沈葆楨爲欽差大臣，督福州水師赴臺，戒毋輕動。別遣閩藩潘爵，臺灣道夏獻綸，就西鄉從道議，至琅璠灣，日兵露刃夾道立，爵等嚴詰從道，論辨久不決，爵作色行，從道挽之，謂：『我國暴師海隅，爲貴國征化外，闢荒穢，寧獨無報耶？』爵曰：『若速退師，寧償軍費。』與草約三款而還。柳原前光以公使至京師，與總署議，久不協，將決戰。閩撫王凱泰率兵二萬五千將渡臺，日軍之屯龜山者，受暑瘴多死亡，思退兵，聞大軍至，益息言和，乃以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爲全權大臣，來議和約，辨番地界兩月不決，英使威妥瑪居間，要償兵費三百萬元，巡視臺灣大臣沈葆楨電奏力爭，謂：『倭備雖增，倭情漸怯，大久保之來，中情窘急，而故示整暇，我當堅持之。』廷議不欲遽啓戰事，乃允償金五十

萬。九月，鈴印換約，日兵歸國，行凱旋禮，進從道爵，蓋自是益輕中國矣。

光緒元年秋，日本以兵艦突入朝鮮江華島，毀其礮台，焚永宗城，殺朝鮮兵，掠軍械以去，復以兵艦駐釜山，要盟。方副島種臣之來議約也，乘間語總署，朝鮮是否我屬國，若爲屬國，則句我主。朝鮮通商事。總署答以「朝鮮雖我藩屬，而內政外交，聽其自主，我朝向不與聞。」當時大臣闇於國際法，對外惟知自大，泊屢違英法之役，惕於兵釁，遇事退讓，凡所要求，無不如志，其明告日本以朝鮮自主，實圖省事也。至是日本以兵脅朝鮮，而遣開拓使黑田清隆爲全權大臣，議官井上馨副之，赴朝議約。二年春，約定，認朝鮮爲獨立自主國，互派使臣，並開仁川元山兩埠通商，日艦得隨時測量朝鮮海岸，中國視之漠然也。是年春，始派侍講何如璋充日本使臣，設橫濱神戶長崎等領事。三年，朝鮮以天主教事，與法國有違言，介日本駐釜山領事調停，書稱中國爲上國，言候上國指揮。日本以交際敵體，何得獨尊中國，如朝鮮爲中國屬，則大損日本國體，嚴詞詰責。朝鮮上其事，總署致辯日本，謂「朝鮮久隸中國，其爲中國所屬，天下皆知，卽其爲自主之國，亦天下皆知，日本豈能獨拒。」其語

不倫，日人弗顧也。

五年，日本入琉球，滅之，夷爲冲繩縣，虜其主而還。（參看琉球國紫巾官向德宏稟稿）琉球久在藩服，職貢甚謹，其王卽位，輒命專使册封焉。至是詰日本滅我屬國，日人拒焉。是時以伊犁邊界與俄羅斯爭甚烈，方備戰，不能復與日本啟釁，琉球遂永爲日有，日人復以長崎假俄泊兵輪，中國不能引公法以爭也。泰西諸國皆援日本通商朝鮮例，請通商朝鮮，中國諭朝鮮以相機因應，勿固拒。八年春，朝鮮遂與美國議互市之約，請蒞盟，鴻章派道員馬建忠，水師統領提督丁汝昌，率兵輪偕美國全權公使東渡，朝鮮國王先以國書致美總統，自明爲中國藩屬，所以請中國蒞盟之故。美使許之，乃定約於濟物浦，汝昌建忠監之。約成，朝鮮命其臣齎美約，并致美國書，呈禮部轉總署備案。未幾，英、法、德三國皆遣使先後東渡，建忠爲之介，皆依美國例，先後成約。日本亦遣兵輪至，詢約事，其駐朝鮮公使屢詰約文，朝鮮不之告，乃叩於建忠，建忠秘之。約文及與西使磋商，皆主於建忠，朝鮮奉行而已。日人滋不悅，然無如何也。（參看薛福成代李伯相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

朝鮮國王李熙，以支派入繼，其父是應柄國，號大院君，頗拒外交。及王年長，親政，王妃閔氏，強宗專柄，裁抑大院君，大院君恆鬱鬱思逞。六月，朝鮮軍士以軍糧蠹腐，殺倉吏，執軍士數人置法，軍譁將變，大院君乘機使殺執政，率兵入宮，將殺閔妃，脅王及世子不得通朝士，遂殺日本練兵教師岨本以下七人，焚日本使館，有預告者，日使花房義質逃而免，走歸長崎。時建忠歸國，鴻章以憂去，張樹聲署北洋大臣，聞朝鮮變，命建忠會丁汝昌率三兵艦東渡觀變，抵仁川，而日本海軍少將仁禮景範已率兵艦先至，朝鮮惶懼，望中國援兵甚急，建忠上書樹聲，請迅入王京，執逆首，緩則亂深，而日人得逞，損國威而失藩封。汝昌內渡請增兵，是時日艦先後泊仁川，陸兵分駐濟物浦，花房義質將率師入王京，朝人大恐，樹聲命汝昌統七兵艦至於仁川，命提督吳長慶率所部三千人援東，便宜行事，朝命尅五日期，以七月初四日航海，初七日抵朝鮮馬山浦，師既濟，薄王京，長慶汝昌建忠入城，伺候大院君，滅驕從示坦率，大院君來報謁，從者五百人，長慶命部將納其衆而守之，與大院君筆談，設食，禁從官不得輒白事，大院君疑焉，語長慶使召從者還取衣，長慶出朝旨宣其

罪，執而致之天津，朝命安置保定，乃幽之於蓮池書院。凡四年。其王李熙再上書請歸大院君，不許，仍許歲遣吏省問，熙亦不遣也。（參看薛福成上張尙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長慶既平，朝鮮亂，駐師漢城，日人大失望，花房義質要挾不遂，聲言決絕去，朝鮮懼，介建忠留之仁川，派全權就仁川議，朝鮮使請命於建忠，建忠授之辭，使磋商，乃朝人畏日甚，卒償金五十萬，開揚華鎮市埠，推廣元山釜山仁川行程地，宿兵王京，與長慶對鎮，若公同保護焉。是年秋，給事中鄧承脩、翰林侍讀學士張佩綸，請乘兵威，伐日本，責琉球事，付鴻章議，鴻章以海軍未備，渡遼遠征非計，覆奏，不果行。

朝鮮志士奮起言新學，號維新黨，目執政爲守舊黨，相持甚急。光緒十年，維新黨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謀殺執政而代之。玉均等曾游日本，囑日人至是倚爲援。英植時總郵政，延中國商務總辦，及各國公使，與朝鮮各官宴於郵署，日人預其謀。公使竹添進一郎不至，預運械入使館，酒間火起，亂黨入，傷禁衛大將軍閔泳翊，殺朝官數人於座，外賓驚散，日本兵排門入景祐宮，金玉均等直入

寢殿，挾其王，矯令速日兵入衛，殺其輔國閔台鎬等八人。次日，亂黨自署官，洪英植爲右參政，泳孝等管兵，議廢立，欲幽王於江華島，而日使欲致諸口京，議未決，而勤王兵起。朝鮮臣民籲長慶靖難，長慶責日使撤兵，不答，其臣民固請長慶兵赴王宮，及闕，日兵發槍拒焉。長慶疑國王在正宮，恐傷王，未還擊，而日兵連發槍斃華兵甚多，乃進戰於宮門外，金玉均等皆出助戰，王乘間避至北闕廟，華軍偵知之，迎王歸於軍，斬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徇。泳孝光範載弼奔日本，而日使自焚使署，走濟物浦。朝民彌仇日人，長慶聚其官商妻孥，衛之出王京。朝鮮具疏告變，命吳大澂爲朝鮮辦事大臣，續昌副之，赴朝鮮籌善後。日本派全權大使井上馨，至濟物浦，以五事要朝鮮：一，修書謝罪；二，卹日本被害人十二萬圓；三，殺其大尉磯林之兇手處以極刑；四，建日本新館，朝鮮出二萬圓充費；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鮮任建兵房，朝鮮皆聽命成約，而日本怨中國乃愈深矣。

光緒十一年春，日本遣宮內大臣伊藤博文，農務大臣西鄉從道，來津議朝鮮約，鴻章爲全權大臣，吳大澂副之，與議定約三款：一，兩國屯朝鮮兵，各盡撤還；二，朝

鮮練兵，兩國均不派員爲教練官；三，將來兩國如派兵至朝鮮，須互先行文知照。當時鴻章左右，皆不習國際法學，有此巨謬，成公同保護之條約，鴻章不之知，舉國亦無人詰其謬誤，猶泰然曰：朝鮮我屬國也，以至於甲午遂啓大爭，成中國之巨禍，皆此約成之也。先是俄人以伊犁界務糾葛，將失和，以兵艦駛遼海，英人亦以兵艦至，踞朝鮮之巨文島，以泥俄人。及伊犁約成，英人慮擾東方大局，冀中國始終護朝鮮，屢爲總署言，總署漫不爲備，至是日人謀朝鮮益急。光緒十二年秋，駐英法德俄使臣劉瑞芬，致書李鴻章，謂朝鮮毗連東三省，一有搖動，震撼邊疆，宜乘其內敝，收其全國，改建行省，此上策也。如以久脩職貢，不忍利其土地，則約同英美俄列強公同保護，亦足以保安全。鴻章韙之，上之總署，總署不可，事遂寢。鴻章亦深惜焉。

光緒十五年，朝鮮饑，其咸鏡道觀察使趙秉式禁糶，日人詬焉。至明年禁弛，日人謂其元山米商折本十四萬餘元，責償於朝鮮，朝鮮爲罷秉式官，許償六萬元，不可，日人至三易公使以爭償金。至光緒十九年，卒償金十一萬元，事乃寢。今總統袁公世凱時充朝鮮商務總辦，朝鮮倚中國，其執政尤善袁公，日人深忌之，償金之役，

久乃決，日人疑袁公陰持之。朝鮮執政閔泳駿，閔妃之族也，素疾日本，而國中新進，厚自結於日人。朝鮮亂事，金玉均、朴泳孝等皆逃於日本，日人深庇之。朝鮮極欲得玉均等，李逸植、洪鍾宇乃分往刺之。鍾宇、英植子也，痛其父爲玉均所煽被誅，欲甘心於玉均，乃佯交歡之。光緒二十年二月，鍾宇偕玉均來游上海，同寓於東和館，日人所設旅館也。鍾宇擊斃玉均於旅舍，滬官捕繫之，以詰朝鮮。朝人謂玉均叛黨，鍾宇其官也，請歸其獄自讞之，乃以鍾宇暨玉均屍歸於朝鮮。朝鮮戮玉均屍，以鹽漬其首，而擢鍾宇官。日人大譁，乃爲玉均發喪，赴者數百人。李逸植亦刺泳孝於日本，未中。日人捕獲逸植斃之，朝鮮不敢問。朝日之隙日深，而日人怨中國亦愈甚，圖朝鮮之謀乃益亟矣。

泊朝鮮東學黨變起，東學者起於崔福成，刺取儒家佛老論說，轉相衍授。當同治四年，朝鮮禁天主教，捕治教徒，並捕東學黨，喬某戮之，其黨卒不衰。至光緒十九年，黨人詣王宮訟喬冤，乞昭雪，不許。請益亟，乃捕治其魁數人，憤益思逞，民久怨政府，思暴發，黨人乘機煽之。光緒二十年春，乃倡亂於全羅道之古阜縣。朝主以洪啓

勳爲招討使，假中國平遠兵艦，蒼龍運船，自仁川渡兵，至長山浦，擊亂黨於全州，初戰甚利，亂黨逃入白山，朝兵躡之，中伏大敗，幾覆師，亂黨由全羅犯忠清兩道，兵皆潰，城陷，揚言直搗王京，朝鮮大震，來乞援師，鴻章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蘆榆防兵東援，屯牙山縣。按光緒十一年條約，電諭駐日公使汪鳳藻，告日本外部，以朝鮮請兵，中國顧念藩服，遣兵代平其亂。日本外務卿陸奧宗光復鳳藻書，謂貴國雖指朝鮮爲藩服，而朝鮮從未自承爲屬於貴國，鳳藻以聞。日本既聞中國出師援朝，亦以兵北渡，其駐朝公使大鳥圭介適歸國，因命其以兵八百先入王京，大隊繼至，前後八千餘人，命其駐京公使小村壽太郎，以出師平朝鮮亂，照約告於中國。總署復書，謂：『我朝撫綏藩服，因其請兵，故命將平其內亂，貴國不必特派重兵，且朝鮮并未向貴國請兵，貴國之兵，亦不必入其內地。』日使復書，謂：『接本國復電，本國尙未認朝鮮爲中國藩屬，今照日朝兩國濟物浦條約，及中日兩國天津條約，派兵至朝鮮，兵入朝鮮內地，亦無定限。』朝鮮亂黨聞中國兵至，棄全州遁，朝兵收會城，亂平，而日兵至不已。中國約日本退兵，日人要改朝鮮內政，約兩國

各簡大臣至朝，代其更革。駐日使臣汪鳳藻復書謂：『整頓內治，任朝鮮自爲之，我中國不願干預，貴國既認朝鮮爲自主之國，尤不應預其內政。至彼此撤兵，請稽和約專條行之。』中國屢以朝鮮自主之文，彰諸公牘，而又屢稱朝鮮爲藩服，背馳已極，而總署以及外交官，不悟其大謬，至啓大爭，以迄喪敗。國中尙鮮明此義者。日本堅不肯撤兵，復書謂：『中日兩國，同心預其內治，則朝鮮足以安全，萬不料中國概置不講，而但要我國之退兵。英政府善意調停，而中國膠執殊甚，若因此而啓兵端，實惟貴國執其咎。』蓋其意已決用兵矣。日本以朝鮮請兵中國，皆閔族所爲，惡其執政閔泳駿，遂惡王妃，以執政親中國，疑朝鮮拒日，皆中國駐朝總辦袁世凱所爲，殊怨袁公，欲藉兵力改革其內政，去泳駿等，收其國權，以遏中國，故堅不肯撤兵。日兵皆據王京要隘，而中國屯牙山兵甚單，袁公屢約志超，電請北洋發戰艦至仁川，並增陸軍駐馬坡以備日本，鴻章始終欲據條約，要日本退兵，恐增兵益爲日本藉口，終不許，並戒志超勿以兵近王京，妨啓釁，各國使臣居間調停，皆無成議。日使大鳥圭介逼朝鮮完全自主，謝絕中國，朝鮮不敢從，鴻章屢議與日和，而日本索賠款。

三百萬，朝士大譁，以日本蕞爾，敢抗大邦，宜大張撻伐。樞臣翁同龢握大政，脩撰張謇其門生最親者也，力主戰，並力言北洋軍之可恃，乃決備戰，而鴻章意仍不欲失和。朝野益詆鴻章，謂鴻章貳心於日本，其子經方久旅日本，曾納日婦，時論謂經方爲日本駙馬，鴻章與日本姻婭，乃始終言和，及喪敗賠款，猶謂鴻章有意賣國也。當海軍衙門建立時，醇親王奕譞爲總理，孝欽后大建頤和園，撥海軍經費三千餘萬，供建築費，奕譞向將順后，故后尤信任之，海軍費絀，設備多不完，惟鴻章知之深，朝野皆不習外事，謂日本國小不足平，故全國主戰，獨鴻章深知其強盛，逆料中國海陸軍皆不足恃，故寧忍詭言和，朝臣爭劾鴻章誤國，樞臣日責鴻章，乃不得已而備戰，時日軍已久踞朝鮮矣。日兵既據朝鮮王京，徧布水雷漢江口，以兵塞王京諸門，凡華人出入必搜索，華僑乃爭內渡，袁公赴仁川還國，駐朝華員均逃歸。六月二十一日，大鳥圭介率兵入王宮，殺衛兵，擄朝鮮王李熙，以大院君主國事，大院君於光緒十一年釋歸，方閒居也。矯王令流閔泳駿等於惡島，凡朝臣不親日本者皆逐之，事無鉅細，皆決於日人。袁公歸力言於鴻章，以不能不用兵之故，乃以大同鎮總兵

衛汝貴，率盛軍十三營發於天津，盛京副都統豐仲阿，統盛京軍發於奉天，提督馬玉崑統毅軍發於旅順，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統奉軍發於奉天，四大軍奉朝命出師，慮海道梗，乃議盡由陸路自遼東行，渡鴨綠江入朝鮮，蓋迂遠甚矣。牙山兵孤懸，援師久不至，鴻章租英商輪高陞，載北塘防軍輔以操江運船，載械赴援。日人預賄中國電報生洩行師期，以兵艦預邀之，截操江船，操江懸白旗任掠去。日艦吉野浪速以魚雷擊高陞沈之。初光緒十年立海軍衙門於京師，建旅順大連灣威海衛礮台。十四年，定海軍經制，以丁汝昌爲海軍提督，海軍大半閩人，汝昌准人陸將，孤寄其上，大爲閩黨所制，威令不行，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蓋海軍之廢弛久矣。朝鮮變起，鴻章令濟遠兵艦，率揚威、平遠，往護朝鮮，及日本兵大集，濟遠管帶閩人方柏謙，以濟遠逃歸。鴻章方冀和，召諸艦悉歸，泊日本虜朝王，絕海道，乃命濟遠、威遠、廣乙，先後赴牙山，遇日艦先擊，廣乙受殊傷，逃焉，濟遠繼逃，日艦吉野浪速追之急，方柏謙豎白旗，繼樹日本旗，仍追不已，有水手發礮中日艦，柏謙生還，以捷聞，塞威海東西兩口，而

朝鮮海上遂無中國艦隊，日艦縱橫海上，中國但爲防海計，不復能爭海上之權矣。湖南巡撫吳大澂自請赴前敵，至威海相礮台，汝昌率全軍抵旅順，陸軍四大軍俱集平壤，海軍大發，集於大東溝，鴨綠江口，汝昌自坐定遠爲督船，與日艦相見，戰既酣，定遠擊沉其西京丸一艘，而中艦超勇沉焉，致遠最奮戰，與吉野浪速相當，吉野日艦之中堅也。致遠藥彈盡，督帶粵人鄧世昌，素忠勇，閩人素忌之，致遠戰酣，閩人相視不救，世昌憤痛，決死敵，乃鼓快車撞吉野，思與同盡，吉野駛避，致遠中其魚雷，鍋裂，遂沈焉，世昌死之，全船皆殉，無逃者。而濟遠方柏謙不戰而逃，轉舵誤撞揚威，壞其舵，行愈滯，日艦至，擊沈之。濟遠既逃，廣甲從之，靖遠來遠，不能支，經遠管帶陣亡，日人擄焉，諸艦既爭逃，惟鎮遠定遠猛戰，日五艦繞攻之，定遠轟其松島艦，幾沈之，日海軍中將伊東祐亨坐船也，定遠亦受重傷，礮械俱盡，日既暮，日艦解圍去，定遠等脫歸旅順，濟遠已先歸，廣甲已抵大連灣，誤觸礁，不得出，越日，日艦至，礮碎之，是役凡失五艦，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丙也。其存者惟定遠，鎮遠，來遠，靖遠，濟遠，平遠，廣甲，七艘，已不能軍矣。汝昌立定遠敵樓督戰，中彈，傷腋仆地，管帶總兵閩

人劉步蟾聞戰震悚失次，洋員漢納根代其指揮，始能畢戰。汝昌歸於威海，鴻章命斬方柏謙於旅順，以鄧世昌死事上聞，得旨謚壯節。葉志超軍駐牙山，聞高陞被擊，沈懞士成言於志超曰：『海道既梗，牙山絕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勢便利，戰而勝可據守以待後援，不勝猶可繞道出也。』志超從之。日兵已逼成歡，士成率五營駐成歡，日前鋒至，迎擊獲勝。日兵大至，以無援敗，趨公州，就志超，而志超已先棄公州行，士成追及之，以兵單恐與日軍遇，乃繞道渡大同江，至平壤，與大軍合。兩月始達。志超以成歡之戰，殺敵相當，鋪張電鴻章，乃據以入告，獲嘉獎，奏保員弁數百人，賞軍士二萬兩，遂拜總統諸軍之命。是時中國軍隊並屯平壤，高麗之舊京也，朝民素親中國，聞大軍至，爭獻酒漿餉軍，而軍士殘暴奪財物，役丁壯，淫婦女，衛汝貴軍尤甚，朝民大失望。志超抵平壤，統諸軍，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諸將，汝貴尤貪縱。左寶貴、聶士成，皆忠勇善戰，而志超漫無布置。大軍聚平壤，諸將日置酒高會，築壘環，爲固守計。日兵偵探隊至大同江，華軍聚而殲之，繼至者均逐去。志超以屢獲大捷聞，盛軍夜出哨與毅軍遇，互疑爲敵，相轟擊，死傷甚衆。志超聚全軍爲嬰城計，日本

分道來攻，馬玉崑守大同江東岸，血戰久，汝貴援之，日兵敗去。而左寶貴扼元武門嶺，日兵大隊至，志超將冒圍北歸，寶貴不從，以兵守志超，防其遁去。日軍猛撲寶貴軍，酣戰久，卒不敵，寶貴矢必死，登城指麾，連中礮墮地猶能言，及城下，始殞，部將死數人。日兵佔元武門，開城以納大軍，志超徧懸白旗，乞緩兵，馬玉崑聞元武門失守，奉志超令速撤軍，乃歸平壤。志超既樹白旗，日人來議受降，志超乞率兵歸，日人拒焉，志超乃率諸將棄平壤北走，日兵邀之於山隘，兵潰，回旋不得出，槍礮齊擊，人馬枕藉，死二千餘人，被擄數百，而將領皆得生逃，軍儲器械，公牘密電，盡委之以去，朝鮮境內，華兵絕迹矣。當大軍屯平壤，朝命諸軍繼發，爲後援，四川提督宋慶，以毅軍發旅順，提督劉盛休，以銘軍發大連灣，將軍依克唐阿，以鎮邊等軍發黑龍江，皆會於東邊九連城，軍未集，而平壤軍已退，志超率殘軍萬餘人過安州定州，皆棄不守。聶士成時在安州，以安州山川險峻，宜固守，以遏日兵，志超不聽，奔五百餘里，渡鴨綠江，入邊止焉。九連城與朝鮮之義州隔水相對，界鴨綠江，大軍既先後集九連城，朝旨奪志超職，衛汝貴逮問，以宋慶接統諸軍，汝貴治淮軍久，以貪諂至提督，援朝

時年六十矣。其妻貽書曰：『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頤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爲計，勿當前敵。』汝貴守婦誠，益避敵軍，敗逃後，日人獲其書，後引諸教科書以戒國人。宋慶忠勇敢戰，然無調度，非大將才，諸將行輩相若，驟稟節度，多不悅，故諸軍七十餘營，散漫無紀。又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敵，日軍全據朝鮮，軍實既厚，乃渡江來攻，逮九連城不守，長驅之勢成矣。宋慶駐中路九連城，以聶士成守虎山，九連城要隘也。日軍集於義州，作欲渡狀，中路嚴備之，而日軍乃潛襲上下游，其枝隊出東路，渡安平河，依克唐阿棄防走東北，奔寬甸，其義州軍乘夜造浮橋達北岸，銘軍竟不覺，侵曉，日軍於南岸列礮隊護其軍渡橋者數千人，銘軍潰，諸軍從之，獨聶士成尙保虎山，日軍環攻之，士成力不支，退而西，宋慶遣援軍來，而虎山已失，退渡驪河，擠而死者相藉也。宋慶棄九連城，北趨鳳皇城，日兵分隊東下，豐伸阿聶桂林棄安東奔岫巖州，於是東起安平河口至安東，沿鴨綠江境，皆爲日據。宋慶以鳳皇城不可守，退握大高嶺，以守遼陽州，日軍遂佔鳳皇城。時旅順圍急，乃詔宋慶回援旅順，而大高嶺之防，專屬於聶士成。日軍趨寬甸，依克唐阿遁，寬甸及蒲石河諸

軍望風潰，日軍分兵三路撲岫巖州，豐伸阿等棄城奔析木城。是時日第二軍已陷金州大連灣，進逼旅順，據東邊之第一軍分兵出遼陽之西，與第二軍會，以斷大高嶺後路。宋慶回援旅順之師，屯蓋平，屢擣金州不得進，而豐伸阿、聶桂林駐析木城，日軍駐牽馬河，以綴宋慶兵，而分兵撲析木城。豐伸阿、聶桂林奔海城，日軍并逼之，復遁去，關外戒嚴。其東路聶士成駐大高嶺之軍，直鳳皇城西北，依克唐阿之軍，直鳳皇城東北，呂本元、孫顯寅率盛軍守連山關，日軍至，本元等遁，遂逼大高嶺，士成守備嚴，乃移向草河口，依軍擊敗之，日軍乃棄連山關，聚兵草河口，橫斷聶依兩軍，聶士成屯分水嶺，以拊日軍之背，依軍夾攻之，陣斬一中尉。鳳皇城日軍以大隊來援，依軍連戰勝之，日軍退守鳳皇城，依克唐阿遣軍會士成趨鳳皇城，大戰於通遠堡，死傷相當。依軍逼靉河而軍，日軍夜襲之，多傷亡。翌日大戰於一而山，右翼兵擊死日軍甚衆，左翼兵先潰，右翼兵不支，遂退，中途遇伏，馬隊統領永山死焉。安東之日軍已西陷海城，遼西危急，詔依克唐阿移軍援遼陽，吉林將軍長順會宋慶軍與日軍相持，互有勝敗，聶士成請自率精銳出敵後，往來游擊，截其饜道，令彼首尾兼

顧敵乃可克也。諸帥不許。士成自率兵過通遠堡，逼雪裏站而陣。日軍至，伏兵起擊走之。鳳皇城日軍大隊至，士成預伏兵，張疑軍以待之。復敗日軍。是時遼東金復海蓋，盡爲日本有。山東之威海衛亦燬焉。依克唐阿、長順、宋慶、吳大澂諸軍屢敗於海城。畿疆危迫，詔士成入關衛畿輔，以江蘇臬司陳湜率湘軍二十營，代士成守大高嶺。鳳皇城日軍以兵單，故不復出兵四犯。而鳳皇城以北，遂鮮戰事矣。鴨綠江之戰，海軍敗後，不復能軍。日軍以兵艦至金州東之貔子窩登岸，以襲旅順。旅順形勢之險，爲海疆最。自光緒六年，經營軍港，建礮台。凡十六年，置重兵守焉。東事起，旅順守將宋慶、大連灣守將劉盛休，並率所部赴防。九連城、鴻章別命提督姜桂題、程允和募新兵守旅順。總兵徐邦道以馬礮隊協守。銘軍分統趙懷益募新兵守大連灣。日軍襲據花園港，餌土人導至貔子窩，運馬礮。閏十二日，海陸軍無阻者。徐邦道謂金州失，則旅順不可守，請分兵逆之。諸將各不相統，莫之應。邦道自率所部行。懷益部將請往備戰，懷益不許，曰：『吾奉命守臺，不聞赴後路備敵也。』邦道至，固請兵，乃分步隊隨邦道行。日軍大隊至，兵單將不守。電懷益告急，懷益方督所部運輜重渡

海作逃計，弗之應也。日軍遂佔金州，進逼大連灣，懷益奔旅順。大連險隘，蔽旅順後路，軍儲最厚，懷益預括饑逃，大礮百二十尊，彈礮槍械無算，盡資敵矣。日軍駐大連灣十日，始向旅順，旅順諸將皆倉皇備逃計，懲大連軍儲之資敵，乃先輦糧餉還煙臺，不復作守備矣。營務處道員龔照璦，聞金州陷，陸路絕，大懼，渡煙臺至天津，鴻章斥之，乃還旅順。自照璦之逃，軍民皇擾，船塢工匠，奪庫款大掠而行，軍中弗問也。旅順六統領不相轄，乃共推姜桂題主之，桂題闇於調度，相顧無措。徐邦道率殘卒歸旅順，憤痛思自效，請增兵，不許，請械，許之，乃率所部拒戰於土城子，大挫日軍。及大隊繼至，邦道軍饑疲，無援，乃退兵。照璦先一日，乘魚雷艇遁於煙臺，黃仕林、趙懷益、衛汝成，先後遁，其部卒肆掠，奪民船而渡。日軍未至，而旅順墟矣。徐邦道孤軍再拒戰，傷殘幾盡，日艦已縱橫海面，其陸軍分踞礮臺，守兵皆逃。徐邦道、張光前、姜桂題、程允和四將，雜亂軍中而奔，旅順遂陷焉。宋慶與日軍相持於海城，日軍攻缸瓦寨，破之，宋軍退守田莊臺。旅順陷後，諸軍均奔復州，依宋慶。宋慶命章高元、徐邦道、張光前，守蓋州，自率軍北援。日軍撲蓋平，與章高元相持蓋平河上，高元鏖戰甚烈，日

軍乃繞攻鳳皇山，張光前聞敵至先潰，日軍遂佔蓋平，分軍夾攻高元，徐邦道方自牛莊移師還，合高元拒戰，不敵，敗退。姜桂題率銘軍來援，邦道請夜搗蓋平，謀克復，桂題辭焉，諸軍皆退營口。宋慶自率徐邦道、馬玉崑兵萬二千人屯太平山，日軍猛攻之，邦道、玉崑皆力戰，却之。日大軍並集，邦道等敗退，日軍據太平山，依克唐阿、長順以兵三萬人圖收復海城，屢戰不利，李光久以湘軍至，會邦道攻海城，皆不克。日軍踞海城，僅六千人，而宋慶所部四萬人，益以提督唐仁兼駐奉兵萬六千人，凡五攻海城，不能拔，日軍堅守海城，綴中國大軍，以便海道擾山東也。自平壤敗後，朝廷慮淮軍不可恃，乃思用湘軍，故湘將魏光燾、陳湜、李光久等皆令募軍北援，召兩江總督劉坤一至，授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駐山海關，湖南巡撫吳大澂及宋慶副之，大澂已先駐山海關也。大澂率軍圍海城，環海城而軍者六萬餘人，日軍逼遼陽，依克唐阿託詞援遼東，移軍迺，長順隨之，魏光燾敗於牛莊，李光久棄軍逃，死二千餘人，虜八百餘人，軍械甚富，吳大澂棄田莊臺，夜奔入關，將士從風而靡。宋慶方以三萬人屯營口，而軍資皆在田莊臺，及大澂逃，宋慶回軍援之，留蔣希夷守營口，希

夷遽棄營口遁去。宋慶扼遼河北岸，日隊盡以所獲礮列遼河南岸，猛攻，守岸兵不支。日軍踏冰渡河，宋軍潰而西，於是遼河以東盡爲日有矣。旅順陷後，海軍提督丁汝昌褫職，仍統海軍駐威海，兵艦既弱，坐守而已。朝廷逮問汝昌，鴻章請以戴罪立功，日艦集大連灣，將襲威海，先攻登州，陷榮城，日艦二十五艘環威海口外，海軍方新敗，並匿不出，道員戴宗騫統綏鞏軍駐守北幫礮臺，以分統劉朝佩駐南幫礮臺，日軍奪楓嶺攻南幫後路，朝佩敗奔北台，汝昌恐礮臺不能守，命卸巨礮機件以歸，免資敵，宗騫持不可，無何南臺陷，宗騫奔劉公島，日軍踞礮臺，以臺之巨礮俯擊澳內兵艦，別以魚雷艇入口，襲擊中定遠，傷甚，駛泊劉公島沈焉。復以魚雷襲來遠，威遠，沈之。時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啟，方登陸冶游未歸也。魚雷管帶王登瀛，率雷艇十二艘，欲逃出口，日艦追之，並擄焉。海軍水手並登岸，噪出，鳴槍過市，聲音向提督乞生路，劉公島中大擾，諸洋員請姑許乞降，以安衆心，汝昌不可，諸洋員與兵輪管帶等已密有成議，欲以衆挾汝昌降，靖遠已爲礮擊沈，汝昌駐鎮遠，軍士擁護軍統領張文宣至汝昌所，噪圍之，營務處道員牛昶炳及各管帶至，相向泣，乃

集洋員計事，皆主降。德員瑞乃爾入艙密告汝昌曰：『兵心已變，勢不可爲，不如沈船燬礮臺，徒手降敵，計較得。』汝昌從之，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沈船，諸將不應。汝昌復議命諸艦突圍出，亦不奉命。軍士露刃挾汝昌，汝昌入艙仰藥死。牛昶炳乃集諸將推英員浩威作降書，仍託汝昌語鈴印，命廣丙管帶程璧光乘鎮邊艇懸白旗詣日軍乞降。日軍既受降，乃以康濟艦載汝昌櫬送於煙臺，海軍掃地盡矣。（參看威海記濟師）方東事初起，李鴻章已主和議，及諸城邑相繼陷，朝意亦思言和。十月，侍郎張蔭桓至津，就鴻章議，未決。鴻章命稅務司英員德璀琳東渡，齎鴻章致日相伊藤博文書，抵神戶，日官電達內閣，內閣謂私函非國書，德璀琳非中國大員，非欽派不能與議。璀琳歸，日人謂議和須割地，並償兵費四萬萬元，由美國公使居間，乃命侍郎張蔭桓巡撫邵友濂爲全權大臣，赴日本會議。瑞良、顧肇新、伍廷芳、梁誠等從。至廣島，日本命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爲全權大臣，互校勅書於廣島縣廳。日人謂中國全權之勅書，非全權通例，以書告絕。蔭桓等力爭不得，遂歸國。日人致書美使，謂中國如誠意求和，當派位望素隆之大員，畀以全權，仍

可隨時開議，蓋陰指鴻章也。正月十九日，命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赴日議和，以王文韶代爲直督。美使函告鴻章，言日本來電云：除先償兵費，並朝鮮自主外，若無商讓地土，及畫押全權，則使臣可無庸前往。鴻章請諸朝許之，鴻章乃行。挈其子經方，及美員福世德，參贊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等，從抵馬關。日本全權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等集馬關，以春帆樓爲會議所，互勅勅書。伊藤博文要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爲質，始允停戰。鴻章不可。伊藤執愈堅，鴻章謂若不允停戰，請勿攻大沽，天津，山海關三處，先議和約。伊藤不可，乃先議約。二十八日，鴻章自會議所歸，遇刺客小山豐太郎狙擊，彈傷額，創甚。日皇深致歉意，遣醫慰治，歐亞輿論頗沸，乃允停戰，不索質地。訂停戰約，惟奉天，直隸，山東，暫停戰，以二十五日爲限。伊藤以和約十款相要，限四日議覆。鴻章電告總署，言日款最要者：一，朝鮮自主；二，奉天南邊各地臺灣，澎湖各島，均割棄；三，賠償兵費三百兆兩；所索過奢，請密告英，法，三國公使調停。鴻章先覆伊藤，一，朝鮮自主，須改日本所擬約文；二，奉天南境難割棄；三，賠款三萬萬，非力所及；伊藤復書拒焉，仍促速議。鴻章乃允割奉天之安東，寬甸，鳳凰城，岫巖州，四地。

及澎湖諸島，賠款一萬萬兩。鴻章創已癒，復會議於春帆樓，伊藤再交約稿，於割地款內減去寬甸，賠款減至二萬萬兩，分六期，七年償清。謂此次約稿中國但允不允兩言而決，勿糜時日。鴻章辨久，伊藤持愈堅，且限四日覆。鴻章電奏，得旨允可，乃互簽約，展停戰期二十一日，約互換於煙臺。約文大略：一、朝鮮完全自主。二、奉天南界從鴨綠江溯江抵安平河口，至鳳皇城、海城、營口、臺灣、澎湖及所屬島嶼，均割讓日本。三、割讓界務，限一年畢事。四、賠款二萬萬兩，分八次交清。五、人民遷徙，限二年以內，逾期不遷，永爲日民。六、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口通商。七、換約後三月內撤兵。八、暫佔守威海衛，候賠款清償後撤兵。九、俘虜不得虐待。十、本約批准互換罷兵。十一、定期在煙臺互換。既簽約，鴻章還天津，稱病不入都，而遣伍廷芳齎和約至。當鴻章未發時，朝命諸臣議和戰，及割地議起，朝野大憤，臺灣臣民爭尤力。及鴻章成約歸，中外諸臣章奏凡百十上，康有爲等數千人，上書尤激昂，朝意頗爲動，命鴻章改議。鴻章以全權籤約，無更改理，慮騰笑萬國，堅不從。樞臣孫毓汶、徐用儀，主速換約。主事何藻翔、羅鳳華，上書請戮毓汶等以謝天下，不報。和局之成，美國爲介紹，英人

頗陰袒日，而俄法德三國滋不平。日據遼東，俄引爲大害，三國駐日公使，力阻其議，而俄兵艦已紛集日本之長崎及遼海，勢張甚。日俄本不敵，又新戰中國，斷無餘勇以戰俄，乃隱忍還遼東。三國公使告總署，遼東地不悉歸，毋批准換約。時朝廷意猶豫，乃命王文韶、劉坤一，議決和戰。文韶等言：瀋陽京師兩地，所關重大，務策萬全。以直隸言，如提督聶士成、總兵吳宏洛、章高元、陳鳳樓等軍，均堪一戰，其榆關以迄遼瀋諸軍，未敢臆斷。今勢成孤注，與未議約前不同，乞飭下諸臣熟議，朝意乃決簽約。命道員伍廷芳、聯芳爲換約使，赴煙換約。日本換約使伊東美久治至煙，謂更易割遼條約，未奉國令，馬關約不可改。俄艦泊煙臺十艘，將備戰。伊東恐，電請國命，乃從歸遼議，夜半換約。時王之春，以赴俄弔賀專使歸，道出法京，說法于預和約，以臺灣質法，議無成。駐法使龔照瑗，密以電鴻章，鴻章慮破和約，乃電促伊藤博文，遂據換約。四月二十五日，命李經方爲割臺灣使，日本以樺山資紀爲臺灣總督，於日艦中交割。（參看割臺記）時日兵尙據遼東，俄法德三國嚴詰退兵，日乃索贖遼東費一萬萬兩，徐減至五千萬兩。八月，三國公斷爲三千萬兩。日人要贖款償清後，三月始

撤兵，仍命鴻章與日使林董議還遼約，林董要約四條，一、償款三千萬兩；二、俄法德永不得佔東三省，中國亦不得割讓；三、大連灣通商；四、大東溝大孤山開商埠，議未定，而三國嚴責日本速撤遼東兵，乃僅償款三千萬，定約互換於京師。和議既大定，乃先輸贖遼費三千萬兩。十月，日本撤遼東兵，交還奉天南邊諸城，兵事乃告終焉。當中國盛時，日本不敢與抗，咸豐庚申中英之戰，敗斃開五口通商，英法俄美並爲有約之國，日本不得與。及伊藤博文來議約，謁李鴻章於天津，李鴻章卑視日本，其貴倨之態，伊藤不能堪，不敢與較。至馬關議約時，伊藤爲廷芳言，猶有餘憤。海軍之力倍於日本，以將校驕淫，結黨以脅其帥，丁汝昌非習海軍，不足統馭，平時訓練不力，士卒嬉游成性，臨戰不能調度，方柏謙輩遇敵先逃，一戰而海軍燬焉。旅順威海皆天險，經營十餘年，敵至皆委之，以去。其後日俄之戰，殞士卒十餘萬，攻四閱月，僅乃克之，而是役失旅順僅數日，威海相繼陷，軍心先變，汝昌僅以一死免生降之辱。及海軍部立，乃鳩集當時生降逃竄之士，以謀海軍，率先請追卹汝昌，復其官。葉志超以便滑致統帥，屯師平壤，望風先逃，諸軍雲集遼東，散漫無紀，以成敵軍長驅之

勢，鴻章始終主和，而樞臣翁同龢與鴻章不睦，軍事既一以責鴻章，而樞臣又陰持其後，鴻章既倉猝備戰，而將帥又皆非才，是役敗後，乃一蹶不復振矣。日人懾於俄法德三國之威，忍辱以還遼東，全國引爲大耻，資中國賠款以興百政，培力既厚，遂有報俄之役。俄法德以仗義歸遼，責報殊奢，而中國復乖於應付，於是俄据旅順，大連灣，英据威海衛，德据膠州，法据廣州灣，以互爲鈴制，均權之說昌，中國乃不國矣。

威海衛燬師記

羅惇噩

余所撰中日兵事本末，多据姚君錫光東方兵事紀略，有天津王君平者，與威海之役，謂所記威海事不實，迭書相告，而文冗長，乃据書旨別記如右。王君名登雲，原略稱登瀛誤。 著者志

旅順失後，威海衛孤危，陸海軍將不和，互相詆，日兵由成山龍鬚島登岸，犯榮城，文登，提督丁汝昌慮南岸三臺不守，礮資敵爲軍艦患，欲毀龍廟嘴，礮臺，陸軍統將戴宗騫謀之，電告北洋大臣李鴻章，詆汝昌通敵誤國，鴻章嚴電資汝昌，不果毀。時日兵已逼南岸，魚雷船管帶王登雲言於汝昌，謂趙北嘴，礮

臺若失，全衛不守，臺礮鉅利，若以資敵，害更大，請亟毀之。汝昌納之，以屬登雲。登雲乃選敢死隊往，而日兵已踞後山，以臺礮擊趙北嘴臺後，分兵襲沿岸三臺，軍艦猛擊之，乃退。登雲率雷艇三艘守近岸，備戰。俄而鹿角臺陷，日兵蔽山而下，登雲方力戰，其僕李奎元以身翼登雲，不令受彈，旋中彈仆而死。靖遠懸旗令退，登雲不從，敢死隊方燬礮，而日兵逼之急，登雲礮擊日軍稍退，而臺方燬，不復能近岸。艇亟退，而巨石盤空下，當泊艇處，墜水激波，入空際，退稍緩，人艇並碎矣。登雲避敵兵，繞島北入口，謁汝昌，覆命。汝昌獎之。正月十五日，南臺陷，戴宗騫棄臺走，汝昌恨極，親追捕之，置諸劉公島，痛責之，宗騫畏罪，仰藥死。汝昌雖爲統帥，而扼於閩人不用命，汝昌已懷死志，事浸急，閩人相向泣，有先期乞病離島者，是夜大風雪，礮或凍裂，汝昌悉拘沿岸民船毀之，防資敵也。二月初八日，日軍艦悉攻東口，南北岸已爲敵據，軍艦殊危，仍悉力守東口，日艦屢以深夜竊進。第三夜，日艦猛攻定遠，受重傷，汝昌命駛東岸，俄沈焉，全軍大震，軍律盡弛，兵士皆昌言向統帥乞生路，汝昌佯不聞。既登岸，島民跪求息戰。

汝昌拒之，自登靖遠巡海口，而日軍乘夜攻燬來遠威遠二艦，餘軍益震恐，兵民環踞岸左，丐餘生，官弁哀請罷戰，不可，則遙詈汝昌，汝昌弗顧也。兵弁多思逃，汝昌命登雲監之，汝昌與護軍統領張文宣，皆主人船同盡之議，登雲主之尤力，而諸將無願効死者，敵艦猛攻東北口，以五艦闖東口至鹿角嘴，諸艦紛逃，無還擊者，福龍艇暨白旗乞降，蔡廷幹被虜，諸艦無一免者。登雲以雷艇奔煙臺，日艦吉野追之急，乃繞崆峒島芝罘山外，西駛奪灘毀艇而逃，敵礮遙轟之，登雲欲自戕，餘兵拽之奔岸，脫之海外，汝昌憑孤島，士無鬪心，仰藥以殉，諸將生降，威海之師燬焉。

割臺記

羅惇巖

臺灣舊隸福建，稱臺灣府，後設臺灣道，光緒乙酉，建行省，升淡水廳爲臺北府，設巡撫駐焉。閩浙總督實兼領臺灣，劉銘傳爲巡撫，振興百務，鐵路商輪屯墾，開礦，新政備舉，今日人所經營盡美者，皆本銘傳之舊，以爲擴張者也。邵友濂繼爲巡撫，而中日方失和，海疆戒嚴，乃命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廣東南

澳鎮總兵劉永福，率所部防臺，永福增募兵，仍稱黑旗。中法之戰，永福起於越南，以黑旗兵屢挫法軍，唐景崧獨身走越南招之。中法和議成，粵督張之洞薦授總兵，駐欽州。唐景崧以法越罷戰後，由吏部主事授臺灣道，旋擢藩司，朝廷方倚景崧知兵，而提督李本清與之交惡，遂求去，以提督綦高會代守滬尾，旋復以提督廖得勝代高會，兩月之間，滬尾三易將矣。援朝鮮之師既敗，遼東城邑相繼陷，友濂書生，不知兵，密求樞府內調，朝廷亦以景崧才，付以兵事，乃以景崧署巡撫，而調友濂撫湘。景崧與永福共事於越南後，積不相能，景崧既署撫，乃移永福軍臺南，景崧自任守臺北。日兵艦攻澎湖媽祖宮，守將擊之，傷其兩艘，日人將攻文良港，而先攻媽祖宮，以牽綴華軍，使不爲備，乃潛登文良港。澎湖至臺北電綫中斷，日軍遂佔澎湖，海道中梗，軍械之購自外洋者盡爲日奪，臺灣乃孤懸矣。時更有李文奎之變，文奎故直隸游匪，從淮軍渡臺，充撫轅親兵，副將方某爲武巡捕，以文奎犯令革退，轉事中軍黃翼德，充什長。翼德募兵於粵，方某署中軍，復以事革文奎，文奎乃大恨。其黨徒徧城中，及署內外，思

伺隙報之。景崧堵余某內渡，文奎率黨劫其裝於道，護勇逃歸署，文奎追之，方副將自撫署出，文奎徑斫其顛，反奔入門，踏而斃。中軍護勇內應，爭發槍，景崧遣差官出視，及儀門中刃返，叛徒將人殺景崧。景崧出，叛兵猝見，巡撫懼焉，斂刃立，並告無事，景崧慰之，以文奎徒黨衆，因令文奎充營官以安之。楊岐珍率所部入援，與叛軍對擊，傷居民十餘人，景崧命止之，以文奎募緝捕一營屯基隆，而張示別緝殺方副將之賊，爲掩飾計，將領多離心，兵浸驕不可制矣。及割臺議起，臺灣舉人以會試在都，上書力爭，不報。割臺信益急，主事邱逢甲建議自主，臺民爭贊之，乃議建民主國，開議院，製藍地黃虎國旗，議戴景崧爲總統。四月和議成，卒割臺灣。朝命景崧率軍民內渡，臺民乃決自主，上臺灣民主國總統印綬於景崧，鼓吹前導，紳民數千人，詣撫署，景崧朝服出望闕九叩首，謝罪，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卽撫署爲總統府，電告自主，有遙奉正朔，永作屏藩語。命陳季同介法人求各國承認自主，皆不答。設內外部軍部以下各大臣，省官不願留者，聽其內渡，提督楊岐珍等，歸於福州。日本兵艦大集，先攻基隆。

吳國華守三貂嶺，遇日偵探隊，擊之，斃日兵官一，營官包幹臣奉命來助戰，奪日兵官首級以歸，遽報大捷，吏民皆賀。國華方逐日軍，遽回兵追幹臣，日軍遂佔三貂嶺，分統李文忠等方會師援基隆，而日軍已大集，文忠等戰皆敗。景崧命黃義德屯八堵，爲胡友勝後援，義德遽馳歸，詭言獅球嶺已失，八堵不能駐軍，日人懸金六十萬購總統頭，故馳歸防內亂，景崧不敢詰也。是夜義德所部軍索饜，大譁，翌晨，日軍佔獅球嶺，城中驚擾，幕客熊瑞圖請退守新竹，巡捕吳覲庭以槍擬瑞圖，禁之言。傍晚，潰兵爭入城，客勇士勇互鬪，屍徧地。總統府火發，景崧微服挈一子，妾易男服，雜逃民中，竄出城，附英輪至於廈門。游兵大掠三日，日軍尙未至，德商畢狄蘭以書告日軍，乃以兵來收城，景崧歸老於鄉。庚子，勤王軍謀起事漢口，約景崧舉事於桂林，漢口事敗，亦無發景崧者。光緒壬寅，客死廣州。劉永福守臺南，臺北旣陷，鎮道以下官吏，相繼內渡，臺民上民主總統印，綬於永福，永福不受，仍稱幫辦，設防守，部署稍定，而日兵艦至，窺安平口，永福自擊日艦，幾沉之。日軍攻新竹，相拒月餘，大小二十餘戰，互有傷亡。日

人購奸民導僻徑抄臺軍後路，分統楊紫雲戰歿。吳彭年赴援不及，乃守大甲溪。義民長徐驥之軍，爲日軍追入深箐中。徐驥繞出其後擊之。日軍礮無所施，大敗。獲日兵數十。時庫帑旣匱，僅恃鈔票爲挹注。軍饟益不支。永福先遣員渡廈門求款，並電乞沿海督撫助饒，絕無應者。饒絕械罄。永福憂惶無策。臺南土匪爲內間，引日軍深入。匪集愈衆。日軍用爲前鋒。吳彭年伏兵大甲溪，候日軍至，猛擊之。日軍敗渡河。徐驥伏兵乘其半渡，奮擊之。日兵大敗。七月，日大隊攻大甲溪，相持未下，忽譁傳大營陷。軍皆驚退。蓋新楚軍統領李惟義奉命爲後援。日軍以金昭土匪冒稱日軍襲之。惟義驚遁。營遂潰。前敵乃大挫。袁錫清力戰死之。日軍據大甲溪。永福令諸軍嚴守彰化。徐驥屢以伏兵撓日軍。義民亦迭起抗之。日軍屢窘，多傷亡。日軍仍利用土匪導攻八卦山。吳彭年死守，力竭殉之。日軍奪八卦山，俯瞰彰化城。彰化降。日軍連陷雲林苗栗二縣。進逼嘉義。誤入山谷，民團林義成等塞谷口盡殲之。臺南山谷險阻，深菁叢雜，民團潛伏。遇敵猝起。日軍不習地勢，屢戰恆敗。臺北臺中各城邑，聞臺南義聲，皆思奮。

起，圖恢復。日大軍乃嚴備之。臺南援絕饑竭，相持數月，軍皆飢困。日軍以全力攻臺南。徐驤等尙力戰，驤每戰必居前敵，卒中礮死。嘉義守將王德標以地雷達日營，夜半地雷發，日軍死七百餘人。日軍驚退，以死將士多，大憤，聚巨礮猛轟嘉義，破之。僅餘臺南孤城，永福猶死守。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貽書永福，謂公以孤軍持絕地，數月不下，公已無負於臺民，今困守孤城，尺地以外，皆敵軍，徒傷民命何益，倘率所部去臺，當以禮送公去。永福拒之，詞甚峻。日軍乃大攻城。永福自發礮殪日軍數十人，相持數日，城中軍饑甚，譁潰，土匪盜起，奪城，迎日軍。永福逃登德國商輪，日兵大索四次不獲，蓋德人深佩永福，秘藏之也。永福內渡至廈門，旋歸於廣東之欽州。永福守臺南數月，以饑精並絕而敗，世猶諒之。

琉球國紫巾官向德宏稟稿光緒五年五月

具稟琉球國陳情孤臣紫巾官國戚向德宏，爲泣血呼天立救國難事。竊照本年閏三月，有漂風難民來閩，據稱敝國業於本月間被日本滅亡，聞信之

下，心神迷亂，手足無措，業經瀝血具稟閩省各大憲在案。爾時卽欲躬赴憲轅，叩懇救難，但恐事益彰露，轉速非常之禍，乃著蔡大鼎等先行北上，密陳苦情，當蒙中堂恩准，速爲函致總理衙門定奪，並承道憲鄭傳示訓詞，宏等感涕零，焚香碰頭。詎於四月十七日，倭回閩商交到敵國王世子密函，內云業於本月初三日有日本內務大書記官松田道之率領官員數十名，兵丁數百名到疏，咆哮發怒，備責國主何以修貢天朝等事，又不從日諭，乃敢籲請天朝勸釋，如此行徑，甚屬悖逆，應卽廢藩爲縣，現雖合國君臣士庶，誓不甘心屈服，而柔弱小邦，素無武備，被其兵威脅制，國主萬不得已退出城外，舉國驚駭。松田又限定日期，欲敵國主赴日候令，當有官民人等再三哀請，敵國主染病臥牀，乞免赴日，松田不允。敵世子思欲延緩日期，以待天朝拯救，已於閏三月間前抵日京，具稟日國政府，號泣哀懇，暫緩敵國主赴日之期，該政府不允所請，敵世子擬卽稟明欽差大臣，而日人查禁甚嚴，不能通達消息，不得已託閩商帶回密函，飭宏迅速北上，瀝血呼天，萬勿刻緩，如不能收復，惟有絕食而死，不能辱

國負君，淚隨筆下。宏泣讀之餘，肝膽幾裂，痛不欲生。溯查敵國自前明洪武五年隸人版圖，至天朝定鼎之初，首先效順，納款輸誠，疊蒙聖世懷柔，有加無已。恪遵大清會典，間歲一貢，罔敢愆期。不意光緒元年，日本禁阻進貢，又阻慶賀。皇上登極各大典，當卽具備情由，百般懇請，該日本不肯允准。敵國主特遣宏等捧咨赴閩陳明，荷蒙福建督撫列憲具奏，欽奉上諭：『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卽傳示出使日本大臣，相機妥籌辦理。欽此。』欽遵在案。嗣於欽差大臣抵任之日，敵國駐日法司官等屢次瀝稟，懇求設法，節蒙欽差大臣與日國外務省剴切理論，冀可勸釋。詎料日人悍然不顧，竟敢大肆凶威，責滅數百年藩臣之祀，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宏等有何面目，復立天地之間。生不願爲日國屬人，死不願爲日國屬鬼，雖糜身碎首，亦所不辭。在閩日久，千思萬想，與其曠日持久，坐待滅亡，曷若薙髮改裝，早日北上，與其含垢忍辱，在琉偷生，不如呼天上京，善道守死，合國臣民及商人鄉農，雪片信至，催宏上道，效楚國申包胥之痛哭，爲安南裴伯耆之號求，用敢不避斧鉞，來津呼泣，伏維中堂威惠播於天下，

海島小邦，久已奉若神明，必能體天子撫綏之德，救敵國傾覆之危，籲請據情密奏，速賜拯援之策，立興問罪之師，不特上自國主，下及臣民，世世生生，永戴皇恩，憲德於無既，卽日本欺悖之志，亦不敢復萌，暹羅朝鮮越南臺灣瓊州，亦可皇圖永固矣。再此番北上情節，應先稟明閩省各大憲，再行啟程，祇恐枉需時日，緩不濟急，故敢星夜奔馳，徑趨相府，犯法之罪，諒不容辭，宏等在上海聞得日本之黨，密防敵國來華請救，遇必拏捉，宏等爲此薙髮更服，延邀通事等同伴，以作貿易赴京，然謠多言雜，心怯神迷，且風土不悉，飲食艱難，可否恩賜保護憐察，或可有人照料，以全孤臣，臨詞苦哭稽顙，延頸待命之至，須至稟者。

琉球國紫巾官向德宏二次稟稿 光緒五年六月

具稟琉球國陳情孤臣紫巾官國戚向德宏，爲感泣瀆稟求解倒懸事。竊宏於五月十四日冒叩相府，泣懇救難，經蒙憲諭，准爲辦理，復荷憲恩體卹，憐念孤臣，格外矜全，飭爲安插善地，常加存問，美領事又敬傳恩諭，下情感激，形於夢寐。惟敵國自光緒元年間慘遭日本阻貢，敵國主命宏齋咨赴閩，陳明國

難，稟請督撫列憲大人，據情具奏，復飭宏即日進京，匍籲當於光緒三年五月十四日，奉到上諭：『着何丁飭令統行回國，毋庸在閩守候，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以致宏不能陳情北上，請旨定奪，又不能早叩相府，預請設法辦理。虛延歲月，致日本無所顧畏，大肆憑陵，派官派兵，前來敝國，將敝國主驅出城外，將敝世子擁去，國危君辱，皆宏不能仰副敝國主進京叩叩之命所致。回憶宏齋咨赴閩時，敝國主臨行泣諭，何啻倒懸，望解之情，慘迫急切，宏乃稽閩日久，迄無成事，誤國誤君，已屬死有餘罪。近承美領事交閱西報，中有敝國主被日迫赴日京，革去王號，給予華族從三品職，着令歸國，敝世子留質日京等語。伏思敝國主忍辱至此，無非以敝國素無武備，難與抗拒，故暫屈辱其身，上以延敝國一綫之命脈，下以全敝國百姓之生靈，斷非甘心容忍，屈從倭令，其所以慙慙屬望於宏，冀能籲請天朝拯救，知猶是飭宏齋咨赴閩時，慟哭望援之心也。儻宏仍復需時曠日，坐失事機，敝國主臥薪嘗膽，宏乃苟活偷安，真爲罪上加罪，爲此不揣冒昧，再行稽首相府。前月中堂據情密奏之後，大皇帝

允否興師問罪？日人之在敵國者，如何驅逐？敵世子可否召入內都，詳察被難之苦情？泣求恩示端倪，如得興師問罪，卽以敵國爲鄉導，宏願充先鋒，使日本不敢逞其兇頑。宏於日國地圖言語文字，諸頗詳悉，甘願効力軍前，以洩不共戴天之憤，或頒兵敵國，堵禦日本，如前明洪武七年間命臣吳楨率沿海兵至琉球防守故事，使日本不敢萌其窺伺。敵國官民仰伏天朝兵威，必能協力齊心，盡逐日兵出境，自無不克者。愚瞽之見，是否有當，統懇立賜裁決施行，則敵國上自國主，下及臣民，世生永沐皇恩，憲德於無既矣。臨詞苦哭，惶恐待命之至，須至稟者。

向德宏登覆寺島來文節略光緒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到

六月二十一日，琉球紫巾向德宏准鈔日本寺島外務大臣來信，遵諭謹將逐件詳細修陳開列於左，仰祈憲鑒。

一、日本謂敵國屬伊南島，久在政教之下，引伊國史謂朝貢日本事實，在中國隋唐之際，此謊言也。考敵國在隋唐時漸通中國，嘗與日本朝鮮暹羅爪哇緬

甸通商往來，至明萬歷間，有日本人孫七郎者，屢來倭國互市，頗識地理，因曰：本將軍秀吉著有威名，孫乃緣秀吉近臣說秀吉曰：儻赴琉球告以有事於大明，彼必來聘，秀吉聽之，致書琉球，略曰：『我邦百有餘年，羣國爭雄，予也誕降，以有可治天下之奇瑞，遠邦異域，款塞來享，今欲征大明國，蓋非吾所爲，天所授也。爾琉球宜候出師，期明春謁肥前轅門，若懈愆期，必遣水軍悉鑿島民。』倭國懼其威，因修聘焉。若據日史所言，則倭國隋唐時已屬日本，何以至大明萬歷年間尙未入聘，其言之不實，不辨自明矣。國史附會，何所不至，至引所載太宰府遣使於南島以下云云，安知非日本人在倭國爲市者將倭國地圖畫歸，送呈日使館，故鋪揚而張大其說乎？且赤木爲倭國地產木，至今尙無進與日本，如當隋唐時有貢，何今日反無之，事隔千餘年，久遠無稽，日本任意捏造，那有窮乎？

一、倭國距閩四千里中，有島嶼相繚互，八重山屬島近臺灣處相距僅四百里，志略所謂去閩萬里中道無止宿之地者誤也。距薩摩三千里中，有島嶼相繚

敵國所轄三十六島之內，七八島在其中，萬曆三十七年被日本占去五島，亦在其中，志略所謂與日本薩摩州鄰，一葦可杭者誤也。今日本以敵國當薩摩州一郡邑，謂久屬伊南島，實屬混引無稽之詞，成此欺人之譚。

一，敵國世紀載開關之始，海浪汜濫，時有男名志仁禮久，女名阿摩彌姑，運土石植草木以防海浪，穴居野處，是爲首出之君。迨數傳而人物繁殖，智識漸開，間出一人，分羣類，定民居，稱天帝子，天帝子三男二女，長男稱天孫氏，爲國君始，二爲按司官始，三爲百姓始。長女爲君君，次女爲祝祝，均掌祝祭之官。天孫氏傳二十五世爲權臣利勇所弑，浦添按司名尊敦者，起兵誅利勇，諸按司推戴尊敦爲君，卽舜天王。舜天王父源爲朝，乃日本人，遭日本保元之亂，竄伊豆大島，嗣復浮海至琉球，娶大理按司之妹，生尊敦，卽舜天王也。自舜天王至尙秦王，凡三十八代，中間或讓位於人，或爲所奪，如此者幾易五六姓，舜天王之統，三世已絕矣。察度王洪武年間賜琉球名，巴志王永樂年間賜姓尙，至尙泰王或雖有嗣承，同係天朝賜國號受姓之人，尙泰王之祖尙圓王，伊平屋島之

人，乃天孫氏之裔也。日本何得認爲日本之後耶？總歸時異世遷，斷不能妄援荒遠無稽之論，爲此神人共憤之事。如按此論，則美國百年前之君爲英吉利人，刻下英吉利能強要此美國之地乎？地球內如美國者極多，紛紛翻案，何有窮乎？

一、尙寧王被擒事固有之，蓋因豐臣氏伐朝鮮之後，將搆兵於大明，以倣國係日本鄰邦，日本前來借兵糧，倣國不允所請，日本強逼甚嚴，尙寧更不承服。嗣後義久召在薩摩球僧，親諭日本形勢，還告尙寧王，速朝德川，尙寧王不從，遂被兵。尙寧王爲其所擒，此逼立誓文之所由來也。厥後歲輸八千石之糧於薩摩，以常納款，此蓋尙寧王君臣被困三年，不得已屈聽之苦情也。今據日本伐朝鮮事，蓋不便以騷擾中國爲言耳，然事在明萬曆三十七年，是時倣國久已入貢中朝，卽以所逼誓文法章而言，亦無不准立國阻貢天朝之事。且天朝定鼎之初，倣國投誠效順，迄今又二百餘年，恪遵會典，間歲一貢，嗣王繼立，累請冊封，日本向來亦稱琉球國中山王，甚爲恭順，皆無異說。乃自同治十年以來，

謬改球國曰球藩，改國王曰藩王，派官派兵前來，此乃起岬天朝之所由來也。一，神教則自君君祝祝掌祭祀之官時，倭國已有神教，據云鳥祀伊勢大神等出自日本，不知倭國亦祝關聖觀音土地諸神，何嘗出自日本也。

一，風俗則倭國冠婚喪祭均遵天朝典禮，至席地而坐，設具別食，相沿已久，亦天朝之古制，經典詳載也，焉知非日本之用我球制乎？如日本以古制私爲己物，則日本亦可爲天朝之物矣。至云蒸饗用伊小笠原氏之儀，尤爲無據，如按此論，亦可云小笠原氏之儀乃引用倭國之儀矣。

一，四十八字母，倭國傳自舜天王，舜天王雖日國人所生，然久已三傳而絕，何得據此爲日本之物，且倭國亦多用漢文字，並非專用四十八字母也。如以參用四十八字母爲據，則日本之向用天朝漢文，不止四十八字母者，日本亦可爲天朝之物矣，有此牽強之理乎？

一，言語，倭國自操土音，間有與日本相通者，係因兩國貿易往來，故彼此耳熟能道，若未經與日本通商，則日本不能通倭國人之言語，倭國亦不能通日本

人之言語。據日本以倣國稱國爲『屋其惹』爲『冲繩』形似浮繩，故曰冲繩。始祖天孫氏，天孫氏天帝子所生，非日本人也。此言語與日本何涉，不待辨而誤見矣。如按此論，則日本能操倣國言語，倣國亦可云日本爲倣國之物也。

一、日本謂倣國有饑則發帑賑之，有仇則興兵報之，以爲保庇其島民，此語強孰甚焉。倣國荒年雖嘗貸米貸粟於日本，而一值豐年，便送還清楚無短欠，在日本祇爲郵鄰之道，在倣國祇循乞糴之文，如卽以此視爲其島民，則泰西各國近年效賑天朝山西地方，以及天朝商人之施賑奧國，則天朝可爲泰西之地耶？奧國可爲天朝之地耶？至臺灣之役，彼實自圖其私，且將生端於琉球，故先以斯役爲之兆，何嘗爲倣國計哉？倣國又何樂日本代爲啟衅哉。

一、日本謂倣國體國政，皆伊所立，倣國無自主之權。夫國體國政之大者，莫如膺封爵，錫國號，受姓奉朔，律令禮制諸鉅典，倣國自洪武五年入貢冊封中山王，改流求國號曰琉球，永樂年間賜國主尙姓，歷奉中朝正朔，遵中朝禮典，用中朝律例，至今無異，至於國中官守之職名，人員之進退，號令之出入，服制

之法度，無非敵國主暨大臣主之，從無日本干預其間者。且前經與佛米蘭三國互立約言，敵國書中皆用天朝年月，並寫敵國官員名，事屬自主，各國所深知，敵國非日本附屬，豈待辨論而明哉。

代李伯相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光緒五年）

薛福成

橘山尊兄太師閣下，正月杪，裁復寸函，旋於二月間接到客臘望日惠書，反覆於邦交一事，推究得失，剖晰情勢，忠謨碩畫，傾佩無涯。比諗頤養脩齡，平章大政，保疆禦侮，措注咸宜，至爲企頌。承示日本與貴國交涉各節，倭人性情，桀驁貪狡，爲得步進步之計，貴國隨時應付，正自不易。客歲駐倭公使何侍講來書，屢稱倭人倩爲介紹，願與貴國誠心和好，兩無虞詐。鄙人思自古交鄰之道，因應得其宜，則仇敵可爲外援；因應未得其宜，則外援可爲仇敵。倭人之言雖未必由中，尙冀迎幾善導，杜彼爭端，永相輯睦，是以曾寓書奉勸，勿先示以猜嫌，致令藉爲口實也。近察日本行事乖謬，居心叵測，亟宜中爲之防，有不能不密陳梗概者。日本比年以來，宗尙西法，營造百端，自謂已得富強之術，然因此致

庫藏空虛，國債纍纍，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圖以償所費。其疆宇相望之處，北則貴國，南則中國之臺灣，尤所注意。琉球乃數百年舊國，並未開罪於日本，今春忽發兵船，劫廢其王，吞其疆土，其與中國與貴國，難保將來不伺隙以逞。中國兵力餉力，十倍日本，自忖可以制之，惟嘗代貴國審度躊躇，似宜及此時密修武備，籌餉練兵，慎固封守，仍當不動聲色，善爲牢籠，凡交涉事宜，恪守條約，勿予以可乘之端，一旦有事，則彼曲我直，勝負攸分。第思貴國向稱右文之邦，財力非甚充裕，卽令迅圖整頓，非旦夕所能見功。近聞日本派鳳翔日進兩戰艦久駐釜山浦外，操演巨礮，不知何意，設有反覆，中國卽竭力相助，而道里遼遠，終恐緩不及事。尤可慮者，日本廣聘西人，教練水陸兵法，其船礮之堅利，雖萬不逮西人，恐貴國尙難與相敵。況日本詔事泰西諸國，未嘗不思藉其勢力，侵侮鄰邦，往歲西人欲往貴國通商，雖見拒而去，其意終未釋然。萬一日本陰結英法美諸邦，誘以開埠之利，抑或北與俄羅斯句合，導以拓土之謀，則貴國勢成孤注，隱憂方大。中國識時務者，僉議以爲與其援救於事後，不如代籌

於事前，夫論息事寧人之道，果能始終閉關自守，豈不甚善；無如西人恃其慄銳，地球諸國，無不往來，實開關以來未有之奇局，自然之氣運，非人力所能禁遏。貴國既不得已而與日本立約通商，各國必從而生心，日本轉若視爲奇貨，爲今之計，似宜用以敵制敵之策，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爲謀，廢滅琉球一事，顯露端倪，貴國固不可無以備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西人也，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與西人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餘。泰西通例，向不得無故奪滅人國，蓋各國互峙爭雄，而公法行乎其間，去歲土耳其爲俄所伐，勢幾岌岌，迨英奧諸國出而爭論，俄始斂兵而退，向使土國孤立無援，俄人已獨享其利矣。又歐洲之比利時丹馬，皆極小之國，自與各國立約，遂無敢妄肆侵陵者，此皆強弱相維之明證也。且越國鄙遠，古人所難，西洋英德法美諸邦，距貴國數萬里，本無他求，其志不過欲通商耳，保護過境船隻耳。至俄國所據之庫頁島綏芬河圖們江等處，皆與貴國接壤，形勢相偪，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

之窺伺，而俄亦必遣使通好矣。誠及此時幡然改圖，量爲變通，不必別開口岸，但就日本通商之處，多萃數國商人，其所分者日本之貿易，於貴國無甚出入。若定其關稅，則餉項不無少裨，熟其商情，則軍火不難購辦，隨時派員分往有約之國通聘問，聯情誼，平日既休戚相關，倘遇一國有侵占無禮之事，儘可邀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鳴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無忌。貴國亦宜於交接遠人之道，逐事講求，務使剛柔得中，操縱悉協，則所以鈐制日本之術，莫善於此。卽所以備禦俄人之策，亦莫先於此矣。近日各國公使在我總理衙門，屢以貴國商務爲言，因思貴國政教禁令，悉由自主，此等大事，豈我輩所可干預？惟是中國與貴國，誼同一家，又爲我東三省屏蔽，奚啻唇齒相依，貴國之憂，卽中國之憂也。所以不憚越俎代謀，直抒衷曲，望卽轉呈貴國王察核，廣集廷臣，深思遠慮，密議可否，如以鄙言爲不謬，希先示覆大略，我總理衙門亦久欲以此意相達，俟各使議及之時，或可相機措詞，徐示以轉圜之意。從前泰西各國，乘中國多故，併力要挾，立約之時，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頗多，想

亦遠近所稔知。貴國若於無事時許以立約，彼喜出望外，自不知格外要求，如販賣鴉片烟傳教內地諸大弊，懸爲厲禁，彼必無辭。敝處如有所見，亦當隨時參酌一二，以盡忠告之義。總期於大局無所虧損。夫政貴因時，治期可久，知己知彼，利害宜權；用間用謀，兵家所尚；惟執事實圖利之緣，迭奉來函，諄諄於交鄰保境之道，用敢不憚覲縷，密布腹心，復候起居，書不盡意，某頓首。

上張尙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

薛福成

昨讀大疏，圓暢修潔，布置井井，而見幾之明決，籌辦之迅速，亦爲中外意料所不及。私衷企佩，匪可言喻。退而就事理之曲折，反覆思之，此舉以順討逆，以強制弱，必可迅速成功。所慮者，日本兵船先到耳。日本外務卿井上馨素饒謀略，秩望較崇，有便宜行事之權。今年朝鮮與西洋各國立約，中國不使與聞，彼已深懷忌恨。萬一此次乘朝鮮內亂，逞其狡謀，以與中國爲難，甚屬可虞。不能不豫爲之防也。然猶可冀幸者，日本海道彎環紆曲，井上馨由東京起程，非十餘日不達朝鮮，不若中國兵船由煙臺東駛之捷也。儻倭艘與華輪後先偕到，或

雖先到數日而稍有觀望，未及肆毒，猶可措手。中國宜於此時，飆馳電發，爲朝鮮速定內變，內變定而日本無能爲矣。今聞揚威超勇威遠三船，已同時起碇，似宜速告吳軍門，不必俟南洋兵船之會集，可先率一二營東渡，直指朝鮮都城，其餘泰安湄雲登瀛洲澄慶等船，及招商局船之運陸兵者，陸續進發，一則迅赴事機，取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則使日本朝鮮見我軍絡繹不絕，莫測其多寡之數，此兵法所謂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也。夫朝鮮之亂，已逾半月矣，近日消息，尙無所聞，若彼但幽其王，奪其柄，未敢顯拒王師，王師旣到，宜爲書聲明，專討亂黨，違命啟釁之罪，檄召李昰應赴兵船問狀，彼如挺身來前，或歸罪他人，或飾辭狡辯，宜一概勿理，不動聲色，暫予羈留，先以威遠一船，載送來華，致之京師，聽候朝命。其大隊官兵，暫駐朝鮮，爲之捕誅亂黨，不數日而大事可立定，此善之善者也。若李昰應伏匿不出，亦不顯然抗拒，宜以代禦外侮爲名，引兵疾入王京，擇地駐營，然後爲之捕治亂黨，嚴究主使，仍遣人開導昰應，諭以出則貸其重戾，不出則罪其親族，彼懾於兵威，不敢不出，出則選精卒衛送兵

船，運赴中國。若彼畏罪出奔，而亂黨不時出沒，官軍一到，彼勢自衰，可卽擒誅。餘黨檄數昱應罪狀，布告遠近，俾所在郡縣執之以獻，敢有藏匿者罪之。抑或竟挾王出走，國都無主，宜以大軍代守王京，分兵邀截要路，稍以精卒驅其後，馳檄解散其脅從，亦許昱應束身歸罪，待以不死，敢有傷損及王者，罪不赦。若此，則彼勢孤黨散，亦必自敗，無足深慮也。抑或彼竟肆然罔忌，矯朝鮮王之命，驅煽徒黨，授兵登陴，力與我抗，朝鮮之民，久已不覩兵革，一聞雄師壓境，火器精利，莫不氣餒心怯，揆彼輿情，必莫肯爲之用也。是宜嚴兵城外，作欲攻圍之勢，仍檄諭闔城官民，示以爲彼除害，不忍玉石俱焚之意，責以擒獻罪人，卽一切勿有所問，不出三日，內變必作，蓋順逆之理，強弱之勢，固如此也。若夫罪人既得，或未及致之中國，而亂黨有劫奪之慮，不能不宜從事，則臨以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賜之死可也。雖國王不能爲請也。或罪人既在兵船，而倭人有邀截之意，則慮之不可不周，定計宜密，措注宜速，鼓輪疾駛，徑入大沽可也。雖其黨未必及謀也。然福成所總總過慮者，則恐日本兵船先到，而井上

擊以狡毒之計行之也。蓋日本之睥睨朝鮮，非一日矣。若井上馨遽以兵船入其國都，或剪除亂黨，而并廢其王，或與李昰應相合而行廢立之事，或執昰應送東京，藉以市德於朝鮮，此三者皆非中國之利也。夫使其剪除亂黨而并廢王也，日本必立其素所親厚者爲王，留兵久駐，號稱保護，漸收權利，爲蠶食鯨吞之計。然彼大勢未定，而中國兵船倏至，亦非其意計所及。中國宜乘此時據理力爭，必使前王復辟而後已。彼見衆心不附，公理不與，而中國兵力又較盛也，必有所怯而徐示轉圜，倘中國持之稍緩，則事機一失，後悔難追矣。如其與亂黨合而行廢立之事也，則其意將厚其毒而取之。中國宜專以討亂爲辭，直逼朝鮮。若日本出而排解，告以中國屬藩之事，不願他國與聞，朝鮮官民見我勢壯氣盛，必有應之於內者。如其執送昰應於東京也，日本必張大其辭，夸示諸國，以謂朝鮮朝貢中國二百餘年，未獲纖毫之助，此次削平內難，必待日本爲之出兵，顯以形中國之短，隱以責朝鮮之報，非多索口岸，卽更立新約，此中國所病也。然猶幸我軍隨後卽到，可以有辭，宜致謝日本曰：朝鮮係中國屬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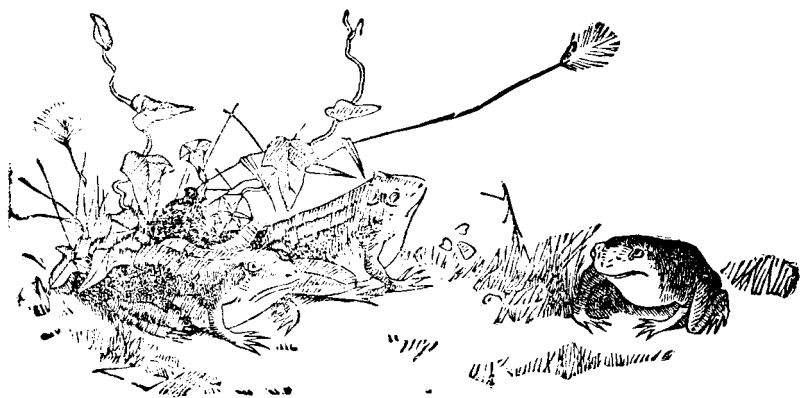
貴國篤念交誼，代平其亂，感謝弗諼。然貴軍勞苦可念，搜除亂黨之事，當由中國任之。如此，則稍杜倭人之口矣。凡此數端，皆隨其機而應之，庶稍化後着爲先着。萬一倭軍雖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觀釁，或專理論使館被燬之事，必尙相持未決。中國宜遣使以溫語撫綏倭人，許以亂平之後，諸事可代爲清理，仍出其不意，引軍疾入王京。既踞上游，則百務可代朝鮮主持矣。日本館人被殺，必索抵償，自不妨以捕斬亂黨爲抵償人命之用，所謂一舉兩得者也。大抵數千里外，軍情敵勢，瞬息千變，原非可豫爲揣測。然相機利導之方，大旨固不離其宗。倘於函致吳軍門時，授以機宜，或有裨益，是否有當，伏惟裁擇。六月二十九日福成謹上。

光緒八年夏六月初九日，朝鮮內亂，日本使館被燬，倭使花房義質奔還其國。十七日，日本議遣尙書井上馨督兵船駛往朝鮮，制府張公接閱電信，謀之幕僚，欲函請總理衙門奏明請旨發兵往援。余謂輾轉籌商，往反之間，已五六日，若倭兵先到朝鮮，彼且虜其王而踞其都，如琉球故事，事機得

失，間不容髮，請發超勇揚威威遠三兵輪，即日東駛，仍函商總理衙門，續發陸軍前往，制府頗以爲然，遣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督帶超勇等三艘，以二十五日起程，又豫調南洋及招商局輪船以備運送陸兵，於是丁汝昌等以二十七日辰刻抵朝鮮之仁川口，而倭軍亦於是日未刻有一艘先到，僅遲半日耳。見我兵船已先在，爲之奪氣，遂不敢動，倭官與丁軍門等以禮相見。二十八日，日本續到三艘，共水陸兵一千數百名，花房義質以兵五百人駐王京，與朝鮮議約，開列多款，百端要挾，適總理衙門亦奏明派提督吳公長慶率淮軍六營繼往，余遂於二十九日上是書，制府韙之，寄致軍前，酌度遵辦。我軍以七月初八日抵朝鮮之南陽府，吳軍門接到此議，閱之大喜，與丁提督馬道密商，意見相同，決計遵行，是時倭使與朝鮮大員連日會議，相持未決，頗肆咆哮，朝鮮偵知我大軍將到，拒之益堅，倭使於初十日挈其衆悻悻出王京，示將決裂也。馬道馳詣倭船，告以同心討亂之意，而吳軍門遽於十二日親率大軍疾馳至王京駐營，倭使不虞我軍之突入也，又自覺兵

少而勢孤也，深悔出京之失計，然已無可奈何，遂與朝鮮成約尋盟而退。惟李昰應尙盤踞王宮，亂黨數千，日夜營造兵器，內外勾結，禍且不測。吳丁馬三君密定機宜，十七日巳刻，共入王京，往拜李昰應，以禮周旋，申刻，昰應來營答拜，與之筆談，延至日暮，以計遣其從者，丁汝昌親率小隊以肩輿擁李昰應就道，冒雨夜馳百二十里。十八日，至南陽海口，卽上登瀛洲兵輪，鼓輪疾駛，解送天津，吳軍門親督所部宵攻亂黨，盡殲其渠，朝鮮之亂乃定。壬午八月識。

此事樞紐，全在赴機迅捷，時則余友黎君蕤齋爲出使大臣駐日本，偵得確音，急遞密電，制府得與僚吏熟籌，豫爲之備，罔誤機宜，余於是役頗盛稱蕤齋爲首功，惜乎制府奏事匆促，未及特筆爲之表章，然其功自不可掩也。又識。



九 光緒帝與慈禧

記咸豐季年載垣端華肅順之伏誅

薛福成

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皆於咸豐初年襲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領侍衛內大臣，而端華同母弟肅順，方爲戶部郎中，好爲狹邪遊，惟酒食鷹犬是務，無所知名。五年夏，官軍既克馮官屯，剿滅粵賊之北犯者，載垣端華漸以聲色惑聖聰，薦肅順入內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與論天下事。三奸盤結，同干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皆拱手聽命，伴食而已。惟軍機大臣大學士柏蔭，資望既深，性頗鯁直，不甚遷就，三奸畏而惡之。戊午科場之獄，竟置柏相大辟，蓋三奸以全力羅織之，欲以樹威。於是朝臣震悚，權勢益張矣。肅順又借鑄錢局一事興大獄，戶部司員皆褫職逮問，京師自搢紳以至商店，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肅順次骨。肅順恃寵而驕，陵轍同列，是時周文勳公祖培，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而肅順亦爲戶部尙書，同坐堂皇判牘，一日，周相已畫諾矣，肅順佯問曰：『是誰之諾也？』司員答曰：『周

中堂之諾也。』肅順罵曰：『唉！若輩憤憤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烏知公事。』因將司員擬藁，盡加紅勒帛焉，並加紅勒帛於周相畫諾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諸大臣亦往往受其侵侮，無不飲恨於心，而唯諾維謹。惟大學士翁文端公心存引疾乞退以避之。十年七月，英吉利法蘭西兵船犯大沽，陷東西礮臺，入天津，逼通州，焚圓明園，肅順方以協辦大學士兼步軍統領，與載垣端華同勸上舉木蘭秋獮之典，巡幸熱河。熱河行宮本湫隘，內外禁防不甚嚴，三奸益得出入自便，導上娛情聲色，實爲希寵攬權之計。迨和議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請回蹕，上將從之，爲三奸所尼，屢下詔改行期。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十六日，上疾大漸，召載垣等及軍機大臣至御榻前，受遺詔，立皇太子，是日辰刻，文宗顯皇帝崩。三奸輒矯遺詔與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大臣兵部尙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等共八人，自署爲贊襄政務王大臣。又擅遏禁留京王大臣恭親王等不得奔喪，自是詔旨皆出三奸之意，口授軍機處行之，多未進呈御覽，中外惶惶。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沖齡，未能親政，天步方

艱。軍國事重，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以繫人心。」三奸不悅，明日上奉皇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卽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勃然抗論，以爲不可，退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軍機處調旨駁還。然恭親王遂得於此時奔赴熱河叩謁梓宮，端華等頗不以近支視之，以爲贊襄政務之權在我，彼雖近支，何足重輕。蓋三奸中肅順尤專橫狂躁，端華之所爲，皆肅順使之，而載垣又爲端華所使，二王實皆庸憤無能，其攬權竊柄，一以肅順爲主謀云。恭親王先見三奸卑遜特甚，肅順頗蔑視之，以爲彼何能爲，不足畏也。兩宮皇太后欲召見恭親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昌言於衆，謂叔嫂當避嫌疑，且先帝賓天，皇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肅順拊掌稱善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於公論，而太后召見恭親王之意亦甚決，太監數輩傳旨出宮，恭親王乃請端華同進見，端華目視肅順，肅順笑曰：『老六，汝與兩宮叔嫂耳，何必我輩陪哉！』王乃得一人獨進見，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三奸之策，並召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密擬拿問各旨，以備到京卽發，而三奸不知也。次日，王卽請訓回京，以釋三奸之忌，兼程而行。

州縣備尖宿處，皆不敢輕居，懼三奸之行刺也。及抵京，密甚，無一人知者。先是載垣等自陳職事殷繁，實難兼顧，意在彰其勞勩，詔卽罷其所管火器健銳營，外示優禮，實奪其兵柄也。兩宮俟恭親王行後，卽下回鑾京師之旨，三奸力阻之，謂皇上一孺子耳，京師何等空虛，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贊一辭。兩宮曰：『回京後設有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駕，三奸又力阻，兩宮不允，乃議以九月二十三日派肅順護送梓宮回京，上恭送登輿後，先奉兩宮間道旋蹕。載垣端華皆扈從，於是大學士賈植、周祖培、戶部尙書沈兆霖、刑部尙書趙光、合疏稱：『我朝聖聖相承，從無太后垂簾聽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醇條奏，特降諭旨甚晰，臣等復有何議。惟是權不可下移，移則日替，禮不可稍渝，渝則弊生；我皇上冲齡踐祚，欽奉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等議定諭旨，每有明發，均用御賞同道堂圖章，共見共聞，內外皆相欽奉。臣等尋繹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鉅細，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議定，然後進呈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爲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能無後患。今日之贊襄大臣，卽昔日之軍機大

臣，向來軍機大臣事事先而奉諭旨，辨駁可否，悉經欽定，始行擬旨進呈，其有不合聖意者，硃筆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爲今之計，正宜皇太后敷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昔漢之和熹、鄧皇后，晉之康獻、褚皇后，遼之睿智、蕭皇后，皆以太后臨朝，史冊稱美。宋朝之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堯舜之譽。明代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穆宗貴妃，神宗生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維時神宗十歲，政事皆由兩宮裁決施行，亦未嘗居垂簾之名也。我皇上聰明天亶，正宜涵泳詩書，不數年即可親政，而此數年間，外而賊匪未平，內而奸人逼處，何以拯時艱？何以飭法度？固結人心，最爲緊要，儻大權無所專屬，以致人心驚疑，是則目前大可憂者。至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仍循向來軍機大臣承旨舊制，或應量爲變通，擬求敕下羣臣會議具奏，請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中外人心益深悅服矣。』會欽差大臣侍郎勝保，亦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以防權姦之專擅。十月朔，車駕至京師，將至之日，諸大臣皆循例郊迎，兩宮對大臣涕泣，縷述三奸欺藐之狀。周祖培奏曰：『何

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爲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祖培對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太后曰：「善。」乃詔解贊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親王奕訢爲議政王，從民望也。垂簾典禮，令在廷大小臣工集議以聞。先召見議政王大臣，上南面稍東席地坐，兩宮亦南面坐稍北，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上顧曰：「阿嬬，奴輩如此負恩，卽斫頭可也，請勿悲。」遂與王大臣密定計，卽另派大學士桂良、戶部尙書沈兆霖、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爲軍機大臣。初二日，恭親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載垣等已先至，尙未知解任之信，蓋三奸解任之旨及召見王大臣等，已在初一日之申酉間特命辦事處勿知會怡鄭二王，故二王皆不知，然已微有所聞，見恭親王等則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詔，復以不應召見呵止，王遜謝，卻立宮門外，俄詔下，命恭親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王捧詔宣示，載垣、端華二人厲聲曰：「我輩未入詔從何來？」王命擒出，復呵曰：「誰敢者！」已有侍衛數人來前，褫二人冠帶，擁出隆宗門，尙顧索

肩輿及從人，或告已驅散矣，遂踉蹌擁至宗人府，幽之。肅順方護送梓宮，次於密雲，逮者至，門已閉，乃毀外戶而入，聞肅順在臥室咆哮罵詈，又毀其寢門，見肅順方擁二妾臥於牀，遂械至京，亦繫宗人府。肅順瞋目叱端華，載垣曰：『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曰：『事已至此，復何言。』載垣亦咎端華曰：『吾之罪名，皆聽汝言成之。』故論者謂三凶之罪，肅順尤甚，端華次之，載垣又次之，蓋肅順之鷙悍過於二人，自忖護送梓宮，僅遲數日至京，不至有變，然使俟肅順至而圖之，彼耳目既廣，布置漸密，則措手較難矣。惟車駕至京，而卽日下詔，辦理神速，爲中外人情所不料，尤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云。廷議既上，請均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初六日，詔曰：『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爲奸，專權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卽以贊襄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爲皇太子，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兩宮皇太后而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醜條奏皇太后垂簾事宜，載垣等非獨擅改諭旨，並於召對時有伊等係贊襄朕躬，不能聽命於

皇太后，伊等請皇太后看摺，亦屬多餘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屢言親王等不可召見，意在離間。此載垣端華肅順之罪狀也。肅順擅坐御位，於進內廷當差時，出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於傳取應用物件，抗違不遵，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於召對時，辭氣之間，互相抑揚，意在搆毀。此又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均經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軍機大臣，逐條開列，傳知會議王大臣等知悉。茲據該王大臣等按律擬罪，將載垣等凌遲處死，當即召見議政王奕訢，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惠親王惇親王奕諒，醇郡王奕譞，鍾郡王奕詒，孚郡王奕誨，睿親王仁壽，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刑部尚書綿森，而詢以載垣等罪名有無一綫可原？茲據該大臣等僉稱載垣端華肅順跋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國法無可寬宥，並無異辭。朕念載垣等均屬宗支，以身罹重罪，應悉棄市，能無淚下。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權跋扈情形，謀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獨欺凌朕躬爲有罪也。在載垣等未嘗不自恃爲顧命大臣，縱使作惡多端，定邀寬典，豈知贊襄政務，皇考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

副皇考付託之重，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卽照該王大臣等所擬，均卽凌遲處死，實屬情罪相當。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尙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寬貸之中，免其肆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卽派肅親王、華封、刑部、尙書、綿森、迅卽前往宗人府空室，傳旨令其自盡。此爲國體起見，非朕之有私於載垣、端華也。至肅順之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亟應凌遲處死，以伸國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著加恩改爲斬立決。卽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刑，以爲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壽身爲國戚，緘默不言，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於載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爭，均屬辜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已久，班次在前，情節尤重。該王大臣等擬請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職發往新疆效力，均屬罪有應得。惟以載垣等兇殘方張，受其箝制，實有難與爭衡之勢，其不能振作，尙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壽卽革職，仍留公爵並額駙品級，免其發遣。兵部尙書穆蔭卽革職，改爲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均著卽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欽此。』是日載垣、端華自縊。肅順以科場鈔票兩案，無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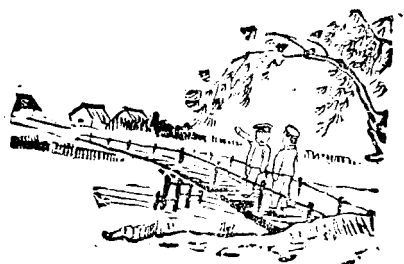
受害者尤多，都人士聞將殺肅順，交口稱快，其怨家皆駕車載酒馳赴西市觀之。肅順身肥面白，以大喪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車上，過驛馬市大街，兒童譁呼曰：『肅順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礫泥土擲之，頃之，而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將行刑，肅順肆口大罵，其悖逆之聲，皆爲人臣子者所不忍聞。又不肯跪，劊子手以大鐵柄敲之，乃跪下，蓋兩脛已折矣，遂斬之。

少詹事許彭壽疏請治奸黨，詔曰：『前因許彭壽於拿問載垣端華肅順時，請查辦黨援，當令指出黨援諸人實迹，嗣據明白迴奏，形迹最著者，莫如吏部尙書陳孚恩，最密者莫如侍郎劉琨黃宗漢等；平日保舉之人，如侍郎成琦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外間嘖有煩言。陳孚恩於上年七月大行皇帝發下硃諭巡幸熱河是否可行，陳孚恩卽有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語，意在迎合載垣等，當時會議諸臣，無不共見共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滿漢大臣中惟令陳孚恩一人免赴行在，是該尙書爲載垣等之心腹，卽此可見。黃宗漢於本年春間前赴熱河，皇考召見時，卽以危辭力阻回鑾，迨聞皇考梓宮有回京之信，該侍郎又以京城情形可慮，徧告於人，希

冀阻止，其爲迎合載垣等，衆所共知。以上二人，均屬一二品大員，聲名如此狼藉，品行如此卑污，若任其濫廁卿貳，何以表率僚屬？陳孚恩、黃宗漢均著革職，永不敘用，以爲大僚諂媚者戒。至侍郎劉琨、成琦，太僕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與載垣等雖無交通實據，而或與往來較密，或由伊等保舉，或拜認師生，衆人耳目共見共聞，何能置之不議？劉琨、成琦、德克津太、富績均著卽行革職。許彭壽糾劾各節，朕早有所聞，用特懲一儆百，期於力振頹靡。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事權所屬，諸臣等何能與之絕無干涉，此後惟有以寬大爲念，不咎既往，爾諸臣亦毋須再以查辦奸黨等事紛紛陳請，致啟訐告誣陷之風，惟當各勤厥職，爭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陳孚恩等惡習，朕實有厚望焉。』未幾查鈔肅順家，得陳孚恩手書，有不臣語，乃復逮成伊、伊、穆宗毅皇帝御正殿卽位，禮成，大赦，以明年爲同治元年，上后、皇太后尊號曰慈安、皇太后，聖母皇太后尊號曰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先是欽天監奏八月朔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登極之日，久陰忽霽，八表鏡清，於是權姦旣去，新政

光緒帝與慈禧

如旭日初升，羣賢並進，內外協力，宏濟艱難，遂啟中興之治。



德宗繼統私紀

羅惇巖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大漸，兩宮皇太后御養心殿西煖閣，召惇親王奕誼，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譔，惠郡王奕詳等入，孝欽后泣語諸王曰：『帝疾不可爲，繼統未定，誰其可者？』或言溥倫長當立。惇親王言溥倫疏屬不可。后曰：『溥字輩無當立者，奕譞長子今四歲矣，且至親，予欲使之繼統。』蓋醇親王嫡福晉，孝欽后妹也。孝欽利幼君可專政，儻爲穆宗立後，則已爲太皇太后，雖尊而疏，故欲以內親立德宗也。諸王皆愕，不知所對。醇親王大驚，哭失聲，伏地暈絕。恭親王奕訢叱之，令內侍扶出。諸王不敢抗后旨，議遂定。是日穆宗崩，帝入居宮中，遂卽位，用兩宮太后旨，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嗣，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改元光緒。醇親王憤鬱成疾，疏言：『臣侍從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時值天下多故，嘗以整軍經武，期觀中興盛事，雖肝腦塗地，亦所甘心。何圖昊天不吊，龍馭上賓，臣前日瞻仰遺容，五內崩裂，已覺氣體難支，猶思力濟艱難，盡事聽命。忽蒙懿旨下降，擇定嗣

皇帝，倉猝間昏迷，罔知所措，迨昇回家，身戰心搖，如癡如夢，致觸犯舊有肝疾等病，委頓成廢，惟有哀懇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無遺，曲賜矜全，許乞骸骨，爲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爲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使臣受旃幪於此日，正邱首於他年，則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鴻施於無既矣。」諭令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具奏，旋詔准開去各差使，以親王世襲罔替醇親王具疏懇辭，詔不許。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初，穆宗寢疾，時謂宏德殿行走侍講王慶祺導之冶游，致疾不起，御史陳彝假他事劾之，謂其爲『河南考官，撤棘之後，微服冶游，汴省人多知之，并謂街談巷議，無據之詞，未敢瀆陳，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證。臣久思入告，緣慶祺係內廷行走之員，有關國體，躊躇未發，亦冀大行皇帝聰明天亶，日久必洞燭其人，萬不料遽有今日，悲號之下，每念時事，中夜憂惶，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側，爲患不細，非獨有玷班行而已。』詔褫慶祺職，封穆宗皇后爲嘉順皇后，李鴻藻，徐桐，翁同龢，廣壽，請開去弘德殿行走，許之。罪總管太監張得喜等成黑龍江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竊維立繼之大權，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預，若事已完善，而理當稍爲變通者，又

非臣下所可緘默也。大行皇帝沖齡御極，蒙兩宮皇太后垂簾勵治，十有三載，天下底定，海內臣民，方將享太平之福，詎意大行皇帝皇嗣未舉，一旦龍馭上賓，凡食毛踐土者，莫不籲天呼地，幸賴兩宮皇太后，坤維正位，擇繼咸宜，以我皇上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並欽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仰見兩宮皇太后宸衷經營，承家原爲承國，聖算悠遠，立子卽是立孫，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卽大行皇帝統緒亦得相承勿替，計之萬全，無過於此。惟是奴才嘗讀宋史，不能無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傳弟而不傳子，厥後太宗偶因趙普一言，傳子竟未傳姪，是廢母后成命，遂起無窮斥駁，使當日以后以詔命鑄成鐵券，如九鼎泰山，萬無轉移之理，趙普安得一言間之。然則立繼大計，成於一時，尤貴定於百代，況我朝仁讓開基，家風未遠，聖聖相承，夫復何慮，我皇上將來生有皇子，自必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接承統緒，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豈不負兩宮皇太后詒厥孫謀之至意。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請飭下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頒立鐵券，用作奕世良謨。』奉兩宮懿旨：『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業經

明白宣示，中外咸知，茲據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請飭廷臣會議，頒立鐵券等語，冒味瀆陳，殊堪詫異，廣安著傳旨申飭。」穆后本失愛於孝欽后，穆宗病，孝欽后以穆后不能防護，掌責之。又以孝欽不爲穆宗立後，以寡嫂居宮中，滋不適，乃仰藥殉焉。二年四月，命翁同龢、夏同善授讀毓慶宮，御史潘敦儼請表揚穆后，以光潛德，詔稱：「孝哲毅皇后已加謚號，豈可輕議更張，該御史逞其臆見，率行奏請，已屬糊塗，并敢以無據之辭，登諸奏牘，尤爲謬妄。」下吏議奪職。五年三月庚午，大葬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於惠陵，吏部主事吳可讀先以御史請誅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言過贛直，落職，穆宗登極，起廢員，用主事，可讀慮大統授受之間，類多變故，鑒宋太宗明景帝之故事，思以尸諫，而堅爲穆宗立後之信，乃請於吏部長官，隨赴惠陵襄禮，還次薊州馬伸橋三義廟，於閏三月五日夜間飲毒畢命，遺疏請吏部長官代奏，疏云：「奏爲以一死泣請懿旨，預定大統之歸，以畢今生忠愛事，竊罪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忘危，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口於堯舜，爲無疾之呻吟，陳隱患於聖明，爲不祥之舉動，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斬或囚，經王大臣會議，奏請傳臣質訊，乃

蒙我先皇帝曲賜矜全，既免臣於以斬而死，復免臣於以囚而死，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先皇帝數年前所賜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即日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特諭。罪臣涕泣跪誦，反覆思維，以爲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爲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卽謂懿旨內既有承繼爲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爲未然。自古擁立推戴之際，爲臣子所難言，我朝二百餘年，祖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然。況醇親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爲賢王，觀王當時一奏，令人忠義奮發之氣，勃然而生，言爲心聲，豈容僞爲，罪臣讀之，至於歌哭不能已已。倘王聞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憐臣之愚，必不以臣言爲開離

間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均能以我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爲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齊，卽衆論之異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趙普之賢，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爲國家舊人，猶以黃珅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我輩爲愧，賢者如此，遑問不肖；舊人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況在未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於不誤之策，惟仰祈我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異言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本朝祖宗來子以傳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卽我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繩繩揖揖，相引於萬代者，皆我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誤者此也。彼時罪臣卽以此意擬成一摺，呈由都察院轉遞，繼思罪臣業經降調，不得越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親臣，則爲深謀遠慮，出之小臣疏臣遠臣，則爲輕議妄言。又思在廷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卽以此事爲可緩，言亦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

臣以查辦廢員內，蒙恩圈出引見，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復選授吏部，邇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環顧在廷諸臣，仍未念及於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遠奉安山陵，恐遂漸久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駕，瞻戀九重，望弓劍於橋山，魂依尺帛，謹以我先皇帝所賜餘年，爲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數行，於我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蒼亂，摺中詞意，未克詳明，引用率多遺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一二，繕寫又不能莊正，罪臣本無古人學問，豈能似古人從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復成步者，人曰『子懼乎？』曰『懼。』曰『既懼何不歸？』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猶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罪臣豈敢比曾參之賢，卽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憐其哀鳴，勿以爲無疾之呻吟，不祥之舉動，則罪臣雖死無憾。宋臣有言，凡事言於未然，誠爲太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無及之悔，今罪臣誠願異日臣言之不驗，使天下後世笑臣愚，不願異日臣言之或驗，使天下後世謂臣明，等杜牧之罪言，雖逾職分，効史鱗之尸諫，祇盡愚忠，罪臣

尤願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體聖祖世宗之心，調劑寬猛，養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爭外國之所獨爭，爲中華留不盡；毋創祖宗之所未創，爲子孫留有餘；罪臣言畢於斯，願畢於斯，命畢於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摺；又以今職不能專達，懇由臣部堂官代爲上進。罪臣前以臣衙門所派隨同行禮司員內，未經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鋆，始添派而來，罪臣之死，爲寶鋆所不及料，想寶鋆並無不應派而誤派之咎，時當盛世，豈容有疑於古來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龍馭永歸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謹以大統所繫，貪陳悽悽，自稱罪臣以聞。』吏部以其疏上，朝野驚愕，詔言：『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後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此次吳可讀所奏，前降旨時，卽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吳可讀原摺會同妥議具奏。』可讀甘肅皋蘭人，遺命葬於薊州，謂出薊州一步，卽非死所，並遺書誡其子曰：『先皇賓天時，卽擬就一疏，欲由都察院呈進，彼時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見之，勸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復冒昧上言，且疏中援引近時情事，未盡確實，故留以有待，今

不及待矣，甘心以死，自踐前日心中所言，以全畢生忠愛之忱，我所以遲至今日者，以國家正有大事，豈可以小臣擾亂宸聽，故不遽引決，正爲俟朝廷大事竣耳。」徐桐翁同龢潘祖蔭連銜一疏，寶廷黃體芳張之洞李端棻各一疏，均付王大臣併議。四月禮親王世鐸等奏：「遵旨於本月初一日齊赴內閣，將吳可讀奏摺公同閱看，據奏內有「仰乞我皇太后再降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等語。臣等恭查雍正七年上諭有曰：「建儲闢繫宗社民生，豈可易言，我朝聖聖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乃開萬世無疆之基業，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欽此。」跪誦之下，仰見我世宗憲皇帝詒謀之善，超亘古而訓來茲，聖諭森嚴，所宜永遠懍遵，伏思繼統與建儲，文義似殊，而事體則一，建儲大典，非臣子所敢參議，則大統所歸，豈臣下所得擅請。我皇上纘承大位，天眷誕膺，以文宗之統爲重，自必以穆宗之統爲心，將來神器所歸，必能斟酌盡善，守列聖之成憲，奉天下以無私，此固海內所共欽，而非此時所得預擬者也。況我皇太后鞠育恩深，宗社遠慮，前者穆宗龍馭上賓時，業經明降諭旨，俟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

嗣，懿訓煌煌，周詳慎重，是穆宗毅皇帝將來繼統之義，已早賅於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請。吳可讀以大統所歸，請旨頒定，似於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於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尙未能細心仰體。臣等公同酌議，應請毋庸置議。」徐桐翁同龢潘祖蔭奏：「臣等於四月初一日赴內閣公同集議，竊思吳可讀所陳預定大統，此窒礙不可行者也；我朝家法不建儲貳，此萬世當敬守者也。臣等恭繹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懿旨，於皇子承嗣一節，所以爲統緒計者至深且遠，聖諭煌煌，原無待再三推闡。今吳可讀既有此奏，而懿旨中復有卽是此意之諭，特命廷臣集議具奏，若不將聖意明白宣示，恐天下臣庶，轉未能深喻慈衷，臣等以爲誠宜申明列聖不建儲之彛訓，將來皇嗣繁昌，默定大計，以祖宗之法爲法，卽以祖宗之心爲心，總之紹膺大寶之元良，卽爲承繼穆宗毅皇帝之聖子，揆諸前諭則合，準諸家法則符，使溥海內外，咸曉然於聖意之所在，則詒謀久遠，億萬世無疆之休，實基於此。」又寶廷奏：「竊以爲大統之歸，固已早定，本無異議，無須再降懿旨，請命皇上，惟當引伸前旨以諭天下臣民。恭繹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蓋言穆宗毅皇

帝未有儲貳，無可承繼，將來卽以皇上所生之皇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非言生皇子卽時承繼也，言嗣而統賅焉矣，引伸之，蓋言將來卽以皇上傳統之皇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也。因皇上甫承大統，故渾涵其詞，含意未伸，留待皇上親政日，自下明詔，此皇太后不忍岐視之慈心，欲以孝悌仁讓之休，歸之皇上也，而惜乎天下臣民不能盡喻也。廣安不能喻，故生爭於前；吳可讀不能喻，故死爭於後；可讀遺摺意亦如此，而詞意未克詳明，可讀不自云臨命之身，神智督亂乎？不然，我朝夙不建儲，可讀豈未之知耶？奴才竊痛可讀殉死之忠，而又惜其遺摺之言不盡意也。可讀未喻懿旨言外之意，而其遺摺未達之意，皇太后早鑒及之，故曰前降旨時卽是此意也。且皇太后之意，亦卽皇上之意也。就令無當日懿旨，皇上親政，自必首降將來傳統之皇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之諭，況明有懿旨在前乎？皇上天生聖人，入續大統，豈忍負皇太后撫育深恩，穆宗付託之重，而自私神器哉。遺摺以忠佞不齊，異同不一爲慮，此固可讀之忠心，而實過慮者也。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廢太子見深，雖因佞臣妄進邪說，究由二君有私天下之心，故詔佞之言，得乘之而入，伏讀高

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謂太宗傳子私念，不待趙普贊成，而早定於胸中；見深之立，旨由太后，至於廢之之際，則不復請命東朝，是並蔑視其母。聖智深遠，燭見隱微，推而論之，明世宗之於興獻，忘所後而重本身，任私恩而棄大義，亦不得專咎張桂諸臣也。我朝聖聖相承，迥邁前代，縱有趙普黃珙之輩，皇上仰遵祖宗彝訓，遠鑒宋明，不惟其言不能入，且必重加之罪，況兩宮懿旨，懸之於上，孤臣遺疏，存之於下，傳之九州，載之國史，皇上若竟信佞臣諂媚之語，違背慈訓，棄置忠言，何以對天下後世，背義自私之事，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此固可讀之忠心，而實過慮也。此次廷臣議上，皇太后降旨時，但請將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詳爲引伸，俾天下臣民，永無疑義，我皇上孝弟仁讓，必能以皇太后之心爲心，無須諄諄申命，並請將前後懿旨，與廣安吳可讀及此次與議諸臣奏議，存之毓慶宮，俟皇上親政日，由毓慶宮諸臣，會同軍機大臣，恭呈御覽，自必明降硃諭，宣示中外，將來傳統之皇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俾天下後世，咸知我朝家法，遠越宋明，皇太后至慈，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讓，且以見穆宗至聖至明，託付得人也，豈不懿歟？如是

則綱紀正，名分定，天理順，人情安，倫常骨肉，無嫌無疑，又何至違我朝家法，蹈前代覆轍，遺憾於母子兄弟君臣之間哉？本月初一日，恭赴內閣集議，因意微有不合，事關重大，未敢遷就，謹另摺具陳，以備采擇。」又奏：「再王大臣所議，亦非不得體，惜未盡妥，前降懿旨，因詞意渾涵，致有吳此請，此事不議則已，既下廷議，豈可仍復渾涵其詞？廷議謂穆宗毅皇帝繼統之議，已早賅於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將來神器所歸，皇上自能斟酌盡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詞簡，意存言外，苟泥於其詞，難免害意，不及此時引伸明晰，異日皇上生有皇子，將即承繼穆宗爲嗣乎？抑不即承繼乎？不即承繼，則似違懿旨；若即承繼，又嫌迹近建儲，就令僅言繼嗣，不標繼統之名，而天下臣民，亦隱然以儲貳視之，是不建之建也。而此皇子賢也，固宗社之福；如其不賢，將來仍傳繼統乎？抑舍而別傳乎？別傳之皇子，仍繼穆宗爲嗣乎？抑不繼乎？就令仍繼穆宗，是亦不廢立之廢立也，豈太平盛事乎？至此時即欲皇上斟酌盡善，不亦難乎？廷議之意，或以皇上親政，皇子應尙未生，不難預酌一盡善之規；然國君十五而生子，設皇子誕育，如在撤簾之前，又何以處之乎？與其留此兩難之局，以待皇上，何

如及今斟酌盡善乎？且皇太后懿旨，非皇上所當擅改，此時不引伸明晰，將來皇上雖斟酌盡善，何敢自爲變通乎？竊謂諸臣既奉命會議，當將前降懿旨之意，引伸明晰，預擬一盡善之策，留以備異日皇上御覽，卽以釋今日天下臣民之疑，若仍渾涵其詞，何取此盈廷一議乎？此未妥者一也。廷議又謂繼續與建儲，文義似殊，而事體則一，似也；然列聖垂訓，原言嗣統之常，今則事屬創局，可讀意在存穆宗之統，與無故擅請建儲者有間，文義之殊，不待言矣。今廷議不分別詞意，漫謂我朝家法，未能深知，則日前懿旨卽是此意之謂何？天下聞之，不更滋疑乎？四海九州，莫不觀聽，立言似未盡得體，此未妥者又一也。奴才非有心立異，因廷議實未能詳明允洽，故不顧煩瀆，附片陳。』又張之洞奏：『竊謂爲穆宗毅皇帝立嗣，繼續卽是繼續，此出於兩宮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卽爲我皇上所深願也，乃萬古不磨之義，將來必踐之言，臣敬吳可讀至忠至烈，然謂其於不必慮者而過慮，於所當慮者而未及深慮也。恭查爲穆宗繼嗣之語，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緒元年正月十七日，及本年閏三月十七日，三奉懿旨，炳如日星，從來人君子孫，凡言繼嗣者，

卽指纘承大統而言，天子諸侯，並同一理，蓋人君以國爲體，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苟不承統，何以嗣爲？下至三代之世，卿大夫，漢魏以至本朝之世，爵世職，但云以某爲嗣，爲卽是紹封襲蔭，故繼統毫無分別，徧稽羣經諸史，從無異說，其分繼統繼嗣爲兩事者，乃明代張璠桂萼之怪妄謬說，高宗純皇帝欽定儀禮義疏，早已辭而闢之矣。今懿旨申命，至於再三，金匱寶錄，何待他求，設有迷妄小人，舞文翻案，則廷臣中凡讀書識字者，皆得執簡而爭，所謂不必慮者一也。前代人君授受之際，事變誠多，然就該主事所舉二事論之，宋太宗背太祖而害其姪沂王德昭，非太宗子也。明景帝背英宗而廢其姪太子見深，非景帝子也。若皇上以皇子嗣穆宗，名曰先朝之繼體，實則今日之麟振，有何嫌疑，有何吝惜，以皇上仁孝之聖質，受兩宮皇太后高厚之殊恩，起自宗支，付之神器，必不忍負皇太后，必不忍負穆宗。且夫遵慈命，孝也；篤天顯，友也；使皇子廣孝思於不匱，慈也；躬膺寶祚而使大統名分歸之於先帝，讓也；無損於實，而四美具焉，中主亦能勉爲之，況聖主乎？所謂不必慮者二也。該主事所慮趙普黃瑛之輩，誠難保其必無，然忠佞不齊，數年前曾有請頒鐵

券之廣安矣，大小臣工，豈遂絕無激發，明宗案大統而昵私親者，以興獻王已沒，故得藉親恩恣爲越禮，羣臣不能抗也。假使興獻而在，必尙能以禮自處，少加裁制，今醇親王天性最厚，忠直恪恭，該主事既知其賢，萬一果如所慮，他日有人妄進異言，醇親王受累朝之厚恩，必能出一言以救正，所謂不必慮者三也。然竟如該主事所請，明降懿旨，將來大統仍歸穆宗之嗣子，意則無以易矣，詞則未盡善也。緣前奉懿旨，謂生有皇子，卽承繼穆宗爲嗣，若參以該主事之說，是一生而已定爲後之義，卽一生而已定大寶之傳，合併爲一，將類建儲，我朝家法，以立儲爲大戒，高宗九降綸音，萬分剴切，今若建之，有違家法，所謂未及慮者一也。前代儲貳，讒搆奪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紹統之高名，重以承繼之形迹，較之尋常主器，尤易生嫌，所謂未及慮者二也。然此尙其弊之最甚者也。天位授受，簡在帝心，所以慎重付託，爲宗社計也。帝堯多男，非止一索，聖意所屬，知在何人，此時早定，豈不太驟，所謂未及慮者三也。今者奉命集議，伏讀此次懿旨，卽是此意四字，言簡意賅，至堅至確，天下萬世，誰敢不遵，無可移易者也。獨是聖意宜遵，家法亦宜守，今日之事，約有二說：淺之爲穆宗計

者，則但如諸臣之議，並請一渾涵懿旨，略謂屢次懿旨，俱已賅括，皇上孝友性成，必能處置盡善，似乎無所妨矣。然而生卽承繼，卽是此意一語，字字當遵，託諸文辭，則可避建儲之名，見諸實事，則儼成一建儲之局，他日誕皇子，命承繼，廷臣中爲公爲私，不可知，皆必將援祖訓以爭之，則承繼之事中止，此日以恐類建儲，而承統之名不能定，異日又以恐類建儲，而承統之旨不能宣，是令皇上轉多難處矣。然則深之爲穆宗計，而卽爲宗社計，惟有因承統者以爲承嗣一法，皇子衆多，不必遽指定何人承繼，將來纘承大統者，卽承繼穆宗爲嗣，此則本乎聖意，合乎家法，而皇上處此，亦不至於礙難，伏請兩宮聖裁，卽以此意明降懿旨，皇上親政之初，循覽慈訓，感惻天懷，自必仰體聖意，再頒諭旨，祇告郊廟，宣示萬方，則固已昭於天壤，堅於金石矣。如此約有五利：守彛訓，一也；待宸斷，二也；無嫌疑，三也；無更變，四也；精擇賢，五也；至於精擇賢而利宏焉，在兩宮慈愛之念，惟期於繼嗣繼統，久遠遵行，豈必急急焉指定一承繼之人而後慰？卽穆宗在天之靈，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祚，又豈必斤斤焉早標一嗣子之目而後安？此固爲我國家億萬年之至計，卽使專爲穆宗嗣子策

之，似亦無善於此者矣。或謂禮制精深，動關名義，由此以承統爲承嗣之說，安保日後無泥古聚訟者，臣請得條舉其說而預辨之：一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三代人君，凡繼先君之統者，卽爲先君之後，雖無父子之名，而用父子之禮，皇上承繼穆宗之統矣，何以又別立後？不知父子之說，漢唐來久已不行，且皇上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已有明文，文宗有子，則穆宗無子矣，豈有御宇十三年，功德溥四海之先帝，而不爲立後者，其不足辨一也。一曰禮嫡子則不得後大宗，不知此爲臣庶言之，非爲天家言之也。古來擇取親屬，入承大統，則本宗不敢私其嫡子，尊尊也；若後君爲先君立嗣，則嗣君亦不得私其嫡子，蓋嗣君與先君當日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尊也；然入承大統者，既承累朝之大宗，則本支應自爲繼別之宗，並不得以小宗論於禮於法，當別立嗣者也。嗣君既爲大宗，則雖以子爲先君後，於禮於法，不能別立嗣者也。然則就今日事勢論之，將來皇子雖爲穆宗之嗣子，仍無妨爲皇上之嫡子，尊尊亦親親也。皇朝律令對承繼之文，則曰本生父母，他日稱謂區別，聖心自有權衡，兩宮以聖而行權，皇上以聖而制禮，一舉而忠孝慈友之人倫備焉，尊尊親親之禮意

賅焉，義協而禮起，何爲不可，其不足辨二也。一日春秋傳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姪，輾轉授受，每難帖然。不知從父從子，乃生釁隙，若皇子承繼先朝，但存名義，豈判親疏，其不足辨三也。凡此皆羣經之精言，而實不切於今日之情事，設有迂儒引之以撓夫國是，佞夫藉以文其莠言，大智聰明，豈能惑哉？今者往事已矣，惠陵永闕，帝后同歸，既無委裘遺腹之男，復無慰情勝無之女，傷心千古，夫復何言，承繼承統之說，不過於禮制典冊之中，存此數字空文，俾穆宗在天之靈爽，雖遠而不遠，幾忘而不忘，庶可稍慰兩宮鬱閔之恩，且伸皇上友于之愛，夫吳可讀區區一貶謫小臣耳，尙且昌言以發其端，致命以期其許，何況子道弟道兼盡之聖主哉？昔漢景帝欲悅竇太后之意，至有千秋萬歲後傳梁王之語，梁王非有應嗣之分者也；宋高宗以太宗之後，乃閔太祖子孫零落，而以太祖七世孫爲嗣，孝宗非有承統之約者也；皇上聖明，遠在二君之上，竊謂今日者惟在責成毓慶宮侍學諸臣，盡心輔導，培養天性，開陳至道，皇上孝悌之心，油然而自生，尊尊親親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賢去佞，內修外攘，則所以仰體兩宮上慰穆宗者，固不僅在繼嗣承統一端而已也。卽此一

端而論，其沃心正本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維皇太后與皇上名分已定，恩誼日篤，皇太后視皇上所生皇子，無論承繼穆宗與否，同爲己子，君臣一德，共濟艱難，此宗社之福，而臣民之願也。臣恭繹懿旨中『卽是此意』，『妥議具奏』，二語文義，是者是其將大統宜歸嗣子之意，議者議夫繼嗣繼續並行不悖之方，臣工應命陳言，豈敢以依違兩可之游詞，貽廟堂他日之籌慮。』又奏『此次懿旨中『卽是此意』一語，乃此議之緊要關鍵，天地神祇，實所共聞，朝野臣民，咸所共喻，諸臣心知其意，而苦於恐涉建儲，不敢發揮，故不便述此四字之文，而專駁吳可讀之摺，以爲如此，便可不類建儲矣，豈知聖意已經宣播，若不善爲會通，乘此時畫一長策，究其時勢，轉恐終必類於建儲而後已。且懿旨上言預定，下言卽是，語意相連，今不爲之疏解分明，以妥議具奏始，以無庸置議終，傳之四方，實駭聞聽，雖其所謂無庸議者，係指原摺而言，誠恐迂儒以文害辭，誤疑兩宮有游移之意，更恐他日讒佞附會，正藉此議爲翻案之端，一言之微，語病甚大，竊謂此事關係至重，伏望兩宮聖裁熟思，權衡至當，再降懿旨，臣愚不勝大願。』又黃體芳奏：『竊維此事重大，本難置詞，及伏讀

懿旨中『卽是此意』一語，明白無疑，只有恪遵，更有何議。乃申論不一，激烈者盛氣力爭，巽畏者囁嚅不吐，揆其情狀，一似穆宗遺有所生皇子於皇上爲姪，將來必不能繼承大統者；且又似穆宗嗣子，若承大統，則皇上不得以爲子者；在激烈者以爲言非悚切，則說不行，說不行則無以報先帝，人將謂不爲穆宗計也。在巽畏者以爲言之詳盡，則似僭越，則將來必干聖怒，人將謂不爲皇上計也。夫激烈忠也，巽畏謹也，忠與謹皆人臣之盛節，而惜其未深明乎今日之事勢也。臣誠陋，敢敬爲皇太后皇上持平以論之，淺說以明之，譬諸士民之家，長子有孫，次子亦有孫，自其祖父母視之，並無區別，然承襲爵職，必歸長房之孫，卽長房無出，以次房之孫承繼，而承襲亦必歸長房之嗣孫，不能歸次房之他孫，何也？嫡長與嫡次之別也。而況皇上與穆宗，不惟有兄弟之倫，且有君臣之誼乎？此兩宮之意，所以許大統歸於穆宗嗣子之說也。又譬諸士民之家，大宗無子，次宗僅有一嫡子，然小宗以嫡子承繼大宗，不聞有所吝者，以仍得兼承本宗故也。惟人君與臣民微有不同者，民間以嫡子繼大宗，則大宗爲主，本宗爲兼，天潢以嫡子繼帝系，則帝系爲主，本宗可得而兼，親不可得

而兼，若人君以嫡子繼長支，則固以繼長支爲主，而本宗亦不能不兼，蓋人君無小宗，卽稱謂加以區別，亦於本宗恩義無傷，此兩宮意在嗣子承大統，慈愛穆宗，亦卽慈愛皇上之說也。今日吳可讀爲是之懿旨，不敢不遵，不許建儲之家法，不敢不守，而奉命會議，又不敢不議，若非合兩統爲一統，以不定爲預定，就將來承統者以爲承嗣，似亦無策以處之矣。試思此時卽不專爲穆宗計，既正名爲先帝承繼之嗣子，豈有僅封一王貝勒者乎？卽不專爲皇上計，古來天子之嗣子，豈有以不主神器之諸皇子當之者乎？卽僅爲穆宗計，承繼皇子之事，皇上可如民間出繼之子乎？卽僅爲皇上計，承繼皇子之稱，穆宗可如前明稱爲皇伯考乎？事理至顯，敢敬縷陳，兩宮聖明，無難立斷。其應如何明降懿旨，自有聖裁，夫奉祖訓，稟懿旨，體聖意，則非僭；先帝今上，皆無不宜，則非悖；明其統而非其人，則非擅；論統系，辨宗法，正足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庥，則非干犯忌諱；此卽綜前計後，侃侃而陳，固無意氣之可逞，亦無功罪之可言，而諸臣之偏於激，偏於畏，臣竊有所不解也。臣所以不能已於言者，誠恐皇上親政以後，披覽臣工章疏，謂此等淺顯平常之事理，何盈廷諸臣，竟無一人

見及者，以致如此紛紜，則忝參末議之臣，與有責焉。」又李瑞榮奏：「臣於本月初一日，赴內閣會議，諸臣之意，以繼續似涉建儲，不敢參議，不得擅請，不能預擬，以毋庸置議覆奏。諸臣蓋以爲於此固有難於置議者也。然臣謂議者誠難，未若兩宮今日籌此之難，與夫皇上他日處此之難也。初次懿旨，卽謂生有皇子，卽承繼穆宗爲嗣，此次懿旨，則謂吳可讀請頒定大統之歸，前降旨時『卽是此意』。夫繼嗣非建儲，然合兩次懿旨而繹之，則有類乎建儲矣。建儲非祖訓也，此一難也。議者力避建儲之跡，於是立一說曰：懿旨既有『卽是此意』之文矣，然則兩宮確有大統歸於嗣子之意矣。若卽以將來繼續者爲繼嗣，自可兩全，但如此則承繼之皇子，不能指定，又恐兩宮爲穆宗立嗣之心，未能早慰也。此二難也。議者則又立一說曰：欲定承繼，又非建儲，惟有俟皇子衆多以後，由皇上擇定一人，秘稟慈闈，宮禁外朝，仍不宣播，以符不建儲之舊制。然而神器所歸，最宜慎重，若定之亟，則無以協擇賢之義，定之緩，又無以愜兩宮之心，此三難也。且卽使承繼承統，合而爲一，爲先帝謀者盡善矣，我皇上大寶躬膺，亦必無別擇宗子之理，若不籌計及此，則兩宮惓念穆宗之心，與

慈愛皇上之心，尙未能交慰也。此四難也。此時兩宮若不再申一命，羣臣若不更贊一詞，專待親政之年，自行裁度，皇子卽生，而卽宣承嗣之旨，廷臣必爭之曰：此違建儲祖訓也。皇子既生，而不聞承繼之旨，廷臣又必爭之曰：此違初次懿旨也。此五難也。諸臣知其難，惟以斟酌盡善，昭示無私，望之於皇上，微臣慮其難，則以爲籌及兩全，折衷一是，惟在乎兩宮伏願皇太后詳思遠慮，並責令王大臣再四思維，如何而聖意可必行，如何而祖訓可不背，如何而穆宗之大統垂於久遠，如何而皇上之孝友利於推行，必在此時先求一會通無碍之策，以待聖裁。臣知聖慮深淵，不惟有兩全之道，並可貽百世之謀。』奏入，奉兩宮懿旨：『前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原以將來繼緒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第我朝聖聖相承，皆未明定儲位，彝訓昭垂，允宜萬世遵守，是以前降諭旨，未將繼統一節宣示，具有深意。吳可讀所請頒定大統之歸，實與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將來誕生皇子，自能慎選元良，續承統緒，其繼大統者爲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憲，示天下以無私，皇帝亦必能善體此意也。所有

吳可讀原奏，及王大臣等會議摺，徐桐翁同龢潘祖蔭聯銜摺，寶廷張之洞各一摺，並閏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諭旨，均著另錄一分，存毓慶宮，至吳可讀以死建言，孤忠可憫，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議卹。」

崇陵傳信錄並序

樞齋

自忌諱排比之法行，而國史爲官書，朝野所傳聞，其軼時時見諸野史，雖或愛憎發於恩私，是非生於黨議，而朝局真相，亦頗存焉。毓鼎事先帝十九年，侍螭頭，領蘭臺，所居皆史職；起居注名記言動，第錄排日諭旨，而以懋勤殿內記注附益之；史館作本紀，根據實錄，稍變其體裁；大臣列傳則綴拾邸抄公牘，不得有所采訪，申己意，蓋太史南董之風，墜地盡矣。緇維先帝御宇，不爲不久，幼而提携，長而禁制，終闕損其天年，無母子之親，無夫婦昆季之愛，無臣下侍從讌遊暇豫之樂，平世齊民之福，且有勝於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顏戚戚，常若不愉，未嘗一日展容舒氣也。棄臣民之後半月，沖主御法駕升正殿，行卽位禮，毓鼎侍班御座前，默思先帝生平遭際困厄，心酸鼻辛，欲制淚不禁，涔涔被面矣。後之人稽光緒一朝事，所見者懿旨耳，上諭耳，奏疏耳，先帝一多病柔懦之主而已。庸詎知天挺英明，豁達大度，奮發欲有所爲，處萬難之會，遵養時晦，以求自全，有大不得已之苦衷哉。監國醇親王，以河間東平之親，

居明堂負屨之重，竊謂繼志述事，爲先帝吐氣，此其時矣。在再二年，東海逋臣，交章薦之而不召，西市沈寃，遺孤言之而不雪，毓鼎知其無意於先帝矣。乃始反袂吮毫，舉十九年所見所聞，纂爲此錄，無恩私無黨議，可以告先帝而質鬼神，肩之篋笥，傳諸子孫。他日陵谷變遷，函開心史，三十四年之朝局，庶有大明之一日乎。至若赤鳳之謠，楊華之歌，怨口流傳，幾成事實，宮廷隱秘，姑從闕如。

宣統三年辛亥四月湖濱舊史惲毓鼎。

德宗景皇帝爲宣宗之孫，醇賢親王之長子，母曰葉赫那拉氏，以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誕於宣武門內西太平街醇王府之槐蔭齋。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穆宗上賓，前星未曜，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宮中定策，以初六日夜半具法駕迎上入承大統，時年四歲。初七日始發喪，兩宮垂簾聽政，以每歲七月朔日孟秋時享太廟致齋三日，二十八日爲齋戒期，乃移上二日，以六月二十六日爲聖誕節。

光緒十五年正月大婚，皇后葉赫那拉氏，滿洲桂祥長女，孝欽顯皇后之內姪女也，納侍郎長叙二女，冊爲珍嬪瑾嬪，上始親裁大政。

上讀書之所爲毓慶宮，常熟翁同龢，壽州孫家鼐，仁和夏同善，孫詒經先後充師傅，以松淮充滿文教習，故事授清文者不名師傅，其禮亦殺。夏公出爲學政，薨於外，仁和孫公以失旨出書房，翁相國以罪去，獨孫相國恩禮始終無間云。

惠陵上仙，實係患痘，外傳花柳毒者非也。甲戌十二月初四日痘已結痂，宮中循舊例謝痘神娘娘，旛蓋香花鼓樂送諸大清門外，是日太醫院判李德立入請脈，已報大安，兩宮且許以厚賞矣。夜半，忽急詔促入診，踉蹌至乾清宮，則見帝顏色大變，痘瘡潰陷，其氣甚惡，德立大驚，知事已不可爲，而莫解其故，未久卽傳帝崩矣。嗣後始有洩其事者，孝哲毅皇后爲侍郎崇綺之女，明慧得帝心，而不見悅於姑，慈禧太后待之苛虐，初四日，不知何事，復受譴責，后省帝疾於乾清宮，泣懇冤苦，帝宿宮之暖閣，屋深邃，苦寒，中以幕隔之，慈禧偵后詣帝所，竊尾之，宮監將入啟，搖手令勿聲，去履踐行，伏幕外聽之，適聞后語，帝慰之曰：「卿暫忍耐，終有出頭日也。」慈禧大怒，揭幕入，牽后髮以出，且行且痛扶之，傳內廷備大杖，帝驚恐且悲，墜於地，昏暈移時始甦，痘遂變，慈禧聞帝疾劇，始釋后，而誣以房幃不謹，致聖躬驟危云。德宗嗣

祚，上徽號曰嘉順皇后，后悲鬱不欲生，遂於次年二月二十日吞金以殉，崇侍郎亦因此忤旨，閒廢者二十餘年。（參看薛福成記嘉順皇后賢節）

光緒辛巳三月十一日，孝貞皇后崩，時慈禧病甚劇，慈安固健康無恙，凶信出，百官皆以爲西聖也，旣而知爲東后，（時兩太后分居東西，卽以東太后西太后別之，宮中則呼曰東佛爺、西佛爺）乃大驚詫，相傳兩太后一日聽政之暇，偶話咸豐末舊事，慈安忽語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爲妹言之，今請妹觀一物。』在篋中取卷紙出，乃顯廟手敕也，略謂葉赫氏祖制不得備椒房，今旣生皇子，異日母以子貴，自不能不尊爲太后，惟朕實不能深信其人，此後如能安分守法則已，否則汝可出此詔，命廷臣傳遺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處久，無閒言，何必留此詔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發赤，雖申謝，意怏怏不自得，旋辭去。十一日，慈安閒立庭中，倚缸玩金魚，西宮太監捧盒至，跪陳曰：『外舍頃進克食，（滿洲語牛奶餅之類）西佛爺食之甚美，不肯獨用，特分呈東佛爺。』慈安甚喜，啟盒拈一餅對使者嘗之，以示感意，旋即傳太醫，謂東聖驟痰厥，醫未入宮，而鳳馭上昇矣。慈安沈默

寡言笑，守家法，知大體，同治初年，戡定海內大計，慈安主持於上，恭忠親王文相國，翊贊於下，以成中興之功，慈禧素嚴憚之，辛巳後，土木游宴之風始盛。（或傳咸豐時大學士肅順曾密疏請文宗行鈞弋故事，故孝欽聽政首除肅順，而撫拾跋扈罪狀以成其獄。）（參看薛福成記慈安皇太后聖德）

德宗既理萬幾，有意右文之治，元和陸相國時值南齋，上語之曰：『天祿琳琅初集之書，向儲圓明園，庚申燬於兵火，二集各書，聞在宮中，汝可詣宮中藏書處試檢之。』陸相往檢，書雖多，俱與二集目錄不合，覆命，上沈吟良久曰：『昭德殿尚有書數屋，恐是矣。』昭德殿宮中最後殿也，常熟翁師傅在側，請於上，願與陸潤庠同往，殿扁鏽久，凝塵數寸，無從措手足，二公共出銀十兩，給守殿太監，爲掃除費，次日復往，則宋元明鐫本頗多，且有精鈔本，然以二集目錄證之，亦非也。有舊闈知其事者，謂聞諸前輩，此蓋嘉慶初欲編天祿琳琅三集而未行者，翁陸乃擇最精數種，呈上，置玉案，備乙覽焉。（有乾隆朝翰苑分書袖珍昭明文選一部，皆詞臣工書者，第一冊首葉有純皇御容，聞德宗以此書置案頭，時展覽，頤和駐蹕，亦携以自隨。）

癸巳甲午間，上習聞翁師傅之說，頗究碑版目錄之學，翁亦時以新出板本進上。猶憶甲午五月初，毓鼎因考試翰詹，由編修擢贊善，召見，上首問翰林院藏書，及永樂大典所存冊數，又問近有新出金石否，諭毓鼎在家宜多看書，不可專習詩賦，此足以規聖學矣。（明修永樂大典凡二部，一置乾清宮，一賜翰林院，明亡後宮中一部不知存否，其儲院者一萬二千餘冊，國初開四庫，館臣就大典所錄搜輯佚書甚夥，其後漸有亡失，毓鼎初入詞館，猶見有八千餘冊，光緒庚子兵攻使館，翰林院後墻正界英館，亦燬於火，大典散入英館，焚毀遺失者過半，院中所存僅八百餘冊，最後由院移送學部，則僅數十冊。金題玉躑，散在好古者之家，煌煌鉅編，無復能窺全豹，此亦書林一大掌故也。壬寅年聞廠肆有大典十餘冊出售，每冊價三十兩二十兩不等，毓鼎急往求之，則已爲捷足者所得，至今思之猶耿耿。）

上幼畏雷聲，雖在書房，必投身翁師傅懷中。大婚後，迄無皇嗣，或謂有隱疾，宮掖事秘，莫知其詳也。體氣健實，三十四年無疾病，未嘗一日輟朝，郊廟大祀必親臨，大風雪，無幾微怠容，步穩而速，扈從諸臣常疾趨追隨，性寬厚，侍臣或偶失儀，不究

也。

故事廷試貢士，闈卷大臣擬前十本進呈，候欽定，然後拆彌封姓名宣布，往往如所擬名次，不更動也。乙未殿試，上念國步多艱，思得氣節之士而用之，四川駱成驥名在第十，上見其卷中有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語，大賞之，拔置第一。

上既親政，以頤和園爲頤養母后之所，間日往請安，每日章疏，上閱後皆封送園中。丁酉年，毓鼎附片劾太監牛姓在外招權納賄，請嚴懲以符祖制，牛姓者，頤和園親近小奄也。上謂翁師傅曰：『此疏若爲太后見，言官禍且不測，朕當保全之。』乃撤去附片，僅以正摺呈園。翁傳後語，毓鼎感激聖慈，至於流涕。

是時權操於上，亦頗有通內營進者，玉崑者，木廠商人也，以入貲助園工，得道員，忽授四川鹽茶道，召見日，上見其舉動粗鄙，心惡之，因詢其曾否讀書，玉對曾讀百姓及大學，上授以筆，命書履歷，良久僅能成玉崑二字，上怒斥出，即日罷之。一日，蘇松太道缺員，樞臣列單請簡，上海道兼筭海關膏腴甲天下，上命授魯伯陽，且申之曰，是李鴻章所保，樞臣聞命，相顧錯愕，徧稽舊籍，始得其人，嘗以微勞列保案，李

所奏也。先是魯以道員需次金陵，制府及司道皆輕之，魯頗不平，乃輦鉅金輸倖門，期必得斯缺。既有成說，揚揚得意甚，預誇示同僚，咸嗤其妄，命下果然。制府劉坤一大驚詫，奏改常鎮通海道，旋劾降爲通判。方請謁之言得入也，未嘗不以人才可用欺上，迨覺其不稱，立斥之，而不稍一護前，此如日月之食，何足爲聖明之累耶？

甲午遼東喪師，上憤外難日迫，國勢阽危，銳欲革新庶政，致富強，環顧樞輔大臣，皆選奕玩愒無動爲大，無足與謀天下大計者。南海康有爲，甲午公車一再上書，上固心識之；戊戌四月，常熟罷去，朝局漸變，張閣學百熙、徐學士致靖先後疏薦有爲，召見，以日本改制維新之說進，上大悅。是時二品以上大員黜陟，皆須詣頤和園取進止，上不得自專，故康僅以工部主事在總理事務衙門行走，其門人舉人梁啟超，僅領譯書局，而樞輔閣部大臣，固無力去之也。其時廣開言路，庶民皆得實封言事，禮部主事王照疏陳四事，請上游歷東西洋各國，尙書懷塔布、許應騤等抑不爲代奏，堂司交閱，事聞於朝，上正思藉事黜一二守舊大臣，以厲威而風衆，聞之震怒，特詔革禮部六堂職，破格拔少詹事王錫蕃、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署左右侍郎

舉朝知上意所在，望風而靡，懷之妻素侍頤和宴遊，哭訴於太后，謂且盡除滿人，太后固不善上所爲矣。會上特擢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參贊軍機事，專理新政，時謂之四貴。樞輔咸側目，譚楊憤上之受制，頗有不平語，上手詔答之，大略謂：『頑固守舊大臣，朕固無如之何，然卿曹宜調處其間，使國可富強，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則朕位且不保，何有於國。』（此詔宣統元年楊銳之子繳呈，監國命付實錄館。）於是蜚語浸聞西朝，御史楊崇伊、龐鴻書揣知太后意，潛謀之，慶親王奕劻密疏告變，請太后再臨朝，袖疏付奕劻轉達頤和園。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詣宮門請安，太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車駕倉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寢宮，盡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詰曰：『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上戰栗不發一語，良久囁嚅曰：『我無此意。』太后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幾爲辭，臨朝訓政，凡上所興革悉反之。（政變各節，凡已見官書及外間記載者，概略之，以此錄非政紀也。）譚楊劉林及康廣仁之死，御史黃桂鋆實促之，疏謂該員罪狀已明，可無事審訊，說者謂桂鋆恐對簿時牽及聖躬。

也。於是士大夫畏新政如虎，談之色變。八月前內外所保人才，不能不入都。至者猶召見，見後皆報罷云。

兩宮之垂簾也。帝中坐，後蔽以紗幕。孝貞、孝欽左右對面坐。孝貞既崩，孝欽獨坐於後。至戊戌訓政，則太后與上並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對，上嘿不發言。有時太后肘上使言，不過一二語止矣。遷上於南海瀛臺，三面皆水，隆冬冰堅結。傳聞上常携小奄踏冰出，爲門者所阻。於是有傳匠鑿冰之舉。上常至一太監屋，凡有書，取視之。三國演義也，閱數行，擲去。長歎曰：『朕並不如漢獻帝也。』

己亥十月，毓鼎自江南回京，銷假日，召見於儀鸞殿。太后偶語及豫省疏報雹災事，而忘其縣名。顧上曰：『皇帝記爲何處？』上卽應曰：『鞏縣也。』時馬家埠抵永定門新設電車，太后問及焉。復顧上曰：『此何國所爲？』上應曰：『德使海靖也。』因歎雖一循例報災之摺，數年前所興之工，上猶留心不忘如此。常熟罷相爲四月二十七日，常熟誕辰也。黎明尙入朝，寂無消息。上冲齡典學，曠就翁師傅，或持其髯，或以手入懷撫其乳，故常熟在書房二十五年，最爲上所親。嘗乞假回虞山省墓。

上雅不願其去，不得已，始允一月假。陛辭日，堅與約曰：『下月今日，朕與師傅相見於此矣。』先是錢塘汪侍郎鳴鑾奏對當聖意，屢召見有所陳，太后聞而惡之，忽傳懿旨以迹近離間，褫汪職，因此尤忌翁，猝用硃筆逐之，蓋不欲其在上左右也。八月政變，復坐以舉康有爲之罪，下詔編管。是年四月二十四日，新進士傅臚，狀元爲貴州夏同龢，恰與常熟同名，未三日而常熟罷，亦異事也。

懋勤殿在乾清宮西廊，屋五楹，列聖燕居念典處。咸豐中葉，何秋濤福建主事以進朔方備乘，（原名北徼彙編文宗，賜今名）詔在懋勤殿行走。同治後殿久虛，惟南書房諸臣，時就其中應制作書，以其與南齋毗連也。戊戌六月，上有意復古賓師之禮，將開懋勤殿，擇康有爲、梁啟超、黃紹基等八人待制，燕見賜坐，討論政事，聞者謂爲二千年未有之盛舉，竟未及開而罷。

八月以後，內外籍籍，謂將有桐宮之舉，每日造脉案藥方，傳示各衙門，人心惱懼。於是候選知府經元善在上海聯合海外僑民，公電西朝，請保護聖躬，雖奉嚴旨名捕元善，而非非常之謀竟寢，次年己亥，上春秋三十有九矣。時承恩、公崇、綺久廢在

私第，大學士徐桐覬政地綦切，尙書啟秀在樞廷與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學士榮祿居次輔，雖在親王下，最爲孝欽所親信，言無不從，大權實歸之。三公者，日夕密謀，相約造榮第，說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榮署名，同奏永寧宮。十一月二十八日，啟朝退，先詣榮，達二公意，榮大驚，佯依違其詞，速啟去，戒閹者毋納客，二公至，閹者辭焉。次日朝罷，榮相請獨對，問太后曰：『傳聞將有廢立事，信乎？』太后曰：『無有也，事果可行乎？』榮曰：『太后行之，誰敢謂其不可者，顧上罪不明，外國公使將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榮曰：『無妨也，上春秋已盛，無皇子，不如擇宗室近支子，建爲大阿哥，爲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宮中，徐纂大統，則此舉爲有名矣。』太后沈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於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公貝勒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南上兩書房翰林部院尙書於儀鸞殿，上下驚傳將廢立，內廷蘇拉且昌言曰：『今日換皇上矣。』迨詔下，乃立溥儀爲大阿哥也。康熙末年，諸皇子陰謀奪嫡，理密親王再立再廢，諸子各樹黨羽，互相傾軋，聖祖因此憂憤而殂，泰陵旣以智數登大寶，有鑒於前，遂垂永不建儲之諭，臣下有請者立斬。

晚年金盒緘嗣皇帝名，藏正大光明匾上，憑几末命，乃啟鑰，傳遺詔立之，繼此傳爲家法。穆宗之崩，不嗣子而立弟，光緒戊寅，惠陵奉安，吏部主事吳可讀在陵次疏言，異日今上有皇子，當後穆宗，草疏後，卽仰藥死，懿旨下廷臣，卽當日所稱大禮議也，且予可讀卹贈。德宗儲貳久虛，至是乃立大阿哥，兼祧穆宗，以符前議。溥儀者，宣廟之曾孫，惇慎親王之孫，父爲端郡王載漪，其時恭親王溥偉，貝子溥倫，依倫次皆可當璧，而載漪平日得太后歡心，故立其子，年十五矣，入居阿哥所。（在景運門外，卽青宮也。）闢弘德殿，西苑則在萬善殿，命崇綺充師傅，召陝西陝安道高慶恩入京，與翰林院侍讀寶豐、崇壽俱授讀，命徐桐照料弘德殿。大阿哥素不說學，有所喜二犬，次日卽宣索入宮，識者早有以慮其不終。徐相是日適考校八旗官學，遽以『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命題，蓋隱寓推戴之意云。

義和拳之爲邪教，卽八卦白蓮之支與流裔，勞玉初京卿考證最詳。顧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別有所在，邵陵高貴之舉，兩年中未嘗稍釋，特忌東西鄰責言，未敢倉卒行，載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計非藉兵力，慄使臣，固難得志也。義和拳適起，詭

言能避火器，以仇教爲名，載漪等遂利用之，以發大難，故廷臣據理力爭，謂邪術不足信，兵端未可開，皆隔難搔癢之談也。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

京師演拳，始於三月間，不一月，其勢漸盛，涑水至戕彈壓武官楊福同。朝廷雖屢嚴諭拏辦，復命樞臣趙舒翹往涿州，名爲宣旨解散，實隱察其情勢也。舒翹見其皆市井無賴，乞匄窮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嚮之，不以實對。五月十五日，戕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於馬家埠，日日燬教堂，殺教民，株連無辜。二十日，復縱焚正陽門西，火及城樓，二百年精華，一朝而盡。其時使館街西兵擐甲實鎗，嚴守東西街口，如臨大敵。午刻忽傳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見於儀鸞殿東室，約百餘人，室中跪滿，後至者乃跪於檻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樞臣禮親王世鐸榮祿王文韶趙舒翹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諸臣皆而南，樞臣剛毅則出京察看拳民未歸。既跪行一叩禮，上首詰責諸臣，不能彈壓亂民，色甚厲，翰林院侍讀學士劉永亨跪在後，與毓鼎相接，默語毓鼎，適在提督董福祥，董自任可驅拳匪出城外。毓鼎

促其上聞，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頃見董福祥，欲請上旨令其驅逐亂民。』語甫半，端王載漪伸大指厲聲呼曰：『好！此卽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懾，不能畢其詞，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檻外，高呼：『臣袁昶有話上奏！』上諭之入，乃詳言拳實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併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太后又曰：『今京城擾亂，洋人有調兵之說，將何以處之？爾等有何見識？各據所見，從速奏來。』羣臣紛紛奏對，或言宜勦，或言宜撫，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調兵保護，隨而派侍郎那桐許景澄出京勸阻洋兵，一面安撫亂民，設法解散，遂麾羣臣出。毓鼎與光祿卿曾廣漢大理少卿張亨嘉侍讀學士朱祖謀見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議未得要領，亂且未已也，乃行稍後留身復跪曰：『臣等尙有言。』亨嘉力言拳匪之當勦，但誅數人大事卽定。張閩人，語多土音，又氣急，不盡可辨。祖謀言皇太后信亂民敵西洋，不知欲倚何人辦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謀率然對曰：『董福祥第一卽不可恃。』太后大怒，色變厲聲曰：『汝何姓名？』對曰：『

臣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祖謀。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來。』祖謀猝不能對。毓鼎應聲曰：『山東巡撫袁世凱忠勇有膽識，可調入京鎮壓亂民。』曾廣漢曰：『兩江總督劉坤一亦可。』軍機大臣榮祿在旁，應曰：『劉坤一太遠，袁世凱將往調矣。』毓鼎復言：『風聞鑾輿有西幸之說，根本重地，一舉足，天下搖動矣。』太后力辨並無此說。四臣遂起，太后於祖謀之出，猶怒目送之。

二十一日未刻，復傳急詔入見，申刻召對儀鸞殿。上先詰問總理事務衙門大臣尚書徐用儀，用儀奏辨語細不可聞，惟聞上厲聲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隨宣諭：『頃得洋人照會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錢糧；一代掌天下兵權……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羣臣咸頓首曰：『臣等願効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會有四條，而所述祇得其三，退班後，詢之榮相，其一勒令皇太后歸政，太后諱言之也。其時載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戰，語尤激昂，太后復高聲諭曰：『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爲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

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謂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羣臣復叩首言：『臣等同心報國。』玉音一則曰：諸大臣，再則曰：諸公，羣臣咸震動。於是命徐用儀立山聯元往使館，諭以利害，若必欲開釁者，可卽下旗歸國。立山以非總理衙門辭。上曰：『去歲各國使臣瞻仰頤和園，非汝爲之接待乎？今日事亟，乃畏難乎？』太后怒曰：『汝敢往，固當往，不敢往，亦當往。』三臣先出，卽諭榮祿以武衛軍備戰守，復諭曰：『徐用儀等身入險地，可派兵遙護之。』羣臣既退，集瀛秀門外，以各國照會事質之譯署諸公，皆相顧不知所自來；或疑北洋督臣裕祿實傳之，亦無之。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蘇糧道羅某遣其子扣榮相門，云有機密事告急，既見，以四條進，榮相繞屋行，旁皇終夜，黎明遽進御，太后悲且憤，遂開戰端，其實某官輕信何人之言，各國無是說也，故二十五日宣戰詔，不及此事。

二十二日申刻復傳入見，籌議和戰，少頃卽退。二十三日未刻再召見於儀鸞殿，太后決定宣戰，命許景澄等往告各國使臣，限二十四點鐘內出京，派兵護行。上雅不願輕開釁，塞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毋誤事。』侍郎

聯元諫曰：『法蘭西爲傳教國，釁亦啟自法，卽戰，祇能讎法，斷無結怨十一國之理。果若是，國危矣。』言且泣，額汗如珠，聞有與辨論者，卽派載潤等加意扞衛宮牆，備不虞，賞內膳房飯食，不必下班，諸臣皆退。旋傳諭二十四日辰刻更入見，次晨俱集瀛秀門外，使臣來照會，要慶端二王往議，召二王及樞臣先入見，剛毅適還朝，亦召入，二王旋出，命譯署復使臣：『有言，但以書來，二王不能往也。』須臾，樞臣下，傳旨撤全起，（內呼召見曰叫起）蓋戰議成，無事諮謀矣，是爲庚子御前四次大會議。方事之興，廟謨蓋已預定，特藉盈廷集議，一以爲左證，一以備分謗，始也端王主之，西朝聽之，厥後勢浸熾，雖西朝亦無可如何，親暱如立山，視其駢誅，莫能阻也。當宣戰之日，固逆計異時之必歸於和，使館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旣成，盲風怪雨不轉瞬而月星明概，雖割地以贖前愆，亦所不恤，無如一勝之不可倖邀也，天也。

六月，詔莊親王載勳、大學士剛毅提督義和團，褒團爲義民，月賜太倉粟，在虎坊橋湖廣館發米。拳民益發舒，紅帕首腰刀，游行街市，莫敢誰何。一紙書可啓內城門，王公府第皆設壇，勢張甚。擒翰林院侍讀學士黃思永，囚莊王府三日，送刑部獄。

殺編修劉可毅，京朝官紛紛南遁，曹部闕無人。武衛軍大掠東城，入東單牌樓頭條，銜 銜 壽州相國宅，剽劫一空。相國衣短衣，昇出，居安徽會館。侍郎陳學棻朝回，馬驚而馳，甘 軍 鎗擊之，彈穿車中過，輿夫立斃。榮相遣材官持令箭彈壓，兵以鎗擬之，跳而免。

使館皆在東交民巷，南迫城牆，北臨長安街，武衛軍甘軍環攻之，竟不能克。或云榮相實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礮，且陰致粟米瓜果，爲他日議和地也。法國天主教堂在西安門內西什庫，剛相嘗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實不敢前，譁譟而已。拳匪既不得志，無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門，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繫以來，僞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爲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是日風霾晦冥，見者冤痛，毓 鼎上疏力爭之，謂：「謀亂當有據，羸翁弱婦，非謀亂之人；優裝玩具，非謀亂之物；而不分首從，不分男女，尤非我皇上好生如天之德，應飭刑部詳讞分別以聞。」疏入，獄已具，時趙舒翹長秋官，未慮囚，遽結正附成其獄，法司爲失職矣。

二十日下戶部尙書立山於獄。先是立山眷西城口袋底一妓，莊親王載勛爭之，不能得；立山久長內務府，家豪於財，載勛貸鉅資，亦不能得，積忿，遂誣奏立山家有地道通西什庫，潛爲接應，故教堂久不下。矯詔率拳匪至酒醋局第中，大索，無所獲，乃囚之。詔文荒誕鄙俚，官文書所不載，特錄存之，以爲此詔非出宮廷之證。其文曰：『欽命義和團王大臣奉懿旨，聞戶部尙書立山藏匿洋人，行蹤詭秘，着該大臣查明辦理，該大臣至該尙書宅搜查，並無洋人，當將該尙書拳至壇中焚香拜表，神卽下壇，斥以勾通洋人，行蹤詭秘，該尙書神色倉皇，着卽革職交刑部牢圈監禁，倘有疏虞，定惟該王大臣是問。』孝欽顧立山厚，雖下獄猶諭趙舒翹曰：『立山素吸洋煙，汝其善視之。』故立山不自意遽死也。七月初三日，逮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初四日，詔數其辦理洋務，各存私心，莠言亂政，語多離間，大不敬，斬西市。袁太常詆拳匪最力，致書慶親王奕劻，請其勸載漪勿爲禍首，中有云：『端郡王所居勢位，與醇賢親王相同，尤當善處嫌疑之地。』書爲載漪所得，遽上聞，諭旨所謂離間，指此也。外傳太常有諫止信拳開釁三疏，或云疏雖草爲儕輩所阻，實未上。

許侍郎則帝黨也。十七日辰刻，逮兵部尙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申刻，併立山皆斬於市。徐以辦理洋務，貽患甚深，立聯皆以離間罪之。自十五日至是日，沈陰慘霧，微雨時作。正陽崇文宣武三門俱晝閉，氣象蕭條，士民愀然，知大禍之將至矣。徐許袁皆浙人，立山內務府旗人，本姓楊，聯閣學既廷阻戰事，退與朝臣言，激昂不平，往往流涕，又爲帝所信，故及於禍。先是載漪力主外攘，累攻戰，不得逞，欲襲桓溫枋頭故智，多誅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將以次及大學士王文韶，尙書廖壽恒，侍郎那桐等，諸大臣咸岌岌自危，未三日，而聯軍陷京師，乃免。復矯詔殺已革侍郎張蔭桓於新疆，蔭桓廣東人，用小吏致位九卿，才捷有機變，有清沿明制，吏禮二部，漢堂上官，非科甲不得預，蔭桓獨以監生貳宗伯，戊戌新政，康有爲時主其家，密疏藉以上達，孝欽深恨之，謫戍伊犁。初蔭桓嘗以西藥進御，事頗聞於外，至是載漪訟言上奉天主教，宮闈多人教者，率大師兄（拳匪呼團長曰大師兄）入宮大索，幾及聖躬，卒無左證，追坐蔭桓罪，賜死。（按庚子御前會議及殺五大臣事，公私記載皆不得其詳，余故悉著其實，備後世秉史筆者取材焉。）

拳匪攻使館，久無功，法亦不効，日妄言乾字團將至，或謂山東老團且至，以誑上而欺衆，太后寢厭之。六月十七日天津失守，寇氛日迫，朝廷始有講和意。二十二日詔保護教堂教士，除戰事外，所殺洋人及焚毀房屋什物，均俟查明辦理，以全權大臣李鴻章。詔已具，會有言李秉衡自清江入援，待其至徐議和戰者，后意稍移。七月初一日，李督師到京，朱學士祖謀馬編修吉樟先要諸途，逃京師亂象，宗社之危如累卵，公入見，當力爲太后言拳匪恣謾狀，苟議和，大禍紓矣，督師深以爲然。迨入朝，徐相首迎之，大聲曰：『鑑翁，萬世瞻仰，在此一舉。』鑑翁者，督師字鑑堂也。復見剛相，知太后旨所在，意遂變。奏言：『外國多，不可滅，異日必趨於和，然必能戰而後能和，臣請赴前敵決一戰。』太后大喜，命統率武衛全軍及陳澤霖等各營，武衛軍實不成軍，十五日始出都，至通州，聞敵將至，師潰，督師吞金自盡，隨員王編修廷相投河死之，皆藁葬通州東關外。

二十六日，上三旬萬壽，猶御乾清宮受賀，東華門不啟，羣臣皆入神武門，冠裳寥落，僅成朝儀，紅巾滿都市，服飾詭異，持刃惱惱殺人，諸臣入賀者咸有戒心。

七月二十日，英軍陷京師，翌日，聯軍繼之，兩宮黎明倉皇乘民車出德勝門，甫出門，白旗徧城上矣。太后御夏衣，挽便髻，上御青綢衫，皇后及大阿哥隨行，妃嬪罕從者。瀕行，太后命崔闈自三所出珍妃。（三所在景運門外）推墮井中。初，珍妃聰慧，得上心，幼時讀書家中，江西文廷式爲之師，頗通文史。廷式以庚寅第三人及第，妃屢爲上道之，甲午大考翰詹，上手廷式卷授閱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廷式感奮驟言事，遼東敗問亟，廷式合朝臣聯銜上疏，請起恭親王主軍國事，太后素不善恭王所爲，上力請而用之。丙申，或搆蜚語，譖妃于預外廷事，太后怒杖之，囚三所，僅通飲食，妃兄禮部侍郎志銳謫烏里雅蘇台，上由是悒悒寡歡。聯軍入，日本軍護禁城，內庭晏然，乃出妃屍於井，淺葬京西田村。（朱學士祖謀王給諫鵬運賦落葉詞紀其事，余亦賦詩云：金井一葉墮，淒涼瑤殿旁，殘枝未零落，映日有輝光。溝水空流恨，霓裳與斷腸，何如澤畔草，猶得宿鴛鴦。）

徐相宅在使館街，與法館對宇，兵事起燬焉，遷居故相國寶文靖園中。聯軍入城日，徐相謂其子承熊曰：『我爲首輔，遭國難當死，汝三兄位卿貳，當知所以自處，

我死汝可歸隱易州丙舍，課子孫耕讀，勿仕也。」三兄指刑部侍郎承煜也。老僕於屋梁繩兩結，一左一右，徐相就其左，既承頸，猶以目視右結，意固在承煜，承煜竟不死，且不敢行服，草草殮其父。承煜刻深矯情，五大臣之死，承煜實主之，徐尙書等刑西市，承煜監斬有得色，或請用誅大臣禮，怒斥曰：「此漢奸，殺之猶輕，何恤爲？」數姓孤兒銜之甚，或告曰：日本軍官發其奸，與尙書啟秀同被囚，啟秀憤自經，承煜呼人救之。次年議和條約懲禍首，詔俱斬西市，就刑日，西人用快鏡攝影去。

京師既陷，承恩公崇綺走保定，其子葆初在宅作大坑，自瘞死，併老母幼子皆生葬土中，崇公聞變自縊蓮池書院，竟絕嗣。兵部主事安徽王鐵珊跌宕有奇氣，憤時事危亂，七月十八日賦絕命詩，自縊於所居六安會館，遺書曰：「吾不忍見白旗也！」御史江蘇宋承庠，二十一日覩北城火發，疑爲宮禁，旁皇終夕，亦縊死。前侍郎景善朝服將投井，徘徊井闌旁，子恩某自後推之墮，或謂將以邀卹蔭也，事爲日本軍官所聞，槍斃之。祭酒山東王懿榮投井死。祭酒熙元，大阿哥師傅寶豐，崇壽皆自經死。熙祭酒直隸總督裕祿子，父子俱死國難。崇公諡文節，王諡文敏，熙諡文貞，寶

謚文潔，崇謚文勤。（城內旗官恐受戮辱，闔門自焚者頗多。）

戊戌新政，各國盛稱上英明剛斷，拳匪之亂，皆知非出帝意，使聯軍入時，上獨留，出而與西帥相見，治首禍諸臣罪，事當易了。孝欽慮帝留之不爲己利也，挾之俱西，既達西安，惴惴然恐天下不直其所爲，頗有意復辟。已而鄂督張之洞，在籍侍郎盛宣懷貢使首至，所以媚茲者甚備，太后乃大悅，知天下未予叛也，意潛輟，然上視在京日稍發舒矣，議和締約，用平原函首故事。剛毅已病死中途，遣尙書葛寶華誅莊親王，載勛於蒲州，載勛讀詔訖，從容再拜謝罪，負闔戶自經。命布政使何福堃殺毓賢於長安市，命巡撫岑春煊賜趙舒翹自盡。舒翹故健實，吞金不死，服洋藥不死，春煊迫待覆旨，有老刑卒獻策，以桑皮紙浸燒酒，閉口鼻，氣始絕。安置端郡王載漪於寧夏，鎮國公載瀾於安西。載漪既謫，大阿哥法不當立，遂宣詔廢之，襍被出宮門，居八旗會館，士民無憐之者，時辛丑四月也，蓋至是而戊己之局始結。

辛丑和議成，外交章請回鑾，太后躊躇未敢歸，召尙書敬信赴行在，詢知宮廷無恙，十月始啟鑾，駐蹕開封者十餘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入永定門，正陽門經拳

匪縱火後，樓堞殘缺，垣棟傾頽，無復承平舊觀。太僕少卿陳璧筦將作，皆粉塹而新之。識者謂雖足安聖母之心，而河北蕪蕪之意則唏矣。次日上告謝太廟，三品以上進名起居。先是車駕在保定，詔詢禮部謁廟服色，曹郎議當素服，而尙書徐郟主朝服。上閱奏怒，擲諸地，乃改常服行事，樂設而不作，並祀太廟後殿。上還宮，卽召見乾清宮。太后曰：『我不意猶能見爾等。』失聲哭。諸臣伏地痛哭。太后歷數出都日途中艱苦狀，淚與聲俱。又曰：『予聞爾等在危城中，多有損失，不知爾等近狀如何，家口均平安否？』諸臣對曰：『皇太后皇上垂詢及此，真天地父母之恩，臣等託賴安福，得保餘生，感激無可言報。』上復溫諭數語而退。隨傳諭給事中御史暨各衙門實缺司官排日入見，見之日諸臣輒先哭數聲，若舉哀焉。慈顏則稍霽矣。

光緒初年，承穆廟中興之後，西北以次戡定，海宇無事，想望太平。兩宮勵精圖治，彌重視言路，會俄人渝盟，盈廷論和戰，惠陵大禮議起，一時稜稜具風骨者，咸有以自見。吳縣潘祖蔭，宗室寶廷，南皮張之洞，豐潤張佩綸，瑞安黃體芳，閩縣陳寶琛，吳橋劉恩溥，鎮平鄧承脩，尤激昂言事，號曰清流，而高陽李文正公當國，實爲之

魁疏入多報可，彈擊不避權貴，白簡朝入，顰帶夕褫，舉朝爲之震竦。松筠庵諫草堂，明楊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論列，輒集於此，赤棒盈門，見者驚相傳，次日必有文字。南皮畏見客，惟同志四五得入門，豐潤喜著竹布衫，士大夫爭劾之，侍郎長叙布政使葆亨以國忌日嫁娶，鎮平素服往賀，座客疑且詫，俄而彈章上，兩親家罷官矣。尙書賀壽慈演皇楨過琉璃廠寶名堂茗話，諸公合數人之力傾之，至撫拾噉味爲罪案，率罷去。二張蒙眷注特厚，南皮以閣學撫晉，豐潤以庶子攝都堂，知癸未科貢舉，駸駸大用矣。當是時，法蘭西窺安南，中朝懷柔藩服，銳用兵，豐潤以欽差大臣視師福建，閩縣會辦南洋，鎮平使桂定邊界，豐潤過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旣而海疆不競，豐潤主持重，爲敵所乘，聞礮聲先遁，狼狽走鄉村，賴海軍學生礮擊，法帥孤拔殲之，敵始退。豐潤猶疏辨，朝廷震怒，削職戍新疆。閩縣鎮平相繼謝病去，寶侍郎典閩試，歸途納江山船女爲妾，上疏自劾，罷官，言路名望銳減。孝欽知諸臣好大言實不足用，自此遂輕視言官矣。

甲申以後，羣臣務爲慎重，以奉公守職爲賢，論事更張者多報罷，自聖祖提倡

理學，持宋明諸儒學說範圍天下，名臣多出其中，士重廉恥，知自愛，女子葆名節，風俗蓋蒸蒸焉。常熟輔政，紹明漢學，號復古，吳縣潘文勤錢塘汪侍郎治之尤勤，場屋士不明小學，不能中程式，鄙夷程朱之學，斥爲迂陋，屏不談，道德之防漸弛。歲甲午，日本攘我朝鮮，當是時國家練海軍垂二十年矣，歲糜金錢無算，孝欽修復圓明故事，營頤和園，水衡錢不供，醇賢親王乃移海軍費奉之，戎實大虛。遼事起，常熟用游客言，力主戰，合肥李文忠久鎮北洋，知海軍軍容雖盛，實窳弱不可恃，力主和，顧無如樞府何，不得已而戰。羣帥渡鴨綠江，莫相統一，又不戢士卒，韓人離心，日本窺朝鮮久，地理軍謀皆夙備，大軍屢挫，總兵左寶貴死之。湘撫吳大澂早官詞林，有才名，負大志，心慕李合肥，欲以邊功邀封拜，上疏請纓，常熟力薦之，命領一軍出關助戰，吳携書畫古玩自隨，日與掾屬雅歌投壺示整暇。提督宋慶兵敗田莊台，吳軍望風潰，軍資輜重盡棄之，槍械有未啟封者。吳遁入關，詔仍回湘任，軍法不舉，蓋如此。恭王起當國，授兩江總督劉坤一督師，盡護諸軍，劉耄而怯，久之始出關，時海艦皆燬，沿海城島戒嚴，道員龔照璵守旅順，旅順夙稱天險，水雷礮臺甚嚴備，照璵悉毀之。

而遁，日人不自意得之。旅順爲北洋門戶，京師大震，時十月初十日，正孝欽后六旬萬壽也。遼瀋盡失，王師不能軍，烽火迫三輔，乃棄朝鮮，割臺灣，以銀二百兆兩議和，度支大困。中國無海軍，處列強間，貧弱幾不國，於是有心者，視爲奇辱，知閉關自封，不足以自立也，稍稍講救亡之策，而公卿大臣，猶姝姝守敝法，視日影朝暮，假息圖存，上乃毅然伸乾斷，更新庶政矣。上雅不善八旗所爲，頗思黜滿人，倚漢人，又欲革舊習，冠漢姓，融洽無間，爲子孫久遠計。滿人多怨之，萋菲之言日聞，改制纔數月，遽遭仲秋之變，上幾蹈不測禍，新政悉廢，閣鈎稽黨人，朝野諱言西學，時局爲之一變。當丁戊之際，士大夫講改革者，類學具根柢，有士君子之行，一二激烈者流，憤淪胥之日深，亦志皆在救亡而已。誅鋤之後，或逋伏海外，或戢影荒江，俊彥宿儒，摧折殆無生氣，厥後步趨東瀛，以新政之名，揭櫫天下，而黨錮諸賢，終帝世不復召，論者不能不爲人才悲也。孝欽后當同治時，倚漢大臣，削平大難，故特重漢臣，敬禮有加，而滿臣則兒子畜之，相親也。恭忠親王重漢人，醇賢親王則反之。章皇初入關，朝廷大政事，皆范文肅、洪文襄所定，懲奇渥溫氏，以蒙古色目人壓漢人之害，制爲滿漢雙

行之法，閣部卿寺分缺若鴻溝，不相侵越，惟將軍都統專屬焉，而王公不親吏事，陽尊之，陰爲漢人保登進之路。辛丑回鑾，孝欽內慙，始特詔天下議改革，定新官制，少年新進不深維祖宗朝立法本意，第覺滿洲人士以八旗區區一部分，與我二十一行省漢人對掌邦政，其事太平，欲力破此局以均勢，滿漢之界既融，於是天潢貴胄，豐沛故家，聯翩而長部務，漢人之勢大絀，乃不得一席地以自煖。先是諸皇子讀書之所，曰上書房，選翰林官教之，其制較弘德毓慶稍殺，光緒中葉，師傅闕不補，書房遂無人，近支王公年十五六，卽令備拱衛扈從之役，輕裘翠羽，日趨蹌於乾清景運間，暇則臂鷹馳馬以爲樂，一旦加諸百僚上，與謀天下事，祖制盡亡，中外側目，於是革命排滿之說興矣。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嘗語毓鼎曰：『王室其遂微矣。』毓鼎請其故，侍郎曰：『吾立朝近四十年，識近屬親貴殆徧，異日御區宇握大權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識，無一足當軍國之重者，吾是以知皇靈之不永也。』其言至是而信。綜計光緒三十四年，朝局凡四變，而甲午庚子，尤爲變局所從出，夫垂裳萬里，束手於三島，樓櫓十重，不能以一戰，臨朝發憤，烏能已乎。南宮坐錮，骨肉之情益

乖，相激相乘，遂搆滔天之禍，蒙塵之恥中於上，歲幣之繁窮於下，大勢所趨，立憲之名以立，孝欽自顧倦勤，畏後世之議已，姑以塗飾耳目，幸免及身，豈真爲子孫苞桑計哉。語曰：『殷憂啟聖，多難興邦。』德宗之世，固殷憂多難矣。聖非不啟，若或尼之，邦不足興，適以敝之。且虛名實禍，孝欽大漸時亦悔之矣。神器至重，遂遺大投艱於我冲主。

孝欽后爲葉赫那拉氏，天命朝，大兵定葉赫，頗行威戮，男丁罕免者。部長布揚古臨沒憤言曰：『吾子孫雖存一女子，亦必覆滿洲。』以此祖制宮闈不選葉赫氏。孝欽父任湖南副將，卒官，姊妹歸喪，貧甚，幾不能辦裝，舟過清江浦，時吳勤惠公宰清江，適有故人官副將者，喪舟亦橫河畔，勤惠致賻三百兩，（或傳二千兩非也。）將命者誤送孝欽舟，覆命，勤惠怒，欲返璧，一幕客曰：『聞舟中爲滿洲閨秀，入京選秀女，安知非貴人，姑結好焉，於公或有利。』勤惠從之，且登舟行弔，孝欽感之甚，以名刺置奩具中，語妹曰：『吾姊妹他日倘得志，無忘此令也。』既而孝欽得入宮，被寵幸，誕穆宗，妹亦爲醇賢親王福晉，誕德宗。孝欽垂簾日，勤惠已任知府，累擢至

方面，不數年督四川，勤惠實無他材能，言官屢劾之，皆不聽，薨於位，易名曰惠，猶志前事也。或傳副將嘗繫獄，孝欽以眷屬入視，故沈少司寇家本召見，太后詢獄中情狀甚悉，云孝欽年七十餘，望之如四十許人，髮無一莖白者，聞同治年間李闈連英曾得大何首烏，獻於孝欽，蒸製不如法，融化類粥糜，併汁啜之，相傳千年何首烏，九蒸九曬，服之能延年。

歷史載僞太子事，若漢若明多有之，至出亡之建文帝，則故主也，從未有僞託萬乘者，若庚子武昌之事，真人妖矣。己亥年湖北有巡檢某赴內閣驗看，出東華門，誤觸中貴車，爭持久不解，倏一騎自門出，儀觀甚偉，中貴執禮維謹，其人指揮數語，立散去，巡檢心異之。逾歲黃州忽來一男子，自詣府廨，驕倨不可一世，問姓名不答，知府驚異莫測，傳致武昌。其時上困瀛臺，或傳有遯荒說，總督張文襄自光緒初出鎮山右，歷擁旌節，未入朝，初不識天顏，遲疑不敢決，始羈禁江夏獄，陰囑守令善視之，徧徵各官辨識，巡檢一見則大驚，即東華門策騎人也，馳告文襄。於是各官皆入獄瞻仰，男子微示意爲光緒皇帝，避太后凶威而出，巡檢典史深信之，日朝服往起

居。男子書一紙，巡檢可守武昌，典史可守漢陽，此二人則詣督署傳恩命，文襄已疑之，無何男子復書一紙，諭張之洞，吾在獄困甚，速致銀三千兩，文襄決知其僞，會兩司嚴鞫，乃供爲御前侍衛，北京漢人也，貧甚，謀假託攫金遁耳。文襄不敢上聞，陰斃之獄中，別摭他事革巡檢典史職。

上天表靜穆，廣額豐下，於法當壽，穎悟好學，有以聖學叩翁師傅者，則以魯鈍對，蓋知太后忌之，不敢質言也。上素儉，衣皆經澣濯縫紉，聲色狗馬之好，泊如也。孝欽嗜梨園曲，上不能不預，或傳上善撾鼓，事亦無徵。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責問，益戰栗不能發語。歸自西安，尤養晦不問事，寄位而已。左右侍奄，俱易以長信心腹，上枯坐無聊，日盤辟一室中。戊中秋，突傳聖躬不豫，徵京外名醫雜治之。請脈時，上以雙手仰置御案，默不出一言，別紙書病狀，陳案間，或有所問，輒大怒，或指爲虛損，則尤怒，入診者僉云六脈平和無病也。七月二十一日，日初夕，有大星從西北來，掠屋檐過，其聲如雷，尾長數十丈，光燦燦照庭宇，至東南而隕，都市喧傳紫微星墮，羣訝其不祥。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賀太后萬壽，起居注官應侍班，先集於來薰風門

外，上步行自南海來，入德昌門，門罅未闔，侍班官窺見上正扶奄肩，以兩足起落作勢，舒筋骨，爲拜跪計。須臾忽奉懿旨，皇帝臥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禮，輟侍班，上聞之大慟，時太后病洩瀉數日矣。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十六日尙書溥良自東陵覆命，直隸提學使傅增清陛辭，太后就上於瀛臺，猶召二臣入見，數語而退。太后神殊憊，上天顏黯澹。十八日慶親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視壽宮，二十一日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門增兵衛，譏出入伺察非常，諸奄出東華門淨髮，昌言駕崩矣。次日寂無聞，午後傳宮中教養醇王監國之諭，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於寢宮，不知何時氣絕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長歎而已。以吉祥轎舁帝屍，出西苑門，入西華門，吉祥轎者，似御輦而長，專備載大行，若古之輻輳車也。皇后被髮，羣奄執香，哭隨之。甫至乾清宮，有侍奄馳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諸奄踉蹌回西苑，李連英睹帝屍委殿中，意良不忍，語小奄曰：『盍先殮乎？』乃草草舉而納諸梓宮。時禮臣持殮祭儀，注入東華門，門者拒不納，迨回部具文書來，乃入乾清門，則殮事久畢矣。故事，皇帝卽位數年，卽營壽兆，上御宇三十四年，竟無敢議

及者。鼎湖既升，始命溥倫卜地，西陵附近舊有絕龍峪，孝欽曾指以賜醇賢親王爲園寢，嗣乃置之，至是倉卒擇吉壤不得，欲用之，改名九龍。有謂自世祖至德宗，恰九世，疑於數終，似不祥，遂定名金龍，上尊號曰崇陵。逾年三月十二日，奉移梓宮於去陵六里之梁格莊暫安殿，以時致祭焉。帝崩之明日，太后乃崩。

嘉順皇后賢節

薛福成

國朝家法，遠軼漢唐宋明之上，而尤有亙古所未睹者，一則開創之功與中興之業，皆出皇太后訓政之力，一則以椒房之貴，而殉大行皇帝於百日之內，如穆宗毅皇后是也。后爲今承恩公崇文山尙書之女，幼時卽淑靜端慧，崇公每自課之，讀書十行俱下，容德甚茂，一時滿洲蒙古右族，皆知選婚時必正位中宮。同治十一年，穆宗皇帝將行大婚禮，后與鳳秀之女俱選入宮。當是時，后年十九，慈安皇太后愛其端莊謹默，動必以禮，欲立之；鳳秀之女年十四，慈禧皇太后愛其姿性敏慧，容儀婉麗，欲立之。兩宮意雖各有所屬，而相讓未決，乃召穆宗俾自定之。穆宗對如慈安旨，於是乃立后爲中宮，而封鳳秀女爲慧

妃。大婚之夕，后應對頗稱旨，穆宗使后背誦唐詩，無一瘕字，穆宗甚悅。慈禧皇太后憐慧妃之未得尊位也，召穆宗諭以慧妃賢慧，雖屈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嫺宮中禮節，宜使時時學習，帝毋得輒至中宮，致妨政務。穆宗性至孝，重違太后意，而又憐皇后之不得寵于太后也，乃不敢入中宮，亦竟不幸慧妃。常在乾清宮獨居無聊。既而有疾，慈安皇太后偵知，諸太監越禮狀，於是兩宮太后輪流省視，帝疾稍瘳，太后回宮，亦召皇后留視之，皇后權素輕，不能以威讐諸太監，又性羞澁，守禮法，帝亦命皇后回宮，每苦口極諫然後去。無何疾復大作，龍馭上賓，慈禧皇太后召皇后訓責備至，蓋本朝家法最嚴，又值太后哀痛之餘，故不覺有疑于皇后而責之過深也。今上卽位，皇太后懿旨封爲嘉順皇后，而后自穆宗之崩，慟極，誓以身殉，遂不復食，以光緒元年二月二十日崩，年二十二，距穆宗大行未百日也。嗟乎！自古烈婦殉夫者多矣，若以椒房之貴，猝遭變故，攀龍偕逝，則前古所未聞也，豈不懿歟？

慈安皇太后聖德

薛福成

慈安皇太后以咸豐初年正位中宮，當時已有聖明之頌。顯皇帝萬幾之暇，偶以遊宴自娛，聞中宮婉言規諫，未嘗不從；外省軍報及廷臣奏疏寢閣者，聞中宮一言，未嘗不立即省覽；妃嬪偶遭譴責，皆以中宮調停，旋蒙恩眷。顯皇帝幸熱河，逾年龍馭上賓，當是時肅順專大政，暴橫不可制，太后與慈禧皇太后俯巨缸而語，計議甚密，於是羈縻肅順，外示委任，而急召恭親王至熱河，與王密謀兩宮及皇上奉梓宮先發，俾肅順部署後事，既至京師，則降旨解肅順大學士之任，旋革職拿問，遂誅之。肅順素蓄異謀，以皇太后渾厚易制，故忍而少待，不意其先發制之，臨刑時頗自悔恨云。於是兩宮太后垂簾聽政，首簡恭親王入軍機處議政事，當是時，天下稱東宮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錯實主之。西宮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時諮訪利弊，悉中窾會。東宮見大臣，呐呐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爲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事，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東宮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額手稱頌。

同治初元，鑒曾文正公之賢，自兩江總督簡授協揆，以正月朔日下詔，凡天下

軍謀吏治，及總督巡撫之黜陟，事無不諮，言無不用，中興之業，於是乎肇矣。何桂清失陷封疆，厥罪甚重，刑部已論斬矣，陰祈同鄉同年及同官京朝者十七人，上疏救之，朝廷幾爲所惑。東宮太后獨納太常寺卿李棠階之奏，命斬桂清，以警逃將，天下爲之震肅。尋以李棠階碩望名儒，命爲軍機大臣，一歲中遷至尙書，其後頗多獻替。勝保以驕蹇貪淫，逮下刑部獄，亦用棠階言賜死，天下頗以爲宜。金陵蘇浙之復也，曾李左三公，錫封侯伯，實出東宮之意，而西宮亦以爲然。及太監安德海稍稍用事，潛出過山東境，巡撫丁公寶楨劾奏之，東宮問軍機大臣以祖制，大臣對言當斬，卽命就地正法，天下皆服丁公之膽，而頌太后之明。西宮太后性警敏，銳於任事，太后悉以權讓之，頽然若無所與者。後西宮亦感其意，凡事必諮而後行。毅皇帝孝事太后，能先意承志，太后撫之亦慈愛備至，故帝亦終身孺慕不少衰。雖西宮爲帝所自出，無以逾也。毅皇后之立，實太后以其端淑選中之，蓋其聖德爲相近云。邇年以來，太后益謙讓未遑，事無鉅細，必待西宮裁決，或委樞府主持，或者以天下大定，可以垂拱而治，故益

光緒帝與慈禧

務翰晦歟？



十 戊戌政變

戊戌日記

袁世凱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予奉召由天津乘第一次火車抵京，租寓法華寺。上駐蹕頤和園，即託友代辦安摺膳牌，定於八月朔請安。次日早起，檢點衣冠各件，先派人赴海澱，覓租寓所，午後至裕盛軒，遂宿焉。初一日四鼓詣宮門伺候，黎明在毓蘭堂召見，上垂詢軍事甚詳，均據實對。候間，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榮祿飭臣督率修理操場，並先期商演陣圖，亟須回津料理，倘無垂詢事件，即請訓。』奉諭候四日後請訓，可無大耽擱等語。退下，回軒少食就寢，忽有蘇拉來報，已以待郎候補，並有軍機處交片，奉旨令初五日請訓。自知非分，汗流浹背，立意疏辭。旋有郭友琴諸友來賀，備告以無寸功，受重賞，決不爲福，焉用賀。即商擬疏稿，將力辭，諸友均力阻，遂託友人代辦謝恩摺。午後謁禮邸不遇，謁剛相國，王裕兩尙書均晤，備述無功受賞，萬不克當，並商王尙書擬上疏辭。尙書謂出自特恩，辭亦無益，反

着痕跡，甚謂不可，然此心怦怦，殊不自安。次早謝恩召見，復陳無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賞，慚悚萬狀。上笑諭：『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等語。退下，在宮門外候見慶邸，匆匆數語，即回寓，會大雨，至午始回法華寺，憊甚酣睡。至晚食復睡，次日初三晨，謁合肥相國，久談兵事，飯後赴慶邸府，邸在園，聞人囑稍候，即在回事處候。將暮，得營中電信，謂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榮相傳令，飭各營整備聽調。即回寓作復電。適有榮相專弁遺書，亦謂英船游弋，已調聶士成帶兵十營來津，駐紮陳家溝，盼即日回防。當以請訓奉旨有期，未便擅行，因囑幕友辦摺叙明緣由，擬先一日詣宮遞摺，請訓後，即回津。正在內室秉燭擬疏稿，忽聞外室有人聲，聞人持名片來，稱有譚軍機大人有要公來見，不候傳請，已下車至客堂，急索片視，乃譚嗣同也。

余知其爲新貴近臣，突如夜訪，或有應商事件，停筆出迎。渠便服稱賀，謂有密語，請入內室，屏去僕丁，心甚訝之。延入內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見晚周旋等語。譚以相法，謂予有大將格局，繼而忽言：『公初五請訓耶？』告以現有英船游弋海上，擬

具摺明日請訓，卽回津。譚云：『外侮不足憂，大可憂者，內患耳。』急詢其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將有以圖報，上方有大難，非公莫能救。』予聞失色，謂：『予世受國恩，本應力圖報稱，況己身又受不次之賞，敢不肝腦塗地，圖報天恩，但不知難在何處？』譚云：『榮某近日獻策，將廢立弒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時常與榮相晤談，察其詞意，頗有忠義，毫無此項意思，必係謠言，斷不足信。』譚云：『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極其狡詐，外面與公甚好，心內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欽佩，去年僅升一階，實榮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聞諸慈聖，榮某常謂公跋扈不可用」等語。此言甚確，知之者亦甚多，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爲榮某所格，上常謂袁世凱甚明白，但有人說他不可用耳，此次超升，甚費大力，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與公商之。』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內開榮某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卽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卽正法。卽以袁某代爲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布告榮某大逆罪狀，卽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

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卽死在上前各等語。予聞之，魂飛天外，因詰以『圍頤和園欲何爲？』譚云：『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予謂：『皇太后聽政三十餘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義爲訓戒，如令以作亂，必不可行。』譚云：『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某，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卽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必須今晚定議，我卽詣宮請旨辦理。』予謂：『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卽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譚云：『我有挾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硃諭一道，面交公。』予見其氣噉凶狠，類似瘋狂，然伊爲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來歷，如顯拒變臉，恐激生他變，所損必多，只好設詞推宕。因謂：『天津爲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總督，中外官民，必將大訐，國勢卽將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淮練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亦不下數萬，本軍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如何能辦此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必卽設防，上已先危。』譚云：『公可給以迅雷不及掩

耳。俟動兵時，卽分給諸軍硃諭，並照會各國，誰敢亂動？」予又謂：「本軍糧械子彈均在天津營內，存者極少，必須先將糧彈領運足用，方可用兵。」譚云：「可請上先將硃諭交給存收，俟布置妥當，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動手。」予謂：「我萬不敢惜死，恐或洩露，必將累及皇上，臣子死有餘辜，一經紙筆，便不慎重，切不可先交硃諭。你前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覆告你如何辦法。」譚云：「上意甚急，我有硃諭在手，必須卽刻定准一個辦法，方可覆命。」及出示硃諭，乃墨筆所書，字甚工，亦彷彿上之口氣，大概謂：「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等語。大概語意，一若四人請急變法，上設婉詞以却之者。予因詰以「此非硃諭，且無誅榮相圍頤和園之說。」譚云：「硃諭在林旭手，此爲楊銳抄給我看的，確有此硃諭，在三日前所發交者。林旭等極可惡，不立卽交我，幾誤大事。諭內另議良法者，卽有二事在其內。」予更知其挾制捏造，不足與辯，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凱斷不敢辜負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須妥籌詳商，以期萬全，我無此膽量，決不敢造次爲天下罪人。」譚再三催促，立卽會

議，以待入奏，幾至聲色俱厲，腰間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將巡幸天津，待至伊時軍隊咸集，皇上一寸紙條，誰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譚云：「等不到九月即將廢弒，勢甚迫急。」予謂：「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須至下月方可萬全。」譚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將奈之何？」予謂：「現已預備妥當，計費數十萬金，我可請榮相力求慈聖，必將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譚云：「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大業，天下事入公掌握，在於公。如貪圖富貴，告變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謂：「你以我爲何如人？我三世受國恩深重，斷不至喪心病狂，貽誤大局，但能有益於君國，必當死生以之。」譚似信，起爲揖，稱予爲奇男子。予又說：「以我二人素不相識，你夤夜突來，我隨帶員弁，必生疑心，設或漏洩於外人，將謂我們有密謀。因你爲近臣，我有兵權，最易招疑，你可從此稱病多日，不可入內，亦不可再來。」譚甚以爲然，又詰以兩宮不和，究由何起？譚云：「因變法罷去禮部六卿，諸內臣環泣於慈聖之前，紛進讒言危詞，懷塔布立山、楊崇伊等，曾潛往天津，與榮相密謀，故意見更深。」予謂：「何不請上將必

須變法時勢，詳陳於慈聖之前，並事事請示，又不妨將六卿開復，以釋意見。且變法宜順輿情，未可操切，緩辦亦可，停辦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至激生他變？」譚云：「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羣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予因其志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且已夜深，託爲趕辦奏摺，請其去。反復籌思，如痴如病，遂亦未及遞摺請訓。細想如任若輩所爲，必至釀生大變，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詞意，冀可補救。初五日請訓，因奏曰：『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卽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贊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猛勇之士，但閱歷太淺，辦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陳。」等語。上爲動容，無答諭。請安退下。卽赴車站，候達佑文觀警同行。抵津，日已落，卽詣院謁榮相，略述內情，並稱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羣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必須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語未竟，葉祖珪入坐，未幾佑文亦來，久候至將二鼓，不得間，只好先退晚餐，約以明早再造詳談。次早榮相

枉顧，以詳細情形備述，榮相失色，大呼冤曰：『榮某若有絲毫犯上心，天必誅我，近來屢有人來津通告內情，但不及今談之詳。』予謂：『此事與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藥而死耳。』籌商良久，迄無善策，榮相回署，復約佑文熟商，是晚榮相折簡來招，楊莘伯在坐，出示訓政之電，業已自內先發矣。榮相復撫茶杯笑曰：『此非毒藥，你可飲之。』惟耿耿於心，寢食難忘者，恐累及上位耳。越四日，榮相奉召入都，臨行相約，誓以死保全皇上。予曰：『趙盾弑其君，並非趙盾，中堂世篤忠貞，現居要津，而皇上萬一不安，天下後世，其謂中堂何。我亦世受國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報之。』榮相曰：『此事在我與慶邸，決不至累及上位，勿慮也。良以慈聖祖母也，皇上父親也，處祖母父親之間，爲子孫者，惟有出死力以調和，至倫常之變，非子孫所忍言，亦非子孫所敢聞。』謹述大略，五衷如焚。時在八月十四日，記於天津督署。

編者按：此日記見十五年二月申報，記者云得自蘇州張仲仁君，宜若可信。

保國會演說辭

康有爲

我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爲奴隸，爲牛馬，爲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不能言者也。吾中國自古爲大一統國，環列皆小國，若緬甸、朝鮮、安南、琉球之類，吾皆鞭箠使之，其自大也久矣。故在國初時，視英法各國皆若南洋小島，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趙甌、北筭、記二十二史，阮文達爲文學大宗，皆博極羣書，而紀文達謂艾儒略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如中土、瑤台、閩苑，大抵寄托之辭；趙甌、北謂、俄羅斯、北有、準葛爾、大國以銅爲城，二百方里；阮文達疇人傳，不信對足抵行。今人環遊地球，座中諸公有踏遍者，吾粵、販商、估客，視爲尋常，而乾嘉時博學如諸公，尙未之知。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輪舟初成，橫行四海，以輪船二艘犯廣州，兩廣總督盧敏肅以三千師船二萬兵禦之而敗，盧公、曾平、犛匪、趙金隴者。宣宗成皇帝詔謂盧坤、昔平、趙金隴，曾著微勞，不料今日無用至此，盧敏肅雖言洋船極大，而既無影鏡燈片，宣宗無從見之，無能

自白也。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爲講求外國情形之始。敗於定海舟山，裕謙牛鑑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砲震天津，乃開五口。宣宗乃知洋人之強，在船堅砲利，命仿製之。西人如何，實未知也。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輸數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文宗狩熱河，洋使入住京師，亦可謂非常之變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視之，深閉固拒。同治五年，斌椿遍遊各國，等於遊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置同文館，方言館，招商局。文文忠乃遣美人蒲安臣與志剛孫嘉穀出使各國，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磾，實爲當時絕異之事。欲遣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曹出身，入同文館讀書，最爲通達，而倭文端阻之。自是雖軺車歲出，而士大夫深惡外人，蔽拒如故。甲中之役，張南關之功，日益驕滿，鄙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爲俄窺東三省，日本講求新治，驟強示威，必取朝鮮，會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強，而當時天下皆以爲狂。壬辰年，傳蘭雅譯書事略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售去者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購書者乃只有此數，則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之役，割

台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強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繽紛，爭言新學，自此舉始也。然甲午之後，仍不變法，間有一二，徒爲具文，卽如海軍、電線、鐵路、船局、船廠，間效一二，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卽如被創之後，而兵未嘗增練，鐵艦不再購一艘，吾綠營兵六十餘萬，八旗兵三十餘萬，實皆老弱，且各有業，托名伍籍中，泰西以民爲兵，吾則以兵爲民，何以敵之？若夫泰西立國之有本末，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教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貴，民不甚賤，制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致強也有由，吾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生無保養教之道，上下不通，貴賤隔絕，此皆與吾經義相反，故宜其弱也。故遂復有膠州之事。四十日之間，要挾逼迫者二十事：一，德之強租膠州，人所共知也；其二，則英欲借我款三釐起息，而俄不許矣；其三，欲開大連灣通商，俄不許矣；其四，欲開南寧通商，俄不許矣；其五，借英款不成，而內河全許駛行輪船矣；其六，西貢燒教堂，法索我償款十萬矣；其七，姚協贊調補山東道，德人限二十四點鐘撤去矣；其八，津鎮鐵路過山東

三電德廷，德不許矣；其九，改道過河南，德亦不許，後請英、美使言之乃許矣；其十，聶軍請俄教習，而訂明不歸統領節制矣；其十一，俄教習去留，須候俄皇旨矣；其十二，俄人勒逐德教習四人矣；其十三，直隸、山西、東三省練兵，必須請俄教習矣；其十四，長江左右釐金盡歸稅務司矣；其十五，德人既得膠州百里，復索增廣矣；其十六，既得增廣，又索鐵路矣；其十七，既得鐵路，又索全省矣；其十八，既得鐵路，又索全省商務矣；其十九，俄人要割旅順、大連灣、金州矣；其二十，法人索廣州灣，又訂兩廣雲貴不得讓與他國矣；此皆今年二月以前之事，其此後英之索威海，日本之訂福建，不得讓與別國矣等事，尙未及計也。夫路待商之德廷，道員聽其留逐，是皇上之權已失，賈誼所謂何忍以帝皇尊號爲戎人諸候。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緬甸、安南、印度、波蘭，吾將爲其續矣。觀分波蘭事，脅其國主，辱其貴臣，荼毒縉紳，眞可爲吾之前車哉，必然之事，安能僥倖而免也。印度之被滅，無作第六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緒二年百餘年，始有議員二人。香港、隸英人，至今尙無科第，人以買辦爲至榮，英人之饑貧者，皆可爲大班，吾華人百萬之富，

道府之銜，紅藍之頂，乃多爲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及今不自強，恐我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元人始來中國，嘗廢科舉矣，其視安南之進士抱布貿絲，有以異乎？故我士大夫設想他日，真有不可言者。卽有無恥之輩，發憤作貳臣，前朝所極不齒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乏也。若使吳梅村在他日，將並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卽欲如熊開元作僧，而西教專毀像教佛教，佛殿將無可存，僧於何依？卽欲蹈東海而死，吾中國無海軍，卽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做貳臣不得，做僧不得，死而蹈海不得，吾四萬萬之人，吾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爲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窮途單路，更無歧趨，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沈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然割地失權之事，既忌諱秘密，國家又無法人師丹之油畫院，繪敗圖以激人心，薄海臣民，多有不知者，或依然太平歌舞晏然無事，尙紛紛求富貴，求保舉，或乃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失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爲也，實吾

輩甘爲之賣地，甘爲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厲，非吾輩自賣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吾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實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考日本昔爲英美所凌，其弱與我同，今何以能取我臺灣，滅琉球而制朝鮮，得我償欸二萬萬？此日本之兵強爲之耶？非也。其相伊藤，其將大山爲之耶？非也。嘗推考如此大事，乃一布衣高山正芝之所爲，高山正芝哀國之衰，不能變法，憤大將軍之擅政，終日在東京痛哭於通衢，見人輒哭，終以哭死，於是西鄉、吉田、藤田、蒲生、秀實之流出而言尊攘，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木戶孝允、板垣退助三條實美、大隈重信出而談變法，日本乃盛強。至明治以後，日人賞維新之功，乃贈高山正芝四品卿，賜男爵。凡物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嗚呼！誰知日本之治，盛強之效，乃由一書生無權無勇無智無術而成之耶？蓋萬物之生皆由熱力，有熱點故生諸天，有熱點故生太陽，太陽熱之至者，去我不知幾百萬億里，而一尺之地，熱可九十四匹馬力，故能生地，能生萬物，被其光熱者，莫不發生。地有熱力，滿腹皆熱，汁火汁，故能運轉不

息。醫者視人壽之長短，察其命門火之衰旺，火衰則將死，至哉言乎！故凡物熱則生，熱則榮，熱則漲，熱則運動，故不熱則冷，冷則縮，則枯，則乾，則夭死，自然之理也。今吾中國以無動爲大，無一事能舉，民窮財盡，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惡興作，日日割地削權，命門火衰矣，冷矣，枯矣，縮矣，乾矣，將危矣，救之之道，惟增心之熱力而已。凡能辦大事復大仇成大業者，皆有熱力爲之，其心力弱者，熱力減故也。胡文忠謂今日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范蔚宗謂桓靈百餘年傾而未顛，危而未墜者，皆由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凡古稱烈士，志士，義士，仁人，皆熱血人也，視其熱多少以爲成就之大小，若熱如螢火如燈，則微矣，並此而無之，則死矣；若如一大火團，至百二十度之沸度，則無不灼矣；若如日之熱，則無所不照，無所不燒，熱力愈大，漲力愈大，吸力愈多，生物愈榮，長物愈大。故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厲其心力，增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燭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爲江河，果能合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爲者，奚患於不能救。

編者按保國會開於戊戌三月，此篇卽三月二十七日南海在北京粵東會館

第一次集會之演辭也。其述戊戌以前國人對外觀感變遷之梗概，可資參考，且可明戊戌一舉完全緣於外力之壓迫，故錄之。

記南海先生出險事

梁啓超

嗚呼！先生之被嚴捕而不死，蓋有天焉。自新政行後，滿朝守舊黨疾先生甚矣，千方百計欲排之，謗誣繁興，親友咸憂及於大禍，皆勸勿言變法，早出京，先生曰：『死生有命，吾嘗在粵城，步經華德里，飛磚掠而幾死，若死，蓋亦無所避矣。中國危亡如此，今躬遇聖主，安可計較禍患而不救？』先生之行政，蓋早舍身忘生矣。六月，孫家鼐承軍機大臣意，奏請派先生出上海督辦官報局，而先生感激知遇，且聞九月閱兵廢立之陰謀，深知皇上之危險，義不可捨去，欲留京設法，有所補救，故遲未行，而皇上亦令軍機大臣傳旨，命將所編列國強盛弱亡記一書盡寫成進呈，然後出京，蓋示意命其留京也。至七月二十九日，而『朕位不保』之密詔忽下，康乃發憤思救護，而初二日旋降明詔，命其『迅速馳往上海，毋得遲延』矣。先生奉詔後，猶欲布置數日乃行，而初三日又由林旭交到第二次密諭，促行益急，乃於初四日上摺告行。初五日天未明出京，時雖極知事之危險，然仍以爲大變當在九月也，故尙從容而行。及初六日，忽步軍統領衙門率兵役來寓舍逮捕，而先生已在途中，不知

事變，當時京師諸同志聞變爲先生大憂，而無從通遞消息，咸以爲必死，故譚嗣同曰：『皇上既無從救，今先生亦無從救，我已無事可辦，惟有待死期而已。』初五晚，先生由鐵路至塘沽，搭招商局某輪船赴上海，既已登舟，息于艙矣，因無一等艙位，且須翌午乃動輪，心忽動，於是復登岸宿塘沽一夕，改乘英公司重慶輪船，遂於初六早十點鐘動輪，其夕榮祿派飛騎在天津塘沽逮捕，大搜不得，知已乘船去，乃發電往烟臺道上海道，大搜各輪船協拿，又發兵艦飛鷹往追。飛鷹者，每點鐘行二十九海里，比重慶輪船速率倍之，而飛鷹以貯煤不足，僅行六點鐘煤卽盡，因追不及重慶輪船。既到烟臺，停泊一點鐘有餘，時先生絕不知政變事，猶登岸游覽，並購五色石子兩筐，徜徉良久乃歸舟。先一時許，烟臺道員某已接到天津密電，適有急事須往膠州，因未將其電信看視，藏之懷中而去。及到膠州，譯而視之，則命其截搜重慶船密拿也。因從膠州馳歸烟臺，則船又已開矣，遂不及。先是上海道蔡鈞既奉到密拿之電，連日親乘小輪船到吳淞，凡有船自天津到者，必上船搜畢，然後許搭客登岸。當時上海之志士十數人，聞變後共謀設法救先生，密乘小船往吳淞，將相機

行事，見此情形，以爲萬無生理，痛哭而返。初九日下午二點鐘，重慶船將到吳淞，上海道等艤船以俟，乃該船未入口數里許，時先生在船頭與客談笑，方閱浙士姚某奏疏而論議之，忽一英人乘小輪到船，持先生之照片，徧認舟中旅客，見先生，携手入房間之曰：『君是康某乎？』先生曰：『然。』又問曰：『君在北京曾殺人乎？』先生曰：『異哉！吾何爲殺人哉！』又問曰：『然則君何爲出京乎？』先生曰：『吾奉我大皇帝密旨令出京。』其人曰：『密旨云何？』先生乃命取筆墨書以授之，其人乃在懷中出一紙，則北京政府密電諭上海道，謂皇上已大行，爲康某進丸所弒，即可密拿，就地正法云云也。先生視畢，駭然泫然。英人曰：『我乃上海領事遣來濮蘭德也，君可卽隨我行。』乃携手下小輪船，登英兵艦，甫到艦，而上海道搜拿之小輪船已到矣。先生與英使館及上海英領事無一而之識，故英人之相救非惟出中國官吏之意外，並出先生意外也。英領事所以得此消息及先生之照片者，因上海道奉到密旨後，卽抄錄數十分，並購先生照片數十分，照會各國領事，請其協拿。英人素知先生爲變法之領袖，故特救之。先生既由重慶下小輪，因北京政府密電之語言皇上

已大行，竊意皇上已爲西后榮祿所弑，肝腸寸斷，痛不欲生，乃成一詩曰：『忽灑龍
縈翳太陰，紫薇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濤濤夜夜心。』又作訣家人弟
子數書，蓋尙備死所也。英領事又告以皇上大行之事尙不確，故留此身以有待。當
初六至初十四日之間，榮祿等疑先生尙在北京，凡閉城門兩次，停鐵路車三次，發
兵三千，緹騎四出，密電紛馳，大搜數日。至初十日，啟超與日本領事自天津下塘沽，
猶派小輪船來追捕，疑爲先生云。幸捕者人寡，不然，啟超亦不免，蓋天羅地網，既廣
且密，中國數千年捕一匹夫未有之大舉也。而先生乃從容購石，吟嘯論文，不知事
變，未嘗少避，以常理論之，蓋萬無生理矣，而卒獲不死，豈不異哉。是役也，先生有十
身不足死；皇上無兩重詔書敦促，則先生不出京，必死；榮祿之變早作一日，則先生
無論在京在途必死；若先生遲一日出京，則在南海館被捕，必死；若宿天津棧，則不
及搭船必死；若初六日船不開必死；既搭招商局船，常例必不復登岸，無從搭英船，
則英人無從救必死；飛鷹兵艦速率既倍，若非缺煤，則必追及，被捕必死；（或者曰
飛鷹艦長仗義釋放云，亦未可知。）烟臺之道員若非往膠州，則截搜被捕必死；到

上海不遇救必死；上海道不請各國領事協拿，則英領事不知此事，無從救，必死；有此十必死，當是時也，智者無所施謀，勇者無所施力，愛者無所施恩，人事俱窮，能救其一，不能救其他，死矣死矣，而竟不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天之曲爲保全先生，曲線巧奇，若冥冥中有鬼神呵護之，俾留其生以有待者，豈無故歟？或有責先生不死者，蓋未知先生出京實在事前先奉詔命而行，非私逃也，及出險後，上又生存，安有舍密詔之重而徇僞命者哉，此不待辨。特于其必死而不死之異，可記之以告天下志士之舍身以救君國者發起意氣焉。

翁同龢與袁世凱康有爲之關係

孫師鄭

翁文恭與袁項城南海二公交際，世人每多訛傳，齊東野語，道聽塗說久矣。茲將文恭日記中數節，附錄於左方，悉依原本，不爲增損一字，以存真相，至恩怨是非，千載後自有公論，今日不宜著一字也。

甲午七月十六日。袁世勳敏孫爲袁慰廷事來見，慰廷奉使高麗，頗得人望，今來津不得入國門，李相仍令赴半壤，欲求高陽主持，因作一札與高陽，卽令敏孫持去。

七月十九日。北洋電奏，十五日葉志超帶二千五百人，到黃海道，（在王京北三百三十里）余與高陽另擬派袁世凱帶數營，而以已革知州陳長慶，交其委用，同人皆以爲可，遂寫入奏單請旨。

乙未五月二十九日。溫處道袁世凱（慰亭來引見）來見，此人開展而欠誠實。戊戌五月十三日。晨起盥洗告辭祠堂，並北向叩頭。寅正一刻，出前門永定門，回望觚稜，能無依戀。午初抵紫竹林，沿途有投謁者，皆不記。袁慰亭專函，令其感部

司務祝廷琛（小蘭，行四，蘅畦先生姪）來見，貽厚贖，即覆書交祝君，告以斷不受也。（此一節係十四日日記）

甲午五月初二日。看康長素（祖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僞經考，以爲劉歆古文，無一不僞，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爲所惑云云。眞說經家一野狐也，爲驚詫不已。

戊戌四月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爲所進書，令再寫一分遞進。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以此人居心叵測。』曰：『前此何以不說？』對：『臣近見其所著孔子改制考知之。』

四月初八日。上又問康書，臣對如昨，上發怒詰責，臣對傳總署令進，上不允，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臣曰：張某日日進見，何不而諭，上仍不允，退乃傳知張君，張正在園寓也。

己亥十一月二十一日。新聞報紀十八日諭旨，嚴拏康梁二逆，並及康逆爲翁同龢極薦，有其才百倍於臣之語。伏讀悚惕，竊念康逆進身之日，已微臣去國之後，且

屢陳此人居心叵測，臣不敢與往來。上索其書，至再至三，卒傳旨由張蔭桓轉索，送至軍機處，同僚公封遞上，不知書中所言何如也。厥後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轉以此獲罪，惟有自艾而已。

十一 八國聯軍

庚子國變記

羅惇融

亡友湘鄉李希聖亦元，庚子在圍城中，所爲日記極詳雅，以觸犯多，不肯示人，有竊錄之者，託名日人小山重信著，稱庚子傳信錄，付印較原著不及十之四五。壬子夏，余爲朝野僉載，輯庚子拳變事，乃取而聯貫之，成傳記體，傳以所聞，又十之二三焉。原錄至兩宮出都止，西狩以後，則以余所聞足成之，刊北京新中華報中。今任公先生欲取以入庸言報，乃復刪繁補漏，更付手民。十一月初一日著者志。

『義和拳』起嘉慶時，民間私相傳習，其時禁令嚴切，犯者凌遲死，燕齊之間，猶有秘傳其術者。光緒庚子，毓賢爲山東巡撫，民間傳習『義和拳』，以扶清滅洋爲幟。時各省多鬧教案，外人逼我甚，民情益憤，聞滅洋說，爭鼓吹之。『義和拳』自山東蔓延及於直隸，聚衆稱『義和團』，遂圍涇水，縣令祝芾請兵，直隸總督裕祿遣楊

福同勤之，福同敗死。『義和團』進攻涿州，知州龔蔭培告急，順天府何乃瑩格不行，以蔭培召變，免其官。慈禧太后以戊戌政變，康有爲遁，英人庇之，大恨。己亥冬，端王載漪謀廢立，先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天下震動，東南士氣激昂。經元善連名上書，至于數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走入澳門，屢索不與；載漪使人諷各國公使入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載漪憤甚，日夜謀報復。會『義和團』起，以滅洋爲幟，載漪大喜，乃言諸太后，力言義民起國家之福，遂命刑部尙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往，道之入京師，至者數萬人。『義和拳』謂鐵路電線皆洋人所藉以禍中國，遂焚鐵路，燬電線，凡家藏洋書洋圖皆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城中爲壇場殆徧，大寺觀皆設大壇，其神曰洪鈞老祖，梨山聖母。謂神來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羣，呼嘯周衢，令居民皆燒香，無敢違者。香煙蔽城，結爲黑霧，入夜則通城慘慘，有鬼氣。神降時，距躍類巫覡，自謂能視槍礮不然，又能入空中指畫，則火起，刀槊不能傷。出則命市人向東南拜，都人崇拜極虔，有非笑者，則謗辱及之。僕隸厮圉，皆入『義和團』，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護，稍有識者，皆結舌自全，無有敢訟言其謬者矣。

『義和團』既徧京師，朝貴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學士徐桐，尙書崇綺等，信仰尤篤。『義和團』既藉仇教爲名，指光緒帝爲教主，蓋指戊戌變法，效法外洋，爲帝之大罪也。太后與端王載漪，挾以爲重，欲實行廢立，匪黨日往來宮中。匪黨揚言欲得一龍二虎頭，一龍指帝，二虎指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也。奕劻時充總理衙門大臣，鴻章則時論所稱通番賣國者也。時各國公使均自危，俄使上書言：『他國將藉亂事圖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親睦，二百餘年，義當告。』總署得書不敢上，俄使欲請入見不許。五月，以啟秀、溥興、那桐入總理衙門，以載漪爲總理。日本書記杉山彬出永定門，董福祥遣兵殺之，裂其尸於道。拳匪於右安門焚教民居，無老幼男女皆殺之。繼焚順治門內教堂，城門晝閉，京師大亂。有旨：『義和團』作亂當勦，而匪勢愈熾。正陽門外商場爲京師最繁盛處，拳匪縱火焚四千餘家，數百年精華盡矣，火延城闕，三日不滅。時方稱拳匪爲義民，莫敢捕治之。載漪等昌言以兵圍攻使館，盡殲之。太后召大學士六部九卿議，諸臣相顧逡巡，莫敢先發。吏部侍郎許景澄首言：『中國與外國結約數十年，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外國使

臣，必召各國之兵，合而謀我，何以禦之？主攻使館者，將置宗社生靈於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釁必不可開，殺使臣，悖公法。」聲振殿瓦。太后怒，目視之。太常寺少卿張亨嘉力言：「拳匪宜勦，亨嘉語雜閩音，太后未盡晰，姑置之。倉場侍郎長萃在亨嘉後，大言曰：「此義民也，臣自通州來，通州無義民不保矣。」載漪載濂均言長萃言善，人心可不失。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亂耳，士夫喜談兵，朝鮮一役，朝議爭主戰，卒至大挫，今諸國之強，十倍日本，若徧啟釁，必無倖全。」載漪言：「董福祥善戰，勦回大著勞績，夷虜不足侈也。」帝曰：「福祥驕而難馭，各國器利而兵精，非回部之比。」帝自戊戌幽閉後，每見臣工，恆循例三兩言而止，絕不言政事，是日獨峻切言之，蓋知啟釁必足以亡國也。侍講朱祖謀班在後，力言福祥無賴，萬不可用。太后厲聲言：「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誰其可者？」祖謀言：「若必命將，則袁世凱可，匪拳亂民，必不可用。」載漪叱之。載漪語狂妄，帝默然而止，廷臣皆出。載漪剛毅合疏言義民可恃，其術甚神，雪恥強中國，在此一舉。聞者太息，然畏禍莫敢言也。是日遣那桐許景澄往楊村，說敵兵令無入，過拳匪劫之，景澄幾死。洋兵援使

館者，以兵少不敢進，至落岱而還。太后復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議，太后曰：『皇上意在和，不欲與夷戰，爾等可分別爲上言。』帝曰：『我國積弱至此，兵不足戰，用亂民以僥倖求勝，庸足恃乎？』載漪曰：『義民據忠憤以衛國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國耻，乃目爲亂民而誅之，人心失，將不可以爲國。』帝曰：『亂民皆烏合耳，各國兵利，亂民豈足當之？奈何以民命爲戲？』太后慮載漪辨窮，戶部尙書立山，爲內務府大臣，最得太后歡，思得立山以助載漪，乃問立山：『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效。』載漪憤然曰：『用其心耳，奚問術乎？』立山必與夷通，乃敢廷辨，請以立山退夷兵，夷必聽。』立山曰：『首言戰者載漪也，漪當行，臣主和，又素不習夷事，不足任。』載漪詆立山漢奸，太后兩解之。乃命兵部尙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及立山，至使館，告勿調外兵來，兵來則決裂矣。次日復開御前會議，載漪請圍攻使館，殺使臣，太后許之。聯元力言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兵入城，雞犬皆盡矣。載漪怒，斥聯元方自使館還，懷忮心，罪當誅。太后大怒，立命斬聯元，左右力救之而止。大學士王文韶言：『中國自甲午以後，財盡兵單，今徧與各國啟釁，衆寡強弱，顯然

不侔，將何以善其後，願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擊案罵之曰：「爾所言吾皆熟聞之，爾爲夷人進言耶？」帝持許景澄手而泣曰：「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太后陽慰解之。景澄牽帝衣而哭，太后怒叱之曰：「許景澄無禮。」既罷朝，太后已決意主戰，載漪載勳載濂剛毅徐桐崇綺啟秀趙舒翹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贊之，遂下詔褒拳匪爲義民，給內帑十萬兩，載漪於邸中設壇，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入刀矛並下，支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慘無人理。京官紛紛挈眷逃，道梗則走匿僻鄉，往往遇劫，屢瀕於險，或遇壇而拜求保護，則亦脫險也。太后召見其大師兄，慰勞有加，士大夫之詔諛干進者，爭以拳匪爲奇貨，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獻三策，乞載漪代奏：「攻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銜璧輿櫬何異。」載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御史陳嘉言，自云得關壯繆帛書，言夷當自滅，編修蕭榮爵言

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曾廉、王龍文、彭清藜、御史劉家模，先後上書，義民所至，秋毫無犯，宜詔令按戶搜殺，以絕亂源。郎中左紹佐，請廖郭嵩燾、丁日昌之尸以謝天下。主事萬秉鑑，謂曾國藩辦天津教案，所殺十六人，請議卹。主義民者恒十九湘人也。侍郎長麟，前以附於帝爲太后罷斥，久廢於家，至是請率義民當前敵，太后棄前憾而用之。當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王公、邸第、百司、解署、拳匪皆設壇，謂之保護。士夫思避禍，或思媚載漪者，亦恒設壇於家，晨夕禮拜焉。當僞詔命各省焚教堂殺教民，諸疆臣皆失措，李鴻章久廢居京師，方起爲粵督，乃各電商鴻章請所向，鴻章毅然復電曰：『此亂命也，粵不奉詔。』各省乃決劃保東南之策，鴻章領銜，偕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川督奎俊、閩督許應騷、福州將軍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蘇撫鹿傳霖、皖撫王之春、鄂撫于蔭霖、湘撫俞廉三、粵撫德壽，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燹不可開，言至痛切。東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皆不省。義和拳既縱橫都下，因派載勳剛毅爲總統，比於官軍，然拳匪專殺自如，載勳剛毅不敢問，都統慶恒一

家十三口，皆死，載漪素矚慶恆，不能庇也。尙書立山不附載漪，侍郎胡燏芬，學士黃思永，通永道沈能虎，皆以談洋務著稱，拳匪皆欲殺之。燏芬逃，沈能虎以賄免，立山思永並下獄，指爲通夷。編修杜本崇，檢討洪汝源，主事楊芾，皆指爲教民，被傷幾死。太后諭各國使臣入總理衙門議，德使克林德先行，載漪令所部虎神營伺於道，殺之，後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綺聞之大喜，謂夷酋誅，中國強矣。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衛中軍攻交民巷，砲聲日夜不絕，拳匪助之，披髮禹步，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洋兵僅四百，董福祥所部萬人，攻月餘不能下，武衛軍死者千人。董軍武衛軍與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貝子溥倫，大學士孫家鼐，徐桐，尙書陳學棻，閣學貽穀，副都御史曾廣鑾，太常張邦瑞，皆被掠，僅以身免。徐桐貽穀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倫等爭告榮祿，祿榮不能制，民居市廛，數里焚掠一空，獨東交民巷使館，以塞門德士爲垣，嚴拒守，不能破也。尙書啓秀奏言：「使臣不除，必爲後患，五台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殲逆夷。」會廉，王龍文，請用決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館，必盡淹斃之。御史彭述，謂義和拳兇礮不然，其術至神，無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東僧普

法，余蠻子，周漢三人者，王龍文上書所謂三賢也。普法本妖僧，余蠻子以攻剽爲盜魁，至盡發蜀中兵，乃捕得之。周漢則狂夫也。朱祖謀請勿攻使館，言甚痛切，不報。曾廉聞之曰：祖謀可斬也。載漪亦欲殺祖謀，未發。及城破而免。御史蔣式芬請戮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以其貳於夷，不奉朝命也。載漪爲匪黨論功，封武功爵者數十人，負賚無虛日。載漪每出，扈從數百騎，擬於乘輿，出入大清門，呵斥公卿，無敢較者。五月二十五日下詔宣戰，軍機章京連文冲筆也。詔曰：『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住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爲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亦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卹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論，原爲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

慙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日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尙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卽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剪彼兇骸，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資，助益饗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卽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詔書以外人索大沽口爲詞，而大沽口已先於二十一日失守矣。敵兵之攻大沽也，提督羅榮光守礮台，礮傷英兵艦一，俄而兵大至，榮

光走，臺遂陷。榮光至天津，仰藥死。而直隸總督裕祿，謬報大捷。太后及載漪皆喜，發帑金十萬兩，犒將卒。京朝士大夫附拳黨者皆喜，謂洋人不足平也。時有詔徵兵，羽書絡繹，海內騷然，以載漪、徐桐、崇綺、奕劻主兵事，軍府專恣，所請無不從。奕劻心知其誤，枝梧其間，不敢發一言。徐桐以道學自任，每朝奏事，太后輒改容禮之。自戊戌以後，大事皆決於桐。然康有爲盛時，桐亦不敢言也。詔遣倉場侍郎劉恩溥至天津，招集拳匪，直督裕祿亦極言拳民敢戰，夷甚畏焉。拳匪驅童稚爲前敵，直犯敵軍，排槍起，恆斃數百人。初，直隸提督聶士成奉命勦拳匪，有所誅鋤，旣而朝議大變，直督又袒拳匪，深恚士成。朝旨嚴責士成，勦夷時論又多所責讓。士成憤懣無所洩，乃連戰八里台，陷陣而死。任李鴻章爲直隸總督，鴻章自粵行，留於滬。以廷雍爲直隸布政使，廷杰罷，以廷杰不主義民故也。聶士成旣死，馬玉崑代統其衆，攻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祿走北倉，從者皆失，欲草奏無所得紙而罷。久之乃上聞。京師大震。彭述曰：『此漢奸張夷勢以相恫喝也。姜桂題殺夷兵萬餘，夷方窮蹙，行乞和矣。』時桂題方在山東，未至天津也。崇綺授戶部尙書，崇綺以穆后父貴，封公爵，穆后

既殉穆宗，崇綺即乞病免。及光緒己亥，爲穆宗立嗣，將圖廢帝而代以大阿哥溥儀，乃起崇綺於家，使傳溥儀。若太子太傅也。崇綺再出，與徐桐比而言廢立，得太后歡恩眷與桐等。六月二十二日，有旨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殺杉山彬、克林德者議抵罪。大學士榮祿意也。王文韶附之，載漪大怒，不肯視事。太后強起之。董福祥之攻使館也，太后問幾日可克。福祥曰：『五日必殲之。』既而言不驗，提督余虎恩與福祥論事榮祿前，語侵之。福祥怒，欲殺虎恩。榮祿以身翼蔽之，乃免。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召見甯壽宮，語移日。秉衡力主戰，且言義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詰與李鴻章等公奏，何以主和。秉衡言：『此張之洞入臣名耳，臣不與知也。』太后聞大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決戰。遂命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七月初四日，殺許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天下寃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監斬，色甚喜。徐桐曰：『是死且有餘罪。』王龍文曰：『可以懲漢奸，令後無妄言者。』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庫教堂，既屢有殺傷，教民亦結羣自衛，拳匪不得逞，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謂之教民，以送載勳。載勳請旨交刑部斬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餘人，號呼就戮，皆不

知何以至此也。既而北倉失，裕祿自戕死，聯軍方佔天津，畫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倉，玉崑力戰三晝夜，大敗至楊村，不復能軍，榮祿以聞，太后泣問計於左右，以新誅袁許，無敢言者。洋兵既將逼京師，乃變計欲議和，以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停攻使館，使總理衙門章京文、瑞、齋、西、瓜問饋之，以桂、春、陳、夔、龍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肯行，覆書詞甚慢，彭述請俟其出，張旗爲疑兵，數百里皆滿，可以怵夷，聞者笑之。是日李、秉、衡出視師，請義和拳三千人以從，秉、衡親拜其大師兄，各持引魂旛，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鈎，火牌，飛劍，擁秉、衡而行，謂之八寶。北人思想，多源於戲劇，北劇最重神權，每日必演一神劇，封神傳，西遊記，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壇，所奉梨山、聖母、孫、悟、空等，皆劇中常見者，愚民迷信神權，演此劫運，蓋醞釀百年以來矣。及戰，張、春、發，萬、本、華，敗於河西、臨，死者十之五六，潞水爲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溺死。廷相故與曾、廉，王、龍、文，張、季、煜，從秉、衡軍，廷相詔附拳、匪，載濂、剛、毅聯名之疏，廷相屬草、馬，陳、澤、霖，自武、清、移、營，聞礮聲，全軍皆潰，秉、衡走通、州，載濂、請、斬、榮、祿，王、文、韶，太、后未許，載濂、復、令、董、福、祥，余、虎、恩，急攻使館，武、衛、軍，虎、神、營，

神機營諸軍皆會，誓必破之。以洩憤，無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之。是日殺徐用儀，立山聯元，仍以徐承煜監斬，用儀尸橫道二日，無收之者。旬日之內，連殺五大臣，詔書皆曰通夷，又欲殺奕劻、榮祿、王文韶、廖壽恒、那桐，會城破而免。載漪謀弑帝，御醫姚寶生洩之，乃下寶生獄，欲殺之以滅口。城破，與龔照璉、徐致靖、何隆簡、黃思永、席慶雲皆逸出。是日太后聞秉衡軍敗而哭。顧廷臣曰：『余母子無所賴，甯不能相救耶？』廷臣相顧皆莫對。議遣王文韶、趙舒翹至使館，文韶以老辭，舒翹曰：『臣資望淺，不如文韶，且拙於口，不能力爭。』榮祿曰：『不如與書觀其意。』乃遣總理章京舒文持書往，書達使館，約明日遣大臣來，以午相見，及期皆不敢出。時方攻使館，舒文至，董福祥欲殺之，稱有詔乃免。敵兵自通州至，董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時日暮，北風急，礮聲震天，風雨暴至，乃休戰。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敵兵自廣渠朝陽東便三門入，禁軍皆潰，董福祥走出彰儀門，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於道。彭述方徧諭五城，謂我軍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及城破，印度兵屯於道，都人尙謂回部救兵來也。是日百官無入朝者，徐會灃授工部尙書，謝恩至神武門，聞哭聲，宮中人紛紛竄

出，知城破，乃走還。二十一日，天未明，太后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單袷從，至西華門外，乘騾車，從者載漪溥儀載勳載瀾剛毅等，妃主宮人皆委之以去。珍妃帝所最寵，而太后惡之，既不及從，乃投井死。宮人自裁者無數，或走出安定門，道遇潰兵，被劫多散。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城中火起，一夕數驚，滿洲婦女懼夷兵見辱，自裁者相藉也。京師盛時，居民殆三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所過一空，無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是日駕出西直門，馬玉崑以兵從，暮至貫市，帝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獻麥豆，至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時天漸寒，求臥具不得，村婦以布被進，濯猶未乾也。岑春煊爲甘肅布政使，率兵來勤王，奉命往察哈爾防俄，至於昌平，入謁，太后對之泣。貫市李氏者，富商也，以保標爲業，北道行旅均藉之，從取千金，帝及太后乃易騾轎而行。太后倉皇出走，驚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勤護從，一夕宿破廟，春煊纒刀立廟門外徹夜，太后夢中忽驚呼，春煊則朗應曰：『臣春煊在此保駕。』春煊於危難之中，竭誠扈從，以達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謂春煊：『若得復國，必無敢忘德也。』次日行至盩道，延慶州知州秦

奎良進食，從者不能徧，奎良懼，太后慰遣之。太后易秦奎良轎行，暮至懷來，縣令吳永供張甚備，左右皆有餽遺，塞外已嚴寒，而太后方御葛衣，永進衣裘，太后大喜，立擢永通永道。王文韶與其子追駕出西直門，及於懷來，乃入見，太后垂涕勞之，趙舒翹亦至。帝及后至沙城，乃易轎行，車駕至太原，總兵何金釐率兵迎駕，駐於太原。時聯軍入都，各國劃界，分屯軍隊，美日兩國兵均嚴守紀律，不擾居民。德軍憤使臣之被害，其出師時，德皇誓於軍，謂破都城時當以入野蠻國之法待之，故德兵淫掠殊甚，其他國軍隊，亦略同焉。聯軍既佔北京，分兵追駕，至保定而還。太后聞洋兵將追至，甚皇懼，江蘇巡撫鹿傳霖以勤王兵至，及於太原，入謁，言太原不可居，西安險固，僻在西陲，洋兵不易至，乃定入陝之策。至於西安，陝西布政司端方署巡撫，迎駕，設行在政府於撫署，授岑春煊陝西巡撫，榮祿至於行在，命長樞垣，載漪剛毅輩，不敢言國事矣。聯軍舉德大將瓦德西爲統帥，入居儀鸞殿，整隊入宮，見穆宗瑜妃，猶致敬禮，殿宇器物，戒勿毀掠，逮回鑾時，尙無恙也。城內外居民，則恣意搜括，廟觀曾設拳匪壇者，則焚之。拳匪亂時，積屍於道，聯軍則驅華人負屍出城，有達官貴族，被驅

遣負屍，不順則鞭之，其掠人筐篋，則奪大車載之行，牲口不足，則執華人於道，以代騾馬。陳璧方官御史，亦被執，使負絳焉。侍郎李昭煒所居，有小童擲石傷洋兵，則入執昭煒至營，痛撻之，復驅出，暈墮於玉河橋下，于式枚方居賢良寺，趨救始獲甦。聯軍以非李鴻章來不能言和，乃命鴻章與奕劻同爲議和全權大臣，至於京師，奕劻一以讓鴻章，不敢置一詞。聯軍索罪魁，載漪，載勳，載瀾，剛毅，趙舒翹等數十人，鴻章屢與辯護，瓦德西曰：『吾等所列罪魁，皆其從者，爲全中國體面，其首罪名，尙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則吾將索其爲首者，』其意蓋指太后也。鴻章亟以電告，乃允以載勳等賜死，而特原載漪配新疆，并黜溥儀大阿哥，使出宮焉。鴻章與各國磋商，已歷數月，心力交瘁，行在政府屢傳電諭授意駁辨，鴻章謂樞臣不明敵情，徒亂意，閱竟旋毀之，幕僚不及見也。鄂督張之洞亦迭電干議，鴻章笑曰：『張某作官數十年，猶書生也，』之洞深恨之。各國持之堅，久未定議，而鴻章積勞病深，不起，瀕危，猶口授計畫，秩然不紊，各國聞鴻章逝，皆感愴，乃悉如鴻章議，卒簽約，而鴻章不及見矣。先逝一日，口授于式枚草遺疏，保今總統袁公繼直督任，謂：『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

『世凱右者』并力請回鑾，保外人無他，電達行在，太后及帝哭失聲，轅朝立授袁公直督，既定約交還北京，太后尙未敢還都，王公大臣既漸趨行在，其留京者合辭請回鑾，疆臣復連名力請，乃下詔還都，命都御史張百熙爲蹕路大臣，先馳還，逮蹕路成，車駕發於西安，改岑春煊山西巡撫，而以端方爲陝西巡撫，至于保定，謁西陵，乃還京師，初太后藏金宮中，聞達三千餘萬，聯軍護存之，及還宮，金無恙，太后則大喜，自經巨變後，羣臣爭言新政，乃開經濟特科，詔天下辦學，命張百熙爲學務大臣，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以瞿鴻禨爲尙書，新政漸繁興焉，當在行在時，下詔罪已，榮祿幕客樊增祥筆也，太后每見臣工，恆涕泣引咎，臣下請行新政，多所采納，及還都，中外漸安輯，漸益奢恣，大脩頤和園，窮極奢麗，日費四萬金，歌舞無休日，已忘喪亂矣，惟惕於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國公使夫人，得不時入宮歡會，閒與內政，日本內田公使夫人，解華語，尤濃洽，內監李蓮英最用事，與白雲觀高道士拜盟，而華俄銀行理事璞科第交高道士厚，因緣結於蓮英，多所密議，外交尤有力焉，帝既久失愛於太后，當逃亂及在西安時，尙時詢帝意，回鑾後，乃漸惡如前，公

使夫人入宮有欲見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發一言，帝不得問朝政，例摺則自批之，蓋借庸闇以圖自全也。

拳變餘聞

羅惇巖

余既爲庚子國變記，復搜集記載，及連年旅京津所聞較確者，錄爲拳變餘聞，興至卽書，不復次其先後，視國變記尤詳盡矣。惇巖志。

甲午沖日之戰，津郡驚擾，官民遷徙，時適北鄉挖支河，獲殘碑一，字漫漶，惟二十字可讀。文曰：『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紅燈照滿街，那時纔算苦。』類讖語，奧莫能明也。及曹州匪起，今總統袁公方撫山東，獲匪首朱紅燈戮之，時謂應紅燈之讖，然津郡尙無擾也。庚子四五月間，忽傳有『紅燈照』者，皆十餘齡幼女，紅衣袴，挽雙丫髻，稍長者盤高髻，左手持紅燈，右手持紅巾，及朱色摺疊扇，扇股皆朱髹。始老孀設壇授法，集閨女數十輩，環侍受法，四十九日，術成，稱大師姐，轉教他女，術成，持扇白扇，漸起漸高，上躡雲際，擲燈下，其從嫗拾繳壇內，女身植立空際，漸化爲明星，較星差大，其光晶晶，或上或下，或近或遠，或攢聚如聯珠，或迤邐如貫魚，津民狂走聚觀，僉云目覩，有終夜升屋而瞭者。女子自言，能於空中擲火焚西人之居，呼風助火，焚無餘，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懸紅燈，迎『紅燈照』仙姑也。城內外列炬高

懸若萬星之齊耀，爭傳拳隊所至，紅燈隨之，每焚洋樓，皆言仙姑擲火也。又有『沙鍋照』者，以饗神團，人挾一鍋，遇拳民戰時，析薪浙米，炊飯饗之，沙鍋僅如巨鉢，自言飯百人不盡。此團皆乞丐也，沿門索米濟軍，無敢拒者。五月中，有黃蓮聖母，乘舟泊北門外，船四周皆裹紅縐，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自言能療疾，拳匪傷者，舁舟傍，傅以香灰，數日而虬出焉。直督裕祿迎入署，朝服九拜，弗爲動，乃製黃旗兩桿，大書黃蓮聖母，鼓吹一部，送侯家墩某神堂居焉。聖母坐神櫺中，垂黃幔，香燭清供，萬衆禮拜，城陷逃去。拳匪散爲盜，劫聖母於舟中，審爲聖母也，縛而獻諸都統衙門，獲重賞。一仙姑投水死，一仙姑與聖母同被執，皆慘之。或云，西人載之游歐洲，而『紅燈照』皆復其居，大半爲娼焉。

『義和拳』稱神拳，以降神召衆，號令皆神語。傳習時，令伏地焚符，誦咒，令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則躍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其神則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黃飛虎，黃三太。庚子四五月間，津民傳習殆徧，有關帝降壇文，觀音託夢詞，濟顛醉後示，皆言滅洋人。忽傳玉帝勅，命關帝爲先鋒，灌口二郎神

爲合，後增財神督糧，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尉遲敬德，秦叔寶，楊繼業，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來會師。其所依据，則西遊記，封神傳，三國演義，綠牡丹，七俠五義，諸小說，北中所常演之劇也。洋人教士教民，分『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遇之殺無赦。禮神以頂著地，叩首三十六。練術，有渾功，清功，渾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渾功避槍礮，清功能飛昇，然習者利速成，多渾功也。臨陣佩小黃紙畫像，有首無足，銳指頭，四周有光，耳際腰間，作狗牙詰屈狀，不名何神，心以下書一行，文曰：『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誦咒曰：『左青龍，右白虎，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王將，後請黑煞神。』誦此祝槍礮不然，誦聲未絕，中彈斃。其焚教堂，大師兄率衆握刀來，轉向東南跪伏，突立起呼殺，其聲動天，大師兄焚香擲堂中，俄而燄發矣。有張天師擁衆橫殺，俄別出一張天師，不相下，時互鬥，後其一誑鉅金遁，其一仍專橫，大師兄曹福田至，獲天師，斬之。

『義和拳』源於『八卦教』，起於山東堂邑縣，舊名『義和會』，東撫捕之急，潛入直隸河間府景州獻縣，乾字拳先發，坎字繼之。坎字拳蔓延於滄州靜海間，

白溝河之張德成爲之魁，設壇於靜海屬之獨流鎮，稱天下第一壇，遂爲天津之禍。乾字拳由景州蔓延於深州冀州而涑水而定，與固安以入京師。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於『義和會』，其後皆稱『義和團』。坎字拳爲林清之餘孽，乾字拳爲離卦教郜生之餘孽，故皆尙紅，其後有黃色一派，則乾字拳所創也。坎字乾字授法各殊：坎字拳傳習時，令焚香叩拜後植立而仆，仆而起，跳躍持械而舞；乾字拳則令閉口伏地，少時白沫滿口，則呼曰神降矣，亦起躍持械而舞。又有震字，則山東王中之遺孽，中於乾隆間被戮。坤字拳不詳所自。震字拳見諸永定河南岸，坤字拳見諸京西，從者蓋鮮；惟坎字乾字最勢大矣，乃分擾於京津。京師從授法者，教師附其耳咒之，詞曰：『請請志心歸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光老師，地光老師，日光老師，月光老師，長棍老師，短棍老師。』要請神仙某，隨意呼一古人，則孫悟空，豬八戒，楊香，武松，黃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門動，一指地門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一咒云：『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係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

願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標黃三太，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諸壇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諸葛武侯，趙子龍，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祀小唐者，則小說之年羹堯，最奇者爲山西祁相國，則祁文端也。大約祀神無規定，意中所欲奉，則祀之耳。自乾隆時，高宗恆以小故殺人，詩詞戲劇，皆足殺身，供奉者乃雜取封神傳西遊記諸小說，點綴神權，以求絢爛而免禍也。浸淫百年，蒸爲民俗，愚民受戲劇之教育，馴至庚子，乃釀此巨變，豈得曰非人爲哉。

津郡拳匪，始於靜海屬之獨流鎮，稱天下第一壇，直督裕祿不之禁，漸延入郡城，張旗挾刃游於市，轉相煽誘，旬日之間，壇林立。業冶鐵者，家家鑄刃，丁丁之聲，日夜相續，若鈴鐸之互答。官不敢禁挾械，但禁冶鐵，示甫下，匪紛集縣署，露刃逼官弛禁，不得已從之。冶鑪徧衢巷矣。匪誦言滅洋，租界戒嚴，教堂尤汲汲。津保之間，迭燬電線，鐵路。五月，朝旨嚴勦拳匪，裕祿承端剛意，故縱之。匪燄益熾。教士皆避居租界，官臨視各教堂，加鎗焉。匪猶揚言教堂藏地雷火藥，定期轟燬津城。鼓樓東教堂洋

樓特高，夜半忽傳中有火光，游民漸聚，漸衆，匪率衆焚之，燼焉。破獄出獄囚，洋貨店及藏洋書器者，皆焚燬之。禁民間著白衣，謂其近洋派也。以河東民居鄰租界，謂藏奸細，焚殆盡。令民家焚香供清水一盂，饅首五枚，青銅錢數枚，家置一秫稽，粘紅紙，供五日，持以揮敵，首自落。匪紛集督轅求槍礮，裕祿命赴軍械所自擇焉，盡擄以去。又令居民喊大得勝以助威。有閉火門神咒，徧張通衢，其詞曰：『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佛坐在鐵蓮臺，鐵盔鐵甲鐵壁寨，閉住礮火不能來。』既而洋兵槍彈屢及，神咒不驗。又令居民焚香叩首時，以拇指掐中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曰避火訣也。已而又不驗。匪揚言海口起沙，橫互百里外，阻夷船，團中海乾神師爲之也。既而一僧來，自稱海乾，衆虔奉之，着黃緞服，手念珠，持禪杖，受衆供養。城陷後，不知所終。復有一道士來謁大府，自號天滅，謂天滅洋人也，官吏恭送入壇，團匪與語不合，斬之。懸首西門，曰：『此僞天滅也。』匪劫掠無虛日，富戶一空，及城陷，匪首張德成挾重資遁。日本兵先至，津民大書大日本順民，或揭諸門，或纏諸臂，以求保護，拳民一時絕迹焉。

拳匪之禍，成於匪首張德成、曹福田，皆直督裕祿所曾奏保也。德成，白溝河人，業操舟，往來玉河西河間。時「義和拳」已傳至靜海縣之濁流鎮，有童數輩，方習拳，德成睨之而笑，衆詰之，德成曰：「此僞神拳也。」衆叩其術，德成乃取一梳，楷以黃紙擲地上，令衆拾之，壯夫數人不能舉，羣大驚，羅拜曰：「真神師也。」擁之入巨宅，設壇焉，遠近拳匪爭來附，遙受節制，德成居濁流，聲勢甚雄。曹福田爲天津拳匪之魁，其自署門榜曰：「署理靜津一帶義和神團。」曹蓋以本任屬德成也。德成語其衆曰：「頃睡時，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見洋人正剖婦女，以穢物塗樓上，爲壓神團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敵，盜得洋礮機管，礮不得然矣。更率衆周行鎮外，三匝，以杖畫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鐵城，一周銅城，洋人卽來，無能越者。」五月，直隸四道員結伴去津，舟過濁流，遇匪，將手刃之，皆叩首乞命，牽赴神壇，德成審爲大官，釋之，延坐自銜其術，使達諸總督，請餉二十萬，自任滅洋，皆受命，上書裕祿，裕祿乃馳檄召德成，不至，屢檄之，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總督威嚴凌我耶？」裕祿謝過，命使以八人輿禮迎之，德成至，以敵體禮見，啓中門迎之入。次日，宴於節署，德成

忽若睡，呼之不應，俄欠伸起，袖出鐵礮機管數事，云元神出，新從敵中竊來者，敵礮皆廢矣。裕祿深敬之。德成恆出入節署，以耀其曹。裕祿表薦諸朝，稱其年力正強，志趣向上，復屢報戰功，賞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無何城陷，張匪挾鉅資行，至王家口，索鹽商王姓具供，張王以二人輿至，德成怒曰：『吾在津，制軍以八人輿迎我，猶不能時至，汝乃如是褻神耶？』不得已，假關帝廟綠輿迎焉。既至，盛宴之，德成猶謂不能下箸，推席而起，王不能堪，村人憤甚，乃共謀刺之，共捕德成，餘匪盡逃。德成叩頭乞饒，衆曰：『試其能避刀劍否？』共斫之，成血糜焉。餘匪至白溝河後，推德成之弟張三，稱三師父，挾至灤流鎮，仍立天下第一壇，謂張三神力過德成十倍。聯軍已踞天津，將勦餘匪於諸村，村人共逐張三，餘匪乃四散焉。

曹福田，天津靜海縣人，本游勇，嗜鴉片，無以自存，乘亂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樓，詢租界何處，土人言東南方，即伏地向東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樓燬矣。』以東方烟起，萬衆悚然，蓋適河東民居被焚也。既入城，商民跪迎，福田坐馬上，指揮令起立，曰：『無須跪也。』聞拳壇令闔郡持白齋，諭無須言，『我亦飲酒食肉也。』聞洋貨

店多被燬，亦云：『無須，洋貨入中國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福田室中懸神像，關帝、趙子龍、二郎神、周倉也。另供木主，曰：『聖上楊老師。』福田整隊赴前敵，以洋鐵造鼓吹，大螺、紅旗、大書、曹字，側書扶清滅洋。天神、天將、義和神團。福田騎馬，戴大墨晶眼鏡，口銜洋烟捲，長衣繫紅帶，緞靴，背負快槍，腰挾小洋槍，手持一稜楷，語路人往觀戰。至馬家口，謂前有地雷不可進，繞道歸。又令商民備蒲包、麻繩，各數千，麻繩備縛洋人，蒲包蒙其首也。福田不敢與洋人戰，日列隊行，周衢，遇武衛軍，則縛而僇之，報聶士成落堡一戰之讎也。直督裕祿奏保賞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實虛保戰功也。紳商慮開戰則全城糜爛，力請於裕祿議和，裕祿令請命於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勅，命率天兵天將，盡殲洋人，吾何敢悖勅命。』紳商哀之急，則怒，命殺之，羣哀請乃免。和議既阻，乃請別擇戰地，福田不可，曰：『若別擇地，當先以租界歸我。』張德成至，衆復哀請，德成許之。福田不可，衆以商民生命爲請，福田曰：『死者皆劫數中人，吾掃蕩洋人後，猶當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完此劫數。』及馬玉崑兵敗，津城陷，福田易裝遁。冬間私至靜海境，衆呼捕之，驚走。次年正月，潛

歸里，里人縛送之官，磔之於靜海縣。

拳匪之變，以聶提督士成死事最烈。士成安徽合肥人，爲淮軍宿將，髮捻諸役，及勦朝陽匪，皆有功。甲午中日之戰，據大高嶺，阻日兵，尤著名。葉志超逮後，士成代爲直隸提督，率武衛軍駐蘆台。庚子四月，拳匪毀保定鐵路，直督裕祿命副將楊福同，馳往鎮之，及易州，爲匪戕死。朝廷方議用拳匪，不賜卹。匪焚黃村鐵路，聶軍一小隊馳至，突被拳匪迎擊，傷數十人。士成奉相機勦撫之命，軍至落袋，拳匪三千人，方燬郎坊鐵軌，士成諭禁不止，仍撲聶軍。士成命擊之，匪多死，乃大恨士成。匪黨訴諸朝，朝旨嚴責士成，裕祿命士成軍回蘆台。士成至津，遇拳匪於道，匪持刀奔馬首，士成避入督署，裕祿爲之緩頰乃止。時拳匪在津及二萬人，遇武衛軍，輒縛而戮之，士成不敢與抗。端王載漪、剛毅等，深恨士成，思乘間除之。榮祿慮聶軍激變，馳書慰之，謂：『貴軍服制頗類西人，遂致尋釁，團民志在報國，願稍假借。』士成得書，慷慨復書曰：『拳匪害民，必貽禍國家，某爲直隸提督，境內有匪，不能勦，如職任何？若以勦匪受大戮，必不敢辭。』聶軍守楊村，遏洋兵，屢戰，互有殺傷。洋兵以饒紉兵單折回，

裕祿張拳匪功，賞拳匪鉅萬，聶軍不與。旋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戰十餘次，租界幾不支。西人謂自與中國戰，無如聶軍悍者。拳匪恨士成甚，詆聶軍通夷，朝旨又嚴督之。士成憤甚，謂上不諒於朝廷，下見逼於拳匪，非一死無以自明。每戰必親陷陣。一日，戰方酣，拳匪擁入其家，繫其母妻女以去。士成聞報，分軍追之。部下新練軍一營，多通拳匪，見聶軍追匪急，大呼聶軍反，齊開槍橫擊之。士成內外受敵，被數十槍，乃麾其軍還攻拳匪，自突戰於八里台，期死敵，麾下執轡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將校知不可回，乃隨士成陷敵陣。士成中數彈，裂腸死，麾下奪屍歸。拳匪將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裕祿以死事上，朝議賜卹，載漪剛毅力阻，乃下詔責其誤國喪身，實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卹典。士成死三日，而天津陷焉。

拳禍始於毓賢，成於載漪剛毅，人所習聞，然最初實爲李秉衡。光緒乙未，秉衡撫山東，仇視西人，山東有大刀會，主仇西教，秉衡恒獎許之。丁酉十月，大刀會殺二教士，德人請褫秉衡職，不允，轉秉衡川督，德人憾不已，乃命開缺。德人堅謂不足蔽辜，率革職去。毓賢以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秉衡所最親善也，及爲東撫，循秉衡之舊。

護大刀會尤至。己亥，剛毅入樞府，力薦秉衡，令查辦盛京案，歸卽命巡視長江水師。秉衡過武昌，語鄂督張之洞曰：『朝廷將痛除西人，公當默體此意。』毓賢旋授山西巡撫，語其屬曰：『義和團魁首有二，其一鑑帥，其一我也。』庚子五月，匪勢大熾，東南督撫連名請勦匪，粵督李鴻章領銜，約秉衡署名，不得已從之。旋密奏請募兵北上，謂西兵專長水技，不善陸戰，引之深入，必盡殲之。朝命統兵北上，乃募湘勇十六營行，中途逃散，乃返南京，另率隊北上。比至京，而天津陷，孝欽后正憂懼無策，思與西軍言和。秉衡入對，力以退敵自任，后大喜，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出屯楊村、河西塢。及至，而楊村已失，西軍勢甚銳，秉衡一戰而潰，自維無以對朝廷，乃吞金死。事聞，照總督例賜卹。聯軍入京，奕劻、李鴻章與議和，聯軍請懲辦罪魁，得行在朝旨云：『李秉衡固執釀禍，應定爲斬監候，惟念已臨難自盡，着革職撤銷卹典。』秉衡負清名三十載，自佐貳致開府，及死，人無惜之者。

毓賢以山東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繼李秉衡爲巡撫。山東大刀會，仇視西教，毓賢獎借之，匪首朱紅燈倡亂，以滅教爲名，毓賢命濟南府盧昌詒查辦，匪擊殺官兵

數十人，自稱『義和拳』，建保清滅洋旗，掠教民數十家，毓賢庇之，出示改爲『義和團』。匪樹毓字黃旗，掠教民，焚教堂，教士屢函乞中理，總署令保護，毓賢均置不問，匪勢愈熾。法使屢責，總署乃召之來京，以今總統袁公代爲巡撫。時拳匪出沒於東昌，曹州，濟甯，兗州，沂州，濟南之間，勢甚盛。袁公至，力勦拳匪，獲朱紅燈戮之，數月而匪勢大衰。山東境不能容，乃竄入直隸境。庚子三四月間，蔓延各屬矣。毓賢入都，見端王載漪，莊王載勛，大學士剛毅，盛誇『義和團』忠勇可恃，載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撫山西之命。毓賢至，任衛軍數十人，皆拳黨也，自稱『義和團』統領，拳術漸被於山西。浸猖獗，平陽府教堂被燬，府縣以聞，稱曰團匪，毓賢痛斥之，郡縣承風，莫敢詆拳匪矣。毓賢命製鋼刀數百柄，分賜拳童，勉以殺洋人，大師兄出入撫署，若貴賓。五月，朝旨令保護教民，毓賢承端剛旨，仍置不問。六月，匪焚教堂，毓賢登高觀之，曰：『天意也。』營官將施救，毓賢不許，英教士逃出，號於衆曰：『昔晉省大稜，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婦挾兒出，跪言吾施醫歲活數百人，今請貸吾母子，語未絕，一兵以挺擊之，仆，推置火中，復奮身出，仍

推入，與其子同燼焉。毓賢以兵守城門，禁教士出入，復移教士老幼於鐵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復驅入撫署，毓賢坐堂皇，命行刑，殺英教男女老幼三十餘人，服役二十餘人，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邱山。又驅法天主堂教女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從，令斬爲首二人，以盞承血，令諸女徧飲，有十六人爭飲盡之，毓賢令縛十六人懸高處，迫其餘背教，皆不從，求死益堅，兵士擇貌美者掠數十人去，皆不屈死焉。各屬教民，富者皆爲拳匪掠奪，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後數千人，被禍最慘者，爲大同，朔州，五臺，太原，徐溝，榆次，汾州，平定，匪勢蔓全省矣。聯軍破天津，毓賢自請勤王，朝旨命統軍入京，毓賢實不欲行，陰使晉民籲留，朝旨再促，不得已就道，猶告拳黨曰：教民罪大，焚殺任汝爲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七月，毓賢始去晉，而聯軍已破京師，遇兩宮於途次。李鴻章奉命議和，德皇要懲辦罪魁，鴻章以聞，閏八月，有旨命毓賢開缺另候簡用，以錫良代爲督撫。各國以罪魁未懲辦，不允議約，駐德使臣呂海寰，駐俄楊儒，駐英羅豐祿，駐美伍廷芳，駐法裕祥，駐日李盛鐸，合電請懲辦罪魁，首李秉衡，次毓賢，剛毅，趙舒翹，董福祥，載漪，載瀾，並述各國堅決之意。鴻

章與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亦先後電劾，得旨。毓賢褫職，配極邊，永不釋回。各國意猶不慊，十二月得旨，毓賢遣發新疆，計已行抵甘肅，著卽行正法，派何福堃監視行刑。署甘督李廷簫爲晉藩時，附和毓賢，縱拳戕教，旣得毓賢正法之命，持告毓賢，毓賢曰：『死吾分也，如執事何？』廷簫慮不免，元旦仰藥死。蘭州士民謂毓賢伏法爲冤，集衆代請命，毓賢移書止之，并自輓曰：『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終沈三字獄。君恩我負，君憂誰解，願諸公轉旋補救，切須早慰兩宮心。』戴賢有母八十餘，留太原，一妾隨行，逼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堃至，什字觀呼毓賢出，武員舉刀斫之，傷頸未殊，毓賢連呼求速死，其僕憐之，助斷其項，收葬焉。

拳匪之入京師，剛毅實導之。剛毅識字不多，以清正自詡，由部曹外任巡撫，內召爲尙書，入樞府，后眷甚隆。奉命江南查案，旋之廣東，斂浮賦，括四百萬，歷東南諸省，括千萬歸於京師。得梁啓超所撰清議報，進於孝欽后，后大怒，憤外國之庇康梁，必欲報此讎。益恨德宗，思廢之，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將於庚子正月，行廢立，剛毅實主之。力引載漪居要職，寵眷在諸王上，后命榮祿告李鴻章，私以廢立

意詢各國公使，皆不協，后益大恨。剛毅日言仇洋，見談洋務者皆斥爲漢奸。過金陵，見劉坤一所立之儲才學堂，立命閉之。董福祥以殺洋人自任，剛毅力譽於后前，恩寵日渥。及拳匪據涿州，朝議勦撫不決，乃命兼管順天府事尙書趙舒翹，偕府尹何乃瑩，馳往解散。剛毅慮舒翹或戾己意，自請繼往。舒翹至，召匪首諭朝廷德意，令解散，匪首堅請褫聶士成職，舒翹難之。剛毅至，許以先退聶軍。及復命，力言團民忠勇有神術，若倚以滅夷，夷必無幸。舒翹本以剛毅力貴顯，益附剛毅說。后乃命剛毅導拳匪入京，旬日至數萬人，壇場徧城內外，王公貴人爭崇奉之，漸出入宮禁，莫敢究詰。剛毅與載漪合疏，請用團民，乃奉統率團民之命。董福祥率武衛軍攻使館，剛毅日坐城樓觀戰，曰：『使館破，夷人無噍類矣，天下自此當太平。』舒翹起爲壽曰：『自康有爲倡亂，天下擾擾，公起而芟夷之，上病失天下心，幸繼統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剛毅大喜。及聯軍破京師，兩宮倉皇出走，剛毅隨扈至太原，李鴻章電劾肇禍諸王大臣，后召見載漪，痛斥之。自出狩後，剛毅憂懼，不復有所言。及隨扈西安，中道病，折回侯馬，鎖病死。十二月，懲辦罪魁，剛毅以先死免戮，追奪原官。

趙舒翹以刑曹熟習刑律，剛毅援引致位尙書。拳匪据涿州，奉命解散，甫抵涿州，而剛毅繼至，遂導拳匪入京師。剛毅力言拳民忠義可用，舒翹附和之。及聯軍破京城，隨扈兩宮狩西安，各國索懲辦罪魁，舒翹革職留任，各國憾不已，乃改爲斬監候，囚西安獄。次年正月，各國要加重懲辦，西安士民連合數百人，爲舒翹請命，樞臣以聞，乃賜令自盡，派陝撫岑春萱監視。舒翹猶以爲必有後命，其妻謂之曰：「君無冀也，吾夫婦同死耳。」乃以金進。舒翹吞少許，逾三時不死，猶處分家事。又痛九十餘老母，見此奇慘，旣而自恨曰：「剛子良害我。」春萱迫於復命，乃更進鴉片烟，兩時仍不死，再進砒霜，始偃臥而呻，夜半猶未絕，乃以厚紙蘸熱酒，連蔽其七竅，乃絕。其妻仰藥殉焉。

徐桐以漢軍翰林，至大學士，以理學自命，日誦太上感應篇，惡新學如讎。門人李家駒，充大學堂提調，嚴修請開經濟特科，桐榜二人之名於門，拒其進見。其宅在東交民巷，惡見洋樓，每出城拜客，不欲經洋樓前，乃不出正陽門，繞地安門而出。庚子年八十矣，孝欽后以耆臣碩望，每見恆改容禮之，大政必詢焉，故晚年尤驕橫。拳

匪起京師，桐大喜，謂中國自此強矣。其贈大師兄聯云：『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祇此精誠未泯。爲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于今怨憤能消。』聯軍破京城，桐皇遽失措，其子侍郎承煜，請曰：『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免，失大臣體，盍殉國？兒當從侍地下耳。』桐乃投繯死。承煜逃焉，爲日本軍拘獲，後奉旨正法，乃拘回刑部僇之。

董福祥以回中梟傑，降於左宗棠，歷保至提督，召對時，孝欽后獎之，福祥對曰：『臣無他能，惟能殺洋人耳。』榮祿剛毅等皆極重之。徐桐逢人譽福祥，謂他日強中國必福祥也。福祥益自負，遂浸驕。拳匪擾京師，董軍與拳匪比而焚掠，奉命攻使館，月餘不下，使館守兵僅四百餘人，兵匪死二千餘人，聯軍入京，董軍大掠而西。及懲辦罪魁，以福祥有強力於回部，慮激回叛，不敢戮之，革職留任，仍統回軍駐甘肅，西人猶以爲言，乃革職錮於家。榮祿在西安，綜大政，福祥移書讓之曰：『祥負罪無狀，僅獲免官，手書慰問，感愧交并，然私懷無訴，不能不憤極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隸麾旌，忝總戎任，軍事聽公指揮，固部將之分，亦敬公忠誠謀國，故竭駑力，排衆謗，以

效馳驅。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舉，七月二十日電，命祥統所部入京師，實衛公也。拳民之變，屢奉鈞諭，撫囑李來中，命攻使館，祥以茲事重大，猶尙遲疑，以公驅策，敢不承命。疊承面諭，圍攻使館，不妨開礮，祥猶以殺使臣爲疑，公謂戮力攘夷，禍福同之。祥一武夫，本無知識，恃公在上，故效犬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竊大惑焉。夫祥之於公，力不可謂不盡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義以從之，公撫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館，祥瀾月血戰，今獨歸罪於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議公反覆者。祥惟知報國，已拚一死，而將士憤怨，恐不足以鎮之，不敢不告。『端王載漪，宥死配新疆，後屢傳福祥挾回部之衆，擁端王爲叛，卒不果，老死回中。』

啟秀以翰林至尙書，自附於理學，大學士徐桐深喜之。徐桐以仇視新學，見重於孝欽后，戊戌政變後，徐桐尤被優禮，以過老不令人樞府，有大事則諮之而已。桐薦啟秀入樞廷，時剛毅方貴用事，啟秀遂附於剛毅。庚子五月間，修撰駱成驥典貴州試，謁啟秀辭，啟秀謂之曰：『侯爾還京時，都中無洋人迹矣。』其時政府已蓄意滅洋，偶一流露也。袁昶許景澄之殺，詔書出啟秀手，及兩宮出走，啟秀未及從，與侍

郎徐承煜，同爲日本軍拘去。承煜，徐桐之子，官刑部侍郎。袁昶許景澄及立山徐用儀聯元之殺，皆承煜監斬。承煜殊自得。聯軍破京師，承煜給其父引決而已逃焉。日軍執之，與啟秀同拘于順天府署。日軍所屯地也。辛丑正月，詔命倭之，奕勳等傳詔旨至，日軍官置酒餞之，酒次，傳中國正法之旨，承煜色變，極呼冤，詈洋人不已。啟秀曰：『卽此已邀聖恩矣，吾深悔從前之謬誤，今已矣，願貴國助吾中華光復舊物也。』次日，刑部派員提之，日軍官曰：『徐侍郎頑鈍如故，啟尙書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人皆貴國大官，已代備輿送之矣。』至刑部署，衣冠至菜市，啟秀下輿小立，氣度猶從容，監斬官出席禮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視者咸拍照畢，並就戮焉。

端郡王載漪，爲醇親王之子，醇王宣宗之子，文宗之兄也。孝欽后謀廢德宗，先擇近支王公之子爲皇嗣，其溥字輩最親而最長者，爲溥倫溥侗兄弟。溥倫爲孚郡王之孫，孚郡王，宣宗之第九子也。穆宗崩無子，溥倫以次當立。孝欽后以爲皇帝繼穆宗後，則穆皇后當爲皇太后，而已當爲太皇太后，不足持大柄，乃不爲穆宗立嗣，謂溥倫之父已出繼遠支，溥倫兄弟皆不當立，溥字輩無人，不得不選載字輩，於是

選醇親王奕譞之子，入嗣大統，是爲德宗。德宗之母，孝欽后之妹也。孝欽以內親故，冀其長而親我，又利立少主，則攬權之日長。故載漪以至親最長，不得立。及德宗親政，思變法自強，內厭於孝欽，不能行其志，漸失愛於孝欽。戊戌八月之變，孝欽突自頤和園還宮，持帝手，哭詈曰：『我自爾數歲，以帝位授汝，辛勤鞠育，至於長成，汝乃負心欲廢我耶？』乃幽帝於瀛臺，復出訓政。日言帝病重，求醫海內，謀廢立，聞各國違言而止。己亥冬，剛毅等謀益亟，乃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清世家法，不立太子，其立大阿哥，卽已決行廢立，謂德宗久病不能君天下，欲遂廢之，而立溥儀爲穆宗嗣也。崇綺者，穆皇后之父也，當穆宗崩，不得立嗣，穆后自以皇嫂寡居宮中，又失太后歡，不足自存，乃仰藥以殉。及決立溥儀，乃召崇綺出爲師傅，隱示以大阿哥室繼穆宗也。孝欽慮廢德宗，各國有違言，先命榮祿私於李鴻章，使密詢各國意。鴻章自甲午敗後，入總署，復被逐出，閒居京師賢良寺。鴻章謂：『我以閒廢，與使署少所往還，若外任我總督，各國必來賀，當乘間詢之。蓋慮廢立京師生變，思避之也。榮祿諾之，數日而鴻章授粵督，其時康有爲倡保皇會於海外，勢甚大，慮粵或生變，故命

鴻章鎮之也。各國使臣來賀，鴻章乘間言：『我國現立大阿哥，行將爲帝，君等入賀否？』皆言未洞內情，不知所賀，惟今帝以二十餘年君主，歷與我立約，將焉置之？示以不認廢帝意。鴻章默然，走告榮祿曰：『各國拒我矣。』孝欽后乃大恨。載漪自以將爲天子父，方大快意，聞各國阻之，乃極恨外人，思伺時報此讎。適義和團以滅洋爲幟，載漪乃大喜。剛毅趙舒翹何乃瑩，先後導拳匪入京師，日以仇教爲名，斥德宗爲教主，載漪欲引以謀廢立，屢導匪首入宮演術，孝欽后深信之。載漪兄載濂，弟載瀾，并以漪故，深被寵任，附和拳匪。五月，以載漪管理總理衙門兼管虎神營，外交權兵權並在掌握。拳匪焚掠殊甚，各國以兵艦至，因開御前會議，許景澄、袁昶力言，釁不可開，載漪恨之，遂戮袁許。徐用儀立山聯元，皆以通夷被戮。每廷議，帝皆言匪不可信，釁不可開，載漪語不遜。載漪既倚拳匪及董福祥，尤驕橫，孝欽后亦曲意就之。各國公使赴總署約，載漪遣虎神營兵伺於道，殺德使克林德，後至者皆逃歸。及通州失，李秉衡死，載漪仍兇暴，欲殺奕劻、榮祿、王文韶、廖壽恆、那桐。俄而城破，兩宮出走，載漪與奕劻、剛毅、溥倫、那彥圖等，隨扈至西安。各國索罪魁急，李鴻章等電劾

肇禍諸王大臣，載漪革職，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行交往盛京，永遠圈禁，各國憾不已，乃定爲斬監候，以懿親加恩發新疆，永遠監禁，即日起解。載漪自以罪重，計當被戮，奉發配極邊之旨，大喜過望。又詢左右曰：『阿哥有罪乎？』衆曰：『未聞也。』載漪曰：『本無預渠事，當可免也。』乃兼程赴配所，慮西人之續請正法也。大阿哥頑劣無狀，在西安日携數內監至劇院，其父戍邊，亦無戚容，旋斥退出宮，回變後閒居京師。載漪家屬皆隨至配所，去年甘肅獨立後，載漪將家屬移至蘭州，貧極不能自存，今仍居隴中不得還京也。

許景澄、袁昶、徐用儀之冤戮，稱浙之三忠。三人中，袁昶最以氣節學問著，以部曹外任皖南道，內轉太常卿。許景澄以翰林歷使外國，通知時事，至吏部侍郎，並在總署。徐用儀以軍機章京，敏給工酬應，至尙書，無矯矯之節，拳匪之擾，心弗善也，亦未嘗廷爭。許、袁被戮，端剛有餘怒，家人不敢收尸，翌日，用儀往視，涕下，收而殯焉。端剛聞而深惡之，後數日，遽發拳匪捕之於家，亂刃戕焉。與立山聯元皆先殺斃，後請旨正法者也。立山以部員至兵部尙書，爲內務府大臣，侵蝕內帑，致富千萬，以心計

得孝欽后歡。廷辯時，帝不欲啟釁外國，謂人心安足恃，后度載漪辨窮，乃問立山，思藉以劫載漪也。立山謂拳民術多不驗，載漪色變，斥爲通夷，后亦不釋。立山居宅近西什庫教堂，載漪等圍攻使館教堂，久不下，疑立山穴地道濟其糧，使拳匪圍搜之，無所獲。拳匪利其富，乃肆掠毀其家，擁立山以去。載漪命付諸獄，數日請旨戮焉。聯元以內閣學士，在總署，滿人之號明通者也。廷詢時，聯元言：『前史兩國失和，無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護使臣爲野蠻之國，今使署洋兵，不過千餘人，聚而殲之，固非難事，然各國合而報我，不幸而京師不守，則其禍極烈。』后大怒，命斬之，諸臣跪求始免。及歸，載漪命拳匪捕殺之。景澄與袁昶厚，過從最密，景澄時督辦鐵路，兼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拳匪所稱二毛子者也。廷詢時，景澄昶陳奏皆慷慨，帝執景澄手而泣，后怒叱之曰：『許景澄無禮。』袁昶連上二疏，力言拳匪宜勦，使臣不當殺，皆不報。復與景澄連名上第三疏，劾大學士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疆臣毓賢，裕祿，更暗指載漪等袒匪，詞甚痛切。疏曰：『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動全球，爲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咸豐年間

之髮匪，負隅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四省，竊據三四載，考之方略，見當時與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爲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捻匪教匪之亂，上自朝廷，下至閭閻，莫不知其爲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爲大員，謬視爲義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爲各國所仇，且爲各國所笑。查拳亂之始，非有槍礮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號召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巡撫毓賢，養癰於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附虎以翼，扶清滅洋四字，試問從何解說？謂國家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浹於人心，食毛踐土者，思効力馳驅以答覆載之德，斯可矣；謂若國家多事，時局艱難，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爲安，曰扶之而先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臣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慎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之易與者，一震威權，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奮發忠義，爲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氣概。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

洋之說，是爲橫挑邊釁，以天下爲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各國，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與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爲對疆大員，識不及此，裕祿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衆千百人，持義和團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該督分庭抗禮，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靜海縣之拳匪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文廟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斷鄉曲，蔑視官長，聚衆滋事之棍徒，爲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士人莫不知之，卽京師之人，亦莫不知之。該督公然入諸奏報，加以考語，爲錄用地步，欺妄君上，莫此爲甚。又裕祿奏稱五月二十夜戊刻，洋人索取大沽礮台屯兵，提督羅榮光，堅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開礮攻取，該提督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戰，吾軍隨處截堵，義和團民分起助戰，合力痛擊，焚燬租界洋房不少。臣詢由津避難來京之人，僉謂擊沉洋船，焚燬洋房，實無其事，而吾軍及拳匪被洋兵轟斃者，不下數萬人，異口同聲，決非謠傳之訛，甚有謂二十八日洋人攻擊大沽礮台，係裕祿令

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釁等語。此說或者衆怨攸歸，未可盡信，而誑報軍情，竟與提督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殺盡淨，如出一轍。董福祥本係甘肅土匪，窮迫投誠，隨營効力，積有微勞，蒙朝廷不次擢得，有今職，應何等束身自愛，仰酬厚恩，乃比匪爲奸，行同寇賊，其狂悖之狀，不但辜負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祿歷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員可比，而竟憤憤乃爾，令人不可思議。要皆希合在廷諸臣，謬見，誤爲吾皇太后皇上聖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無忌憚，是皆在廷諸臣，欺飾錮蔽，有以召之也。大學士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奸阿匪，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尙書啟秀，謬執己見，愚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尙書趙舒翹，居心狡獪，工於逢迎。當拳匪入京師時，仰蒙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工，垂詢勦撫之策，臣等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說進者，徐桐剛毅等竟敢於皇太后皇上前，面斥爲逆說，夫使十萬橫磨劍，果足制敵，臣等凡有血氣，何嘗不願聚彼族而殲旃，否則自誤以誤國，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間，剛毅趙舒翹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該匪勒令跪香，語多誣枉。趙舒翹明知其妄，語

其隨人等，則太息痛恨，終以剛毅信有神術，不敢立異，僅出示數百紙，含糊了事，以業經解散覆命。既解散矣，何以羣匪如毛，不勝殫羅，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盍一責詰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內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月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癡，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爲釀禍之樞紐。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將首先袒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國法，恐朝臣僉爲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賢裕祿數人。國家三百年宗社，將任謬妄諸臣，輕信拳匪，爲孤注之一擲，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靈。臣等愚謂時至今日，間不容髮，非痛勦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勦拳匪。方匪初起時，何嘗敢抗旨辱官，毀壞官物；亦何嘗敢持械焚劫，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爲義民，拳匪之勢益張，愚民之惑滋甚，無賴之聚愈衆，使

毓賢去歲能力剿，該匪斷不致蔓延至直隸。使今春裕祿能認真防堵，該匪亦不至闖入京師。使徐桐、剛毅等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尙不敢大肆其焚掠殺戮之慘。推原禍首，罪有攸歸，應請旨將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貴議親爲之末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爲，並非國家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之至。」疏入，剛毅載漪等大怒，必欲殺之以洩憤，適李秉衡自南京奉命帶兵入衛，載漪令其沿途搜捕奸謀，至清江浦北四十里，獲二人，自京來者，一爲景澄致江督劉坤一書，一爲袁昶致鐵路督辦盛宣懷書，皆力詆端剛，及太后受愚，語極憤痛，秉衡繫之北上，以書呈載漪，載漪大恨，請旨捕逮。七月初四日上諭：「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許景澄、袁昶，均着卽行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觀，拍掌大笑，端剛

趙董等相賀於朝。景澄在獄中，以鐵路學堂辦理情形，欸存何處，詳列付所司。至刑場，刑部侍郎徐承煜爲監斬官，見景澄視咸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雖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職，况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爾作官久，尙未聞耶？』承煜赧然。袁昶問曰：『吾二人死固無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請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尙容爾哂辨耶？爾罪當自知，何煩吾言。』昶曰：『爾何必如此作態，吾二人死當有公論，洋兵行破京師，爾父子斷無生理，吾等待於地下可也。』臨刑，皆神色不變。及京城破，兩宮狩西安，李鴻章請旨昭雪，上諭：『本年五月間，拳匪倡亂，勢日鴟張，朝廷以勦撫兩難，迭次召見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尙書徐用儀，戶部尙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正卿袁昶，經朕一再垂詢，詞意均涉兩可，而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交章參劾，致罹重辟，惟念徐用儀等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亦能和衷，尙著勞績，應加恩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着開復原官。』辛丑二月，徐，許，袁遺骸南下，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數省士夫，並致祭焉。

聯軍既陷楊村，乃進向北京，以日，英，美三國兵爲左軍，法，俄，德，奧，意五國兵爲

右軍計四萬餘人。至通州，與李秉衡戰於河西塢，秉衡敗死。七月十七日，破通州，皆息焉。約十八日進向北京，而日俄兵乘夜發，英美繼之。日軍先至，壁東直門外五里。俄隊壁東便門外三里，英美兵屯通州河南岸，距城七里。法兵二十晚始至，去東城十里，駐焉。而俄兵已於午刻攻東便門，翌晨破之。俄兵先入城，土人見哥薩克兵，猶以爲回部援兵至也。

日軍攻東直朝陽二門破之，亦味爽入城。法兵駐城南，聞城破，始發，餘半入城。英兵由廣渠門入，皆陸續至使館。二十一日，日兵先入宮，途與華兵接戰，甚力。日軍不欲轟擊宮殿，乃暫退，兩宮已於二十一日侵晨出走，諸軍俱散。二十二日，聯軍乃佔守各宮門。

聯軍入城後，北堂圍未解，法兵攻順治門，英軍置二礮於大清門，助夾攻。華軍不支，皆遁。法軍直至西華門，日軍方攻西華門未下，法兵至，開門納日軍，乃解北堂之圍。時被圍已二月矣。日軍先入宮，法兵繼之，過三橋，皆豎法旗，法總兵據煤山。俄英兩總兵據其旁二廟，宮中珍玩重器皆盡矣。

聯軍諸帥，協議分理區域，由朝陽門至宮城劃一直線，俄法佔其東，英美佔其西，日本佔其北，各設民政廳轄民事，聯軍搜殺拳匪，尸山積焉。

城內外民居市廛，已焚者十之三四，聯軍皆大掠，鮮得免者，其袒匪之家，受傷更烈，珍玩器物，皆掠盡，其不便匿藏者，皆賤值售焉。婦女慮受辱，多自經，朝衣冠及鳳冠補服之屍，觸目皆是，有自經久頃斷屍墜者，其生存者，多於門首插某國順民旗，求保護。

德帥瓦德西至，聯軍舉爲統帥，入宮居太后之儀鸞殿，後忽火，全殿燼焉。

尙書崇綺奔保定，居蓮池書院，仰藥死。皖撫福潤全家自盡，其母年九十餘，以哀痛死。祭酒王懿榮夫婦共投井死。主事王鐵珊，祭酒熙元，及滿官百餘人，皆及難。是役滿人死數千人，宗室庶吉士壽富，有文學，尙氣節，侍郎寶廷之子，閣學聯元之壻也。聯元被戮，家屬匿壽富家，聯軍入城，壽富與弟富壽皆仰藥未死，其兩妹及婢皆死焉。壽富自經，富壽從容理諸尸，乃自經死。

聯軍日逼京師，七月十六日，兩宮已有西狩之志，以車輛未備緩行。十九夜，礮

聲急，知聯軍已至城外。二十日，召見王大臣五次，末次惟王文韶、剛毅、趙舒翹三人。太后言：『今祇餘爾等三人，餘均自爲計，不復卹吾母子矣，爾等當隨吾行。』復詔文韶曰：『汝老矣，尙長途苦汝，吾心不安，汝以輿後來，彼二人騎以從，必同行也。』帝亦願文韶必當行。二十一日，黎明，兩宮聞洋兵已入城，倉猝出宮，妃主均委之以去。兩宮皆乘道傍騾車，王公內侍皆步行，出德勝門，礮聲不絕，趣行至貫市東，光裕駝行獻駝轎三乘，帝與貝子溥倫同一乘，太后、皇后同一乘，太后衣藍布夏衣，尙未櫛也。帝衣黑紗長衣，黑布戰裙，臥具皆不及携，是日勺水未入口，晚宿於民居。隨扈者端親王載漪、慶親王奕劻、肅親王善耆、蒙古王那彥圖、貝子公爵數人，剛毅、趙舒翹、溥興等，暨神機虎神營練兵千人，馬玉崑兵千餘人，兵無所得食，沿途掠於民間。時酷暑，途行甚苦，暮抵居庸關，延慶州知州秦奎良來迎，太后易奎良轎而行。二十四日抵懷來，縣令吳永聞駕至，倉皇出跪迎大堂側，太后入居吳夫人室，皇后居其子婦室，帝居簽押房，太后手拍梳桌，命進食，蓋出京三日，僅進三雞子也。隨啓匿自取梳櫛焉。吳夫人，曾襲侯紀澤女也，爲太后梳頭，太后乃命帝書硃諭，命吳令往東。

南各省催饗糈，以典史攝縣印，吳令進燕席，並漢裝女衣，並進帝及大阿哥衣，蓋兩宮出京三日，始得安食易衣也。二十五日諭：言不得已西幸，派榮祿、徐桐、崇綺留京辦事，迅籌辦法，其時尚未知徐崇已死也。二十六日，下詔罪己，令各省保護教民。二十七日，抵宣化府城，駐蹕四日。八月初六日，抵大同府，駐總兵署，駐蹕四日。初十，續派留京辦事各員，其餘令赴行在。十三日，過雁門關，十五日駐忻州，換黃轎。十七日，抵太原，駐巡撫署，陳設周備，多高宗幸五臺時舊物也。江蘇巡撫鹿傳霖，以兵六千勤王，聞京師陷，繞道河南，至於太原，謂聯軍將掠保定，追駕西來，太原不可居，力請幸西安。乃下詔，閏八月初八日西行，江督劉坤一，聯東南督撫電阻，謂陝西貧瘠，逼近強俄，甘肅尤爲回教所萃，內訌外患，在在堪虞。如謂陝西地險，可阻聯軍，則我能往，寇亦能往，山川之險，既不可恃，偏安之局，亦不能幸成，京師根本重地，不可輕棄。各國曾請退兵，不佔土地，回鑾斷無他變，萬不可局促偏安，爲閉關自守之計。詞甚切摯，而太后終慮聯軍之逼，仍決西行。初八日啓蹕，二十六至潼關，以錦舟渡河，太后欲登華山，以道險，又亟西行而止，僅登萬壽樓禮聖祖龍牌。九月初四日，車駕至

西安，改巡撫署爲行宮，儀制略備。帝時服布袍，王公皆衣布，太后胃痛時作，屢泣，夜不成寐，各省紛進方物，時賚羣下。御膳日費二百金，太后謂岑春煊曰：『向在京師膳費數倍於此，今亦可謂省矣。』京師以兩宮器服至，鹿傳霖授尙書，入樞府，彌執拗用事。榮祿旋至西安，與王文韶仍筦樞要。內侍兵衛，日擾民間，秦民苦之。大修戲園，諸臣娛樂如太平時。帝見貢物至，必垂涕。各省協解款，已五百餘萬，每解款至，內監需索尤苛。諸臣漸趨行在，百物漸集西安，逾興盛矣。

拳擾方亟，李鴻章方爲粵督，召速來京。六月，德使克林德被戕，大沽礮台爲西兵攻陷，以鴻章督直隸，辭不至。總署電各國駐使，向各國議和，法外部言匪首未誅，端王等尙在樞府，言和不易，如罷端王等，剿拳匪，當可介各國議和。德外部言使臣被害，清帝無一言引咎，豈能遽及和議。英外部言駐華公使脫險，當可復電。美外部要西軍與華軍合救公使，可開議。七月，天津陷，聯軍逼楊村，以鴻章爲全權大臣。鴻章自滬致美國電，願護公使至津，請聯軍勿入京。美電言公使不能通電，無可商之餘地。鴻章請護各公使出津，乃遣桂春東夔龍護公使，各吏以無兵來護，不肯行。

德皇通電各國，請以瓦德西爲聯軍統帥，俄皇謂德使被戕爲大辱，願推德將，各國贊成之。七月二十日，聯軍破京師。八月，俄皇謂使臣既脫險，當撤兵議和，美國贊之，法奧均不可，德皇拒益堅。朝旨促鴻章入都議和。鴻章至自滬，西軍將帥定議，困鴻章於兵艦，俟准開議釋之，各國政府不可。鴻章請加派王大臣會議，乃命慶親王奕劻，并爲全權，劉坤一、張之洞會同辦理。鴻章至大沽，俄軍提督派員禮迎，美提督來謁，言奉政府命，以使臣禮接。鴻章至塘沽，赴俄營談甚洽，聯軍方攻北塘，俄以兵隊護鴻章至津，入居海防公所。法廷擬六款：一，懲辦罪魁，由各使臣指定；二，禁軍械入華；三，賠兵費暨諸損失；四，西兵常駐北京衛使館；五，毀大沽礮臺；六，京津要處西兵屯守。各國皆贊之。閏八月初六日，諭革肇禍諸王大臣，各國始允議和。英德協議四款：一，中國商埠，皆得通商，他處擇開商埠；二，保全中國疆土，不取尺寸；三，如有援他故取中國土地者，英德兩國別商保兩國之利權；四，通告各國，請贊議。各國並從之，和議綱領遂定。各國使臣索慶王、李鴻章全權憑證，電請行在頒發勅書，乃擬約稿送領袖公使。閏八月十四日，添派榮祿爲議和大臣，各公使以榮祿曾遣董福祥攻

使館，拒不與議，鴻章止榮祿勿來京。慶王一以付鴻章。磋商數月，定大綱十二款：一，德國公使克林德被害，派親王充專使謝罪，立碑於遇害地；二，懲辦罪魁，由各公使指出，被害城鎮，五年內不得考試；三，日本書記被戕，須向日本謝罪；四，各國墳塋發掘之處，立碑雪耻；五，軍火不得運入；六，賠償各國人民損失；七，駐兵衛使館，中國人不得居界內；八，毀大沽礮臺；九，京師至海道，擇要屯西兵；十，人民肇亂，罪其長官，不得借端開脫；十一，改通商條約；十二，改總署及覲見禮節。電達行在，得旨照准，乃照議和大綱商定約章。一，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充謝罪使，克林德牌坊已鳩工；二，懲辦罪魁，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斬監候，加恩貸死，戍新疆，永不釋回；莊親王載勳，尙書趙舒翹，左都御史英年，均賜死；尙書剛毅，大學士李秉衡，身死奪官；巡撫毓賢，尙書啓秀，侍郎徐承煜，均正法；提督董福祥，革職；被害之尙書徐用儀，立山，侍郎許景澄，閣學聯元，太常卿袁昶，均復官，昭雪；三，派侍郎那桐赴日謝罪；四，被掘墳塋，撥帑立碑；五，禁軍火入口二年；六，償款四百五十兆兩，年息四釐，分三十九年，本息清還，賠款由上海辦理，以關稅鹽政作保；七，劃崇文門大街以西，正陽門城垛，歸使館管

理，留兵保護；八，大沽礮臺削平；九，諸國駐防之處，爲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臺、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十，有違約事，罪其長官；十一，北河改善河道，各國派員興修，歲撥帑六萬兩；黃浦河道，各國派員興修，歲費四十六萬兩，一半由中國支付，中國派員會修；十二，改總署爲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此約在簽押後，除留防使館兵隊，約期撤兵，各國使臣，會同全權，曉示士民，交還北京。

兩宮在太原時，李鴻章入京議和，各國公使請帝還京，主議李鴻章以聞，帝欲從之，太后不可，東南疆臣，多籲請回鑾，太后尙猶豫，鹿傳霖言北京危地，西安去海遠，可阻西兵，力請入陝，太后然之，遂幸陝。及和議成，各國撤兵，內外臣工紛請回鑾，四月二十一日諭言：「和局已定，經諭令內務府大臣，掃除宮禁，本欲卽日回鑾，惟溽暑難於跋涉，俟秋涼再行回鑾，定於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至七月初一，陝撫升允，奏言關中炎熱，大雨泥深，豫撫松壽，奏河水驟發，蹕路衝毀，請展期回鑾，乃改於八月二十四日啓蹕，蜀所過地方本年錢糧，十月初十日，太后萬壽，祝於開封，十一月初四日，自開封啟鑾，至順德府，今總統袁公方爲直隸總督，迎駕，十

六日啟行，袁公扈蹕。恭親王溥偉等自京赴正定府接駕。二十四日，兩官乘火車回京，西人登城牆觀者數百，官僚軍隊皆肅跪道傍，英奧兩國馬隊肅列左右，各國公使暨夫人皆出觀，太后遙揖之，皆答禮，復一揖，登輿，遂還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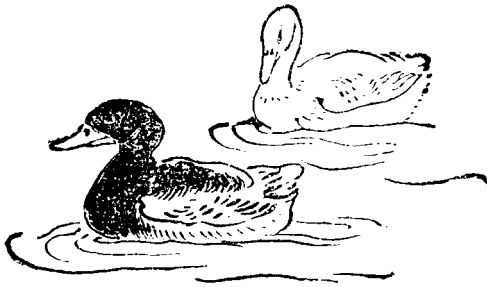
書庚子國變記後

酬鳴

庚子之亂，凡北士稍事新學書報者，咸爲團黨所惡，或被難。五月至八月，猶蟄蟲之逾冬也。顧均以畏蹈滅亡，刺國聞轉切，記中事，或飢聞，或目覩，清景帝臨朝，諸言不誣，然尙有軼於記之外者。憶扈從某官云：『西后自出險，恒語侍臣云：「吾不意乃爲帝笑。」』至太原，帝稍發舒，一日召載漪剛毅痛呵，欲正其罪。西后云：『我先發，敵將更要其重者。』帝曰：『論國法彼罪不赦，烏論敵如何？』漪等頹亟稽。時王文韶同入，西后曰：『王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爾謂如何？』文韶知旨，婉解之。帝退，猶聞咨嗟聲，漪等出步，猶慄慄也。未幾剛毅恚而死。已定議再西，帝尤憤，抵潼關，帝云：『我能往，寇奚不能，卽入蜀無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擬獨歸，否則兵不解，禍終及之。』西后以下咸相顧有難色，顧無以折帝辭，會晚而罷。翌晨，乃聞扈從士嘈雜戒行，聲礮，駕竟西矣。帝首途，淚猶溢目也。』某官又聞某黃門云：『聯軍之礮擊宮城也，帝冠服欲往使館，西后亟止之，帝曰：「彼軍法文明，朕往必無害，且可議款。」西后以爲狂發，疾擁之行，珍妃泣而從，道井旁，西后推墮之，珍妃非自盡也。』

吾國雖易世，平心而溯新運，帝不得謂無提振功，而市語頗傳帝不慧，實西后左右誣蔑之也。然毀語往往見帝識，合上述各言觀之，其智不祇中主，徒以幼爲后，輒又拘於家法，不能自樹羽翼，以行其志，遂無異庸君，而朝野睽絕，其賢否究莫能周知，乃以曖昧終身也。顧前清之祚，遂由此斬矣。庚子禍，人皆知成於數亂臣，顧使團黨充斥京畿，迫之以不得不亂者，實由直省數大吏，而臬司廷雍爲罪魁。雍之得以恣其毒者，則由制軍藩司初起時輕視其事。己亥冬，團黨在山左，爲今總統所剿，紛紛入直境。吳橋令勞乃宣嚴禁傳習，且爲書上督院。正月，藩司廷杰及廷雍謁院，制軍示勞書，議辦法。二廷云：『勞令能，吾儕何所贊。』事乃格。蓋廷雍已與團通，廷杰亦惡勞之不先白司也。事急，廷杰懼，始議禁之。廷雍已陰掖各團起，勢長聲高，不復能遏。反據以軋杰取藩司，制軍亦折而從團矣。時遠近各團，均恃廷雍爲主，奉之拒官殘民。勞乃宣以計走免，豐潤令盧靖，獻縣令吳燾，均以不附團爲所困，聯軍來，乃解。樂亭令李映庚，糾丁與團戰，亦解。蓋團技劣，遇槍彈卽披靡，教民亦以拒之之故，多免。其過無助之士，及孤弱教徒，則恣其焚殺，雍亦不問焚殺事。時旌異之，冀藉以暢

其所志，雍最惡杰，既去之，尤惡蓮池書院長 吳先生 摯甫，以其勸生徒研新學，且嘗議時政，與西人洽也。六月，團悉殺在保之西人，而焚其居，遂鳴槍擁衆，剿書院，吳先數日避去，則執生徒數人，提調懇廷，乃訕笑而釋之，曰：『是殆保國會誤之也。』時人謂閱新書者，卽保國會；會卽袞教徒，教徒卽漢奸，蓋不能區別，保國會戊戌新黨所創者也。當是時，有識者均誅黨，韜匿，勇者或假練丁以自保，然舉不敢公持時事可否，亦北方士民一浩劫也。廷雍時行市，騶從喧赫，顏面洋洋浮喜色，雖戰勝四夷，不啻也。聯軍既破京，津，八月來保，府，雍方護督，遂見執，并及保，紳，各軍公訊其事。雍云：『保，紳，夙從令可釋，若焚殺汝，人皆我也。』叩以何爲。雍曰：『道光以還，汝曹欺我甚，偷得勢，孰不報汝，今至此，斧鉞由汝，問何爲？』遂見殺。今地方人尙多哀之。是後學校大建，教育多用再生之士，民智張，風習一變，善變者或湔洗爭先，競附排革，以成今日之烈，前之以求新構禍者，歷事久，問互融學說事實以爲言，不專專推移時尙，持論轉平，頑固之名歸之，又岌岌乎爲身累矣。



十二 蒙藏交涉

俄蒙交涉始末

唯剛

- (一) 俄蒙協約之通告
- (二) 俄蒙接近之原因
- (三) 俄人干涉蒙古之動機
- (四) 庫倫獨立以前俄人對於蒙事之要求
- (五) 庫倫獨立以後俄人之要求
- (六) 今茲協約之發表與密約之推測
- (七) 俄蒙協約與日俄協商之關係
- (八) 俄蒙協約與英藏協約之比較
- (九) 俄蒙交涉與俄國之輿論及態度
- (十) 俄蒙協約發表後我國對待之之態度

一 俄蒙協約之通告

民國元年十一月八日，駐京俄使，以俄蒙新訂協約，通告我外部，於是政界震駭失措，總統府連日會議，至今又數日矣，迄無解決之法。參議院於協約發表後數日，乃由某議員提議要求國務員出席，說明方針，而一般輿論，則攻擊政府，主張宣戰，激昂憤慨，與虛僑浮動之氣，囂然而并起。夫俄之經營蒙古，非一日矣，而庫倫之獨立，與俄人之要求，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乃舉國上下，無一人焉，能先事預料於禍

機未發之前，復無一人焉，能主持國是於事變既發之後，束手相視，坐待宰割，而乃呼號於刀鋸既下之後，嗟乎，使我國人平日能稍留心於外交失敗之所由來，則固不待此次協約發表後，而始爲此事後之張皇也。用特就吾所知者，羅舉數年以來，俄蒙交涉之進行，與我國對待之態度，以爲今日研究蒙事者之一助，並以證俄人之無理要求，與我國之毫無方針，因循貽誤，遂有今日，爲可嘆也。

二 俄蒙接近之原因

自日俄戰後，俄人一轉其侵略滿洲之方針，專注意於蒙古新疆方面，一面利用宗教，籠絡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即庫倫活佛）一面則擴張商力，利用蒙人之貧困，貸以資本，而厚取利息，或以財產地皮等爲抵押，故於生計方面，則蒙人久已隸屬於俄國勢力範圍之下。計庫倫一隅，俄商之數，已達三千六百餘人，此外尚有定期往來之隊商，每年亦在七八千人內外，其餘各地，俄商及游歷探險隊等，每年平均總數，恒五六萬人，而俄人在蒙古一帶之勢力，遂駸駸駕我而上。

漢商之在蒙古者，因資本缺乏，復無政府保護之故，其勢遂不敵俄人，政府所

派邊吏，歷任以搜括聚斂爲務，正供之外，又有各種雜項差徭，蒙人受其魚肉，道路以目，而一入俄籍，則悉免一切負擔，故近年蒙人之掛籍俄國者日以多，而對於中國之感情日以壞，中國邊吏之驅民政策，實爲俄蒙接近之第一原因。

我國對於蒙古，既失其撫馭之策，而一面又欲實行干涉主義，特派專員，在庫倫招練新軍，設兵備處，建新式營房，擬練馬隊，機關礮等隊，又創辦新式巡警，蒙人不諳警章，動受處罰，軍警倚勢凌人，其待蒙民尤酷。清宣統三年八月，外蒙商民全體，呈請軍諮府理藩部外務部，請求撤去擾害商民之巡警及兵備處，雖由蒙地風氣未開，致舉辦新政動多阻礙，而此舉之根本錯誤，在於不知以收拾人心爲急，乃欲以形式上之改革，極少數之軍警，維持其實事，上已失墜之統治權，轉使俄人得以藉詞挑動中蒙惡感，益促其外向之念，是爲俄蒙接近之第二原因。

杭達多爾濟王者，略通外事，常往來聖彼得堡，爲親俄派之領袖。宣統三年，俄人之要求六款也，外蒙蠢蠢欲動，杭達運動尤力，嗣因商卓特巴反對聯俄，杭達謀稍沮。商卓特巴者，活佛之所親信，而握有外蒙之實權者也。彼欲得帶膝貂褂之賞，

而舊例外藩王公，方得斯賞，駐庫大臣三多，因欲絡籠商卓特巴，乃設辭爲請於朝，果得賞。商卓特巴則大喜過望，告三多曰：『我極饜足，無他求矣，惟公如欲得活佛喜，必須結好於佛之內嬖名扣肯兒者，彼之言佛無不聽從，扣常以不獲黃輪車爲憾，如能於十月佛生日以前，爲扣請得黃車，則諸事皆可如公意矣。』三多乃以從前某項報効舊案，爲扣請得黃車，扣肯兒果大喜，謂佛爺本無聯俄意，亦思與北京政府親好，惟杭達等謂清朝不可恃耳。其時杭達與二達喇私赴俄京，懇中國官吏諸不法事，請俄出爲干涉，適武漢事起，杭達於十月十一日，由俄歸，抵庫入謁活佛，語扣肯兒曰：『清有內亂，各處皆已獨立，我蒙古本可自立爲一國，佛爺卽爲大皇帝，其尊無對，何爲自卑爲清屬。』於是活佛暨其左右扣肯兒等，咸爲所動，是晚有俄官到庫倫辦事大臣署，密告以蒙人已獨立，勸清官吏速出境，其翌晨卽有外路蒙兵千餘人入境，所攜皆新式俄國快槍，蒙兵所過，毀市場，逐官吏，公然宣告獨立矣。（時爲辛亥年十月十二日）其時統兵者爲柏兔公爵，後陶什陶到庫，遂改歸其統率，反對取消獨立，煽動扎賚特旗，攻取科布多，皆陶之力爲多。陶什陶者，東

省著名鬻匪頭目，前數年屢犯案，東督嚴捕之，乃逃入俄境，舊外務部屢與俄使交涉，索還懲辦，并由駐俄清公使與俄外部嚴重交涉，始終不肯交，庫倫事起，陶乃到庫報効，活佛大喜，封爲公爵，充領兵將軍，現與其內閣總理海珊氏，均握有庫倫政府之實權。海本內蒙古喀爾沁旗人，向在北京那王府供差，因犯案逃避俄國，其人通習中國情形，陰鷲有權略，既積憾於中國，乃爲活佛謀叛清甚力。庫倫獨立後，所有置軍械，聘俄員，賣礦產，練蒙兵，招致馬賊，聯絡蒙衆，皆出其一人之計畫，現封公爵，稱松彥克汗。此次活佛自立，其黨息之者，雖尙有圖什公達賴，貝子崔倫琪迷，喇嘛那木薩賴公諸人，而實以杭達王松彥克汗及陶什陶三人爲之魁，是三人者，皆素仇視中國，而持親俄主義者也。自去冬杭達歸庫後，而親清派之商卓特巴達失勢，活佛惟杭達言是從，是爲俄蒙接近之第三原因。

三 俄人干涉蒙古之動機

清光緒七年（卽一八八一年）之伊犁條約，以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滿期，按約如欲改訂，應於滿期之六個月前，預先知照。我國以伊犁條約，損失甚大，其

中如自由貿易免稅權，家屋建築權，土地所有權等，皆爲各國條約所無，急應修改，此外俄人尙有種種踰越條約範圍舉動，亦應於修約時聲明制限，如俄人出入邊卡，往往不照條約指定路線，任便由小路入界，甚至竟不呈驗路照，入界之後，又不遵行官道，所持護照，並不照例謄寫漢蒙俄三體文字，僅執俄文票據，卡官不通俄文，無從稽查。又內地商民，前往各蒙旗貿易，尙且限定地界，而俄商則任便往來，所持俄文護照，但書前往蒙古一帶字樣，漫無查考。俄商之入蒙古者，既享有不納稅之權，近年以來，殷實俄商，來蒙者日多，不用從前之貨物交易，概用紙幣，放給蒙民，預定次年毛皮牲畜等貨，到期交貨，或有短欠，則由俄領照飭地方官嚴追。又有奸商包攬索債字據，眞僞莫辨，華官追比偶緩，則指爲侵害俄商利權，要求參撤。俄領在蒙古一帶者，又往往藉詞條約有許，由台站行走之語，所有出界分巡遞送函件，並派差赴各蒙旗辦事，均飭台供給駝馬，肆行勒索。以上各節，皆應於修約時，聲明制限者也。宣統二年二月，外務部設有俄約研究處，將伊犁條約之應行修改及制限者，分別討論，又派部員二人，到新疆蒙古一帶，視察陸路通商情形。其後討論及

視察，均無結果，而俄人以為中國政府，業有預備，將來提出改正條件，必難交涉，適其時俄梭巴利夫之蒙回探險隊，與哥斯羅夫之蒙藏探險隊，皆於宣統二年冬，竣事返國，對於俄蒙通商皆主張根據伊犁條約，益求擴張。哈爾濱俄商會，又上書該國政府，極言中國將提議改約，急應設法抵制，而其財政大臣哥弗咨孚氏，新巡閱極東而歸，俄政府對於改約一事，遂決定先機制勝之策，突於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提出三十五款（詳後），復於三年正月十八日，提出六大款（詳後），聲稱不全然承認，則俄國自由行動，示將決裂。蓋以千鈞壓潰癰之勢，使我屈於示威運動之下，更無提議改約之餘暇。俄人之在蒙古一帶，其注重實在於生計的方面，故其干涉之動機，實由於抵制修改伊犁條約而起，而我國在蒙古新設伊塔茶葉有限公司，附設皮革各公司，俄商大受影響，俄政府遂藉口條約上俄人應有西北一帶之自由貿易權，不能由中國壟斷，此亦其干涉之一原由也。

四 庫倫獨立以前俄人對於蒙事之要求

第一次要求（即三十五款之要求）

俄人要求六款，幾將宣戰，此爲前清最後一年劈頭之大問題，至今尙懸於一般人士之腦筋，而要求六款之先，有所謂中俄交涉三十五款者，據當時某報所載，茲摘其關係於蒙古者如下。

科布多設領事問題，阿爾泰地方官拆毀俄商房屋問題，華官侵奪領事裁判權並虐待俄民問題，華官侵害俄商免稅權征收皮革鬃毛茶葉各稅又抽收俄貨釐金問題，科布多俄人居住建造問題，禁止俄商售賣土貨問題，部拒俄領往返於所管地方行走驛站問題，華官不將交界人民懸案與司雅孜會辦問題，東蒙開墾禁止俄商任便往來貿易問題，東蒙運出牲口重徵子口稅問題，華官限制牛羊出口問題，華官不准俄華人民相互結婚問題，華官設法阻礙俄商前往蒙古問題等是也。（其關於新疆及東三省者概從略）從來中外交涉，以一次照會，而要求至數十款之多者，此實爲其第一次。蓋俄政府對於蒙古一帶方針，已決定於是年冬間，故特提出一極複雜之問題，以覘我國之態度，及應付之手段。而我政府闇於外界大勢，以爲俄人特彙集其歷年之積案，來相糾纏耳，以是延宕如故，其毫無解決

之決心，又毫無交涉決裂之預備亦如故。於是遂有翌年正月自由行動的準宣戰書之大交涉。

第二次要求（即宣統三年正月十八日六款之要求）

（一）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中俄條約，及他項條約，除交界百里外，並未限制俄政府在中俄交界貿易徵稅之自由，惟在兩國陸路邊界百里內，彼此運出物品，一概免稅。

（二）俄人在中國境內，按照應有治外法權（即指領事裁判權）如遇民事訴訟，華俄人之交涉，華官須請俄員會審解決。

（三）蒙古及長城以外，暨天山南北，俄人有權自由往來居住，及貿易貨物，一概無稅，華人不得專利，更不得禁止或限制其貿易之自由。

（四）俄政府除已設之領事外，有權在科布多、哈密、古城設立領事，雖此權須經中國政府認可，惟現在各該城華俄商人交涉之案甚多，顯然不能不實行此權。

（五）凡設有領事之處，華官應確實聲明承認遵照條約，遇有華俄商人爭辯之事，

須與俄員會同裁判，不得設辭推諉。

(六) 蒙古暨天山南北路，即伊犁、塔城、庫倫、烏里雅蘇台、喀什噶爾、烏魯木齊、科布多、哈密、古城，尙有設領事之權，且於各該處及張家口，均准俄民置買土地，建造房屋，如中政府不承認以上各款，即爲中國不願遵守條約永敦睦誼之證據，則俄政府只可自由進行，以便保有約章所享之權利云云。

綜釋該照會之內容，第一爲俄界百里外自由徵稅問題，蓋俄近年於輸入華貨抽收進口等稅，我外部曾提出抗議。第二設置領事問題，蓋照約有科布多等處，俟商務興旺得設置領事，俄既要求設領，又要求將科布多領事移至承化寺，其理由則以科布多辦事大臣，移駐承化寺，該處作爲阿爾泰建治貿易總匯之處故也。第三裁判權問題，第四土地與家屋所有權問題，蓋蒙古新疆地方官，對於此項問題，多與俄領事所主張不能一致故也。第五自由貿易問題，蓋對於伊塔茶葉各公司及某項釐捐而發。總之，俄人所斷斷爭論者，無非條約解釋問題，而我外部於正月二十二日所答復，亦係解釋約文，語氣頗示

讓步，俄政府不滿意，復要求將俄人於蒙古及關外各處貿易，毫無限制，並不納稅一節，切實聲明。科布多或承化寺設領事，亦應備文聲明，即速允准實行。又請將光緒七年伊犁條約擬改之處，互換意見以前，中政府對於此約，加以切實明晰之解釋。外務部覆文，於不納稅一節，爭之頗力，蓋照約科布多等三處，必俟商務興旺，始允設領，而該約第十二款，伊犁等處，俄商暫免納稅，異日商務興旺，可將免稅條文註銷，今俄既請求設領，則是該處商務已興旺，而免稅條文即當註銷，此亦解釋上當然之結果，以爲提出註銷免稅條件，以抵制其設領之要求也。二月十三日俄使照復，又爲準宣戰的通告，彼謂約章上並無註銷免稅與設置領事合作一事之條文，中政府必將二者同時並提，顯係無意協議，如此恐兩國和好，礙難仍舊，中國若不誠實完全允諾，則俄國自由進行一節，恐屬不免云云。外務部復文，於各項均承認，而隨時提議加稅一節，仍不退讓。二月二十二日，俄使發最後之通牒，限至華歷二月二十八日爲期，如屆期不完全答復，則本國應爲自由之進行云云。其時黑龍江、吉林、奉天各

處，警電紛至，均云俄兵紛紛南下，東清鐵路沿途居民，聞有俄人定期宣戰之信，異常驚亂，駐外各使，亦有電到京，云歐報均云俄已決戰，於是政府始大駭，限期之前一日，全部允諾，而驚天動地之俄蒙交涉，遂成一小結束。

第三次要求（反對練兵移民等事）

是年七月五日，俄使照會，稱中政府近年以來，在外蒙一帶之舉動，俄政府頗視爲於兩國睦誼有危險之處，如練兵移民各節，中政府切須注意。此舉卽蒙古人民，亦甚爲驚疑，現有喀爾喀各盟王公及庫倫喇嘛等，已四次遣人赴俄京，訴告中國官吏，欺凌擾害之狀。俄政府因顧念中俄兩國極親睦之邦交，故不願出而干涉，已拒絕蒙古各代表之請。務望中國政府，將對於外蒙所行政策之真意，誠實相告云云。政府因電飭庫倫辦事大臣將新政酌量緩辦，而武漢之事起，庫倫遂宣告獨立矣。

五 庫倫獨立以後俄人之要求

一 協訂五款之要求 清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俄使照會，稱中國政府，對於外

蒙之舉動，俄政府已屢次勸告，現當南部有事之際，庫倫活佛竟脫離中國，宣告獨立，俄政府甚願幫助中國，所有外蒙問題，中政府如允與俄政府協訂下列各款，則俄國甚願勸告庫倫活佛，仍復從前關係云云。其提出協訂條款如下：

甲、中國可在外蒙古與庫倫訂約，聲明第一不駐兵外蒙界內，第二不移民外蒙界內，第三不干涉外蒙古內政，惟中國有治理外蒙古之權，仍設辦事大臣，管轄蒙人。

乙、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之主權，俄人均歸辦事大臣管轄，惟中俄兩國，關於蒙古之交涉，則仍由北京政府與聖彼得堡政府協商。

丙、中國如將來在外蒙古建設鐵路，應先通知俄國，並承認俄國有建設由俄邊至庫倫鐵路之權。

丁、中國將來在蒙古，有何項改革，均應預先得俄政府同意。

戊、俄國應飭駐蒙領事等官，協助擔保蒙人對於中國應盡之義務。

二協訂三款之要求 民國元年六月，俄庫使復提出中俄協商蒙古事，所要求三

款第一，民國政府不得在外蒙古駐兵；第二，不得移民；第三，外蒙如取銷獨立以後，內政應由蒙人自治，民國政府不能視外蒙爲行省，干涉其自治之權。蓋仍根據去年十一月五款中甲款之三項，而建築鐵路及一切改革，須得俄國同意等節，則未提及。時我閣議，則以爲外蒙係中國完全領土，斷無聽令俄人干涉與蒙人訂約之理。若中國政府自認在外蒙不得駐兵移民，及干涉內政，則是明明拋棄其宗主權，此後俄人益有所藉口，而分我治理蒙古之權。不若置之不理，一而先著手西藏及東西蒙各處，（其時西藏及東西蒙古情形亦極危急）而庫倫一隅，無論俄人如何勾結，我但不明予承認，則將來自有抗議之餘地，如一時即與俄人協商，則全國輿論，必起反對，而政府先立於被攻擊之地位，遂決議不與俄協商，而俄人自此以後，亦不復再提調停外蒙事矣。

三阻止進兵之要求 自庫倫獨立後，烏里雅蘇台、呼倫貝爾，相繼獨立，蒙兵攻取臚濱府，俄派西比利亞十五號隊武員，帶隊助之。我國與俄政府屢次交涉，彼堅稱嚴守中立，不肯承認，而一面要求我國不得由東清鐵路運兵進勦呼倫，並不

准於中立之東清鐵路界內，有華兵與蒙兵接戰之事。且宣言路界內不得容留中國官吏，限期迫令出站，及我政府特任那彥圖王爲烏里雅蘇台將軍，俄使復於八月八日，照稱探聞那將軍有帶兵赴任之意，又聞華軍擬由新疆及黑龍兩路，東西并進，攻取庫倫，如中政府確有此種舉動，則俄政府亦不能嚴守中立，自當自由行動云云。最近伊犁新疆援阿軍隊，合以阿爾泰本有之兵，共有馬礮步隊三千餘人，預備進攻科布多，而俄使復要求中國不得進兵，而一面派遣俄隊陸續入洮南府界，經我政府詰問，則答以中國現方用兵東蒙，不納俄國平和善意之勸告，故俄國不得不酌派軍隊，保護商民。而一面又在伊犁及新疆喀什噶爾各處，要求增設領署衛隊，藉口新疆屢有戕官兵變。（指本年五月間喀什噶爾道袁鴻祐被亂兵戕害事）之事。經我政府再三聲明，自行擔任保護，請其撤退軍隊，均置不理。蓋俄人野心，固不限於庫倫一隅，而西起新疆伊犁，東至黑龍江，節節布置，無一處不爭先著，一旦決裂，則東西兼進，殆操必勝之算，而猶復遲迴瞻顧，如不欲戰者，蓋既限於列強均勢之局，而又欲以外交手段，不費代價，而

獲相當之利益，徐待機會，再爲得寸得尺之舉。彼蓋無一日不注視我國內部之動靜，及列邦之態度爲因應，而以我之毫無方針無政策無實力無預備而復孤立無援於世界之上，又安往而不危哉。

六 今茲協約之發表與密約之推測

本年十月四日，俄政府派赴庫專使廓索維慈，即前北京駐使要求吾六款宣告自由行動者。廓使到庫後，宣言俄政府承認庫倫政府有自治之權，并提出協約條件。外蒙王公，多以此約於蒙無所利，會議時均有難色，惟杭達王圖什公二人，贊成甚力。我政府得信，密囑章嘉丹珠兩呼圖克圖及喇嘛沁王等，分電庫倫活佛暨杭達王等，嚴詞勸阻，而俄使在庫，百計運動，卒於十月二十一日簽字，十一月八日由駐京俄使，將協約四款正式發表，其約文如左：

第一條 俄國政府，爲維持外蒙古現已成立之自治起見，願極力贊助之。蒙古政府，編練常備軍，暨禁止中國軍隊及移民入境各事，俄政府均允極力扶助。

第二條 蒙古首長及蒙古政府，爲報酬俄國起見，允准俄屬人民及俄國商務，照

舊在蒙古領土內享用此約另設專條中所載之一切權利及特權。

蒙古政府應將他外國人在蒙古所享權利，不得優于俄國人之條件，與俄政府確實協定。

第三條 如蒙古政府，以爲須與中國或他外國訂約時，無論如何，其所定之約，若未經俄政府允許，不能違背或變更此次協約及專條內各件。

第四條 俄國與蒙古之友誼，以本協約簽押之日，認爲有絕對之効力。

此俄蒙協約四條之明文也。除通告中國政府外，尙將協約全文，通知歐美及日本各國，蓋俄政府對於外蒙問題，已得有關係各國不反對之保證，其四條之協定，特爲一種外交上形式之發表而已，固不問中國之承認與否，蓋我中國於世界外交上，久已喪失其發言權矣，嗚呼。

此約專條所載秘密條款，未經發表，固無從知悉，惟據吾人所推測，以爲密約內所必有者：其一俄政府允代蒙古訓練新式兵隊並接濟軍械，所有練兵購械經費，由俄國借給者，蒙古應以礦產各項抵押；其二，蒙古兵官，除聘用俄國人外，不得

別請他國人；其三，蒙古財政部，（現由親俄派之圖什公爲該部部长）應聘請俄國人爲最高顧問；其四，設立俄蒙銀行，與俄政府合辦，未設立以前，暫以俄銀行鈔票爲蒙古通行紙幣；其五，設立郵政，由俄國派人襄助開辦；其六，承認俄國建設由俄邊至庫倫或其他各處之鐵路；其七，蒙古政府如須籌借外債，及辦理各項事業，均須先與俄國商議。此外凡中俄舊有條約所許俄人在蒙古權利，如免稅權，裁判權，土地家屋所有權，設領權，自由來往貿易權等，自均在此約專條之內。近日日本順天時報所傳秘密條約：（一）俄蒙協約効力範圍，遍及於長城以北一帶之地，俄國極力襄助蒙古，在各該地之自主獨立權；（二）俄國於長城以北一帶地方，對於築路開礦，以及開荒各事，均享有絕對優先之權云云。所稱協約範圍，是否屬實，未敢確信，姑錄之以備一說。

七 俄蒙協約與日俄協商之關係

本年七月中旬，俄國與日本新定關於滿蒙問題之協商，雖日俄兩國政府，均未承認，而外國重要報紙，早已詳細登載，故此種協商，在今日已成爲公然之秘密。

以其與俄蒙協約有密切關係，特將重要各西報所載日俄協商事，摘譯如下。

維也納之那伊耶呼拉葉普列塞報：「在聖彼得堡所訂之日俄新協商，是實行分割支那之領土也，據最確消息，南滿洲及與南滿接境之東蒙古歸日本，其他蒙古之各部分均歸俄國。（中略）近年以來，日俄關係益加親密，此為顯著之事實，而日本在滿洲及附近蒙古一帶之勢，已出中國之上，此亦事實之不可揜者。近日俄國已侵入中國西部之領土，以中國微弱之抵抗力，固不足排去俄國之勢力，而其他方面，又將為俄所染指。今者俄日兩國，聯合同盟，則以極乏防禦力之中國，其必至喪失廣大之領土，殆無疑義。」

該報又載十七日倫敦所發專電云：「太晤士所載得有聖彼得堡確實消息，日俄協商業已定議，桂太郎公爵俄都之行，不過加最後之一點而已。此協商內容，即俄國承認日本在南滿洲有行動之自由，而俄國如有應得日本援助時，則日本對俄有應援之義務。」

羅耶烏勒美亞報（俄國極有信用之報）七月十七日載：「日本桂公爵來

俄，實帶有締結一種密約之使命，此約即以補充日俄戰後之朴茲模斯和約，其內容實以分割滿洲及蒙古爲目的，日本可得以松花江爲界之滿洲，及托勒河爲界之蒙古各地。」

那伊耶呼拉葉普列塞報七月二十二日，又詳載日俄新協商云：「日俄兩國新訂之約，其內容業已詳細探悉，自此次協商後，日俄前訂朴茲模斯和約中所有尊重中國主權及開放門戶之語，均行取銷，日俄自爲滿洲之主人翁，自解除一切之制限，而他國人民，在滿洲所有生計上利益，均被剝奪。滿洲以外之蒙古各地，亦由日俄兩國劃定利益範圍，惟蒙古之大部分，均歸俄國。（閱者注意）日本所得者，惟接近南滿洲之一小部分而已。日俄爲預防中國之抗議，故於此約中，聲明如於兩國利益範圍內，有一國受中國之襲擊，則他一國必以兵力援助之，使中國之抵抗，歸於無效。此新協商，蓋以訂正日俄戰爭之結果，俄國拋棄南滿洲，而代以蒙古大部分，日本則取得朝鮮及南滿洲並蒙古東部各地，而一九零二年與日訂約保全中國領土之英國，對於此約，亦已默示承認之意。」

日本外交時報（第十六卷第五號）載有賀長雄博士之說云：「日俄新協商，定於本年七月十六七日之交約中，所謂內蒙古者，指開原以北，自長柵外至寬城子間，如昌圖鐵嶺等地皆是。余前年從軍滿洲，知所謂內蒙古外蒙古之分界，頗不明晰，將來爲預防日俄衝突起見，必須確實劃清境界，實爲不可少之舉。溯自日俄戰後，已有兩次協商，其第一次則明治四十年七月三十日之協商，其目的在於融洽兩國戰後之感情，使日本於巴黎倫敦兩度募集公債，不生障礙，此約尙未深入滿蒙實地問題。其第二次則爲明治四十三年七月十三日之協商，其目的在於合併朝鮮，亦未深入滿蒙問題。惟此時日本欲合併朝鮮，而得俄國之默許，則日本承認俄國蒙古之自由行動權，以爲酬報，此則爲余之所確信，必有其事者也。近日俄在蒙古，日在南滿，其經營均極有進步，適際清國革命，肅親王依賴日本，爲蒙古獨立之運動，故此時日俄兩國，急宜訂立第三次詳細之協商，以謀雙方之利益，爲一致之行動，此事明若觀火，實無堪疑之餘地，而其所以秘密不公布者，其理由有三：

(一) 對於中國之關係 中國正在革命之中途，政府尙未完全成立，此時若將滿蒙分割之事，實行發表，將引起中國人民激烈排外之風潮。

(二) 對於滿洲之關係 滿洲中國官吏，如趙爾巽張作霖諸人，頗熱心於中國領土之保全，或者聞協商之事，而以兵力相抗。

(三) 對於德國之關係 日本現屬於三國協商之系統中，三國協商指英俄法發表，實使德人無從藉口於維持極東均勢，而發生割取領土之舉動。

據以上各報所論，則此次俄蒙協約，實早已決定於本年七月日俄第三次協商之日，觀於日本桂太郎公由俄返日後，即有法國首相遊歷俄京之舉，當時各西報所傳，均云法國對於英日俄三國，極願取一致之行動，則俄人此舉，已得法國同意，自不待言。德與俄素有歷史的國交，今年七月間，德俄兩帝會見，雖表面僅聲明兩國國交之廢續，而徵諸近世外交史蹟，凡德會合，則俄人必將有事於東方，前者三國相約還遼，未幾遂有膠州旅順之役，團匪事變，德相約，俄遂在滿洲不撤

兵。俄德協約，解釋保全中國領土一語，謂滿洲不在內，以上事實，皆可爲德國在極東外交，向與俄國提携之證，然則俄此次在蒙古之舉動，其已得德之同意，又可斷言耳。

八 俄蒙協約與英藏協約之比較

俄人自一九零六年後，對於西藏，始拋棄其歷來所經營，其先俄人之視西藏，猶之視滿蒙與朝鮮也。常以重賂，運動達賴喇嘛及其左右，又嘗遣其國人特爾遮氏，夤緣爲堪布，（西藏高級行政官名）每年給鉅額之秘密費，聯絡藏人，故達賴之親俄，實較甚於親英。當其第一次被革時，遊歷庫倫，曾慈悲活佛聯俄，後事雖未成，而外蒙與俄人，暗中遂生密切之關係。迨一九零六年，（即清光緒三十二年）英俄因種種之關係，特定關於西藏協約，於是俄遂脫離西藏之關係，亦猶之朴茲模斯和約以後，俄人脫離朝鮮與南滿之關係，近年以來，英人在西藏之行動，有與俄在蒙古頗相類者，用特比較其相類之點如下。

西藏蒙古與中國之關係，均無自由與外國訂約之權，而清光緒三十年 月，

英人突遣其邊務大臣榮赫鵬以兵力脅訂印藏十條，其大旨亦在通商利益。如原約第二條，設立亞東江孜噶大克三處商埠，聽英國商民，任便往來貿易，如有商務興旺之地，應再行商議，開設商埠。第三條，所有光緒十九年訂立之通商章程，有不妥之處，西藏須派掌權藏官，與英國會商妥改。第四條，英貨不得加稅。第五條，印度邊界至亞東江孜噶大克邊界，沿途不得設立關卡。第九條，西藏土地，英國如未應允，無論何外國，一概不能有讓賣租給情事。西藏一切事宜，無論何外國，皆不准干涉；無論何外國，皆不許派員或派代理人，進入藏境；無論何項鐵路道路電綫礦產，或別項利權，均不許各外國或隸各外國籍之民人享受。若允此項利權，則應將相抵之利權一律給與英國政府享受。西藏各進款，或貨物，或金銀錢幣等類，皆不許給與各外國或籍隸各外國之民，抵押撥兌。以上各款，其注重貿易獨立權，禁止他國干涉西藏內政等，皆與俄人對待蒙古同一手段。而其蔑視中國主權，逕行直接定約，二者亦如出一轍。特藏人定約於戰敗之後，而蒙古則定約於獨立之時，爲不同耳。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唐紹儀與英使薩道義，在北京開議改英藏條約爲中英

條約，而以英藏原約列入附約，即今之中英續訂藏印條約是也。三十四年三月，復由張蔭棠與英全權韋禮敦，定中英修訂藏印通商章程十五款，於是英藏交涉問題，遂以解決。此數年間，英人對於西藏，所以放棄干涉者，蓋彼方吞併布廓爾喀爲其藩屬，而布廓皆爲我朝貢之國。時政府亦頗提出抗議，英人既攫取布廓，故於藏事略示讓步。而自蒙古問題發生後，英人復持干涉態度，本年八月，英使要求中國不得進兵西藏（已在藏地華兵均輸送出境）不得干涉西藏內政，殆與俄人所要求者同。吾記蒙俄交涉，所以旁及藏事者，誠以我中國今日之邊患，固不僅在外蒙一方也。

九、俄蒙交涉與俄國之輿論及態度

國民俱樂部之決議 俄國國民俱樂部，以將軍安德烈夫梅羅福等爲其黨魁，提倡俄羅斯主義，其平日所主張，雖爲一部政治家所反對，然於社會上則極有勢力，此次對於蒙古問題，其決議五款如左：

一、俄國承認蒙古爲獨立國。

二、修正俄蒙及中俄邊境，使西伯利亞與俄國間之交通，於軍事安全無礙。

三、俄國與蒙古，直接改訂通商條約。

四、俄國設法輔助蒙古之行政。

五、俄國於北部滿洲，宜要求下列各項權利：(甲) 黑龍江，烏蘇里，松花江，額爾克

尼河四處，不准中國及他國航運；(乙) 自一千九百年至一千九百零六年，俄

國在黑龍江右岸曾經占領之地方，應重行占據；(丙) 中國非得俄國同意不

得在渤海灣敷設鐵路向俄國國境；(丁) 限制中國在北滿洲之軍隊；(戊) 不

准中國在俄滿交界處，建築要塞。

倍尼遜伯爵之演說 俄伯爵倍尼遜，遊歷蒙古回國，在聖彼得堡國民俱樂部，演

說蒙古現狀及解決法，錄其結論如下。

俄國今日，不可袖手旁觀，當着力援助蒙古之獨立，使活佛於一切行政，克如

其意，無或阻礙，指導維持，責無旁貸。吾俄於蒙古北部，既握有實權，則東南部蒙古

之利權，自不能不讓與日本云云。

俄國半官報之言論。俄國極東政策，所當取之方針如下：（一）近三十年來中國在日俄邊境之行動，實使俄國對於國境問題，不能不加變更；（二）自天山山脈至海參崴之界線，於俄國有重大之利害，故若以戈壁沙漠，劃爲日俄國界，則滿洲外蒙及新疆等地，當然歸入俄國勢力範圍之內；（三）現在中國所發生種種問題，實俄國變更國境之絕好機會，此時如俄國欲爲此事，必易著手；（四）滿洲皇室既推翻，北滿自易併合於俄；（五）蒙古獨立，則其結果自使俄國勢力遍及於蒙地；（六）卽瓜分中國之本部，亦決無害於俄國之利益，並言將來俄國當用武力，解決中國問題。

俄外部大臣沙遜納夫之演說。沙外部在議院演說對於蒙古問題，其大旨如下：（一）外蒙喀爾喀，此次脫離中國，自行獨立，俄國對此問題，頗覺爲難，將斷然占領之乎，抑任令華人之侵入乎；（二）就俄國利害言，惟冀近邊蒙境，於軍事關係上，無倔起強國，爲之阻撓，故吾俄對於蒙古，惟望其保持獨立，並無吞併蒙土之意，如此辦法，既足以尊蒙人之權利，而仍無傷中國之友誼，俄國之目的，仍可得達；（三）內

蒙古之東部，與南滿鐵路相連，與日本有直接利害關係，故就地理及政治上言之，應作爲滿洲之一部；（四）中國與蒙古，如有協議，應由俄國參預，俄爲保全喀爾喀之財政及秩序起見，應助以相當之兵力云云。

俄國那維烏蘭密報之言論，蒙古獨立，俄國雖無正式協助，然非正式之應援，則固無時無地無之。俄國有多數在野政治家，參預其事，僅費兩月之功，竟代蒙人練成最新式之戰鬪兵隊，其中可用之士，不讓俄軍，現方陸續抽練，以爲他日編成四個中隊之預備云云。

十 俄蒙協約發表後我國對待之態度

對於此問題之一般輿論，具見於京外各報紙，而政府對待方針，事屬秘密，惟據某某報所登載，比較的稍近於事實，姑摘錄如下，以爲本記之結論。

（一）所有此次蒙俄交涉事宜，專任陸徵祥君辦理。

（二）政府擔負責任，於本問題解決以前，苟無意外之變故，則除梁總長外，各閣員一律不得辭職。

(三)要求俄政府取消所定蒙古協約。

(四)和平交涉，如不能解決，則不得已以武力從事，亦所不惜。

(五)電告各省，徵求各都督之意見。

(六)電飭東三省新疆綏遠察哈爾阿爾泰等處，竭力防守，一面設法勸諭活佛，一面嚴整軍備，爲雙方並進之舉。

總之多數政治，其行動之原動力，在乎全國之國民，而政府之能力及地位，至爲薄弱，故當外交有危迫問題，其對付極爲困難。蓋對外情形，瞬息萬變，既貴果決，又須秘密，斷無徵集衆見從容討論之餘暇，而果決與秘密，皆含有少數專斷性質，與多數政治之合議公開二大元原相反，使上有強固信用之政府，下有國民外交之能力，則對於重大問題，尙可運行無阻，如法美等國是也。而我中國則改革伊始，完全正式之政府，尙未成立，而遇有此種困難問題之發生，我國民宜自覺其居於政治原動力之地位，以極鎮靜之腦筋，強毅之精神，穩重之計畫，縝密之布置，而行之以忠實誠懇之熱心，勿流於浮弱寡識，爲感情所驅使，發爲一種無責任之行動。

而益陷國事於不可收拾也。嗚呼，我國民使誠知此際爲我國存亡絕續之交，則豈容復有毫末之客氣，存於其間哉？此困難問題之解決如何，則吾敢斷言之曰：以我國民之自覺心爲斷。

十一月十八日稿

藏事紀略

羅悛羸

西藏於漢爲西羌，唐宋爲吐蕃，元爲烏思藏，以吐蕃僧帕克斯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明初以攝帝師拉木監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永樂間封番僧等八王，有宗喀巴者，居拉薩，始興黃帽之教，相傳其二世始立第巴以治國事，三世始稱達賴喇嘛。（清高宗御製喇嘛說，西番語謂上爲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卽稱僧爲上人之意。）滿清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並遣使至盛京，尊清帝爲文殊菩薩大皇帝。順治九年，達賴來朝，世祖宴之太和殿，建西黃寺居之，及行，餞之於南苑德壽寺，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西藏最尊者爲達賴喇嘛，主前藏；班禪額爾德尼，主後藏，相傳爲宗喀巴二大弟子。繼爲達賴班禪者，互相爲師。又有汗，則蒙古部長爲之。其代達賴喇嘛理事者曰第巴。康熙三十二年，達賴入貢，言已年邁，國事決諸第巴桑結。乞錫之封爵，乃封第巴爲圖伯特國王。達賴歿，桑結匿不以聞；及召班禪來京，桑結又阻之，不至。四十四年，固始汗曾孫拉臧誅桑結以聞，聖祖褒封，嗣爲汗，復立六世達賴喇嘛。五十三年，準噶爾侵藏，攻殺拉臧而據其地，毀

滅黃教，達賴移居西寧塔兒寺。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允禩爲撫遠大將軍，駐師青海，將軍傅爾丹等討藏。五十九年，平逆將軍延信等護達賴進征，定西將軍噶勒弼等獲僞藏王達克咱，西藏悉平，以土地人民賜達賴，居於布達拉。雍正初撤兵，五年封康濟鼐爲貝子，鎮全藏，噶布倫阿爾布巴等作亂，殺康濟鼐，命左都御史查郎阿討平之，並遷達賴於打箭鑪惠遠寺。七年封後藏台吉頗羅鼐爲貝子，總藏事，留大臣正副二人領川陝兵分駐前後藏鎮之，是爲大臣駐藏之始。十三年準噶爾求成，乃送達賴歸於前藏。乾隆元年，章嘉呼圖克圖入都，四年封頗羅鼐爲郡王，領藏事如故。十二年頗羅鼐卒，子珠爾墨特襲封。十五年，謀叛，殺駐藏大臣拉布敦，川督策楞以兵入藏，平之。詔除西藏王爵，設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喇嘛，以全藏地與之，凡衛藏政事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裁決。二十二年，蕩平伊犁，藏地始無準夷患。四十五年，班禪入都，五十三年，廓爾喀侵藏，令成都將軍鄂輝等討之，廓爾喀乞和，許之，遣使入貢。五十六年，復擾後藏，班禪奔前藏，命大學士嘉勇公福康安爲將軍，超勇公海蘭察爲參贊大臣，由青海援藏。五十七年，授福康安大將軍，戰屢捷，廓

廓爾喀窮蹙乞降，拒之。班禪歸於後藏，廓王再遣大頭人送還俘虜，並乞降。福康安以聞，諭令廓王拉特納巴都爾親自來營，帶同進京，否則仍乘勢進兵。廓爾喀四次乞降，遣使入貢，納之。福康安等整師入後藏，乃班師，復廓爾喀王封號。五年一貢，御製十全記以彰武功。蓋二次平準噶爾，一平回部，二次平金川，一靖臺灣，一降緬甸安南，二次受廓爾喀降也。以所貢馴象五，賜達賴班禪。藏地始無廓夷患。廓爾喀至光緒二十六年，尙修職貢，其後貢使不至。光緒三十四年，廓使來朝。自琉球、緬甸、安南、朝鮮相繼外屬，中國不復見貢使矣。此其最末次也。哲孟雄接壤後藏，與布魯克巴同爲藏屬，其地半爲廓併。（乾隆五十六年，駐藏大臣和琳奏哲孟雄作木郎二部落，在藏邊界外，不過每年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通問書信，不聽藏中調遣，被廓爾喀侵佔，已有十年，去歲經福康安檄令協勦，又復藉稱天熱，畏懦不前，迨聞廓爾喀歸順，復思藉天朝威勢，斷還六輩達賴喇嘛所定舊界，經福康安等駁斥。光緒十四年，駐藏大臣升泰奏隆吐山南北，本皆哲孟雄地方，英人雖視爲保護境內，其實哲孟雄、布魯克巴皆西藏藩屬，每屆年終，兩部長必與駐藏大臣呈遞賀稟，駐藏

大臣，厚加賞賚，以撫綏之。在唐古忒，則自達賴喇嘛以次，均有額定禮物，商上亦回賞緞疋銀茶，與兩部回信底稿，均呈送駐藏大臣查核，批准，照繕，始行回覆。哲布兩部，遇有爭訟，亦稟由藏酌派漢番辦理，此哲布爲藏地屬藩之實在情形也。兩說互異，茲從後說。英併印度，與哲布接壤，光緒二年，哲布兩部長，均稟駐藏大臣，以英人有窺藏之心，籲請籌備，寅弗理，哲人漸昵英人，以捻納爲英租界，英漸視爲保護地。藏人漸覺英之逼己，頌言哲人私結英約，屢議伐之，哲乃益親英矣。光緒十三年，藏人於隆吐設卡，遂與印度兵戰，敗焉。朝旨屢諭駐藏大臣文碩，令藏人撤卡，文碩謂實藏地，卡無可撤，嚴旨責焉，以升泰代之。總署與英使議邊界通商，戒印兵毋進藏，藏番据新圖以隆吐日納宗爲藏地，堅勿讓，文碩並請備兵，嚴責之，令印兵卽到藏，番亦不得接戰。藏兵攻印營復敗，印兵毀其卡，乃伯令議通商約，嚴旨再責文碩。英使告總署以藏衆退回原界，不在隆吐駐兵，當不侵藏地。藏人屢思復仇，諭升泰嚴止之。藏人誓衆曰，凡我藏衆男女，誓不與英人共天地，有渝此誓，衆共殛之，乃大集兵於帕克哩，將痛擊印軍。升泰搜得乾隆五十三年舊擋，哲孟雄受逼於廓爾喀，

達賴乃以日納宗地給之，以雅拉支木兩山爲藏界，持示藏人，藏人復以該地雖給哲人，今哲私通英人，地應收回，升泰屢諭不從。印兵攻熱勒巴拉山，藏兵傷亡數百，印兵追入徵畢空，印度政府令勿窮追，諭駐藏大臣赴邊界，與印官會晤。英外部告駐英使臣劉瑞芬，商和平了結。藏人謂英若據有哲地，則誓不共立。光緒十四年八月，印兵大隊收哲孟雄全境，攻藏兵於捻都納，藏兵敗退，狂追逐北，咱利亞東朗熱諸隘並失，藏兵萬餘盡潰。印兵追噶布倫等於仁進岡，與駐藏大臣所遣止戰之武員蕭占先遇，占先豎漢字旂，阻印兵，印兵止搶約相見。占先約勿窮追，印兵官欲轟仁進岡民居，占先告以此爲中國土，藏番違旨用兵，中國當嚴爲處實，請勿燒。印兵官諾之，要約速辦，乃退兵。藏兵旣大敗失地，仍志在復仇，升泰屢嚴止之，不聽。藏人目漢官爲洋黨，屢欲暴動，終有所懼而止。印官以天寒不能再緩，促升泰卽至邊界議約，而藏衆以噶布倫中一二人主和，有壞黃教，羣議投之藏江，力要駐藏大臣代索回哲孟雄布魯克巴全境，否則傾藏衆一戰。印兵復集大隊備四路撲藏，升泰力阻之，仍百計諭藏僧戒藏番毋妄動，乃馳赴邊界議約。時沍寒，人馬多凍斃，抵咱克

哩隘外，藏兵尙有萬人駐仁進岡，升泰命撤退，藏官言大臣尙未與印官晤，未敢遽撤，乃退紮數十里，哲孟雄部長命其弟來謁，言本欲來見，爲印兵所阻，升泰與英官保爾會於納蕩，英官言哲孟雄與印度互立約，已二十七年，應由印度保護，藏與印搆兵，藏既屢敗，我兵何難長驅捲藏全土，以邦交故，按兵靜候，并索藏賠兵費，升泰言哲爲藏屬，從前印哲立約，並未見印督照會，藏番亦未赴印境滋擾，索費無名，英人又在布魯克巴及後藏千壩修路，藏人又大震，英官要求甚奢，升泰力折之，藏人漸就範，升泰屢要英撤兵，英不可，而藏衆已成軍之三大寺僧兵，及駐仁進岡之兵萬餘，皆撤退，噶布倫及領袖僧官十餘，其他番官數十員，隨升泰至邊，皆駐仁進岡，不敢與英官晤，升泰以哲事未能卽竣，大雪封山，運糧無所，亦退駐仁進岡，總署派英人赫政赴藏，充通譯，總稅司赫德之弟也，哲孟雄部長之母，率所屬親族連名上稟，言英官當年立約，不得過日喜曲河，哲孟雄租地與英，歲應納一萬二千圓，英人倚其國勢，歲久不給，印藏搆釁，復致殃及伊母子親族，實不願歸英，乞勿將哲境劃出版圖之外，英人既掠哲地全境，復押哲部長安置噶倫，以重兵駐哲境，招印度

及廓爾喀游民闢地墾荒，廷議以哲事無從挽救，慮梗藏議，諭升泰勿問。布魯克巴地，數倍哲孟雄，西人呼爲布丹國。光緒間尙入貢，升泰至邊，布部長遣兵千七百人護衛，升泰慮爲英口實，謝去。并乞印綬封號，升泰允代請諸朝。藏哲舊界，本在雅納支木兩山，其後商人往來之哨利，爲新關捷徑，西人稱熱勒巴拉嶺，升泰議於哨利山先分藏哲界，以符前案，其印哲之界在日喜曲河，擬於約中注明。印哲立約在咸豐十一年，無案可稽，實勿論。哲部長土朶朗思，印度稱爲西金王，既被幽於噶倫綳，其母及子尙居春丕，卽英人所稱徵畢也。印營假部長書，取其兩子赴噶倫綳，部長母堅不可挈，其兩孫至升泰營哭訴，丐中朝作主，升泰無以援之也。英人又欲易實其部長，升泰婉止之。赫政阻雪久不達，十五年二月，藏兵盡撤歸，升泰請總署告英使，電印兵速撤。三月，赫政至邊，藏兵盡撤，藏人言藏哲本有舊界，日納宗地既賜哲孟雄，其隆吐山之格壓領倉地，實有藏民游牧場，確爲藏哲舊界，至哨里山本無鄂博，不過上年實於此限，止印人耳。通商極非所願，然不敢違朝命，惟哨利以內，洋人萬不可來。赫政赴印營與議，英人謂哨利之界萬不能移，至哲孟雄與商上及駐藏

大臣舊有禮節，均可仍之，惟西金界內，藏番不得有權，允此方可開議，升泰諾焉。印兵既撤退，英人尙久不訂約，升泰奏云：『聞藏人言，與有仇之英議和，孰若與無仇之俄通好，俄人前次來藏，我等備禮勸阻，俄即退去，今英謀吾地，偶爾戰勝，遂恣欺凌，實所不甘。查去年俄人有由和闐至藏之請，如英再延宕，則藏更生心。本年蒙古人由草地禮佛，絡繹不絕，隨來者頗類俄人，設藏番私與通款，則稽察不易，邊事久不定局，俄或私行勾結藏番，英俄互相猜忌，則後患方長，乞告英使電催印督速定藏約。』十月，升泰奏：『英人擬撤兵之後，悉照向章，不必辦理通商，不必另立新約。通商一事，本英官初次會議，即行提出，又屢言西人欲至藏貿易，答以番情疑詐，萬難辦理，然後許退至江孜，力言再四，又許退至帕隘，仍復力拒，英官意甚怫然，彼時首重通商，否則萬難了結。臣力諭藏番，通商萬不可免，始據藏番出具遵結。今英人忽不言通商，亦自有故，當日英人深知藏番於此事力拒數年，意謂藏番必不遵行，故借以爲難，今知出結遵辦，恐定約以後，他國援以爲請，則藏地不能入其範圍，是以忽議中止。然英人不議通商，藏人實所深願，但能不自啓釁端，未嘗不可暫保無

事，俄人亦不能有所干求，目前亦可免生枝節，惟日後防範宜嚴，未可再涉疏懈耳。現藏印均已退兵，前怨已釋，自應彼此立約以昭信守，彼族恐一經定約，卽不能狡焉思逞，故任意延緩。惟自入夏至今，曠日持久，虛糜時日，萬難再延，請速商英使，迅電印督，速行議結。』哲孟雄部長言願棄地居春丕，科泰嚴止之，慮英人責言也。十六年二月，以升泰爲全權大臣，與印督定約八款，自布坦交界之文莫攀山起，至廓爾喀邊界止，分藏哲界，哲孟雄歸英保護，其內政外交，皆英主之，藏印通商交涉游牧三款，俟後議簽約於印度孟加拉城，鈐印後，由使英大臣薛福成，在倫敦互換。十九年十月，派四川越雋營參將何長榮，稅務司赫政，與英國政務司保爾，在大吉嶺議定藏印通商，交涉游牧條約九款，亞東開關通商，印度遞駐藏大臣文件，由印度駐哲孟雄之員，交中國邊務委員驛遞，藏人至哲孟雄游牧，遵英國定章，與原約一律奉行。

嗣以藏人堅執，未能遵約，朝廷亦置不問。藏人仇英久，隙愈深，至二十九年，藏印以爭界故，英員帶兵入藏，電令駐藏大臣帶同藏員赴邊會議，並電駐英使臣商

英外部阻其進兵，達賴始終堅拒。英兵深入，藏兵屢敗，駐藏大臣有泰至藏，英軍猶駐堆郎，約赴帕克里議和，照十六年條約辦理，願即休兵。有泰藉口商上不肯支應，烏拉不能啓程，僅以李福林往，怯不進。英軍至江孜，盼有泰赴議，有泰仍不敢行，日挈藏姬五六人，赴柳林子備酒跳唱納涼，藏人極怨之。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英軍據拉薩，達賴遁，英員榮赫鵬列條約十款，迫藏衆畫押，有泰往見榮赫鵬，自言無權，受制商上，不肯支應夫馬，以自明無罪，榮赫鵬笑領之。英人即據爲中國在藏無主權之確證。其先有泰電外務部言：番衆再大敗，即有轉機，冀英軍進拉薩圖壓服藏衆。及英軍至，與藏衆定約，誘有泰畫押，朝旨切責，有泰謂已與英官籌商至再，先行簽約，朝旨嚴斥之。八月，以津海關道唐紹儀改三品卿，加副都統銜，赴藏全權議約，時議以藏事危急，宜經營四川土司，及時將三瞻收回，諭川督錫良等籌辦。錫良擬改土歸流，泰甯寺喇嘛以兵抗，朝命駐藏幫辦大臣鳳全馳往剿辦，至巴塘爲番衆所戕，命四川提督馬維騏剿平之。三十一年正月，紹儀至印度，參贊張蔭棠、梁士詒等從，赴印外部議約，英議約專使費利夏，以榮赫鵬致有泰條約交閱，促令畫押，紹

儀言奉命議約，約尙未議，何言畫押。費言駐京使臣薩道義來書，言中國本無改約之意，中國權既不能及藏，藏番屢失信，故英以兵力自護利權。若言廢約，無可再議。紹儀言英既接待議約，則既認吾有議約權，中英所以會議者，以西藏主權在中國也。藏約有侵犯主權之語，自當解晰申明之。費諱言廢約，故易言申明也。費既允商訂，紹儀取原約易其七八，費謂無異廢約，堅拒焉。費雖名全權，而約事多主於印度總督寇仁，紹儀面揭之，費乃允商訂第九款，並言英本無據藏之意，第慮中國不能拒俄貽後患，今之據藏，亦爲防俄計耳。費止認中國爲藏上國，西藏若華屬國，與昔日之朝鮮越南琉球緬甸同。紹儀力辯中國爲藏主國，費言中國於西藏向不能盡主國之責，苟能盡主國之責，則英亦何至以兵入藏。紹儀援達賴班禪籤掣冊封，藏缺請旨除授，藏兵由駐藏大臣歲操，皆主國之據。會印督費使皆避暑森羅，要紹儀往議約，紹儀拒之。紹儀以印督狡展，英使堅持，乃電告外部，言「主權既不稍讓，空談又類於哀求，謹循見機不俟之義，自請遣撤回國，以避一時之鋒，而收他日之效。蓋撤使換使，本外交應變之常，如維也納會議，英召還卡斯列理，代以威爾頓，法罷

他列蘭代以和雪留，伊犁之約，曾紀澤初次送稿，俄即遣布策到京，半途召還，外交常藉此以留地步，而不損他國之和平，比之普魯大司特之法，較爲深穩。五月初三日，以末次稿寄費使，惟上國一層，初因費使不肯廢拉薩約，另訂新約，故必須聲明西藏爲我屬地，以伸主權。費祇認爲上國，而不肯認爲主國，彼既靳而不許，我亦萬無可讓之理，不如刪去此款，默許較勝於明認，免生他國波瀾，且拉薩藏約第九款既已更改，又聲明每事由我國督率藏衆辦理，則主權自不外移，故復費使函，第一條擬改爲英國允認中國在西藏原有及現時享受之權利，如此則主權不替於我國，毫無損失。費使復書，意在辯明主國上國，以爲將來扶植西藏獨立之基，我所爭者，督率藏衆，彼則曰貴國不宜實力干預，空言申辨，反成不認主國之鐵證，後來翻駁愈難。查屬國無與他國締約之權，況藏係我屬地，不能以一國視之，去歲我雖未畫押，惟有大臣不能阻止藏人越權締約，故英獲此意外之利。英今日之視藏，與光緒初年日本與韓立約之意相同，稍與遷就，貽害無窮，不得不另籌他計，以冀異日之轉圜也。一時日俄休戰，日本遣小村壽太郎來議遼瀋約，乃召紹儀還國，紹儀乃

挈梁士貽等歸國，留張蔭棠續議。三十三年，外部與英人結印藏續約六條於北京，而以三十年之英藏條約爲附條，一切承認之，惟改稱中英條約而已。蔭棠初以續議約留印度，至是奉命入藏，專辦開埠事。時英軍尙駐春丕，照約俟三埠開妥，賠款清交，三年始撤兵，故開埠尤亟也。先是班禪貳於英，與達賴迕，自印藏構釁，經有泰奏派兼管藏事，志益驕，蔭棠抵江孜，班禪遣扎薩克迎謁，語次有欲自王之意。蔭棠用參贊何藻翔謀，甘言餽之，要其入覲，毋失藩屬禮。商上聞之，亦請達賴先期由西甯入覲，蔭棠俱爲奏請，別將班禪受英唆使屢與達賴牴牾，而全藏實權，仍歸達賴替身掌握，各情電告外部，請以恩澤籠絡班禪，並鞫糜達賴，勿遽回藏，惟迅派重兵收回政權，免英人斥我不負主國義務。因劾駐藏大臣有泰貪庸誤國，有旨革職。頒善後辦法二十四條，創財政督練路礦鹽茶學務巡警農務工商交涉九局，章程粗備，終未實舉。僅與英政府代表韋禮敦訂埠章十五條，匆匆內渡。時三十四年二月也。蔭棠在藏，凡所規畫，皆倚藻翔，藻翔擘畫宏大精詳，蔭棠僅從十之四五。奏上，樞臣雖踴其議，未能實行，時論惜之。三十四年，達賴至自西甯，館於雍和宮，時有建議

留不遣，別遣重臣經營全藏，樞府畏事不敢用此議。會孝欽后與德宗大喪，乃遣歸。達賴既久跋扈，入覲後見清政不綱，益輕朝廷，志乃益肆。宣統元年，達賴歸途與俄使私晤，叛志益決。二年，川邊大擾，遣趙爾豐率川兵入藏，達賴奔印度，廷旨褫達賴封號，藏人益怨。英人將以兵納達賴，英使來告，乃不得已復其封號，命回拉薩。中朝威信全墜地矣。川軍既抵拉薩，駐焉。三年十月，駐軍聞革命軍起，乃逐駐藏大臣聯豫，推管帶官鍾穎代之，清室退政，達賴自印歸拉薩，又逐鍾穎，儼然獨立矣。

十三 中國革命之經過

孫文

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勵來者，且以自勉焉。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辭，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原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尙爲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尙未敢自承與中會爲予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與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茲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成立之時，幾爲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一一錄之無遺。自同盟會

成立以後，則事體日繁，附和日衆，而海外熱心華僑，內地忠烈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乃能全爲補錄也。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尙義，廣交游，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游，聞吾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

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爲四大寇，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旣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游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鋼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旣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衆，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鎗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

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馮，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三日，予尙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鄒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遊檀島，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布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少白則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也，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予到檀島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惟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以久留檀島，無大可爲，遂決計赴美，以聯絡彼地華僑，蓋其衆比檀島多數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遇有馳車迎而來者，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吾遂一躍登車，彼夫婦不勝詫異，幾疑爲暴客，蓋吾已改裝易服，彼不認識也。予乃曰：『我孫逸仙也。』遂相笑握手，問以何爲而至此，曰：『回國道經此地，舟停而』

登岸流覽風光也。』予乃趁車同遊，爲之指導，遊畢登舟，予乃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不日將由此赴美，隨將到英，相見不遠也，遂歡握而別。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爲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爲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

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跡，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爲之，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其傳布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尙多了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彼衆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衆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爲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於甫抵倫敦之時，卽遭使館之陷，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

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時歐洲尙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爲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爲外相，犬養爲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爲最，其爲革命奔走始

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爲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識不忘耳。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尙多，不能於此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日本有華僑萬餘人，然其風氣之錮塞，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而欲向內地以傳布，其難更可知矣。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爲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然彼衆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藉全無，只能望之爲響應，而不能用爲原動力也。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尙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隨予乃命陳少白回香

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并合於興中會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予以爲時機不可失，乃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爲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卽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畫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爲之接濟，予則折回日本，轉渡臺灣，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予於是一而擴充原有計畫，就地加聘軍官，蓋當時民黨尙無新知識之軍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卽日發動，並改原定計畫，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衆，以候予來，乃進行攻取，士良得令，卽日入內地，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衆，出而

攻撲新安深圳之清兵，盡奪其械，隨而轉戰於龍岡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所向皆捷，清兵無敢當其鋒者，遂占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及武器之接濟。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針，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者，而予潛渡之計畫，乃爲破壞。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士良連戰月餘，彈藥已盡，而合集之衆已有萬餘人，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山田後以失路爲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爲外國義士爲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炸發不中，而史堅如被擒遇害，是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堅如聰明好學，真摯懇誠，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

若皓東沉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沮喪，國土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爲後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二公雖死，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庚子之役，爲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有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爲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禺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

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駢元成、沈虬齋、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爲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爲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爲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爲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爲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壬寅、癸卯之交，安南總督韜美氏托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因往一行，到安南時，適韜美已離任回國，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時，識有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璧、楊壽彭、曾齊等，後結爲同志，於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予再作環球漫游，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過日本時，有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予乃托以在東物識有志學生，結爲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

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游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尙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此爲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因當時尙多諱言革命二字，故祇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焉。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

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當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從南洋往日本，船泊吳淞，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亦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予略告以實情，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若已成熟，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請彼派員相助，以辦調查聯絡之事。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歸予調遣。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命喬宜齋與某武官往南京武漢，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皆大歡迎，在南京有趙伯先接洽，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秘密會議，策畫進行，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約老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一知會堂開會，到者甚衆，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開會時各人演說，大倡革命，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

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途上與之訂交，亦僞爲表同情於中國革命也者。法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內容多爲彼探悉，張之洞遂奏報其事於清廷，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畫，或確或否，清廷得報，乃大與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請命於政府何以處分布加卑等，政府飭彼勿問，清廷亦無如之何，未幾法國政府變更，而新內閣不贊成是舉，遂將布加卑等撤退回國，後劉家運等則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犧牲也，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丁未萍醴之役，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衆，稍有緩却，則多痛哭流淚，以爲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尙，獨惜萍鄉一舉，爲會員之自動，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故臨時無所備，然而會員之紛紛

回國從軍者，已相望於道矣。尋而萍醴之師敗，而劉道一甯調元胡英等竟被清吏拿獲，或囚或殺者多人，此爲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由此而後，則革命風潮之鼓盪全國者，更爲從前所未有，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亦不能久爲沉默矣。時清廷亦大起恐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將予逐出日本境外，予乃離日本而與漢民精衛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設機關部於河內，以籌畫進行，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此爲予第三次之失敗也。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亦不利，此爲予第四次之失敗也。時適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清吏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漳營，命胡毅生隨趙伯先營而游說之，以贊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反戈相應。於是

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爲一致行動，一面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並在安南招集同志，並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擬器械一到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爲組織軍隊之用。東興與法屬之芒街僅隔一河，有橋可達，交通甚爲利便也，滿擬武器一到，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

團勇六七千人，而後要約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餘人，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畫爲之破壞，至時防城已破，武器不來，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並失信於團紳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時不見武器之來，乃轉而逼欽州，冀郭軍之響應，郭見我軍之薄弱，加以他軍爲之制，故不敢來，我軍遂進圍靈山，冀趙軍之響應，趙見郭尙未來，彼亦不敢來，我軍以力薄難進，遂退入十萬大山，此爲予第五次之失敗也。欽廉計畫不成之後，予乃親率黃克強胡漢民並法國軍官與安南同志百數十人襲取鎮南關，佔領三要塞，收其降卒，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衆，而會攻龍州，不圖十萬大山之衆，以道遠不能至，遂以百餘衆握據三礮台，而與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之衆連戰七晝夜，乃退入安南，予過諒山時，爲清偵探所察悉，報告清吏，後清廷與法國政府交涉，將予放逐出安南，此爲予第六次之失敗也。予於離河內之際，一面令黃克強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

該地同志，一而令黃明堂窺取河口，以圖進取雲南，以爲吾黨根據之地，後克強乃以二百餘人出安南，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前，敵人聞而生畏，克強之威名因以大著，後以彈盡援絕而退出，此爲予第七次之失敗也。予抵星洲數月之後，黃明堂乃以百數十人襲得河口，誅邊防督辦，收其降衆千有餘人，守之以待幹部人員前往指揮，時予遠在南洋，又不能再過法境，故難以親臨前敵以指揮之，乃電令黃克強前往指揮，不期克強行至半途，被法官疑爲日本人，遂絕留之而送之回河內，爲清吏所悉，與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衆以指揮無人，失機進取，否則蒙自必爲我有，而雲南府亦必無抵抗之力，觀當時雲貴總督錫良求救之電，其倉皇失措可知也。黃明堂守候月餘，人自爲戰，散漫無紀，而虜四集，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衆，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衆六百餘人退入安南，此爲予第八次之失敗也。後黨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屬星加坡，到埠之日，爲英官阻難，不准登岸，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稱此六百餘衆，乃在河口戰敗而退入法境之革命軍，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故送之至此云云，星督答以中國人民而與

其本國政府作戰，而未得他國承認爲交戰團體者，本政府不能視爲國事犯，而祇視爲亂民。亂民入境，有違本政府之禁例，故不准登岸。而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後由法屬政府表白，當河口革命戰爭之際，法政府對於兩方曾取中立態度。在事實上直等於承認革命黨之交戰團體也。故送來星加坡之黨人，不能作亂民看待等語。星政府乃准登岸。此革命失敗之後所發生之國際問題也。由黃岡至河口等役，乃同盟會幹部由予直接發動，先後六次失敗，經此六次之失敗，精衛頗爲失望，遂約合同志數人入北京，與虜酋拚命，一擊不中，與黃復生同時被執繫獄。至武昌起義後乃釋之。同盟會成立之前，其出資以助義軍者，不過予之親友中少數人耳。此外則無人敢助，亦無人肯助也。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矣。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其出資勇而摯者，安南提岸之黃景南也。傾其一生之蓄積數千元，盡獻之軍用，誠難能可貴也。其他則有安南西貢之巨商李卓峯、曾錫周、馬培生等三人，曾各出資數萬，亦當時之未易多見者。予自連遭失敗之後，安南、日本、香港等地與中國密邇者，皆不能自由

居處，則予對於中國之活動地盤已完全失却矣。於是將國內一切計畫，委托於黃克強胡漢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遊，專任籌款，以接濟革命之進行。後克強漢民回香港，設南方統籌機關，與趙伯先倪映典朱執信陳炯明姚雨平等謀，以廣州新軍舉事，運動既熟，擬於庚戌年正月某日發難，乃新軍中有熱度過甚之士，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風潮，於是倪映典倉卒入營，親率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城，至橫枝岡，爲敵絕擊，映典中彈被擒死，軍中無主，遂以潰散。此吾黨第九次之失敗也。時予適從美東行，至三藩市，聞敗而後，則取道檀島日本而回東方，過日本時，曾潛行登陸，隨爲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橫濱渡檳榔嶼，約伯先克強漢民等來會，以商捲土重來之計畫。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却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爲力已窮，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衆有憂色，詢及將來計畫，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予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曩之失敗，幾爲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畫，無勇氣耳，如果衆志

不衰，則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時各人親見檳城同志之窮，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費每有不給，顧安得餘資以爲活動。予再三言必可設法，伯先乃言如果欲再舉，必當立速遣人攜資數千金回國，以接濟某處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圖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即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爲，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予乃招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勗以大義，一夕之間，則釀資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擔任到各埠分頭勸募，數日之內，已達五六萬元，而遠地更所不計，既有頭批的款，已可分頭進行，計畫既定，予本擬遍游南洋英荷各屬，乃荷屬則拒絕不許予往，而英屬及暹羅亦先後逐予出境，如是則東亞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寸爲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遠赴歐美矣。到美之日，遍游各地，勸華僑捐資以助革命，則多有樂從者矣，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舉。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爲最後之一博，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此爲吾黨第十次之失敗也。先是陳英士宋鈍初譚石屏居覺生等既受香港

軍事機關之約束，謀爲廣州應援，廣州旣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武漢新軍，自予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革命思想，日日進步，早已成熟，無如清吏防範亦日以加嚴，而端方調兵入川，湖廣總督瑞澂則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調遣，所以然者，蓋欲弭患於未然也。然自廣州一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爲甚，故瑞澂先與某國領事相約，請彼調兵船入武漢，倘有革命黨起事，則開礮轟擊。時已一日數驚，而孫武劉公等積極進行，而軍中亦躍躍欲動，忽而機關破壞，拿獲三十餘人，時胡英尙在武昌獄中，聞耗，卽設法止陳英士等勿來。而礮兵與工程等營兵士已多投入革命黨者，聞彼等名册已被搜獲，明日則必拿人等語，於是迫不及待，爲自存計，熊秉坤首先開鎗發難，而蔡濟民等率衆進攻，開礮轟擊督署，瑞澂聞礮，立逃漢口，請某領事如約開礮攻擊，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初意欲得多數表決，卽行開礮攻擊以平之，各國領事對於此事，皆無成見，惟法國領事羅氏，乃予舊交，深悉革命內容，時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則揭藥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

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時領袖領事爲俄國，俄領事與法領事同取一致之態度，於是各國多贊成之，乃決定不加干涉，而並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澂見某領事失約，無所倚恃，乃逃上海，總督一逃，而張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統馭之權，秩序大亂矣。然革命黨方面，孫武以造炸藥誤傷未愈，劉公謙讓未遑，上海人員又不能到，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張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擔任湖北都督，然後秩序漸復，厥後黃克強等乃到，此時湘鄂之見已萌，而號令已不能統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尙留武昌者，只礮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尙屬毫無成見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武昌既稍能久支，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着，而在各省之響應也。吾黨之士，皆能見及此，故不約而同，各

自爲戰，不數月而十五省皆光復矣。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爲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着尤多也。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十餘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電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滙款應急』等語。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覆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後覺饑，先至飯堂用膳，道經迴廊報舖，便購一報攜入飯堂閱看，坐下一展報紙，則見電報一段曰：『武昌爲革命黨占領』。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已爲之冰釋矣。乃擬電致克強，申說覆電延遲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蹤，遂起程赴美東。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乃以此時

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爲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按當時各國情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而對於革命則尙無成見，而美國輿論則大表同情於我。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皆有好意。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德俄兩國當時之趨勢，則多傾向於清政府，而吾黨之與彼政府民間皆向少交際，故其政策無法轉移。惟日本則與中國最密切，而其民間志士不獨表同情於我，且向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針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余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要而言之，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爲我成敗存亡所係者，厥爲英國。倘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爲患矣。予於是乃起程赴紐約，覓船渡英，道過聖

路易城時，購報讀之，則有武昌革命軍爲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云云。予得此報，於途中格外慎密，避却一切報館訪員，蓋惡虛聲而圖實際也。過芝加古時，則帶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抵紐約時，聞粵中同志圖粵急，城將下，予以欲免流血計，乃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勸之獻城歸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後此目的果達。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咸馬里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與四國銀行團結約，訂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又幣制借款一萬萬元，此兩宗借款，一則已發行債票，收款存備待付者，一則已簽約而未發行債票者。予之意則欲銀行團於已備之款停止交付，於未備之款停止發行債票，乃銀行主幹答以對於中國借款之進止，悉由外務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幹當惟外務大臣之命是聽，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於是乃委托維加礮廠總理爲予代表，往與外務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國。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許。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幹曰：我政

府既允君之請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則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只有與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與之磋商可也。時以予在英國個人所能盡之義務已盡於此矣，乃取道法國而東歸，過巴黎，曾往見其朝野之士，皆極表同情於我，而尤以現任首相格利門梳爲最懇摯。予離法國三十餘日，始達上海，時南北和議已開，國體猶尙未定也。當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報皆多傳布謂予帶有巨款回國，以助革命軍，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報館訪員之所問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於是各省代表乃開選舉會于南京，選舉予爲臨時總統，予於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職，乃申令頒布定國號爲中華民國，改元陽歷，以是年爲中華民國元年，於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志，於斯竟成。

標商冊註

